

战争时期第一人。
和平时期第一人。
同胞们心目中的一人。
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摘自亨利·李在
美国国会发表的悼
词



华盛顿传

罗华明编著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传

(1732~1799)

开 邑 编著

华盛顿生平

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第一、第二任总统。

1732年2月22日，华盛顿出生于英属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11岁丧父。只受过初等教育，后来靠自学汲取自己所需的知识。

两百年来，华盛顿在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一直盛名不衰，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身上所具有的极富吸引力的伟人品质；二是他对于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政治影响力。而第一个因素则是他长久吸引人们实质所在。

华盛顿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机遇。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在北美的争夺为他提供了在军界腾飞的机会。1753年，年仅21岁的华盛顿成了弗吉尼亚屈指可数的少

校民团副官。同年，他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向法军递送最后通牒，路上来回两个半月，吃尽千辛万苦，胜利而归。他的旅途报告以《俄亥俄日志》出版并送交英国政府。年轻的华盛顿因此开始扬名。1754年，华盛顿再次毛遂自荐，请命率弗吉尼亚民团对法军作战。弗吉尼亚总督赏识这位青年，提升他为陆军中校、上校。这年，华盛顿率小股部队在西部边疆出奇制胜地击败法军，一时名震欧美，后虽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但他不畏强敌的冲劲受到弗吉尼亚议会的赞扬。1755年，华盛顿为表现自己，不惜自备戎资，作为英军布雷多克将军的私人参谋随军出征。这年7月，在英军遭受伏击，布雷多克将军身负重伤之际，华盛顿沉着果断地率英军残部胜利突围，声誉鹊起。不久，他被擢升为弗吉尼亚民团上校总指挥。是年他仅23岁。非凡的进取为这位年轻人奠定了未来政治发展基础。

华盛顿能以他测量员般的敏锐眼光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投入时代潮流之中。1763年后，北美人民与英国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华盛顿立即投入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774年，他被弗吉尼亚议会选为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1775年4月，列克星敦枪声揭开了北美人民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

治的序幕。同年5月，华盛顿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并勇敢地担负起了大陆会议委任的大陆军总司令的重任，领导北美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从此，他成了北美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华盛顿有一种不屈不挠、决不气馁的坚毅品质。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后，他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了长达6年的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战争初期，面对优势敌人，他虽连连败北，却毫不气馁，采取了保存实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特伦顿奔袭战等战役的胜利。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英军的速决战计划，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华盛顿富于进取心，追求权力，但从不迷恋权力。独立战争胜利后，军队中有人建议他依靠手中的军权趁机加冕为王，君临天下。而他不仅拒绝了金灿灿的王冠，还严厉谴责了这种想法。1783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12月，华盛顿功成引退，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之职，泰然回到自己的庄园，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位普通公民。

华盛顿一贯主张以尊重和相互妥协忍让的方式来处理问题。1787年美国宪法就是他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1787年，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出席了

费城制宪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在会上，大、小州之间就国会代表名额问题，南方州与北方州之间就黑奴人口折算问题等发生激烈争执。这时，华盛顿呼吁从国家大局出发，本着“互相尊重的忍让精神”进行协商，并促使各方达成了折衷妥协。

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随之开始了创建政府的艰巨工作。在用人方面，他力求任人唯贤，同时考虑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以做到兼听则明。凡政府用人一律向所属各州议员征求意见，不以个人好恶亲疏而取舍。而他的第一届内阁中的四位部长所持观点尖锐对立，既有共和派首领，也有联邦派头头。每遇重大问题，他总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才作出决断。而决断的主要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幸福。

华盛顿喜欢权力，但更看重声誉。自从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之职归隐田园后，他每次重返政坛时总有一番内心矛盾，唯恐因此而毁了自己历尽艰辛赢得的荣誉和威望。1792年，他蝉联第二任总统。任内，已经发展起来的美国两党政治将这位总统卷入了激烈的党争之中，并使他的声望受到极大伤害。对党争的厌恶使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满之际，不顾朝野大多数人盼其连任的愿望，坚决拒绝接受总统候选

人提名，从而确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过两届的惯例。1797年3月，华盛顿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再次回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故园——弗农山庄。

华盛顿一生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他追求自由、力主共和的精神受到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敬仰。1799年12月他逝世后，美国人民誉之为“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们心目中第一人。”确实，把人类历史上像他这样握有至尊大权而不迷恋权力，全身心地为国为民服务的人谓之寥若晨星，不为过。

目 录

华盛顿生平	1
一、伟人的少年时代	1
英国移民的后裔	1
土地测量员	12
二、崭露军事头角	19
投身军界	19
初出茅庐	22
旗开得胜，崭露军事头角	32
兵败困苦堡	45
布雷多克将军的幕僚	57
弗吉尼亚武装部队总指挥	69
三、投身反英斗争	77
成家立业	77
投身反英斗争	84

走向第一届大陆会议	95
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	108
出任大陆军司令	120
四、六年独立战争（一）	134
新官上任	134
收复波士顿	146
独立宣言	161
长岛战役	171
撤出纽约	182
五、六年独立战争（二）	189
节节败退	189
奔袭特伦顿	204
金蝉脱壳，巧袭普林斯顿	215
费城陷落前后	227
六、六年独立战争（三）	245
萨拉托加大捷	245
“康韦阴谋”	251
光明的前景	261
新希望与新困难	270
查尔斯顿战役与阿诺德的叛变	277
黎明前的黑暗	285
约克敦大捷	291

七、功成引退归故里	303
拒戴王冠	303
乐为布衣	317
波托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	323
西部开发计划	335
八、美国第一任总统	347
主持制订美国宪法	347
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	364
伟大的创造力	373
总统的社交生活	379
纷争	385
引退之意	397
九、连任总统	408
没有退路的连任	408
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外政策	413
杰伊条约风波	425
退出纷扰的政界	435
十、退休生活	445
重归故里	445
无法摆脱的政治阴影	450
英雄归去	458
附 录：华盛顿年谱	466

一 伟人的少年时代

★ 英国移民的后裔

约翰·华盛顿是英国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原英格兰万灵教区长劳伦斯·华盛顿之子。1657年春，25岁的他作为“伦敦海马号”双桅帆船船主的助手，飘洋过海，到达美洲做贩卖烟草的生意。回程时，“伦敦海马号”不幸沉没。约翰·华盛顿因这一偶然事件只好留在了英国所属的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位于北纬34°—45°之间，气候温暖湿润，风景秀丽宜人，土地肥沃。靠大西洋沿岸的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橡树、胡桃树和榆树。1612年，从美洲热带地区运来的烟草在这里试种成功，弗吉尼亚遂成为北美最早的烟草产地。进行大规模烟草生产的种植园也随之应运而生。

约翰·华盛顿被弗吉尼亚那生机勃勃、满目葱

郁的景色所吸引，决定在此定居，并在波托马克河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的北峡地区的威斯特摩兰县购置了土地。不久，他有幸结识了当时弗吉尼亚富豪纳撒尼尔·波普一家，并与这位富豪的女儿安妮·波普小姐结为伉俪，然后在布里奇斯溪与波托马克河交汇处附近的布里奇斯溪畔安家定居。

约翰·华盛顿极为能干。他务农为生，开垦了大片土地。到1668年，他已成了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大种植园主了。他还以华盛顿上校的身份率领弗吉尼亚军队抗击印第安人对波托马克河一带的侵扰活动，参与镇压了1676年纳撒尼尔·培根领导的反对殖民地总督的起义。约翰·华盛顿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气，被人们推举为地方法官和教区委员。为了表彰他的公益精神和美德，他所在的教区被命名为华盛顿教区。

约翰·华盛顿生有三子。其中劳伦斯·华盛顿就是本书主人公的祖父。劳伦斯的儿子奥古斯丁·华盛顿是乔治·华盛顿的生身父亲。他于1694年出生于布里奇斯溪庄园。由于他长得身材高大，皮肤白晰，被朋友们昵称为“格斯”。奥古斯丁·华盛顿一生结过两次婚。1715年4月，他与威斯特摩兰县的凯莱布·巴特勒的女儿简结婚，生下四子，其中只有劳

伦斯和小奥古斯丁长大成人。1728年11月，劳伦斯和小奥古斯丁的母亲去世。这时，奥古斯丁·华盛顿正在英国做生意，直到1730年才回到家中，1730年3月6日，奥古斯丁·华盛顿第二次结婚，新娘是鲍尔少校之女玛丽。据说这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北峡地区的美人。玛丽3岁丧父，不久母亲改嫁。这使她缺少父母之爱 and 系统的教育，因而虽仪态娴静温雅，却有些任性固执。

1732年2月22日上午10点钟左右，伴随着一阵啼哭声，奥古斯丁·华盛顿与玛丽婚后的第一个儿子在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内降生。奥古斯丁为他取名为乔治。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乔治·华盛顿。

布里奇斯溪庄园风景秀美，环境幽雅，从老屋里可以将波托马克河沿岸许多英里以内的景色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看到河对岸的马里兰。但是，在乔治出生不久，奥古斯丁·华盛顿因生意之故，将住所迁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的斯塔福德县的一座名叫弗雷的庄园。庄园内有一座3层的楼房，门前不远处是奔流不息的拉帕哈诺克河。乔治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常常扒在他家临河的窗口上，俯瞰从大西洋彼岸驶来的船只顶风劈浪，逆拉帕哈诺克河而上，前来弗雷德里克斯堡，也常常到拉帕哈诺克河

中钓鱼，游泳，在河边的草地上嬉闹，无忧无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随着岁月的流逝，乔治又添了 3 个小弟弟。他们分别是塞缪尔·华盛顿，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和查尔斯·华盛顿。还有两个妹妹：贝蒂和米尔德里德，后者死于襁褓之中。

光阴荏苒。乔治很快到了上学的年龄。然而当时弗吉尼亚学校很少。这里一些富裕的种植园主流行一种时尚，喜欢将儿子们送去英国接受教育，以求他们能够接受母国文化的熏陶，将来成就大业，出人头地。奥古斯丁·华盛顿也将当时年仅 15 岁的长子劳伦斯送去英国学习，期望他日后能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乔治却没有劳伦斯那么幸运。在六、七岁时，他开始被送往附近的一所“老式学堂”接受初步教育。在这所学堂中，教书先生是奥古斯丁·华盛顿的一名佃户，名叫霍比。他给孩子们教授一些最简单的知识，如识字、写算等等。乔治 11 岁那年，换了另一位老师威廉斯先生。威廉斯精于数学。乔治在他的影响下也迷上了数学。此后，他再也没有受过系统而正规的中等和高等教育，而是通过自学去汲取自己所需的知识。所幸的是，乔治在家中可以受到修养极好的父亲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熏陶。“樱桃树的传

说”即表明了奥古斯丁·华盛顿的教子有方和乔治从童年时代起就拥有的诚实的心灵。

乔治6岁时，得到了一柄可爱的小斧头。与其他小男孩一样，小乔治喜欢带着他的短柄小斧四处游荡，砍削他所遇到的东西。一天，乔治用他的利斧将他父亲珍爱的一棵樱桃树砍得遍体鳞伤。第二天，父亲见到残枝败叶的樱桃树后非常愤怒，立即进行追查。此刻小乔治以极其真诚的表情向奥古斯丁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我不能说谎，爸爸，你知道我不能说谎！樱桃树是我用斧子砍的。”奥古斯丁·华盛顿为乔治的诚实和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所感动，对他的儿子说：“乔治，你这种英勇的行为比开着银花结着金果的一千棵树还值钱。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1740年，乔治8岁。长兄劳伦斯从英国归来。这时的劳伦斯已成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学有所成的青年了。他比乔治长14岁。也许正是这种年龄上的关系，他们兄弟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感情也很深。劳伦斯对自己的这位小弟弟关怀备至，乔治则被这位兄长富于男子气概的风度和渊博的学识所吸引，将他视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正是这种亲密的兄弟之情对乔治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劳伦斯回到弗吉尼亚不久，国际形势的变化立

即向这位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是年秋天，英国与西班牙发生战争，西印度群岛英军总司令弗农海军上将率军与西班牙、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发生冲突。为此，英国除了从本土调兵遣将外，还计划在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征集一个团的作战兵员。当时年已 22 岁的劳伦斯将此看作是自己出人头地的绝好机会，遂在新成立的这个团中谋得了一个上尉之衔，并随团开赴西印度群岛。其间，他参加了弗农海军上将和温特沃斯将军联合指挥的多次战役。由于劳伦斯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两位高级将领对这位小伙子非常赞赏。1742 年秋，战事结束，劳伦斯重新回到家乡。不久，他与费尔法克斯县的威廉·费尔法克斯先生的长女安妮小姐双双坠入爱河之中，并订了婚。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他们商量喜事成双之时，老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因病突发不幸于 1743 年 4 月去世。其时，乔治·华盛顿才 11 岁。

奥古斯丁·华盛顿为子女们留下了大笔遗产。根据他的遗嘱，劳伦斯分得了波托马克河畔的庄园；小奥古斯丁得到威斯特摩兰县的老家屋和庄园；乔治分得拉帕哈诺克河畔的弗雷庄园。由于乔治及其同母弟妹年幼力弱，他们的财产和收入都由母亲代管，直到他们各自成年为止。乔治的母亲虽然生性有

些固执，但为人深明事理，办事认真，治家甚严。这些都给年幼的乔治以很深印象。他的急躁的脾气、威严的气派，以及平等待人、处事公道的为人原则，多多少少受到了早年时期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乔治搬到了布里奇斯溪庄园，与其兄奥古斯丁·华盛顿住在一起。在这里，乔治继续师从于威廉斯先生，学习一些普通而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在13岁以前，乔治已经能把各类商业文件、法律文件、契约票据等按格式抄录成册。正是这种早年的教育，使小乔治养成了起草文件、随时记帐、毫厘不爽的习惯。老奥古斯丁去世后，劳伦斯按照遗嘱居住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庄园里。1743年7月，他与威廉·费尔法克斯的长女安妮结为伉俪。为了纪念他的老上级弗农海军上将，劳伦斯将自己的庄园改名为弗农山庄。弗农山庄林木茂密葱笼，环境幽静，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上船帆点点，给人以诗情画意。长兄为父。劳伦斯在父亲去世以后，对小乔治更加爱护备至。虽然乔治就学于布里奇斯溪庄园，劳伦斯却经常邀请乔治去弗农山庄。小乔治也很喜欢上弗农山庄，去那里倾听劳伦斯的一个又一个紧张激烈的战斗故事。

1747年秋，枫叶红染，景色宜人。乔治正式搬到

弗农山庄居住。年少的乔治哪里知道，他在弗农山庄的居住生活竟对他的一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乔治搬到弗农山庄以后，由于劳伦斯的关系，得以与威廉·费尔法克斯一家结识。威廉·费尔法克斯一家居住在一个名叫贝尔沃的美丽的地方，离弗农山庄仅数英里之隔，同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一条树木苍翠茂密的山岭之上。

劳伦斯的岳父威廉·费尔法克斯爵士出身于英国约克郡的名门望族，受过高等教育，阅历广博，知识丰富。他在 21 岁时从军征战，屡建功勋。几年前，他前来弗吉尼亚定居，以照应其堂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的大片庄园。在贝尔沃，威廉·费尔法克斯仍保持着他那种英国乡村绅士的气度。膝下子女也个个举止高雅，深有教养。

乔治在与费尔法克斯一家的交往过程中，也慢慢地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学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礼仪典章和温文尔雅的风度。他曾抄录过一本名为《待人接物行为准则》的小册子，共 110 条。其中的规定非常细致，近乎琐碎。例如：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每一个动作都要表现出对面前的伙伴的尊重；不要在别人面前打拍子，也不要哼小调唱

歌；不要打探别人的事；不要听别人的私下谈话；不要在餐桌上用桌布擦牙；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等等。这部手稿说明，乔治·华盛顿从小就严于律己，注意行为举止，讲究礼仪，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成年以后的华盛顿甚至还经常引用这些格言教育后代。

在弗农山庄，乔治·华盛顿又继续学习了将近两年，并在刻苦学习之后完全掌握了当时北美殖民地最重要和最实用的学科之一——土地测量知识。他运用先进的测量方法，对周围的地区进行测量，并把这些测得的结果连同图表准确地记入田亩登记簿中。从现今仍保存的几册田亩登记簿看，华盛顿从小就有着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办事作风。所有的登记簿都既整洁又准确。

在与费尔法克斯一家的交往中，华盛顿逐渐地得到了威廉·费尔法克斯爵士的赏识，并因此而时常到贝尔沃小住。当时住在贝尔沃的人当中，威廉·费尔法克斯的堂兄，即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对华盛顿的影响最大。

费尔法克斯勋爵这时已经年近花甲。他早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学习成绩优异，后到军队中任职，在英国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贵族绅士。弗吉尼亚的地

产是他母亲凯瑟琳留给他的。为了这些地产，他两度到弗吉尼亚旅游考察。这里温和湿润的气候，苍翠茂密的森林，充足的猎物，与弗吉尼亚人坦率热忱的性格一样，深深地吸引了这位英国绅士。他决心在这里定居下来，度过晚年。与勋爵一起住在贝尔沃庄园的还有他的长子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曾在英国留学，回到弗吉尼亚后于1748年12月与汉普顿的凯里上校之女萨利结婚，并将新娘带到了父亲的庄园上。这时的华盛顿虽不足16岁，但已经长得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富于男子气概，而且春情萌动，开始坠入爱河。他爱上的第一位年轻姑娘是被称为“低地美人”的威斯特摩兰县的格兰姆斯小姐。据说华盛顿对这位姑娘一见钟情。不幸的是，他钟情的对象却把他看成是一位小学生，而他自己又总是腼腆而难以启齿表露爱慕之意。结果，华盛顿只能将这份真挚的初恋深深地埋在心底，忍受失意的痛苦。此后，他又爱恋上了凯里上校之女，即萨利·费尔法克斯夫人。^①从初次见面起，华盛顿就被她那迷人的魅力、文雅的举止、温柔性情、少见的美貌和聪明所迷恋。这位少年曾在给挚友罗宾的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华盛顿爱恋的是萨利·费尔法克斯的妹妹。

信中写道：“我现在住在勋爵的家里。在这里，如果我没有心事的话，我本来可以过得很愉快，因为有一个非常可人的女郎也住在这座房子里；……我常常不可避免地和她在一起，因而不能不想起我从前给你去信谈到的对那位低地美人的热恋；假如我可以离青年妇女们更远一些，我就可能把那场令人烦恼的童贞的热恋置于脑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的苦恼。”甚至日后华盛顿在戎马倥偬之中也忘不了向萨利·费尔法克斯夫人表白：“我的朋友没有一个能像你这样带给我真正的欢愉。”

情场失意，使华盛顿常常陷于深深的烦恼和痛苦之中。然而他发现，同费尔法克斯勋爵的交往能够有效地医治他失恋带来的痛苦。这位勋爵非常喜欢猎狐，而且按照英国的时尚豢养了一群马匹和猎犬，专门用于狩猎。由于贝尔沃周围群山连绵，溪流潺潺，猎狐时需要娴熟的骑术和奋勇向前的精神。勋爵在出猎时发现，华盛顿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年骑在马上时和他一样勇敢，于是老人对这位后生顿生爱意，把他当作自己的猎伴。久而久之，在这位喜欢骑马狂奔的老勋爵的熏陶下，华盛顿也培养起对快速跟踪的爱好，并在日后的战争中将这种爱好作为策略加以运用。

★ 土地测量员

华盛顿与费尔法克斯勋爵在猎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为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747年夏天，费尔法克斯勋爵越过大西洋第二次前来弗吉尼亚时就有一个重要打算。他在蓝岭西边的大片领地尚未勘察丈量。许多土地被一些非法移民“强占”开垦，种上庄稼。因此，勋爵希望雇请土地测量员对这些土地进行一次考察和测量，登记造册。在物色人选的过程中，勋爵看中了他的猎伴华盛顿。他认为，华盛顿虽然年轻，但体格健壮，精干敏捷，英勇果断，且能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他看到过华盛顿在弗农山庄做的测量作业本，对这位小伙子的测量技术深信不移。华盛顿本人也对丈量土地兴致浓厚，尤其希望借机到神秘的西部去一探究竟。因此，费尔法克斯勋爵一提出这项建议，华盛顿便欣然从命。1748年3月11日，弗吉尼亚虽然寒意犹存，但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大地开始复苏，起伏延绵的山岭已披上了淡淡的绿装。刚满16岁的乔治·华盛顿，在劳伦斯·华盛顿的妻弟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陪同下，骑马挎包，外出勘察。这一天便成了华盛顿独立生活的起点，通向伟人之路的发端。

他们的方向是弗吉尼亚的大河谷。河谷宽度约25英里，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宜耕种。河谷的一边是蓝岭，另一边是阿勒格尼山的支脉北山，中央有美丽明亮的谢南多尔河^①穿流而过。华盛顿他们行进的第一站是距谢南多尔河不远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的管家以及耕种土地的黑奴们在旷野的住所。在这里，两位青年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他们骑马漫游于谢南多尔河畔壮美的糖槭树丛中，尽情地吸吮着脚下沃土发出的阵阵香味，浏览周围绚丽多姿的各种林木，流连忘返。晚上，华盛顿带着愉快的心情在幽幽的烛光下记下了他的感受：“我们穿越了最绚丽的糖槭树灌木丛，在欣赏林木和沃土中度过了一天的大部分时光。”后来，华盛顿曾建议费尔法克斯勋爵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处所建立一座庄园。勋爵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此地建立起一座拥有一万英亩可耕地以及大片森林、草地的大庄园，取名为“绿路园”，作为幽居之所。

随后，华盛顿一行又北行至谢南多尔河与波托马克河汇流处上游不远的地方，开始辛劳的正式测量。在这里，展现在华盛顿眼前的是一片沃土，到处是垦荒者们用辛勤汗水开垦出的小块土地和生长于

① 印第安语中谢南多尔是星晨的女儿之意。

其上的枝繁叶茂的谷物、烟草和大麻等庄稼。测量工作相当繁重。他们一直忙碌到夜幕降临才匆匆收工，到靠近温切斯特城的一位名叫海特上尉的垦荒者家中过夜。

晚上，辛劳了一整天的华盛顿被带进一间卧室休息。床上有一条草席和一条破毛毯。华盛顿看看露天地里围着篝火躺着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属优待，便再也压不住困意，脱衣睡去。然而，刚刚合眼的华盛顿突然被一阵周身难忍的奇痒弄醒了。原来是可恶的臭虫在作祟。富家出身的华盛顿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顿时睡意全无。他赶紧穿上衣服回到了篝火旁的同伴们那里。这就是华盛顿在旷野中的第一次生活经历。从此以后，再遇同类情况，他一般宁愿在露天的篝火边睡着，也不去那些拓荒者的小屋里过夜了。

次日，华盛顿等完成了在此处的测量工作，准备去波托马克河南岸的一条支流处。但是，当他们沿着河谷走到波托马克河边时，他们发现，由于阿勒格尼山中下了大雨，波托马克河水已经暴涨，无法涉渡。为了消磨时光，等待河水退落，他们去山中游览了一番，考察了河谷中的数处温泉，并在弗吉尼亚人喜爱的温泉名胜地巴思留宿过夜。其中的一个温泉被费

尔法克斯勋爵看中后留作己用，并因此而有了费尔法克斯温泉之名。

春雨绵绵，波托马克河水也久久不退。数天之后，华盛顿一行乘一条独木舟渡到对岸的马里兰境内，然后沿河而上。由于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坎坷，华盛顿等只能艰难地策马前行。据华盛顿的日记记载，他们走的道路是人畜走过的最糟糕的道路。终于，他们到达了一位名叫克雷沙普的拓荒者的住所。在此，因狂风暴雨不断，他们又停留了数日。

3月23日这一天，云消雨霁。华盛顿等正准备走出多日呆着的低矮屋子，出来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突然，一队印第安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一支印第安人的战争宣传队，共有30人。他们手拿着带发的头皮，一副奇特的打扮。从未见过印第安人的华盛顿，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为了表示友好，华盛顿从屋里拿出一些酒送给他们喝。这些印第安人高兴之下，表演了一场战争舞蹈。他们清理出一片场地，中间点燃一堆篝火。武士们在篝火的四周各就各位。一位头领站出来演说了一番，表彰武士们的战功。然后，一位武士一跃来到中央，做出各种奇特的动作，其他的武士也跟着翩翩起舞。旁边，还有一位武士用力有节奏地敲着鹿皮蒙的战鼓。华盛顿对印

第安人的表演甚感兴趣，意犹未尽。次日，他与印第安人又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仔细观察和了解他们的性格。这对野外测量的华盛顿而言，虽是意外奇遇，却为他日后在边疆地区与印第安人打交道奠定了基础。

河水退后，他们继续测量土地。时光飞逝。他们在弗雷德里克县的荒凉山区和波托马克河南岸已度过了两个多星期。其间，他们风餐露宿，常常靠猎取野火鸡等充饥，生活过得相当艰苦。每遇疾风暴雨，他们留宿的帐篷就会被掀到一边，自己免不了被淋得浑身透湿。有一次，华盛顿睡觉的草席被身旁的篝火烧着，幸得同伴及时叫醒，才免于皮肉烧伤之苦。

完成了土地测量之后，华盛顿一行离开波托马克河南侧的支流，启程返家。4月12日，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这距他们外出测量之日正好一个月。据华盛顿记述，在测量期间，他每实际工作一天，就可以得到一枚西班牙金币，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再得到6个皮斯托尔。^①

回到弗农山庄后，华盛顿立即整理了一份测量土地的报告书送交费尔法克斯勋爵。勋爵对这位年轻人在这次艰苦的野外作业中的表现以及所写的报

① 一个皮斯托尔约合 3.60 美元，为一枚西班牙金币的 1/4。

告书都非常满意。他决定向政府有关部门推荐华盛顿为正式土地测量员。而首次土地测量工作的成功，也使华盛顿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受到很大的鼓励。他热爱上了土地测量工作，渴望成为一名正式的政府土地测量员。

机会终于来了。1749年7月末，华盛顿不顾夏日的似火骄阳，骑马匆匆赶到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在那里被政府正式任命为卡尔佩普县的土地测量员。从此，他的测量记录就有了权威性，被存入本县各机构的档案之中。至今仍保存着的档案说明，华盛顿的测量记录是十分准确的。这正反映了他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办事风格。由于政府测量人员很少，需要测量的土地却广袤无垠，华盛顿在成为政府测量员后，测量工作较以前更为忙碌。他时常翻越蓝岭，深入广袤而神奇的西部地区进行勘察测量，而且每次测量往往要离家数月。其间，他常常天为被，地作炕，风餐露宿，在星火下篝火边度过一个个寂寞难耐的漫漫长夜。测量途中经常路过绿路园。华盛顿从不放过去费尔法克斯勋爵那里的机会，与这位长者一起驰骋狩猎，听他娓娓道述欧洲上层社会的趣闻轶事，从他的广见博闻中汲取教益。

华盛顿就这样在忙碌的土地测量中度过了3年

光阴。野外的土地测量工作，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他精打细算，将辛苦挣得的钱财用于添置膏腴之地。到 1750 年底，这位不满 20 岁的小伙子已成了一位拥有 1400 多英亩土地的有产者了。土地测量工作也使华盛顿熟悉了西部地区。这些知识大大有益于他晚年对地产的购置。至今谢南多尔河谷中许多最肥沃的土地仍在华盛顿家族手中。更重要的是，几年艰苦的野外测量生活使华盛顿经历了疾风暴雨的吹打，使他有了一种不怕困难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这些对未来华盛顿的个人命运，甚至对整个美国的命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崭露军事头角

★ 投身军界

正当华盛顿在弗吉尼亚西部的深山老林中进行艰苦的土地测量之时，英法两国在美洲的争夺趋于加剧。由于 1748 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亚亨和约》没有明确划定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领地的边界，从而为两国埋下了纷争的种子。双方争夺最激烈的一个地区在阿勒格尼山西部，包括从大湖区到俄亥俄河的整个俄亥俄河流域。这一地区幅员辽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由于河湖密布，交通也相当便利。因此，英法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1749 年，法国加拿大总督派人前往俄亥俄河地区，重申了对这一地区的主权要求。英国政府也在同一年向弗吉尼亚的俄亥俄公司颁发执照，怂恿其吞并该地区。

为了应付不测的战争风云，双方开始了针对性的战争部署。法国人把一艘特大的装甲舰运到安大略湖，在尼亚加拉的贸易商行建立起防御工事，一些前哨甚至推进到俄亥俄河上游一带。英国方面也不甘示弱。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加紧了备战活动。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决定将整个弗吉尼亚划分成若干军区，每个军区设一名少校级副官，每年薪俸 150 英镑，负责组织和装备民兵。

在弗农山庄，为了迎接可能发生的战争，劳伦斯开始为华盛顿安排有关军事方面的训练。他期望这位弟弟将来能在军事上有所成就，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因此，在华盛顿测量土地之余，与劳伦斯一起参加过西印度群岛战役的战友穆斯开始向他传授有关的作战技术。他借给华盛顿一些有关军事战术的论文，并指导他进行步枪操作练习。劳伦斯的另外一位战友，出身行伍的雅各布·范·布拉姆，则向华盛顿传授剑术。弗农山庄一时成了华盛顿的军事训练场。直至劳伦斯因身体欠佳而外出疗养，华盛顿的军事课程才中断。

1752 年 1 月，华盛顿从巴巴多斯返回弗吉尼亚后，听说新任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已走马上任，便凭着一股子冲劲，直接前往威廉斯堡，拜会这位对他的

未来政治前途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丁威迪先生专门接见了这位年轻人。这是他们一系列交往的开始。

华盛顿从小就喜欢听劳伦斯讲战斗故事，讲述他在西印度群岛战役中那些战火纷飞的经历。童年时代的生活中，军事游戏也是华盛顿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霍比学校里，他始终是孩子军的“总司令”。成为一名驰骋疆场、威风八面的勇敢军人是华盛顿自孩提时代起就抱负着的一种梦想。

1752年6月10日，华盛顿听说弗吉尼亚一位民团副官因婚姻关系迁往马里兰，决定抓住这一契机，进入军界，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立即向丁威迪总督写信，毛遂自荐地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弗吉尼亚北峡地区的民团副官之职。

数日之后，劳伦斯突然从百慕大岛返回弗吉尼亚。原来，劳伦斯与华盛顿在巴巴多斯分手后，曾计划去百慕大疗养一年，并表示，若病情有所好转，将呆到痊愈方归。然而病情久久不见起色。劳伦斯预感到，死神正在悄悄降临，遂中断休养，匆匆返回弗农山庄。他得知华盛顿意欲进入军界的要求后，立即给予支持，并利用自己作为一名弗吉尼亚民团副官的地位和影响，向军方当局推荐。不幸的是，事情尚未完结，劳伦斯便在一个月后被病魔夺取了生命，享年

仅 34 岁。根据劳伦斯的遗嘱：其遗产由其独生女儿继承，如果他的独生女儿死后没有子嗣，则由其女儿的母亲所有。其女儿的母亲死后，则由他的弟弟乔治·华盛顿继承。

劳伦斯去世以后，弗吉尼亚行政当局决定接受华盛顿的要求，任命他为南区民团副官，负责整个詹姆斯河和北卡罗来纳边界之间的地区。1753 年 2 月 2 日，华盛顿正式宣誓就职。上任后的华盛顿本应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年仅 21 岁的他已正式成了一名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上出人头地的人物。但是，华盛顿总感到美中不足，因为他没能当上北峡地区的民团副官。这位年轻人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好好履行职责，不愿根据总督的命令到所属各县训练民团骨干。

跨入军界毕竟是华盛顿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任民团副官意味着他已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军事生涯。此刻英法两国在北美的争夺日趋激烈。华盛顿也逐渐地被卷入到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激流漩涡之中，并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 初出茅庐

1752 年底到 1753 年春，英法两国在俄亥俄河流域加紧了行动。1752 年底，在法国人的策动下，俄亥

俄地区的两个印第安人部落不顾 1741 年与英国签订的兰开斯特条约，站到了法国一边。一些法国人已经深入到洛格斯顿（印第安人开会的场所，今匹兹堡附近）。1753 年春，又有 1500 名法军在伊利湖南岸登陆，修筑据点和道路。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弗吉尼亚，丁威迪总督坐立不安。如果法军继续南下，俄亥俄地区的万顷膏腴之地就会落入其手。这不仅对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殖民扩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俄亥俄公司股东之一的丁威迪总督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决定向法军提出书面交涉。但是这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前往法军据点。鉴于从威廉斯堡到伊利湖畔的法军据点有 1000 英里之遥，且路上要与印第安人打交道，使者必须具备能胜任长途跋涉的强壮体格和善于应变的本领。华盛顿得到了总督正在物色人选的消息后，认为这是自己崭露头角、争取荣耀的绝好机会，决定向总督请缨前往。

1753 年 10 月 26 日，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风清气淡，秋高气爽。尖顶的哥特式建筑直指蓝天，给人以诗情画意。为了争取丁威迪总督的赏识，华盛顿急匆匆从弗农山庄来到这座秀丽的城市，直奔总督府。丁威迪总督年值花甲，圆乎乎的脑袋上镶嵌着一

双蓝色而深邃的眼睛。此刻，他正为向法军送交书面抗议信一事而犯愁。不久前，他曾派两名军官执行这一任务，但二人在勉强到达洛格斯顿后因无法前行而退了回来。如今，正当他为寻找其他的人选而绞尽脑汁之际，华盛顿能不请自到，他实在喜不自胜。总督立即作出决定，指派这位年轻的少校前往法军据点递交抗议书。

根据指令，华盛顿此行首先要前往洛格斯顿，在那里与印第安人部落首领亚王塔那查里逊以及对英国友好的其他印第安人部族酋长们会谈，并请求他们派人护送他至法军指挥官总部，呈递丁威迪总督的信件，要求法军方面给予答复；其次，华盛顿要沿途摸清驻扎在俄亥俄河附近地区的法军人数以及他们的兵力分布情况。

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华盛顿时于 1753 年 10 月 31 日离开威廉斯堡，踏上了艰难的征程。当时，从威廉斯堡到伊利湖畔的法军据点间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道路崎岖，加之冬季来临，冰雪覆盖大地，行程更是艰辛。有人认为，华盛顿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担此重任，主要有 3 种动力的驱使：首先，劳伦斯去世以后，他继而成了俄亥俄公司的股东。他不能让法国人夺走俄亥俄地区的土地；其次，他希望通过这次勇敢的

举动，能够获得英王御赐的“荣誉”和升迁；再次，作为弗吉尼亚的少校民团副官，担此重任责无旁贷。加上土地测量员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和艰苦环境的磨练，华盛顿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天，华盛顿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邀请他原来的击剑老师雅各布·范·布拉姆陪同前往法军据点，同时充当翻译。11月14日，华盛顿一行来到威尔斯溪。在此，他特地邀请了奉俄亥俄公司之命在俄亥俄河地区进行考察的吉斯特先生担任向导，还邀请了一位名叫约翰·戴维森的人充当与印第安人对话的翻译。另外还有4名边疆拓荒者愿意随往。

11月22日，华盛顿一行在前往洛格斯顿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商人，并得知一支法军已从伊利湖畔出发，向俄亥俄地区推进。这位少校副官由此感到时间的紧迫，遂快马加鞭，直奔洛格斯顿。然而，此刻的天气好像故意与华盛顿等人为难，刺骨的寒风夹带着雨雪无情地抽打着他们，以致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和意志。

第二天，华盛顿等行至阿勒艮尼河畔。他仔细地观察了这里的地形，只见阿勒艮尼河与莫诺格赫河在此交汇，地势十分险要。他意识到，法军若要南下，

必定经过此地。日后，他曾书面建议在这里修建一座英军堡垒，以遏制法军南下。而事实也证明了华盛顿战略眼光的正确性。当天晚上，华盛顿抽空拜访了印第安人特拉华族总酋长欣吉斯，邀请他一道参加洛格斯顿会议。欣吉斯慨然应允。

11月24日傍晚，华盛顿一行终于到达洛格斯顿。但此时亚王尚在15英里以外的河狸溪狩猎营。华盛顿知道，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印第安人的密切配合是必不可少的。他丝毫不敢耽搁时间，立即拜访了亚王副手。他告诉这位印第安人首领：自己是弗吉尼亚总督派来的使者，要前往法军总指挥部送信，同时对印第安人进行友好拜访，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接着，华盛顿拿出了一串珠贝和一卷烟草送给这位首领以示友好，并请他转达他们希望与亚王见面会谈的愿望。印第安人首领为华盛顿的友好态度所感动，立即答应了华盛顿的请求。日后吉尔斯先生在回忆这次成功的外交活动时写道：“这天晚上，我们同首领们畅谈，他们还到了我们的营地。”

11月26日上午，华盛顿正等待着亚王归来，忽见一群人进入了村庄，经盘问方知是一位宾夕法尼亚商人带着4名法国逃兵自北而来前往费城。华盛顿立即对4位法国逃兵进行了审讯，并从他们的口

中得知，法国当局已派遣一支 100 人的队伍乘坐 8 艘满载粮食的小船从南方的新奥尔良沿着密西西比河北上，向洛格斯顿推进，企图与从伊利湖南下的法军会合。目前法军已经在新奥尔良和伊利诺斯之间建立了数个据点，并通过这些据点与大湖区保持联系。华盛顿立即将这些前所未闻的情报仔细地记了下来。

下午，亚王终于回来了。华盛顿立刻带人前往草屋正式拜访。出现在华盛顿面前的是一位 50 多岁的印第安男子，他就是亚王。短暂的叙谈告诉华盛顿，这是一位精力旺盛、勇猛过人、且聪明过人的印第安人首领。亚王听说华盛顿等要遏制法国人占领俄亥俄河地区的企图，显得非常高兴。他表示，法国人杀害了他的父亲并烹食其尸体，是其不共戴天的仇敌，他愿意帮助华盛顿一行。亚王还向华盛顿详细地提供了有关法军活动的情况：目前法军已修筑了两个同样模式的堡垒。最大的一个堡垒在伊利湖畔，另外一个在法兰西溪畔。二者之间相隔 15 英里，中间有一条宽阔的车道相连。为了让华盛顿等人明白，亚王还拿出了他亲自绘制的这两座堡垒的平面图。华盛顿对亚王提供的如此详细的法军情报大喜过望。他从中认识到，印第安人在英国人与法国人争夺北美

的较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他决定进一步巩固英国方面与印第安人的关系。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参加了印第安人各酋长在会议厅的聚会。会上，他告诉酋长们，法军入侵俄亥俄地区，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英国人，都会受到损害。因此，他希望印第安人能为他提供“最好的和最近的”行进路线，以便抗议法军的入侵行为。最后，华盛顿重申，“我们的总督阁下把印第安人当作好朋友和盟友”，并献上了印第安人外交礼节中不可缺少的友好象征——一串贝珠。

华盛顿的讲话打动了诸位印第安人酋长。最后，亚王代表俄亥俄印第安人三部族——特拉华族、肖尼族和明戈族，向华盛顿保证，他们认为英国人和他们是好兄弟，并决心断绝与法国人的友好关系，归还以前法国人送给他们的贝珠等礼物。亚王还答应派出由三部落要人和一名印第安族猎人组成的护送组陪同华盛顿等人北上前往法军据点维纳吉。

经过3天的准备，华盛顿一行在亚王、肖尼族酋长耶斯卡卡克、以及一位负责保管贝珠等礼节物品的首领等3位印第安要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军据点。一路之上，气候异常寒冷，雨雪交加。直至12月4日，华盛顿等才到达了维纳吉。关于途中情况，华盛顿在

日记中写道：“除了连续不断的恶劣天气，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事。”

维纳吉是一座旧式的印第安人村镇，座落在阿勒艮尼河与法兰西溪的交汇处。刚到这里，华盛顿一眼就看到了在高高旗杆上飘扬着的法国国旗。他顾不得休息，立即带着吉斯特和范·布拉姆来到法军据点。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出现在面前的是3位喝得醉熏熏的法国军官。他们只得等待……

12月7日，法军派出3名士兵护送华盛顿一行前往伊利湖以南15英里的法军司令部——柏夫堡。这一段路程与华盛顿一行先前经过的地区一样，不断遇到大风雪、泥潭和沼泽地的考验。直到12月11日傍晚，他们才抵达目的地。

第二天清晨，一位年长而富有军人气质的法国军官接待了华盛顿。当华盛顿说明来意，并将丁威迪总督的信函呈交这位法国军官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法军总指挥外出未归，不能立即给予具体答复。华盛顿等人只得留下来耐心等待。但是，这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在此虚度光阴，他决定趁机打探一下柏夫堡法军的虚实。这是一座由小溪及其支流环抱的“小岛”，四周以屋为墙，堡上有炮眼和枪眼。作为必备的水上交通工具，柏夫堡还有50条桦木小船和

170 条松木船。华盛顿将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上。

数日之后，法军总指挥回到柏夫堡并正式会见了华盛顿。他声称：俄亥俄地区是法国的领土，英国人无权在这一带经商开垦。最后，他让华盛顿带给丁威迪总督一封复信，并表示要将丁威迪总督的信件转交给法军将军。

华盛顿递送抗议书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整个行程的艰辛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从 12 月 1 日到 15 日，风雪连绵不绝，只有一天稍晴。整个旅途中，我们遇到的尽是风雪交加、寒冷刺骨的坏天气。”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华盛顿本以为完成任务后可以顺利返回威廉斯堡复命，谁知归途竟比来路更为艰辛，甚至还遇到了生命危险。仅仅从柏夫堡返回维纳吉，他们就花费了 6 天时间。甚至马匹也因寒冷和疲乏过度而无法前行了。最后，华盛顿他们只得肩负背包，徒步行走了数百英里才返回故里。

在归途中，华盛顿等人因与印第安人发生误解，遭到突然袭击。他们在慌乱之中狂奔而逃，侥幸脱身，一口气跑到了阿勒艮尼河边。然而，滔滔的河水夹带着冰块奔流而下，似乎在嘲笑华盛顿等人的狼狈之相。华盛顿和吉尔斯利用身边携带的唯一一柄

斧头砍伐树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制成了一只木筏。谁知木筏下水后经不住湍急的水流和巨大冰块的冲击，很快化整为零。华盛顿和吉尔斯因抓住了一根木头才侥幸脱险。他们被冲到了河中的一个小红岛上，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饥饿而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清晨，河面封冻，华盛顿二人划着十字，口里念着上帝保佑之词，心惊胆颤地到达了河对岸。

1754年元旦，华盛顿越过蓝岭。7日到达威尔斯溪。11日，他在贝尔沃逗留了一日稍加休息。16日，他终于到达威廉斯堡向丁威迪总督复命。此时，离华盛顿出发之日已有两个半月之久。

丁威迪在总督府亲切地会见了华盛顿。他为这位谨慎精明、不折不挠、勇往直前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所感动。他认识到，这位年轻人有成就大事业的意志和才干，因而对其格外器重。他命令华盛顿立即就这次旅程中的所见所闻起草一份书面报告，提交弗吉尼亚行政委员会讨论。华盛顿遂根据日记整理出一份7000字的“旅途报告”。此报告后来被丁威迪以《俄亥俄日志》之名正式出版，并呈送给了伦敦英国政府。一时间，华盛顿在弗吉尼亚声誉鹊起。可以说，这次出使为华盛顿一生的命运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他成了弗吉尼亚一轮初升的太阳，开始耀

人眼目。

★ 旗开得胜，崭露军事头角

丁威迪读罢华盛顿带回的法方回函后，得出结论：英法之间的武力冲突势在必然。根据华盛顿观察得到的情报，法国人将在春季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以军事手段占领俄亥俄地区。这位总督决定以武力手段来回答法国人的举动。为此，他把预定于4月18日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提前到2月14日举行，要求讨论对策。但是，议会对丁威迪的提议反应冷淡，有些议员甚至怀疑英国是否有权拥有这块土地。对此，丁威迪总督大为光火：“一个英国立法机关竟然怀疑英王陛下对美洲大陆内地的权利，怀疑英王陛下对英王边远领地的权利。”最后，议会勉强通过一项决议，拨款10000万英镑作为“保卫边地”的经费。

有了财政支持以后，丁威迪总督决定建立一支300人的队伍，开往有争议的地区。为了争取主动，丁威迪总督还根据华盛顿的建议，准备在俄亥俄河岔口地区，也即华盛顿考察过的阿勒艮尼河和莫诺格赫河交汇地带，修筑堡垒，以遏制法军南下。他命令威廉·特伦特上尉前往边疆，招募一个连的新兵，尽速开往此地，完成筑垒工程。

华盛顿非常渴望能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谋得一官半职，他将此看成自己日后走上升迁之路和获得荣耀的重要机会。丁威迪原想请费尔法克斯爵士统领该队伍，但老人以身体欠佳谢绝了这一任命。华盛顿觉得机会来了。他再次向丁威迪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愿意统领这支队伍。同时，他还请求丁威迪的老朋友出面帮助疏通。这位求官心切的年轻人在写给理查德·柯尔宾的信中直言相求道：“倘若承蒙您认为我能胜任中校职务，并蒙您在任命军官时为我进上片言，晚辈将感恩不忘。”终于，华盛顿的期盼有了结果。他被指派前往亚历山德里亚招募一个连的新兵，并为在俄亥俄河岔口修筑堡垒的特伦特上尉的连队采购和运送必需的军火和供应品，最后担任这两个连的指挥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华盛顿在接受使命后兴冲冲地前往亚历山德里亚，在那里设立总部，开始招兵买马。但是，招募新兵的工作远不像华盛顿想象的那么顺利。许多人为入伍后的报酬斤斤计较，许多人则不愿离开自己的安乐窝而远行他乡。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仅仅招募到 25 名志愿人员，而且尽是些散漫懒惰、无家可归之徒，个个鞋袜不全，衣衫褴褛。华盛顿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丁威迪总督。

丁威迪认识到，只有通过物质利益的诱惑方能募集到兵员。他随之宣布：俄亥俄地区 20 万英亩的土地将分配给参加这些远征的军官和士兵，其中俄亥俄河岔口堡垒附近的 1000 英亩土地将分配给守卫堡垒的官兵。丁威迪这一招着实有效。许多农民纷纷报名参军，希望能因此而获得一块土地。

招募兵员的问题解决了，但这时华盛顿发现，军官比士兵更难物色。上级任命的军官很少报到。3 名上尉就有两名婉言谢绝。最后，华盛顿不得不请求丁威迪批准他的剑术老师，久经行伍的中尉范·布拉姆为上尉，以协助他管理刚刚招募来的自由散漫的新兵。

正当华盛顿等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准备之时，紧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俄亥俄地区传来：法国外交人员拉福斯经常出没于该地区，带着数名法国士兵以搜捕逃兵为名，四处乱窜，进行侦察活动，同时还频繁地活动于印第安人各部落之间。对于这位拉福斯，华盛顿有所了解。他曾陪同华盛顿从维纳吉前往柏夫堡。当时华盛顿就已怀疑他外交人员的身份，认为他是一名间谍。如今看来，果然如此。接着，又有消息传来：400 名法军正向俄亥俄地区进发。

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丁威迪决定立即采取军事

行动。他将募集的 300 名新兵分为 6 个连队，并经过再三考虑，将总指挥的重担交给了一位英国绅士乔舒亚·弗赖伊上校。3 月 20 日，丁威迪总督又写信通知华盛顿，正式任命他为这支部队的副指挥，领陆军中校衔。这表明，总督对这位年轻人不久前的英勇行为记忆犹新，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位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丁威迪告诉华盛顿，法国人将很快进入俄亥俄地区，他必须率领已征募到的兵员，携带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先行一步，前往俄亥俄地区。弗赖伊上校将率领余部随后赶到。华盛顿对总督的任命大喜过望。他立即表示：要为国家 and 国王效忠尽职，以无愧于总督对自己的提升。

然而，这位年轻人很快又陷入了闷闷不乐之中。原因是，华盛顿发现，从薪俸上看，他与英国正规军相同军阶的军官相比，每月要少 15 英镑的收入。他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歧视性举动。他甚至前往贝尔沃去拜见费尔法克斯爵士，表示想辞职不干。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后来，因费尔法克斯爵士答应就此事与丁威迪联系，而且华盛顿本人也体会到了总督对于自己的器重和信任，才决定走马上任。

1754 年 4 月 2 日，华盛顿亲自率领两个连共 120

名官兵从亚历山德里亚出发，前往俄亥俄岔口的新堡垒。其余部队连同炮兵将由弗赖伊上校率领，随后赶到。一路之上，虽然小道蜿蜒崎岖，部队行速缓慢，华盛顿的心情却如眼前这绵绵的群山一样，起伏不平。想当初，他任土地测量员之时，这些地方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如今他再踏上这片土地时，却已经是一位戎装不凡的中校军官了。

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部队终于到达了温切斯特。这也是华盛顿曾经到过的边地小镇。在此，他继续招兵买马，使队伍人数增加到 150 名。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运输工具的马车却迟迟不能按计划征集到手，即便到手也只是几辆老马破车。华盛顿在给丁威迪总督的信中表露出他那种焦急无奈的心情：“在温切斯特强征的 74 辆马车中，我们等了一个星期才得到 10 辆，而且其中一些车上配的马匹特别糟糕，以致上山时还得要士兵帮它们推车……”

为了抓紧时间，赶在法国人之前到达俄亥俄河岔口地区，华盛顿率领 150 名士兵于 4 月 18 日匆匆从温切斯特上路，向西进发。一路之上行速仍然很缓慢。其中原因，一是由于马匹羸弱，不胜重负；二是因为华盛顿等必须一面前进，一面为随后而来的弗赖伊上校率领的大队人马和大炮修筑道路。

这日，华盛顿率军渡过卡卡普河来到爱德华兹，忽见一人骑马迎着队伍疾驰而来，并不断询问指挥官所在。华盛顿上前说明自己的身份。来者称，他是特伦特上尉派来的专差，有几封信要面呈华盛顿。华盛顿急忙拆信细阅，方知是特伦特上尉的求援函告。特伦特上尉在信中称，800名法军正向俄亥俄岔口地区逼近，他的据点随时都可能遭到他们的进攻。他期盼华盛顿率领的队伍能加快行军速度，早早与他的队伍汇合，以加强俄亥俄河岔口地区的力量。

华盛顿随之督促部下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以便早日到达特伦特所在地。然而不久，华盛顿又收到了一个尚未证实的消息：俄亥俄岔口地区尚未完工的英军堡垒已被法军占领，特伦特上尉及其下属皆被敌人俘虏。华盛顿因此更加心急如焚，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前进。4月20日，部队到达了离俄亥俄河岔口地区最近的英军驻扎地威尔斯溪。在此，华盛顿看到了谣传被俘的特伦特上尉，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特伦特上尉向华盛顿报告，自己不久前才到达威尔斯溪，临行前曾令其副手——一位地方军官——弗雷泽继续修筑堡垒。倘若其手下被俘，那一定是他离开以后的事。华盛顿急于前往俄亥俄河岔口地区查明真相，但特伦特上尉竟没有准备一匹驮马。行李

车辆仍需到 60 英里以外的温切斯特去征集。疾行军前往俄亥俄河岔口地区的计划因缺乏交通工具而就此作罢。

4 月 22 日，华盛顿正在威尔斯溪等候车辆，驻守俄亥俄河岔口地区的一名英军少尉匆匆来到这一英军驻地，向华盛顿报告了一个极坏的消息：法国人已经控制了俄亥俄河岔口地区。

事情经过是，特伦特上尉离开俄亥俄河岔口堡垒不久，约 1000 名法军在康特勒库尔上校的率领下，携着野战炮，分乘 60 艘平底船和 300 只小船从维纳吉出发，沿江顺流而下，突然出现在英军堡垒前。当时英军还在修筑工程尚未过半的堡垒。法军登陆后，康特勒库尔上校立即下令将英军团团围住，并架起了野战大炮，限令对方在 1 小时以内投降。这时英方守军仅有 50 人。特伦特上尉去了威尔斯溪，弗雷泽又回了远在 10 英里以外的海龟溪的家中，只有一位名叫瓦德的海军少尉在场。他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当时正在堡内的印第安人首领亚王塔那查理逊。两人商量的结果是，以领队军官不在为由进行拖延，等待援军。但是，康特勒库尔上校似乎看穿了这一计谋，坚持英军必须立即投降，否则以武力加以占领。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英军只得带着劳动工具

离开了仅建好了一半的堡垒。

4月25日，瓦德少尉带领着这支被缴过械的队伍到达了威尔斯溪。同道而来的还有两名印第安人武士。他们实际上是亚王派来试探英军实力的。面对这群残兵败将，刚刚涉足军事的华盛顿内心很不是滋味。自己刚刚上任，就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一种极大的压力。但是，华盛顿没有灰心，也没有后退。相反，他认为必须率队继续前进，收复被法军占领的堡垒。为了稳住摇摆不定的印第安人，华盛顿让其中的一位印第安人武士前去拜见丁威迪总督，同时打发另一位武士回亚王那里报告：华盛顿正率领一部分英军先行一步，为携带着大炮、弹药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大部队开路。

正当华盛顿深处困境之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除了维纳吉的法军之外，第二支法军已经沿俄亥俄河逆流而上。另外还有600名印第安的奇普瓦人和渥太华人正沿夏托溪顺流而下，前往与法军会合。

初生牛犊不畏虎。面对在人数、装备和素质上都占据优势的法军，为了争取主动，华盛顿审视再三，毅然决定部队继续前进，夺取红石溪和莫诺格赫河交汇处原俄亥俄公司的货栈，然后在那里修筑工事，等待援军的到来。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能够得

到强大足够的支援，英军就可以从这里携大炮沿着莫诺格赫河顺流而下，一直到达俄亥俄河岔口地区。为此，华盛顿先派出了 60 人的先头部队前往开辟威尔斯溪至红石溪的道路。同时，他致函丁威迪总督，要求立即供给迫击炮和重炮等武器。他还写信给宾夕法尼亚总督汉密尔顿和马里兰总督夏普，慷慨陈词，要求同心协力，从法国人手中夺回属于英国“国王陛下的财产、尊严和国土”。两位总督为华盛顿的真情所动。马里兰终于同意支援 200 人，宾夕法尼亚则提供了 10000 英镑的财政支持。

4 月 29 日，华盛顿率领一支 160 人的队伍从威尔斯溪出发并很快赶上了早先出发的修路队伍。由于连日阴雨，沿途杂木丛生，修路工程进展特别缓慢，即使官兵全部出动，每日也只能推进 4 英里。5 月 9 日，这支部队才开到了距威尔斯溪 20 英里的“小草地”。所幸的是，这时令人鼓舞的消息接踵而至：弗赖伊上校已率 100 多人到达温切斯特；北卡罗来纳已派出 350 人前来增援；新英格兰也开始派兵前往加拿大牵制法军；印第安人首领亚王正率 5 名武士前来与华盛顿会面。

5 月 17 日，丁威迪总督从威廉斯堡来信通知华盛顿：从南卡罗来纳来的两个英军正规军连队已经

到达弗吉尼亚，从纽约出发的两个英军正规军连队也将不日内从水路抵达。整个部队听到这一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当想到正规军的优厚待遇时，这些地方兵又感到愤愤不平。华盛顿属下的军官们在斯蒂芬上尉的倡议下起草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要求华盛顿转交丁威迪总督。如前所述，华盛顿本来就对报酬问题有看法。而今他自然理解斯蒂芬等人的心情。不过他认为，不能因为这件事而影响了自己日后的前程。因此，他趁5月18日天气恶劣而暂停修路之际，给丁威迪总督写了一封很有分寸的信。一方面他表示：“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陛下的弗吉尼亚的臣民的生命价值低于美洲其他领地的臣民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我们必须承受双倍于他们的困难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位年轻人又表示：一定要完成这次战斗任务，自己将“成为最后撤离俄亥俄地区的人中间的一个”。

不久，有印第安人武士给华盛顿送来情报，声称在英军附近出现了法军踪影。5月23日，印第安人侦察员又带来了消息：有一支约800人的法军正向华盛顿这边开来。要华盛顿一行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同时带来的还有亚王给华盛顿的一封书信，声言将与其他印第安人酋长一起前来会商对策。傍晚，华盛

顿又得到消息：法军已在 18 英里以外的俄格尼河渡口渡河。华盛顿顿感紧张。24 日，他率部队到达一处称为“大草原”的地方，清扫灌木丛林，挖掘战壕，准备与法军交火。夜里 2 点左右，突然哨兵枪响，华盛顿等赶忙取枪进入阵地，一直等候到天明，但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后来军官清点人数，才发现有 6 名士兵开小差走了，不知去向。原来是一场虚惊。

5 月 25 日，与华盛顿一起出使柏夫堡的吉斯特先生策马前来报告，声言有人看到法国外交使者拉福斯率 50 名法军在附近出没。当晚 9 点左右，亚王又派来一位印第安人使者向华盛顿通报：在距英军营地 6 英里的地方发现法国人的踪迹。华盛顿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几天来一直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的那支法军。他决定给这支敌人以突然性打击。

是晚 10 点，天正下着大雨。华盛顿留下一支卫队看管行李和弹药，自己亲率 40 名士兵，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脚踏泥泞小道，艰难地前往亚王居住地。此番行军相当艰苦，一路之上不时有人失足摔跤或互相绊倒，有时甚至找不到道路。

次日清晨，华盛顿在向导的引导下到达亚王的棚屋中。这位印第安人首领极其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答应与英军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法军。两位印第安人

侦察员被派去寻查法军的踪迹。

不久，前去侦察的印第安人回来禀报：法军正扎营于半英里远的一处河边低地。华盛顿交战心切，认为这是袭击法军的好机会，遂立即与亚王制订了一个协同作战的计划：分兵两路，悄悄接近法军，进行突然袭击。

一切安排妥当后，英军于早晨7点左右行至法军营地，将其团团围住。华盛顿先身士卒，在率领士兵靠近敌人住所时被法军发现。法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乱成一团，纷纷取枪仓猝抵抗。双方经过大约15分钟的对射后，法军终于坚持不住了，或逃或降。这次战斗中，法军死亡10人、伤1人，被俘21人，仅1人侥幸逃脱。华盛顿手下1人阵亡，3人受伤。在被俘法军中，有所谓的法国“外交使者”——实际上是间谍——拉福斯。同时，英军还从被击毙的法军指挥官朱蒙维尔身上搜出了一份文件，表明这支法军的目的是侦察直到波托马克河畔的这一地区的情况。5月29日，华盛顿派人将法军俘虏押送回正在温切斯特的丁威迪总督处，并附函指出：这些法军都是间谍，他们都应该被处以“绞刑”。

大草原附近的这次小小奇袭战是华盛顿军事生涯中指挥的第一次战役。初生牛犊不畏虎。求胜心切

的华盛顿初战告捷，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使他欣喜若狂。3天后，他在写给他的兄弟的家信中仍能看到他的这种激动不已的神情：“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听到子弹的呼啸，请相信我的话，那声音里有一种魅力。”1754年秋天的《伦敦杂志》引用了华盛顿的这段话后，连英王乔治也认为华盛顿过于狂热。这位国王以讥讽的口气评论道：“如果他曾经听过多次呼啸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当然，华盛顿并没有被大草原战役这次小小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除了俄亥俄河岔口地区的堡垒中有康特勒库尔上校指挥的约1000名法军外，他们的援军也正在途中。相比之下，英军力量过于薄弱。为了防备法军可能的军事报复，华盛顿积极做好各种备战活动。他在给其兄弟的信中指出：“我们预料敌人会随时以优势兵力向我们发动进攻，但只要他们拖延一天时间，我们即可作好对付他们的准备。我们已挖好战壕，并在竖立栅栏……”同时，华盛顿还向弗赖伊上校提出增援要求：“倘若没有足够的增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到您处，否则就将在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在写给丁威迪总督的信中，华盛顿则表明了自己的坚强决心：“我随时都准备着应付优势敌人的攻

击。即令敌我双方人数比例是 5 比 1，我也要进行抵抗，……请阁下放心，我决不会让敌人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你听说我打了败仗的话，毫无疑问你同时会听到，我们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战斗到底。”

★ 兵败困苦堡

但是，法军并不像华盛顿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所预想的那样，立即向英军发动报复性的军事行动。相反，他们准备通过细致周密的部署，给华盛顿以致命性打击。

由于久候法军不至，华盛顿的部队在固守待援中渐渐地出现了粮荒，有一次竟 6 天没有看到面粉。接着，曾与华盛顿一道出使柏夫堡的吉斯特从威尔斯溪来到华盛顿部队驻扎地，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噩耗：弗赖伊上校在威尔斯溪不幸病故。6 月 4 日，丁威迪总督致函华盛顿，正式通知他接替弗赖伊上校之职，并晋升为上校军官。年方 22 岁的华盛顿成了这支军队的总指挥。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于是督促部下加紧修筑工事，并很快建起一座外围有栅栏保护的新堡垒。由于修筑堡垒期间人们忍饥挨饿，这座堡垒便有了困苦堡之名。不久，原来由弗

赖伊上校率领的士兵也到达了困苦堡，使华盛顿手下的官兵总数达到 300 人。

华盛顿升迁不久，丁威迪总督来信通知：麦凯上尉率领的一个独立连很快将从南卡罗来纳到达这里。总督在信中特地向华盛顿打招呼，要这位年轻气盛的上校“特别尊重”独立连，以免引起不快之事。这种“独立连”原来由英属北美各殖民地总督建立起来，由英王付给薪俸。军官们皆由国王直接任命，因而个个心高气傲，往往不把地方民团放在眼里。

华盛顿清楚地知道丁威迪总督打招呼的含义，这实际上在暗示独立连可以不听从华盛顿的指挥。对此，华盛顿自然大为不快。他在给丁威迪总督的复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阁下能说明他是否归属我指挥，我将不胜感谢。我希望麦凯上尉深明大义，不会因为他和他手下的军官们都有英王陛下的委任状，而不合理地坚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所区别。他应该想一想，虽然，我们在薪俸方面大大不如他们，但是，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决心为我们仁慈的国王服务，也像他们一样准备和愿意为国捐躯。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说明，如果我团官员不得不在这样不同的条件下服役，这一情况将对本团某些军官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他们和幸

运地获得国王委任状的其他军官都同等地冒着生命、财产和作战的危险，而且我敢说，危险的后果对两者来说完全一样。”

华盛顿虽然有些不满，但丝毫没有放松备战工作。6月9日，华盛顿原先的军事教官穆斯少校带着部分弹药和9门回旋炮来到困苦堡。他同时带来的还有丁威迪总督送给亚王的珠贝、文书、以及送给各印第安人酋长的勋章等。华盛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加强英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团结。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来颁发奖品，亲自给酋长和武士们佩挂上勋章，并赐给亚王等人英国名字。亚王等印第安人首领高兴之余也赐给华盛顿一个印第安人名字——康诺陶卡里厄斯。通过这一活动，英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巩固。

6月10日，侦察员带回情报：有9名法军正朝困苦堡方向而来。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渴望再次表现自己的华盛顿误听为90名法军正在逼近。他立即让穆斯少校留守困苦堡，自己亲率150名精选士兵前往迎敌，“满心希望能再抓一批送上门来的法国俘虏”。令华盛顿大大失望的是，90名法国士兵竟变成了9名法国逃兵。所幸的是，华盛顿从这几名法国逃兵处得到了一些可靠的情报：俄亥俄河岔口

地区的堡垒已经建成。为纪念法国加拿大总督，该堡已被命名为迪凯纳堡。目前堡内有守军 500 人，两星期后可能还有 900 人到来。

同一天，麦凯上尉率领的南卡罗来纳独立连到达华盛顿属部所在的大草原。不久，这两支部队之间就出现了预料之中的摩擦。麦凯上尉自恃有英王颁发的委任状，根本不承认华盛顿这名地方部队的上校指挥官做他的上司，他甚至向华盛顿表示：即便是弗吉尼亚总督也无权颁发对他有约束力的委任状。为了摆出正规军的架子，麦凯上尉让自己的下属另设营地，拒绝华盛顿为两军协调行动而规定的口令和暗号。华盛顿虽然对这位上尉的傲慢无礼怒火中烧，但想到了威迪总督的事先劝告，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怒气。他尽量心平气和地与对方协商解决问题，避免采取涉及指挥权问题的措施。

6 月 11 日，华盛顿决定继续向红石溪进军。为此，南卡罗来纳独立连与弗吉尼亚民团之间又出现了摩擦。此时正值酷暑，烈日炎炎。华盛顿的队伍个个为开辟道路而挥汗如雨，而麦凯上尉的属下竟要求每天付一先令才愿意参加修路。与此相比，华盛顿属下每人每天仅得 8 个便士。^① 华盛顿自然不能答应

^① 根据英国货币旧制，1 先令等于 12 便士。

独立连的无理要求。结果麦凯上尉振振有词地宣布，他无权强迫他的士兵去干份外之事。华盛顿只得再次作出让步。他让独立连士兵留守困苦堡，自己带领属下一边修路，一边向红石溪进发。其间千辛万苦自不必多说。

终于，在全体官兵的不懈努力下，华盛顿的队伍到达了距离困苦堡 13 英里的吉斯特的新居所。在此，华盛顿得到可靠确凿的情报：法军已派出大批援军抵达迪凯纳堡，并很快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部队前来攻击华盛顿率领的英军。为了应付不测，华盛顿下令部队就地扎营，修筑防御工事，同时命人前往困苦堡通知麦凯上尉，请求独立连全速赶往华盛顿所在地，以便集中兵力，抗击法军。这时又有一位信使传来消息：约 800 名法军和 400 名亲法的印第安人正在向华盛顿驻地进发。

现在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法军有 1200 人，而英军只有 400 人，敌强我弱。华盛顿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结果，大家一致作出决定，在敌人到来之前，部队应撤回大草原的困苦堡。

但是，仓促的撤退比前进时更为艰难。由于敌人很快就要到来，人们已不能像前进时那样从容不迫。饮食不足加上烈日似火，山路崎岖，又缺乏足够的运

输工具，拖拉大炮和运输弹药使士兵们的体力几乎到了竭尽的地步。弗吉尼亚的士兵们轮流拖拉着 9 门回旋炮，南卡罗来纳独立连的“王家士兵”们却凭借特权，不愿伸手助一臂之力。在这一时刻，华盛顿表现出一个指挥官的高风亮节。他把坐骑让出来驮用弹药枪支，自己与士兵一样步行前进，而自己的行李则以 4 个皮斯托尔的报酬请士兵背负。他的举动感动了其他军官。他们也纷纷仿效这位头头，将坐骑用于运输物资，自己步行前进。

7 月 1 日，华盛顿等终于到达了大草原。这时，队伍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撤退，以拉大与法军的距离。但是，作为指挥官的华盛顿目睹一个个精疲力竭、劳累不堪的士兵，认为继续进行长途撤退只能自己拖垮自己，他决定留守大草原，等待援军的到来。根据华盛顿的估计，从纽约出发的两个英军独立连不日内可以赶到这里。故此，他一面修筑工事，以防法军前来进攻，一面派人前往正在威尔斯溪的丁威迪总督处，要求赶快送来补给品和派出援军。

华盛顿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扩大和加固困苦堡上。这座堡垒面积约 100 平方英尺，座落在大草原的中央，地势平坦，周围有壕沟和栅栏。这位青年上校

利用战前时间与弗吉尼亚士兵一起劳动，抓紧清除堡垒周围可能成为敌人藏身之处的各种障碍物。然而就在华盛顿等为御敌而紧张准备之时，他的印第安人盟友却不辞而别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法强英弱的形势已是洞若观火，而英军在优势敌人面前的防御工事又很差，印第安人因此而对他们的盟友丧失了信心；二是亚王对华盛顿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华盛顿常常不征求亚王的看法而将印第安人当作奴隶一样地唤来使去，要求他们服从军事指挥的调度。结果亚王很不高兴，认为华盛顿“缺乏经验”、“鲁莽蛮干”，故而别之而去。

华盛顿尚未完全作好准备，法军已经跟踪而至困苦堡了。原来，在大草原战役中被击毙的朱蒙维尔上尉的姻亲德维利尔上尉急于为其死去的亲属报仇，亲率 500 多名法军和 700 多名印第安人直扑华盛顿属部曾驻扎过的吉斯特的新居所，恰值英军已经撤离。正当法军一无所获准备返回迪凯纳堡时，忽然遇到一名法国逃兵。此逃兵曾被英军俘获，因英军营内粮食短缺，他不堪饥饿，冒死逃了出来。这位逃兵供出：华盛顿所率英军已在大草原安营扎寨。德维利尔遂命法军直扑大草原。

7 月 3 日，天刚破晓，华盛顿和士兵们正忙于加

固堡垒，几声枪响突然划破了清晨的寂静。不一会儿，一个哨兵满身鲜血地跑进了堡垒，他显然已经受了伤。不久，侦察兵回来报告，法军已经推进到距困苦堡 4 英里的地方。华盛顿急忙命令属下进入阵地，等候法军进攻。

时近中午，法军和印第安人在树林的掩护下逐渐靠近了困苦堡，并开始向英军射击。在对方强大火力的压制下，华盛顿及其属下退入了战壕中坚守。不久，大雨倾盆而下。本已精疲力竭的英军士兵经不起几个小时的雨淋水泡，纷纷丧失了战斗意志。许多弹药也因受潮而无法使用。

晚上 8 点左右，仍然大雨如注。困苦堡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偶尔的零星枪声说明这里还有两军对垒。法军自恃占有绝对优势，开始派代表到困苦堡传话，要求英军派人出来谈判。华盛顿起初疑心这是法军想侦察困苦堡内虚实的一种诡计，故而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后来法方以保证英方谈判人员安全为条件，华盛顿才接受了法军的建议，派他原先的剑术老师，懂法语的雅各布·范·布拉姆前往谈判。经过再三讨价还价，华盛顿终于在 7 月 3 日午夜秉烛签署了“投降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军全部撤出困苦堡，他们必须保证在一年内不得再到法国国王

的领土上修筑任何建筑物；英军可以带走除大炮以外的各种军用物资；英方必须放还在伏击朱蒙维尔上尉的战斗中俘获的法军战俘，在此以前，英方必须留下两名上尉做人质。

7月4日上午，华盛顿除留下范·布拉姆和斯托波两名上尉作人质外，率领其残部狼狈地撤出了困苦堡。前不久还沉浸于大草原战役胜利的喜悦之中的这位年轻的上校，很快又坠入了失败的羞耻、痛苦之中。日后他在回忆起这次经历时仍然流露出这种心境：“我不能不在激动地回忆当时的逃跑中度过。……我祈求庇佑我们的同一上苍能继续大发慈悲地保佑我们……”

困苦堡之役是华盛顿在军事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除了麦凯上尉率领的独立连伤亡情况不详外，华盛顿所属弗吉尼亚队伍的305人中，阵亡30人，伤70人，战斗力大大减弱，以致士兵们意志消沉，在回归威尔斯溪的途中个个萎靡不振。到达威尔斯溪后，华盛顿将部队留下休整，自己和麦凯上尉则前往威廉斯堡，向丁威迪总督复命。

出乎华盛顿的意料，困苦堡的败绩反而使这位年轻人一时间名噪大西洋两岸。

首先是丁威迪总督比较公正地对待了华盛顿。

他虽然写信提醒过这位年轻人，不要向红石溪方向急躁冒进，但在谈到困苦堡的失败时他还是为华盛顿作了辩解，将部分责任归结为负责后勤供应的军官。结果，当丁威迪总督把华盛顿在困苦堡所签“投降协定”送交弗吉尼亚议会并加以说明后，议会不仅没有责怪英军在困苦堡的败绩，反而对华盛顿和其他军官的表现加以表彰，感谢他们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专门拨款 300 皮斯托尔奖给参加这次战争的士兵。弗吉尼亚报纸也欢迎华盛顿率部安全归来，称“我们勇敢的人们依然活着为他们的国王和祖国效劳。”

不久，华盛顿在大草原和困苦堡的事迹漂洋过海，传到了英国和法国。华盛顿在大草原突袭朱蒙维尔上尉所率法军的经过以及对这次战役的看法被伦敦的《绅士杂志》、《伦敦杂志》等刊物加以登载。法国报纸则把华盛顿遗留在困苦堡的私人日记加以发表，以表明英国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20 多岁的华盛顿很快成了闻名于大西洋两岸的新闻人物。但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到，20 年以后也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华盛顿上校将扛起北美人民反英独立革命的大旗。

8 月初，华盛顿返回了已到达亚历山德里亚的自

己的队伍。不久，丁威迪总督给他来信，命令其立即将他所属部队的人数重新增加到 300 人，然后率部前往威尔斯溪，与英尼斯上校的部队会合，在此参加坎伯兰堡的修筑，以充当边疆的前哨。

但是，不久丁威迪总督为解决王家军队和地方部队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迫使华盛顿离开了部队。

9 月初，丁威迪总督得到弗吉尼亚议会两万英镑的行政拨款以及英国本土送来的一万英镑款项和一批武器，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他决定大力加强弗吉尼亚的军事力量，将实际兵力增加到 10 个连。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他，由于王家部队和地方部队的编制不同，经常在军官的级别问题上发生纠纷，从而使两支部队不易合作和统一指挥。不久前华盛顿和麦凯上尉在大草原的合作经历就是一个说明。丁威迪因此决定，干脆将两种部队都改编为独立连，从而使得弗吉尼亚地方部队中高于上尉的军衔都被取消了。

华盛顿起初收到在威廉斯堡的朋友的来信，听说弗吉尼亚民团将并入英国正规军，心里暗自高兴。这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年仅 22 岁的英国正规军上校了，而在英国一般只有出身名门望族的青年才有这种幸事。但是，当华盛顿 10 月份去威廉斯堡，丁

威迪总督告诉他要取消弗吉尼亚民团里上尉以上的军衔后，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一时十分沮丧。他在一气之下愤然辞去了军职，从威廉斯堡回到了家乡。他指出，不久前弗吉尼亚议会还通过决议，感激他在担任上校期间的表现。如今他若接受比上校低得多的上尉军衔，必然给人一种降级的印象，会有损于他的荣誉和人格。

虽然华盛顿辞去了军界职务，但他在担任弗吉尼亚民团上校期间的勤恳工作的表现和业绩仍为人们所钦佩。不久，英王任命马里兰殖民地总督夏普为抗法部队总司令。夏普欣赏华盛顿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很想请这位年轻人出来协助其工作，并授权当时临时负责指挥军队的菲茨休上校向华盛顿致函，说明此意。华盛顿在11月15日给菲茨休上校的回信中表露了他对贬黜其军职的愤然不满：“你提到要我继续在军中供职，并保留我的上校职务。这个主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如果你认为我能够担任一个既没有军衔又没有薪俸的职务，认为我和那种只有虚名的职务一样一钱不值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我了。”这位年轻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他拒绝夏普总督邀请的缘故，同时流露出对军界的眷恋之情：“我并不愿意退出军界，而且乐意为他效劳。……我

所以谢绝他的好意，是为了荣誉的缘故，也是为了听从亲友们的劝告，并非是我想脱离军界。我对军界是非常留恋的。”

1754 年冬，英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规定英国王家部队与北美殖民地地方部队一起服役时，“英王和英王在北美的总司令所委任的全体军官，其地位应在各殖民地总督所委任的全体军官之上。”“地方部队的将级和校级军官在和英王委任的将级和校级军官一起服役时没有任何军阶，但王家部队的全体上尉和其他下级军官，其地位应在任职较久的同级地方军官之上。”这一法令正式规定了英国本土对殖民地的优越感，公开歧视北美殖民地人民。它大大地伤害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对他们的母国的热爱情感，从而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起了推动作用。

★ 布雷多克将军的幕僚

辞去军界职务后，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探望母亲和兄弟姐妹，同时经营起他自小就非常喜爱的农业园艺，在闲暇中度过了 1754 年的冬天。但是，华盛顿的这种平静的田园生活很快就被打断了。

1755 年春，温和的春风又一次拂遍了弗吉尼亚

的山川平原，大地万物重新萌发出新的活力，自然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正为争夺对北美的控制权磨刀霍霍。狼烟在北美大地上冉冉升起。

英军在大草原的失利以及法军在俄亥俄地区其他的敌对行动，引起了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局势的严重关注。为此，英国政府制订了 1755 年在北美洲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并授命英军总司令坎伯兰公爵组织实施，派出 3 路远征军前往北美与法军角逐。为了把法国人从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赶走，坎伯兰公爵特命爱德华·布雷多克少将为进攻迪凯纳堡的远征军司令。布雷多克将军年近 60，在英国王家军队中任职 40 多年，是一位行伍老兵。他为人“正直宽厚”，但“性情急躁”，而且由于长期在王家禁卫军中任职，特别注重常规训练和技术细节，显得有些刻板固执和过于崇拜书本。

1755 年 2 月 20 日，布雷多克将军到达弗吉尼亚，然后前往威廉斯堡，会见丁威迪总督。随同他前来的有两个团的英国正规军，共 1000 人，分别由彼得·霍尔基特爵士和邓巴上校指挥。不久，大军集结到亚历山德里亚，准备从这里出发，进攻迪凯纳堡。一时备战的气氛浓烈地笼罩着弗吉尼亚。

华盛顿平静的田园生活再次被激起了波澜。弗农山庄距亚历山德里亚仅数英里之遥。华盛顿每次策马前往，总不免要看一看那来来往往的成群士兵和长嘶嘶鸣的战马。在离华盛顿住所不远的波托马克河上，他可以看到一艘艘英国军舰逆流而上，听到一阵阵隆隆炮声震撼长空。目睹这一派战鼓隆隆，刀光剑影的景象，华盛顿原本就未完全平静下来的心很快激动起来了。他认为，这是一次创大业立大功的好机会。他希望能重上硝烟弥漫的战场，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远征，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干。

有人将华盛顿的才干和重入军界的想法报告了布雷多克将军。布雷多克对华盛顿的为人和才干早有耳闻，且华盛顿非常熟悉边疆地区，具有在那里作战的经验，故而对他很感兴趣。3月初，华盛顿收到布雷多克将军助手罗伯特·奥姆的一封信，邀请他前往布雷多克将军的参谋部工作。华盛顿满心欢喜地给奥姆上尉回信，表示愿意以志愿兵的身份为布雷多克将军服务。这意味着华盛顿将既没有薪俸也没有实权。然而此刻的他想到的是，能够有机会到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大兵团中工作，以便获得丰富的军事经验。因此，3月下旬，布雷多克将军刚到亚历山德里亚，华盛顿便迫不及待地赶去与将军

见面，高兴地接受了将军的邀请，担任他的随从参谋。

4月初，华盛顿约定与布雷多克将军再次见面。他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反对华盛顿跟随这位老将军远征。作为母亲，担心自己孩子的生命安全，在情理之中。但是，华盛顿不愿放弃任何有可能使自己崭露头角的机会。他终于说服了固执的母亲，来到了布雷多克将军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司令部。老将军热情欢迎华盛顿的到来，将他介绍给应邀前来协商作战计划的4位殖民地总督：马里兰总督夏普、马萨诸塞总督雪莉、纽约总督德兰西、宾夕法尼亚总督莫里斯。丁威迪总督当时也在场。4月14日，将军召集会议，正式宣布：根据英王指示，他这次远征的目标是法国人在俄亥俄河地区建立的设施。4月20日，布雷多克将军从亚历山德里亚开始出发。华盛顿因安排私事而推迟数日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参加这次出征时写道：不讲报酬、不计薪俸去为祖国服务，并不希望得到“委任”。4月底，华盛顿前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与布雷多克将军会合。5月10日，将军任命他为上校副官。随后，大军取道温切斯特向威尔斯溪进发。

这是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华盛顿对此早有领

教。但是，刚从英国本土过来的布雷多克将军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显示将军的威风，他甚至勉强地坐在四轮马车之中摇晃颠簸着徐徐向前，其感受可想而知。恶劣的路况苦了作为志愿人员的华盛顿。队伍尚未到达温切斯特，他的马匹已经倒了三匹。最后，这位年轻人不得不到附近绿路园的费尔法克斯勋爵处借资备戎。

5月19日，在17响礼炮声中，布雷多克将军到达坎伯兰堡。各路军马也陆续在这里会集，总兵力达到1400人。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与华盛顿关系密切的人物。他们分别是：霍雷肖·盖茨上尉，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革命军的将领；休·默塞尔医生，后来成了华盛顿的挚友；詹姆斯·克雷克医生，曾和华盛顿一起参加过大草原战役，也是华盛顿的一位知心好友。

布雷多克将军虽然军事经验丰富，但事实很快表明，他的经验只适用于欧洲的环境。如今他对面前的这块新的陌生的土地知之甚少。相反，年轻的华盛顿却对北美殖民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西部边疆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曾多次向布雷多克将军建议：凡军事行动需考虑到这里道路的艰难曲折和运输工具的严重不足；要保持与印第安人的友好关系，充分利用

他们的长处。否则的话，很难实现既定计划。但是，这位将军生性固执，根本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只抱怨所需的运输工具、马匹、粮草等迟迟不能送到，而听不进华盛顿提出的山路崎岖，车辆不易通行，宜用驮马的建议；他在军事问题上也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意见，甚至连印第安人善于侦察的长处也不愿利用，结果使得印第安人武士纷纷离去，最后只剩下几名向导。为此，华盛顿时常在军事问题上与这位前辈发生争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次数很多。双方都争得面红耳赤，他那一方面尤其是这样，因为他一争论就不能不争得面红耳赤。不管这种见解同理性或常识多么不能相容，他就是放弃不了自己坚持的见解。”

6月10日，布雷多克将军开始率领大队人马从坎伯兰堡向迪凯纳堡推进。部队进军路线正是华盛顿原先率领弗吉尼亚民团走过的地方。由于道路蜿蜒崎岖，加上辎重众多，部队行速特别缓慢，而且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地分布于三、四英里长的路上。这种状况令华盛顿特别担忧。他认为，此刻倘若有敌人从侧面发动攻击，部队必定大乱，其后果不堪设想。在部队出发以前，华盛顿就已向布雷多克将军谈到过部队轻装前进的问题，但不了解本地情况且固执

己见的将军当时只是嗤之以鼻。如今的事实使这位将军终于意识到，美洲毕竟不是欧洲，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有许多他并不熟悉的事物。而华盛顿虽然只是一位 20 多岁的小伙子，但他对这西部边疆的情况确实相当了解，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是正确的。这位心高气傲、独断专行的将军开始主动征求华盛顿的意见。而华盛顿对于布雷多克将军一改从前固执己见的态度并主动征求意见感到既意外又高兴。

6 月 16 日以后，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陆陆续续地到达了小草地。这时华盛顿向布雷多克将军提出了攻打迪凯纳堡的计划方案。他认为：此刻由于气候干旱，河流因水位下降而无法通航，迪凯纳堡的法军一时无法得到援军的增援和物资的补给，正是守备最薄弱的时候，因而是对这一堡垒实施打击的最好机会。有鉴于此，他主张：英军可分兵两路推进。一路携带物资、行李等笨重物品徐徐前进，另一路可挑选精锐士兵，轻装疾进，直捣迪凯纳堡。

布雷多克将军采纳了华盛顿的建议。他精选了 1200 人组成第一梯队，用驮马运送他们所需的军粮和必需品，以便加快推进速度，又命令邓巴上校率领其余人马组成第二梯队，携带辎重、军火等随行其后。但是，华盛顿的建议在细节上仍没有得到很好贯

彻。第一梯队的许多军官为了生活舒适方便，不愿减少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结果部队辎重过多，行速依然缓慢。布雷多克将军则仍抱着他在欧洲所学的那套战术不放，严格按照“正规军”的惯例办事，不知道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按照华盛顿的说法，这支英军“在道路多少有些崎岖不平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奋力兼程前进，而是每遇到一个小丘，就停下来加以铲平，每遇到一条小溪，就停下来搭桥”。如此一来，4天以后，这支所谓的轻装疾进部队才走了12英里。其行军速度之缓慢可以想象。

就在部队疾行前往迪凯纳堡的关键时刻，华盛顿不知何故，突然生起病来。他高烧不止，头痛难忍，以致身体虚弱到连马也不能骑，只能躺在篷车内跟队前进。最后，布雷多克将军只得以命令形式将华盛顿强留在尤吉俄格河大渡口住下，等待后面邓巴上校率领的第二梯队。但是，华盛顿非常渴望能亲眼目睹即将出现的战斗场面，不愿错过这一难逢的学习机会。因此，身体还没有复原，他就跟随一支运粮队伍上路追赶布雷多克将军，并于7月8日到达了设在莫诺格赫河东岸的布雷多克的军营。此地距迪凯纳堡只有15英里的路程，是华盛顿前次率领的弗吉尼亚民团没有抵达过的地方。

匆匆到达的华盛顿正好赶上布雷多克将军等人在制定第二天攻击迪凯纳堡的作战计划。迪凯纳堡位于莫诺格赫河东岸，与目前英军驻扎的营地属于同一侧，但两地之间无路可通行车辆。布雷多克将军经过考虑后决定，先从英军营地对面渡过莫诺格赫河，沿河西岸前行5英里左右，再渡河东进，迂回推进到迪凯纳堡。这时，华盛顿提议，为了防范敌人的袭击，应由熟悉地理和印第安人作战方法的弗吉尼亚巡逻骑兵充当先头部队。但将军没有采纳这位年轻人的建议。

7月9日，天刚破晓。英军开始按照既定方案渡过莫诺格赫河。由于布雷多克将军特别强调军纪和军容，据说整个部队在渡河时一直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整齐嘹亮的军乐声更增添了部队的威严雄壮。“大家看起来仿佛都是准备去参加宴会而不是准备去参加战斗。”此刻华盛顿身体尚未痊愈，但眼前这支部队的整齐军容使这位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青年大开眼界，感到特别新鲜。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病痛。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纪律严明的欧洲军队在战斗前夕的从容不迫的景象，与他以前所看到的习惯于丛林作战的纪律散漫的战士有着迥异的风格。

中午时分，英军到达第二个渡口再渡莫诺格赫

河东进。军官们原先预料，英军最有可能在渡河时遭到攻击，但一切似乎还算顺利。第二次渡河以后，在英军面前出现了一座长满很高的野草、灌木和树林的小山。小山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大凡懂得丛林战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地形，大队人马之前必须有侦察人员到前方两侧的林木之中进行掩护性搜索。但是，布雷多克将军不耐烦地拒绝了华盛顿的有关建议，让部队“就仿佛在圣詹姆斯公园阅兵似的”直接向前推进。

终于，华盛顿一直担心的情况发生了。英军先头部队突然遭到一支埋伏在前方的法军和印第安人队伍的猛烈袭击。在印第安人的吼叫声中，密集的枪弹不断射向英军。这时，华盛顿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向布雷多克将军建议：立即将部队疏散开来，以躲避在丛林深处的敌人射来的密集火力。但是，这位墨守陈规而又固执己见的将军坚持在欧洲战场上所采用的所谓正规战术，命令部队分成连排，列队前进，向前增援。但增援部队很快就受到惊慌回窜的先头部队的冲挤，也乱成了一团。这时小路两侧密林之中也响起了枪声。结果，拥挤在一起的英军成了藏于暗处的敌人的活靶子。小路之上很快便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在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下，英军整个部队开始崩溃。士兵们像被惊散的羊群一样，丢下大炮、弹药和粮食等四处奔逃。慌乱之中他们胡乱开枪，甚至将一些自己人打死了。骑在马上军官们成了敌人最好的靶子。只有弗吉尼亚的士兵习惯于丛林作战。他们立即分散开来，藏到树后，与暗藏的敌人对射。一些英军士兵在清醒之后也主动地躲藏到树后作战。但布雷多克将军却对他们大发雷霆，骂他们是胆小鬼，甚至用指挥刀砍伤他们。这位将军自己也表现出无畏的气概。尽管他的坐骑被打死了5匹，老将军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臂进入肺部，他才被手下人强行运出战场。3天以后，这位纪律严明、英勇无畏、然而过于刻板的将军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

就在英军溃不成军之际，华盛顿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镇静。由于战斗一开始，布雷多克的其他两位副官相继受伤，华盛顿便成了传达将军命令的关键人物。他沉着冷静，跑遍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亲自操炮轰击敌人。他乘骑的马有两匹被打死，有4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外衣。但是，仿佛幸运之神特别垂青于他，他竟丝毫没有受伤。更可贵的是，在英军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溃逃之势尤如决堤之水的形势下，华盛顿尚能组织队伍且战且退，避免了全军覆

没。他在这次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很快流传开来，甚至有人传说他已经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事后，华盛顿以一种庆幸的语气给家人写信道：“由于万能的上帝的意旨，我得到近乎神奇的保佑才能平安归来，因为我的外衣就被 4 枚子弹穿透，我的坐骑就有两匹被打死。在我周围的战友皆不幸阵亡的情况下，而我竟然没有负伤。”

整个这次战役中，1000 多人的英军竟被 300 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86 名军官中死伤达 62 人，士兵伤亡 700 人以上，弗吉尼亚的 3 个连队只剩下 20 多人。连布雷多克将军和彼得·霍尔基特爵士也未能幸免。而对方的伤亡总人数竟不足 70 人。更令人可气的是，邓巴上校得到布雷多克战败的消息后，不仅不驰往增援，反而立即销毁了所有的大炮、弹药和物资，一路疯狂地退却，直抵费城后才刹住脚步。结果，布雷多克事件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奇特胜利和史无前例的望风披靡的逃窜。”

布雷多克远征以失败而告终。华盛顿怀抱希望而去却充满失望而归。7 月 26 日，他拖着因病而虚弱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弗农山庄。他无力也无心思去贝尔沃造访。甚至萨利也给这位不愿出门的青年带来了一张便条，称“你竟然不肯让我们有幸今晚见你一面，实在太不够交情。”

华盛顿要利用弗农山庄宁静的田园生活去静静地回顾和思考一下几年来他所经历的路程。他在写给正在威廉斯堡当议员的兄长约翰·奥古斯丁的信中指出：数次去边疆的结果，使自己的情绪日渐消沉。“我先是受雇在严冬时节去那里工作（即当土地测量员）。当时，照我看来，很少人愿意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可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的报酬只够我开销！后来，又委派我带领一小批人去俄亥俄河，薪俸微乎其微。我得到了什么呢？我花了一大笔开支购置服装和用品以及作战的必需品，然后去了，结果大败而归，把一切都丢得精光。回来以后，我的职务被夺走了，换言之，以国内命令为借口，把我的军阶降低了。以后我又以志愿人员身份跟着布雷多克将军去了，把我的全部马匹和许多别的东西都丢得一干二净。不过，我是自觉自愿去的，我本来就不该提这件事，当初也不该这样做。我所以这样做只是要表明，自从近两年以前我进入军界以来，我的军阶一直在下降。”

★ 弗吉尼亚武装部队总指挥

虽然华盛顿因数次失败而一度情绪低沉，但强烈的荣誉感和进取心催促着这位青年振作起来，继

续去拼搏。华盛顿母亲深为儿子的安危担忧，恳求他不要再去边疆地区。这时华盛顿的答复是：“尊敬的母亲，如果我能够避免再去俄亥俄地区的话，我一定不去。但是，如果国民的普遍呼声要求我出任指挥官，而条件又无可非议的话，我再拒绝这一职务，就太丢脸了。”

这时的华盛顿已成了布雷多克败绩中的英雄。正是他劝说布雷多克将军改变战术，正是他能够临危不惧，率残部安然撤退。与华盛顿一起共事的英国军官们也交口称赞华盛顿的勇敢和果断。他的名字开始传遍北美地区。一位传教士甚至宣称：华盛顿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上帝欲降大任于这位年轻人。

鹊起的声誉以及边疆地区形势的发展，将这位年轻人再次推上了军事舞台。

布雷多克远征失败以后，英国军方一时心灰意冷。他们把弗吉尼亚以西的地区拱手让给了法国人及其印第安人盟友。从而使得弗吉尼亚新开拓的边疆地区，即阿勒格尼山与蓝岭之间的谢南多尔河谷地区，完全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在这一带定居的居民中出现了一片惊恐情绪。他们都担心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会突然到来，纷纷要求建立民兵组织，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丁威迪总督于 1755 年 8

月4日召开弗吉尼亚议会。议会最后决定拨款4万英镑，建立一支1000人的弗吉尼亚民团。8月14日，身在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得到消息，弗吉尼亚政府已任命他为弗吉尼亚已经建立和行将建立的整个部队的总指挥官。为了表彰华盛顿等人在以前战斗中的英勇行为，弗吉尼亚议会还决定奖励华盛顿300英镑，奖励其他官兵适当的款项。

华盛顿上任后，根据以往的经验开始修订民兵法，整顿军纪。他认为，现行的民兵法过于宽松、散漫，无法约束兵士，从而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他的要求下，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授权华盛顿对不服从命令者、哗变分子以及逃兵等严加惩处。据此，华盛顿宣布：营地内严禁赌博、酗酒、争吵等越轨行为，违者严惩不贷。他还根据前几次在西部地区作战取得的经验教训，注意训练士兵们在学习正规战术的同时，学习“丛林战术”。

在担任弗吉尼亚武装部队总指挥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中，华盛顿一直率领队伍驻守在荒凉艰苦的西部边疆，保卫居民们免受法国人及其印第安人盟友的袭击。他亲自任命军官，亲自操办粮秣装备。为了让士兵们有饭吃、有武器在手，他总是竭虑殚思，不敢稍有懈怠。所有这些，都为他日后干一番惊动世界的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华盛顿竭尽全力，但一支 1000 人的队伍实难捍卫长达 300 多英里的边疆。结果，边疆地区的百姓仍不断遭到袭击和屠杀。弗吉尼亚报刊也因此而指责华盛顿指挥不力。华盛顿则只能写信向丁威迪总督诉苦：“我不知道该怎样描写人民的痛苦。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明了他们的处境，我知道他们面临的危险，我也和他们一样痛苦，可是我没有能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只能给予一些靠不住的诺言。”“如果我的鲜血或者生命能制止那些野蛮人的无休止的报复行为，我宁愿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任其宰割。”这位年轻人还牢骚满腹地宣布：要不是因为时局紧急，他真想立即辞去这一既不能使他得到荣誉又不能使他得到好处的指挥官职务。后因费尔法克斯爵士和鲁宾逊议长等人的劝说，华盛顿才又留任下来。

更使华盛顿不开心的是，自他出任现职以来，丁威迪总督就再也没有以友好的眼光来看待过他。这位总督在各种场合都对华盛顿抱以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于华盛顿的许多重要建议，诸如修筑堡垒、加强防卫力量等等，他或是不予理睬，或是拖着不办。

以上情况下，华盛顿在驻守边疆的日子里，心情极为沉重、悲观，认为“前途布满阴霾，看不出光明的迹象。”心情不畅，加之长期操劳过度，他终于重

疾缠身。1857 年底，愈来愈重的疟疾迫使华盛顿放下工作重担，回到弗农山庄养病。他有一段时间怀疑自己得了肺病，想完全辞去军界职务，静心治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只有精心的治疗和严格周密的生活制度，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既然如此，我在军界也就没有什么升迁的希望。家乡人民需要本地部队的指挥官立即到职，可是我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立即到职，因此，我很想辞去指挥官职务，摆脱一切公务，让更能胜任的别的人来担负我的职务。”

但是，新的一年给华盛顿带来了新的光明前景。1758 年，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丁威迪也于 1 月份去职返回英国了。弗朗西斯·福基尔先生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总督。在他到任之前，暂由行政委员会主席约翰·布莱尔先生代理。布莱尔先生是华盛顿的朋友，一贯赏识他的为人和工作，并乐于听取他的意见。华盛顿心头故而有新的希望。

令人鼓舞的新形势也出现了。英国政府在威廉·皮特^①的主持下，准备在美洲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法战争。美洲英军在艾伯克龙比少将的率领下，准备兵

^①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政治家，1756—1761 年间领导英国外交和军事部门工作，1766—1768 年组织新内阁，后因病去职。

分三路进攻法军。第一路由阿默斯特少将率领，在北方进攻路易斯堡和布雷敦角；第二路由艾伯克龙比亲自指挥，进攻提康德罗加和克朗波因特。第三路由福布斯准将率领，进攻迪凯纳堡。

夺取迪凯纳堡是华盛顿数次未遂的心愿。如今在他面前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如何能放过呢？华盛顿打消了辞职的念头。他甚至通过朋友关系，要求在福布斯将军面前为他美言，表示要为参加这次战斗“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要“表现出自己在一群普普通通的地方军官当中多少与众不同。”

这时华盛顿所指挥的弗吉尼亚民兵已增加到两个团，共 2000 人。他们将跟随福布斯将军的大军，参加夺取迪凯纳堡的战斗。华盛顿将这支部队集结在温切斯特，随时配合福布斯将军的调遣。

由于前几次进攻迪凯纳堡的失败，英军指挥部决意不再走华盛顿他们前两次进军的道路，而是重新开辟一条穿过宾夕法尼亚中部，从雷斯顿到迪凯纳堡的道路。

9 月中旬，英军大队人马到达距迪凯纳堡 50 多英里的一个名叫“忠实的汉南”的地方。这时英军先遣部队总指挥布凯上校急不可待，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派出了一支由 800 人组成的突击队，欲长驱直

入，前往进攻迪凯纳堡。结果，这支英军遭到了布雷多克将军属部前番遇到的同样命运，受到法军和印第安人的猛烈袭击，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华盛顿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此番远征又会前功尽弃。

11月初，英军全部人马集结到“忠实的汉南”，然后向迪凯纳堡推进。福布斯将军深知华盛顿是一位出色的山里通和丛林战行家，他临时把这位年轻人提拔为准将，授权他率领属部充当先遣部队。11月25日，部队到达迪凯纳堡。但是，映入英军眼帘的是仍在冒着白烟的迪凯纳堡的废墟。堡垒不战而克。华盛顿率领部队首先开进这座令他数次磨难而没能攻克 of 堡垒，将英国国旗插在了堡垒的废墟之上。

原来，由于英军最近在加拿大的胜利，切断了法国给迪凯纳堡的补给线和增派援军的可能。当法军指挥官得到有关大批英军正开拔而来的消息后，考虑到自己仅400多人的部队和数量有限的补给品，知道孤堡难守，遂决定放弃这座要塞。在英军到达的前一天，他便命令炸毁了堡垒，然后乘船沿俄亥俄河撤退而去。

英军占领迪凯纳堡后，由华盛顿属下的200名士兵驻守于此。要塞的名字也改为皮特堡，以纪念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后来这座要塞发展为一座内陆

城市，并改名为匹兹堡。它仍然是当今美国最大的内陆城市之一。

攻克迪凯纳堡后，华盛顿认为弗吉尼亚的西部边疆的安全已经得到保障。他决意退出军界，结束动摇不定的军旅生活，回归宁静清新的田园。1758 年底，他辞去了军界职务，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然华盛顿的军事生涯告一段落，但历时 4 年的军旅生活奠定了他日后的人生发展轨迹的基础。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斗争的需要，使华盛顿跻身军界。也正是这场斗争锻炼了他的军事才干和处世能力。虽然他在这场战争中屡尝失败的苦果，而且也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军事才能，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胆略、勇敢和毅力使人们为之折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华盛顿的声望不是来自辉煌的胜利，而是各种逆境和挫折考验的结果。终于，他由一位鲜为人知、名不见经传的小土地测量员变成了一名声誉日著于大西洋两岸的英雄。

三 投身反英斗争

★ 成家立业

华盛顿在军事上崭露头角，在情场上却连连失意。他曾暗恋过“低地美人”——威斯特摩兰的格兰姆斯小姐，偷偷钟情过萨利·费尔法克斯夫人，但这些爱和情给这位青年带来的唯一结果是深深的痛苦。

1756年2月，华盛顿因公前往波士顿，在纽约见到了早年的同学和朋友贝弗利·鲁宾逊。这时，又有一位年轻可人的姑娘闯进了他的心田，这就是鲁宾逊夫人的妹妹玛丽·菲利普斯小姐。但是，这位女郎习惯于接受别人对她的崇拜，且追求者甚众，华盛顿又生性羞涩寡言，竟没能来得及赢得她的芳心，便因公事而匆匆离去了。

1758年，正当华盛顿准备配合福布斯将军攻打

迪凯纳堡时，一位美丽而温柔的女性又闯进了他的情感世界。她就是 26 岁的寡妇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夫人。她是弗吉尼亚名门望族约翰·丹德里奇先生的女儿，丈夫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已去世 3 年，给她留下了一男一女和一大宗遗产。她身材娇小可爱，容颜可人，暗褐色的长发下有着一双秋波迷人的暗褐色的眼睛，带着南方妇女那种温柔、坦率、可爱的气质。她虽然已经生儿育女，却仍具年轻姑娘的风韵魅力。

这年 5 月，弗吉尼亚春光依然。华盛顿奉福布斯将军属下的军需司令官约翰·圣克莱尔爵士之命，前往威廉斯堡催促物资供应。中途他应邀前往张伯伦少校家进餐。在这里，他见到了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好像是上帝的安排，两人彼此一见倾心，立即坠入了爱河。他们娓娓而谈，不知不觉中天黑了下来。但华盛顿没有了往日那种办事果断的作风，磨磨蹭蹭地不愿上路。直到第二日上午，公务缠身的他才不得不依依离去。

时隔不久，华盛顿处理完公务后从威廉斯堡回归营地，途中再次探望卡斯蒂斯夫人。他担心这位美貌的寡妇又会像纽约的菲利普斯小姐一样被别的男士捷足先登，故而在短暂的会面中立即与之海誓山

盟，定下终身，约定攻占迪凯纳堡的战役结束后就举行婚礼。离别之后，华盛顿对卡斯蒂斯夫人的思念之情愈加热烈，以致行军途中也忘不了向她倾诉自己的眷恋：“我们已经开始向俄亥俄进军。趁信使赴威廉斯堡之便，匆匆写几句话给你。现在我不能没有你。自从我们订婚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我们两人已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们两人确实已密不可分。1759年1月6日，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与乔治·华盛顿喜结良缘。婚礼在弗吉尼亚新肯特县的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居住的白屋隆重举行。当地各界上层人士皆应邀出席。婚后，他们在白屋度过了甜蜜缠绵的3个月。华盛顿对这位娇小的妻子特别喜爱，亲昵地根据马撒的身高英尺数称之为“小小双五”。马撒不仅给华盛顿带来了大宗财产，而且还是一位相当能干的家庭主妇。她心灵手巧，纺纱、烹饪样样能干，虽然文化知识有限，但能歌善舞，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这一些长处使得马撒在当时弗吉尼亚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显得鹤立鸡群，贤淑不凡。

3个月以后，乔治和马撒·华盛顿夫妻俩带着6岁的继子约翰·帕克·卡斯蒂斯和4岁的继女马撒·帕克·卡斯蒂斯乘坐马车回到了弗农山庄。从此，

弗农山庄成了华盛顿的安乐窝。自从独立生活以来，无论是土地测量员的野外生活还是连年征战的军事生涯，华盛顿都是居无定所，长期奔波于异地他乡，其中的艰难辛苦他自然体验深切。因此，他特别珍惜现在这种安定幸福的生活，倍觉家庭的温馨可爱。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写道：“我目前正和一位可爱的终身伴侣定居于此。我希望解甲归田。这与我从前所经历过的动荡生活相比，我会得到更多的乐趣。”

婚后，华盛顿本已富裕的家产变得更为阔绰。他原有 5000 英亩土地和 49 名奴隶，现在马撒又给他带来了 17000 英亩的土地和 300 名奴隶，另外还有 45000 英镑的现款。他一夜之间成了弗吉尼亚数一数二的大种植园主。他的庄园生活因此而富裕豪华。由于酷爱骑马，华盛顿的马厩里马匹成群，而且都是第一流的良种马。华盛顿夫人乘坐的则是由黑人车夫驾御的专用四轮马车。在和费尔法克斯一家的交往中，华盛顿爱上了猎狐。为此，他豢养了许多猎犬。在狩猎高峰期，他每星期要出猎两三次，并时常举行狩猎晚会，纵情玩乐。

不过，华盛顿并不安于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他在田园生活中也像在统兵打仗时一样，积极主动，体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

在 18 世纪中期的英属北美南部各殖民地，一个大种植园就是一个小小的帝国。邸宅就是首脑的官邸。种植园主是这个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此，种植园主管理和决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种植园的发展前途。当时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都喜欢让他们的管家去经营自己的庄园，认为亲自经营管理有失身份。华盛顿则不以为然。他亲自管理庄园事务，决心把他的庄园建成弗吉尼亚第一流的种植园。

华盛顿将自己的种植园分为 5 个农场，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建制，包括监工、奴隶等。在种植园中有各种手工作坊，有专门的泥瓦匠、鞋匠、裁缝等。华盛顿自己也勤勉工作。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冬天常常天不亮就起床，并抓紧早餐前的空闲时光阅读和写作。早饭后，即上马巡视庄园内各干活的地点，还常常亲自动手干活。

华盛顿的饮食要求不高。每天早餐需要的只是两小杯茶和三、四片玉米饼。午餐虽然吃很多，但从不挑剔。啤酒、苹果酒或马德拉白葡萄酒是他常饮的饮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喜欢喝茶。

华盛顿对种植园的管理极其严格。他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干好。对于庄园内的事务，他像商人一样精确地建立起自己的帐目，亲自过帐。事无巨

细，皆井井有条。对于黑人奴隶，他奖惩分明，奖勤罚懒。为了调动黑奴的生产积极性，他细致地向他们分配口粮和衣服，为病者请医生治疗，做到爱护备至，但他决不许偷懒。有一次，他发现 4 名黑人在两个早晨砍伐的树木量不一样，他觉得其中必有人在干活时磨了洋工。他干脆坐下来计算他们完成各个环节所需的时间，并据此推算出他们每天的正常工作量。

华盛顿非常喜爱农艺学。他曾专门托人从英国购买了许多有关农业和园艺等方面的书籍，进行学习和研究，然后在自己的种植园内进行有关的科学实验，对土壤、肥料和种子等作综合的考察。据统计，经华盛顿试种过的小麦品种达 12 种之多。

华盛顿还是一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起初，烟草是英属北美南部各殖民地的最主要的经济植物。华盛顿的种植园中也大量种植烟草，然后把收获的烟叶运往伦敦出售。但是，种植烟草不仅严重消耗地力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容易引发病虫害，并危及其他农作物。这种植物在收获后远渡重洋运往英国的路途中也常常因受潮而霉变、降低品级和价格。更有甚者，收购烟草的英国商人经常有意压低收购价格，盘剥殖民地人民。结果，像华盛顿这样的北美富

豪也常常债务累累。这位精明的种植园主决定改变这种靠天收获又被外人操纵的经营方式。他开始大规模地效仿那些在山中苦心经营的农民。这些普通农民种植谷物，不仅供自己食用，而且还出售给那些做生意的商人。华盛顿果断地削减了烟草的种植规模。1765 年时，他种的烟草已经很少。到 1766 年，他干脆停止烟草种植而改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他还大力发展加工工业。他增加织布工的人数，搭盖新的磨坊，将种植园中生产的农作物加工后再投放市场，卖给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商人，然后收取现钱。他的庄园的产品质量声誉卓著。凡是盖有弗农山庄印记的面粉桶在西印度群岛各港口都是免检放行的。当小麦、面粉等的价格降低时，灵活的华盛顿则立即将面粉加工成饼干投放市场。正是这种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使得弗农山庄日渐成了弗吉尼亚效益最好的种植园之一。

由于华盛顿声名遐迩，弗农山庄因此成了众多名人拜访和聚会的场所。1768 至 1775 年这 7 年间，弗农山庄接待过的来客达 2000 人之多。其中有华盛顿早期的战友，有当地知名人士，也有一般的慕名来访者和过往投宿的路人。虽然有时客满为患，华盛顿仍然殷勤好客地接待来者。长时期这种热闹的生活

使华盛顿夫妇习以为常。有时候只要餐厅里不坐满人，华盛顿就感到有些“冷清”，马撒则觉得空屋子使她闷得发慌。

★ 投身反英斗争

华盛顿是一个天性喜爱活动且热爱荣誉的人。尽管他已经退出了军界，组织了美满的家庭，在弗农山庄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他不满足于这一切，他仍然非常关心政治生活。早在1758年7月，他就被选为弗吉尼亚议会弗雷德里克县的两位议员之一。1759年初，新婚不久仍居住在白屋的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开始前往威廉斯堡参加议会会议。据说华盛顿第一次到达议会时，受到热烈欢迎。议长鲁宾逊特意致辞，代表弗吉尼亚人民向这位为保卫家乡出生入死的功臣表示谢意。这时，不善言辞的华盛顿在起立致答辞时竟面红耳赤，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就是他的第一次政治生活。但是，后来的政治生活表明，华盛顿的政治才干实际上像他表露出的军事才干一样，显得稳重、英明、勇敢和大度。

弗农山庄秀美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美满的家

庭生活使人留恋，但这里毕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时局的变化打破了弗农山庄的平静，催促着华盛顿放弃自己舒适安逸的田园生活，去投身一场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两国在北美地区的争夺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库空虚。统治集团为了转嫁沉重的财政负担，不仅不感谢在这次战争中为英国政府流血征战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他们。这年10月，英国政府颁布英王敕令，宣布北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一概归英国王室所有，严禁殖民地人民在该地购买土地或定居。这一敕令不仅打击了新到北美的欧洲居民，也沉重打击了弗吉尼亚等地区的种植园主，其中当然包括华盛顿家族。华盛顿原准备购买西部土地进行投机，认为这些土地的价值在数十年之后将成倍地增长。如今，这一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他因此而满腹怨言。

1764年，英国政府颁布“糖税法”，宣布在北美殖民地对食糖和糖浆等征收关税，以便维持一支驻扎在北美洲各殖民地的常备军。1765年3月，英国政府继而通过“印花税法”，规定凡北美殖民地出版的一切报刊、广告、历书、契约、法律文件等，都必须

贴上面值为半便士到 20 先令的印花税票，才具有法律效力。单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就需要缴纳 2 英镑的印花税。为保证这一法案的施行，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英国政府又颁布了《驻兵条例》，规定英军在殖民地可以随意征用公房。

殖民地人民既反对英国政府巧立名目的强取豪夺，更珍惜他们自己的立法权利。他们认为，只有派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议会才能有权向殖民地征税。如今，没有北美殖民地代表的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向北美殖民地人民征税，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主权的行径。因此，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掀起了反印花税法的斗争。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矛盾急剧尖锐化。

反对“印花税法”的第一阵浪潮发生在弗吉尼亚。1765 年 5 月 29 日，弗吉尼亚在威廉斯堡召开会议，讨论印花税法问题。在会上，青年律师帕特里克·亨利表示激烈反对印花税法。他宣布：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有权力向本地居民征税，凡持有反对意见者就是弗吉尼亚的敌人。这位勇敢的青年针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发表了精彩激昂的演说，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严正警告：“凯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可以从他们的前

车之鉴中吸取教训。”^① 弗吉尼亚议会的举动尤如战斗的号角，震撼了北美大陆。后有人致函英国政府指出；弗吉尼亚议会的决议是整个大陆呼声四起的信号。这些决议的提案人和支持者被誉为美洲自由的保护人和卫士。

在英属北美其他殖民地，反“印花税法”的斗争也迅速展开。在纽约，愤怒的百姓冲入曾扬言“要把‘印花税法’从人们的喉咙塞进去”的英国军官家中，捣毁了他的家屋，把英国运到北美的印花税票在街上付之一炬。在波士顿，示威的群众捣毁了正在建造的税务大楼，砸坏税吏家的门窗，并迫使印花税局局长辞职。1765年10月，在马萨诸塞议会的鼓动下，北美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没有向英国纳税的义务。大会还号召抵制英货。

在反“印花税法”斗争的推动下，北美各殖民地相继出现了“自由之子社”等革命团体，提出了“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口号。“自由之女”社则提出

^① 凯撒是古罗马皇帝，晚年为布鲁图所杀；查理一世是英国国王，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克伦威尔所杀；乔治三世（1738—1820）是此刻在位的英国国王。

了“宁穿土布，不失自由”的口号，拒绝使用英货。

北美各地反“印花税法”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此刻，华盛顿像一只雄鹰一样，在弗农山庄的巢穴中用犀利的目光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弗吉尼亚议会讨论印花税问题时，他虽然没有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投票支持了亨利的提案。⁴ 4个月以后，华盛顿给当时正在伦敦的马撒的叔叔弗兰西斯·丹德里奇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当前这场斗争的看法，表明他与北美殖民地大多数人民一样，是反对“印花税法”的。

华盛顿在信中写道：“印花税法引起了殖民地人民当中爱思考的人士的议论。他们认为这种违反宪法的征税方法是对他们的自由的卑鄙进攻，而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我可以肯定地说，宗主国由此得到的好处必然远远达不到英国内阁预期的程度，因为可以肯定，我们的全部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在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任何促使我们进口有所减少的措施都必定有害于英国的制造业。我们的人民的眼睛已经睁开了；他们必然会觉察到，我们花了大量钱财从英国购买的奢侈品是完全可以不买的。……至于印花税法，……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即令我们愿意执行英国议会的这

一法令，要照这一法令去办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我们没有钱买印花税（其实单单这一条也够了）以外，也还有许多别的有力的原因，足以证明这个法令行不通。”

以上信件清楚地表明，这位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的态度虽然不如帕特里克·亨利等民主派人士那样激进，但在反印花税法问题上是与北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他对印花税法实施结果的预料也相当正确。1766年3月18日，英国政府在北美人民的坚决反对下，终于取消了“印花税法”。

消息传来，北美殖民地人民竞相奔走欢呼。华盛顿也极为高兴。他在一封信中以极其愉快的心情写道：“无论根据什么原因废除印花税法，都是应该拍手称快的。因为，假如英国议会不顾一切地强迫实行印花税法，我想它给宗主国和殖民地带来的恶果，会比一般担心的更为可怕。因此，所有致力于促成废除这项法令的人，都有资格受到每一位英国臣民的感谢，我也愿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然而，印花税法废除不久，英国政府再次计划向北美征税，从而使北美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政府的矛盾再次激化。1767年初，查尔斯·唐森出任英国财政大臣，提出了一个向北美征税的新法案，即“唐森税

法”。据此，英国将向北美殖民地输出的商品，如玻璃、油漆颜料、纸张、铅、茶叶等，一律在到达殖民地时征收关税，所得款项用于支付殖民地的司法和行政费用。同年6月，“唐森税法”得到英王批准，11月正式在英属北美各殖民地推行。

唐森税法的实行使北美殖民地刚刚平息的风波骤然又起。波士顿成为运动的中心。1768年2月，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通过了由塞缪尔·亚当斯起草的给英王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唐森税法。其他殖民地也纷纷向英国政府递交陈情书，反对英国政府把在殖民地征税当做增加英国财政收入的手段。但是，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请愿遭到英国政府的严厉制裁。马萨诸塞议会被总督强行解散。英国政府还调集军队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进行恫吓。哈利法克斯的两团英军在7艘军舰的护送下，于9月28日开到波士顿。但是，波士顿人民以拒绝为英军提供住所作答复。

北美大陆形势骤紧，群众性的反英斗争此伏彼起。这时，华盛顿仍居住在远离激动不已的城市的弗农山庄。在这里，他与往常一样，过着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在从事农业劳动的间隙，时常与费尔法克斯勋爵等外出狩猎。1768年的一年中，他有49天是在猎狐中度过的。

华盛顿还不失时机地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当年为对法军作战，丁威迪曾答应过要给原先在弗吉尼亚兵团中服过役的官兵们土地。1770年，华盛顿这位当年弗吉尼亚兵团的总指挥带着弗吉尼亚退伍军人们的土地要求，到曾经数次历险的俄亥俄县进行了为时数周的考察。作为在英法战争中服役的酬劳，他为自己要了30000英亩的土地，也为他的部下要了几万英亩的土地。后来，华盛顿曾得意地写道：“我可以毫不骄傲地说，如果不是我一直注意掌握每一个有利机会，一亩土地也休想得到。”华盛顿此番得到的土地大部分是河流两岸“美丽的沃野”，日后成为他的重要收入来源。

尽管华盛顿悠闲地过着田园生活，精心经营着自己的家产，但风起云涌的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斗争不断冲击着弗农山庄。华盛顿向各方来客打听有关的消息，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未来关系进行思考。他既为英国也为北美殖民地的前途忧虑。

在论及时局时，华盛顿有一位推心置腹的挚友。这就是他的邻居乔治·梅森。乔治·梅森居住在离贝尔沃不远处的一座幽静的庄园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崇尚民主自由的思想，并时常与华盛顿

交换看法，将自然权利、人民主权等思想向华盛顿讲解，使这位受教育不多而且注重实际的华盛顿经常有耳目一新之感，使他对英国政府践踏北美殖民地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丑恶嘴脸看得更加透彻。关于梅森的影响，华盛顿后来回忆道：“天生的自由精神第一次告诉我，行政当局一段时间来……推广的措施同每一条自然正义原则都背道而驰；而远胜我本人的非凡才智完全让我相信，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然权利，而且破坏了……不列颠自己的法律和宪法。”

1769年4月5日，华盛顿在给乔治·梅森的一封信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冲突的看法，以及北美殖民地人民应采取的对策：“当英国的尊贵的先生们不剥夺美洲的自由就不满足的时候，看来很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避开这一打击，并维持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自由。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很显然，为了保卫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宝贵的自由，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但是，武器应该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据说，我们向国王提出请愿书，向议会递交陈情书，都已无济于事。看来，抵制他们的商品和制成品，可

能唤醒或提醒他们对我们的权利和利益给予重视，这有待一试。”

这封信表明，华盛顿在审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尖锐矛盾时，已经考虑到采取革命手段的可能性，大胆地提出了通过拿起武器来反抗英国当局剥夺殖民地人民自由的主张。这是他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作为富有的大种植园主，华盛顿一向将自己看成是英王的忠实臣民，视英国为自己的祖国，因此在感情上仍希望能与英国和解，希望英国政府取消损害北美殖民地人民权利和利益的措施，故而他强调武装斗争只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希望用断绝贸易、禁止英国商品的办法来给英国政府敲响警钟，使其迷途知返，给予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臣民平等的权利。他在给梅森的信中指出：“北方各殖民地力求采取这一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方案，只要能普遍地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华盛顿为人特别注重实际，从不简单、冲动地看待某些问题。因此，他在考虑到与英国断绝商贸往来的计划的同时，也看到了实施这一计划的阻力。他客观地指出，除了商人外，像他这种“清清白白地靠庄园过着体面的好客生活的”种植园主们也会因计划

的实施而降低生活水平和享受。但是，为了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他“准备并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梅森在给华盛顿的信中也慨然同意华盛顿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我们的自由比起来，我们应该欣然地、而不是勉强地牺牲一点小小的生活上的不便和舒适。”

华盛顿和梅森通信协商以后，由梅森草拟了一份计划：成立一个抵制英国商品的联合会，其成员保证不进口需要纳税的任何英国商品。1769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召开会议，华盛顿向议会提交了他和梅森商定的联合会章程草案。在这一草案的基础上，议员们通过决议，保证既不进口、也不使用英国议会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在美洲征税的任何货物、商品或制成品。这一决议很快得到各地的响应。华盛顿本人成为这一决议的严格执行者。据说决议中规定的不得使用商品从此在弗农山庄绝迹了。他还通知在伦敦的代理人，不得再向他运送任何需要纳税的物品。马撒也坚决支持丈夫的行动。她放弃了饮茶的习惯，改喝自己并不喜欢的咖啡，做衣服时不买精美的洋布，却使用粗鄙的土布。在华盛顿等人的感召下，弗吉尼亚总督巴特图特勋爵最后也变成了取消捐税的鼓吹者，呼吁英国政府取消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

华盛顿走上与英国政府对抗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政策长期亲身体验的结果。当他投身英法争霸北美的军事斗争，为英国出生入死之际，得到的是不公平的回报。他在英军之中与王家军官相比只是一位二等军官，作为上校的他竟比不上一位英国王家上尉。当他回到弗农山庄潜心经营种植园的时候，他遇到的是英国商人有意压低烟草收购价格而盘剥殖民地人。弗吉尼亚民团曾为争夺西部边疆的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得到的却是英王的一纸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西移购买或垦殖土地。华盛顿原准备购买西部土地的雄心计划也因此而化为泡影。最后，英国政府又炮制出一系列法令，试图剥夺殖民地人民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由，华盛顿当然不能答应。终于，这位忠实的英王顺民再也忍不住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怨气，投入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洪流之中。

★ 走向第一届大陆会议

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坚决斗争，特别是华盛顿和梅森他们倡导的抵制进口英国商品和制成品的斗争，给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带来了重大损失。英国商人纷纷向英国议会提出请愿书，恳求英国议会

取消有关对殖民地征税的法令，以免他们陷于破产。

1770 年初，英国内阁出现变动，诺思出任首相。在他的活动下，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取消 1767 年法令规定对北美殖民地所征的一切关税，只保留一项茶叶税，作为英国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象征。诺思强调，在英国本土，每磅茶叶尚需缴纳 1 先令的税，而茶叶运往美洲，每磅仅征 3 便士，殖民地人民购买一磅茶叶就省了 9 便士，应该满足了。但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的不是 3 便士的关税，而是英国政府对他们的征税权。故此，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加剧的趋势。殖民地人民除了走私进口的茶叶外，一律不饮英国征过税的茶叶，以示抗议。

1770 年 3 月 5 日，正是英国议会取消对北美殖民地征收茶叶税以外的关税的那天，波士顿人民与当地驻守英军发生冲突，导致了骇人听闻的“波士顿惨案”。

这一天，一位英国兵在大街上公开凌辱一名北美学徒。消息传开，人们怒不可遏。他们自觉地聚集起来，包围了英军居住的海关大楼，以雪球、石块和棍棒等投掷英军。丧心病狂的英军竟然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居民开枪，结果有包括一名黑人在内的 5 名

群众被打死，多人受伤。

英军的暴行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更大愤怒，反英情绪更趋高涨。人们开始走向有组织的斗争。1772年11月，波士顿建立了北美第一个革命组织“通讯委员会”，不久，这一组织在其他殖民地也陆续建立起来。

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拒饮征税茶叶，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出现大量积压。诺思首相为此在1773年提出一项法案，东印度公司奇的茶叶出口时不纳出口税。其目的在于低价在北美倾销该公司积压的茶叶，同时通过征税增加在北美的财政收入。东印度公司随之将大批茶叶装船运往北美各殖民地。但是这种做法同样受到北美人民的抵制。开往纽约和费城的船只因无法进港而被迫返回了伦敦。在查尔斯顿，卸下的茶叶被扔进了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霉烂变质。

1773年冬，东印度公司又派出3艘运送茶叶的船只驶往波士顿，试图将这批茶叶强行推销给当地居民，以便在事实上确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为了表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决心，回击英国政府的强暴行为，一群波士顿青年在萨缪尔·亚当斯的率领下，化装成印第安人，于12月16日晚趁着夜色和阵阵涛声的掩护，悄悄地登上了停在波士顿港口

的茶船，将价值 18000 英镑的 342 箱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统统倒入海中，从而以实际行动彻底否定了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征税权。

英王乔治三世闻讯大怒，决心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镇压。他宣称：“局面已没有回旋的余地，殖民地要么投降，要么胜利。”英国政府也决定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行严惩，以儆效尤。1774 年 3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五项“不可容忍法令”，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就范：（1）封闭波士顿港，不许船只进入，直到赔偿茶叶损失；（2）撤销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自治，英王直接委任议会议员，地方官吏均由总督任免；（3）取消殖民地的司法权，英国在殖民地的官员犯法不受殖民地司法机关审判；（4）颁布新驻军条例，英军进驻波士顿，并可在殖民地一切旅馆酒店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5）颁布《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的广大地区划归英属加拿大魁北克殖民地管辖。上述法令自 1774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波士顿一时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北美各殖民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知道，如果不粉碎英国当局的高压政策，那么今天波士顿人民的遭遇就是他们明天的榜样。因此，人们普遍

要求各殖民地立即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的镇压政策。1774年5月，费城、纽约等地的居民纷纷提出倡议，要求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联合会议，商讨对策。

在波士顿人民与英国政府严重对峙之际，华盛顿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反英情绪也日趋激烈。1771年，邓莫尔伯爵继巴特图特勋爵之后出任弗吉尼亚总督。为了防止弗吉尼亚议会做出过火行为，这位新任总督一直让议会处于休会状态。

直到1773年3月1日，一再休会的弗吉尼亚议会才重新召集会议。一直关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华盛顿活跃起来。他希望利用这次会议来讨论各殖民地的共同行动问题，因而极早地到达了议会，以开展会前活动。他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这次会议随之通过决议，宣布要“与姊妹殖民地保持通讯和联系”。

5月16日，弗吉尼亚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华盛顿与往常一样，早早地到达威廉斯堡，并出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进行之时，通讯委员会派人给议会送来了一封信，声明英国议会已对波士顿倾茶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决定在6月1日封闭波士顿港。信件一经宣读，整个弗吉尼亚议会立即为之哗然。5月

24 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 6 月 1 日为“蒙耻日”，号召人民禁食，祈求上苍保佑人民反对一切损害美洲自由的行为。

5 月 25 日上午，正当议员们就英国当局的镇压政策而愤怒控诉之际，邓莫尔总督来到议会，冷冷地宣布：鉴于弗吉尼亚议会触犯了英王的尊严以及过多地指责英国议会，现予以解散。但是，议员们并没有遵循邓莫尔总督的指令。他们聚集到雷利旅馆的会议室继续开会，并通过了几项决议。这些决议宣称：封锁波士顿的法令是企图破坏整个北美洲的权利和自由；对一个殖民地的进攻就是对所有的殖民地的进攻；号召人们停止使用包括茶叶在内的东印度公司的一切商品；命令通讯委员会与其他同类组织联系，商讨是否每年召开北美殖民地的大陆会议，以讨论为保护各殖民地的共同利益所要采取的措施。

5 月 29 日，弗吉尼亚议会又收到波士顿来信：建议各殖民地成立总同盟，与英国停止一切贸易。此时弗吉尼亚议会只有包括华盛顿在内的 25 名议员仍留在威廉斯堡。经过一番争论，在场的各位议员一致同意：8 月 1 日举行弗吉尼亚议会全体代表大会，并建议召开北美联合殖民地的大陆会议。

6月1日，英国正式封锁波士顿港。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抗议。仍在威廉斯堡的华盛顿严格地执行决议：禁食并到教堂为波士顿人民祷告。

华盛顿处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不让政见的不同损害友情。在这次弗吉尼亚议会期间，华盛顿虽与邓莫尔总督有政见分歧，但与总督一家的关系却处理得相当融洽。他在5月16日到达威廉斯堡后便拜访了这位总督，并与之一起进餐。25日，在邓莫尔宣布解散议会后，华盛顿作为政治反对派，一面在雷利旅馆继续开会，一面却到总督家中共进午餐，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良宵。26日，他与总督一道策马游览于自己的弗农山庄。27日晚，他又参加了欢迎总督夫人的舞会。总之，在逗留威廉斯堡的日子里，华盛顿与邓莫尔一家的友好交往并未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中断。

6月20日，华盛顿离开威廉斯堡，返回弗农山庄。不久，他又离家前往费尔法克斯县，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了一次居民会议。会议决定在7月18日召开全县大会，并成立了以华盛顿为主席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决议书。这份决议书再次体现了华盛顿的主张：用停止贸易来对付英国。决议指出：如果英国不

停止它的暴行，一个月以后，北美殖民地将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关系。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英运动之中，华盛顿与其他伟人一样，能够准确估计形势的发展。他以自己特有的政治判断力预感到，必须抛弃彷徨和观望，积极投身这场运动，才不会被时代淘汰。他像当年从军一样，积极主动地抓住每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并义无反顾地勇敢向前。

群众性反英运动的发展，使得与华盛顿过往甚密，却又对英国王室忠心耿耿的费尔法克斯一家深感不安。华盛顿的好朋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弟弟布赖恩·费尔法克斯，见华盛顿如此积极地参加各项反英活动，便致函于他，奉劝其应该采取向英王请愿的温和办法来使英国议会取消各项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法令。对此，华盛顿再次体现出友情与政治互不相扰的态度。他在7月4日的回信中委婉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在毕恭毕敬地向英王请愿的问题上，我衷心同意你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们难道没有试过这个办法吗？难道我们没有向上院提出过陈情书，没有向下院提出过劝告书吗？可又有什么用呢？有人有系统有步骤地计划把征税的权利和办法强加给我们，这难道不

是如中天之日，昭然若揭吗？……在要求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之前，就向波士顿人民的自由和财产发动进攻，这难道还不足以明白地不言而喻地证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吗？后来又通过了两个法案，一个要取消马萨诸塞的宪章，一个要把违法者解送到其他殖民地或英国审讯，而在那里，由于自然之理，他们是不可能获得公平的处理的。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相信政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吗？”

布赖恩·费尔法克斯仍不死心。他在费尔法克斯全县大会召开以前，又给华盛顿写信，表示反对即将交由大家讨论的决议书草案的部分激进意见，还要求向大会公开他的信件。然而，当华盛顿收到这封信时，决议已经通过。他遂将此信传阅，并给布赖恩再次回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3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为达此目的，我们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顺恭敬的方式向英王陛下请愿。不仅如此，我们还曾按两院不同的职能向上、下议院申请，说明作为英国人，我们宪法权利的最根本及最宝贵的部分不应被剥夺。……在我们徒劳无益的尝试以后，难道要我们哀哀乞怜，或

者因循苟且，坐以待毙，看着一地接一地成为专制主义的俎上之肉。……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去随便掏钱，殖民地各州已经用一种坚定而庄重的方式向他们阐述过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的‘正义’有所期待呢？……”

在信的结尾，华盛顿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写道：“对此重大而有普遍意义的事件，我们的意见居然如此大相径庭，停笔之时，不胜惋惜。”想当初，在华盛顿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费尔法克斯一家对华盛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给了他为人处事方面的高雅气质和教养，而且对华盛顿的政治、军事前途也给予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对此，华盛顿没齿难忘。然而，如今的政治风波正日益将他们冲散开来。最终，费尔法克斯一家怀着对英王的一片忠诚之心，竟别离了曾给华盛顿带来无数欢快的贝尔沃庄园，越过大西洋返回英国去了。这如何不叫华盛顿伤感呢？但是，重大的政治和原则性问题决不能掺杂个人的情感。他要投身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之中去。

7月，弗吉尼亚正值酷暑季节。18日，费尔法克斯全县大会如期举行，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会

议与往常一样，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了坚持自治权，坚持征税权与代表权联系在一起的原则。决议还宣称，英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实质上是在逼迫殖民地人民铤而走险，取消殖民地人民的祖辈们要求自己及其后代依附于英国国王的盟约。决议建议各殖民地最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合作，并呼吁即将召开的大陆会议：以臣民的身份向英王提出请愿和劝告，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宪法权利，宣布殖民地人民仍然忠于英王个人、王室和英国政府，恳求英王不要迫使自己忠实的美洲臣民铤而走险，以致最后只能对英王诉诸一种手段。

以上这些决议从整体上反映了会议主席华盛顿的思想状况和情感。一方面，他要维护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希望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反抗英国政府的暴行；另一方面，他仍怀有对英国的真实情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称英国是他的“祖国”。因此，他希望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能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决争端。但是，决议也有与往常的不同之处：它暗示，倘若英国政府不改弦易辙，北美殖民地将有可能被迫诉诸武力反抗。华盛顿关于使用“武力”的想法再露端倪。

最后，费尔法克斯全县大会再次选举华盛顿为

这个县的代表，前往参加定于8月1日在威廉斯堡举行的弗吉尼亚全体代表大会。8月1日，骄阳似火。日益激烈的政治动荡使弗吉尼亚人民的心情就像这烈日曝晒下的炎热天气，焦虑难耐地注视着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发展。终于，人们盼望已久的第一次弗吉尼亚全体代表大会在威廉斯堡举行。华盛顿作为费尔法克斯县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提交了7月18日本县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作为费尔法克斯县选民的意见。

华盛顿一向以沉默寡言著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为人不善言辞，腼腆羞涩。另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处世方式的考虑。他每每参加或出席会议，总是端坐一旁，默默地注视和倾听别人的发言，直到最后才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人认为，这正是作为一个机敏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它显示了华盛顿稳重的个性和处世哲学。他后来在谆谆教导刚刚担任议员的侄儿时说道：参加会议时一定要“平心静气”，要“沉着冷静地听取并决定重大问题”，在一些枝末小节问题上“要少说话”。

但是，在这次弗吉尼亚全体代表大会上，华盛顿被代表们纷纷谴责英国政府的暴行的激动情绪所感染。一向感情深沉的他也因此激动起来，以异乎寻常

的雄辩口才为他带来的费尔法克斯县的决议案辩护。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宣布：“我准备招募一千名士兵，自己出钱供养，并亲自率领他们前去解救波士顿。”与会代表为华盛顿的豪言壮语感动不已，纷纷支持他的意见。大会随之通过了与费尔法克斯县决议案类似的决议。

第一次弗吉尼亚全体代表大会还推举了7名代表前往费城出席大陆会议。他们分别是：佩顿·伦道夫、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布兰德、本杰明·哈里逊、埃德蒙·彭德尔顿。其中华盛顿以仅次于佩顿·伦道夫和理查德·亨利·李的票数当选。

时代伟人与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时势造英雄。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斗争以及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激烈斗争，给一些具有远见和胆识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绝好机会。华盛顿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真正的伟人还必须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给予的机遇，正确判断并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华盛顿做到了这一点。于是乎，这位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骄子，被他们推上了历史发展的大舞台。

★ 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

第一届大陆会议预定于 1774 年 9 月召开。在会议日期日渐临近之际，乔治·梅森、帕特里克·亨利和埃德蒙·彭德尔顿于 8 月 30 日下午来到弗农山庄，与华盛顿会合，准备第二天一道骑马动身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近几位人物皆有各自的特点。乔治·梅森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学家，他在人民主权和自然权利等方面的思想给华盛顿以很大影响；帕特里克·亨利才智过人，反应敏捷，能言善辩，且富于热情和幻想；彭德尔顿久经政治沙场，会议经验丰富；华盛顿为人则稳健成熟，心胸开阔，富于远见。可以说，他们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缩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希望。正是这一帮人使英国当局惴惴不安。

当时的马萨诸塞总督，驻波士顿英军司令盖奇是当年布雷多克将军远征迪凯纳堡时的部将，曾与华盛顿共职，了解这位前弗吉尼亚民团总指挥的为人。因此，在大陆会议日期逼近之际，盖奇以极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那些即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动向。他忧郁地写道：“由这样一批杂七杂八的人组成的机构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我深

信，从这里去的代表肯定会要求通过一些极其骄横无礼的决议，因为他们的计划一向就是用威胁和唱高调的煽动性言论来进行恫吓，造成恐怖。”

8月31日清晨，华盛顿与帕特里克·亨利、彭德尔顿一行策马踏上去费城的道路。临行前，马撒依依不舍地握着丈夫的手，温柔美丽的目光注视华盛顿许久，然后像一位斯巴达母亲嘱咐将要出征参战的儿子一样，坚定地说：“我希望你们坚定不移！”

经过数日旅途劳顿，华盛顿等3人终于到达了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这是一座拥有3万居民的北美大陆最繁华的城市。整个城镇布局完全按照英国模式规划，人们一眼望去，但见一排排红瓦楼房错落有致，高高耸立的哥特式教堂的钟楼直指蓝天。在这里，人们仿佛回到了英国本土。

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木工礼堂内的一个大房间开幕。来自英属北美12个殖民地（佐治亚代表因其总督的阻挠未能出席）的代表共55人荟萃于此，共商北美殖民地大计。他们都是各殖民地声望极高的人物，过去虽彼此闻名却互不相识。今天，他们为了北美300万人民及其后代的自由相聚一堂。大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政府压迫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大陆会

议毕竟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初次正式联合行动。这次大会能否成功，人们仍有疑虑。当时作为马萨诸塞殖民地代表的约翰·亚当斯曾忧心忡忡地写道：“这种突然之间召开的会议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没有先例的。家财万贯的人物，才干出众的人物，学识渊博的人物，能言善辩的人物，才思敏捷的人物都是我一生中见所未见的。人们的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风度、兴趣也是多种多样，看起来好像根本无法统一在一个行动计划之下。”

约翰·亚当斯的看法并非杞人忧天。大会开始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各殖民地代表人数不等，在表决时按殖民地表决，按人头表决，还是根据利害关系表决？针对当时各殖民地代表中地方观念仍然很强的情况，弗吉尼亚代表帕特里克·亨利再次以他那令人折服的口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整个美洲已经融为一体。你们的地界在哪里？你们的殖民地的边界在哪里？它们都已不复存在了。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新泽西人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一位美利坚人。”帕特里克的意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后终于被代表们所接受。大会决定，不管各殖民地代表人数有多少，每个殖民地只有一票表决权。

会议还选举弗吉尼亚议会主席佩顿·伦道夫为大会主席。

从9月5日到10月26日，大陆会议秘密进行。会议的内部讨论情况，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10月14日，大陆会议通过第一个公开性的决议——《殖民地权利宣言》。宣言列举了殖民地人民享受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以及作为英国公民的权利，谴责了英国政府的高压法令，并宣称：“对于这些令人痛心的法令和决议，美洲人决不屈膝，但是，由于希望我们的英国国民同伴在修订这些法令时能使我们两地恢复到共同幸福繁荣的状态，我们目前决定只采取下列和平措施：第一，成立不进口、不消费和不出口协会或联合会。第二，草拟告大不列颠人民和英属北美居民书。第三，草拟上英王陛下书。”随后，大陆会议根据上述决议通过了由约翰·迪金森起草的致英王请愿书和邀请加拿大人民参加殖民地盟约的告加拿大人民书，由约翰·杰伊起草的告大不列颠人民书，由理查德·亨利·李起草的告英属殖民地居民书。

10月18日，大陆会议通过了成立大陆联盟的决议。据此，从12月1日起，禁止从英国进口商品；从12月1日起停止奴隶贸易；禁止进口和消费外国奢

侈品；从 1775 年 9 月 1 日起停止向英国、爱尔兰和西印度群岛出口商品。

为时 51 天的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没有提出“独立”问题，而只是再次向英王请愿，幻想英国政府作出让步，但会议无疑开得很成功。约翰·亚当斯称：会议“讨论了每一个问题，讨论过程的稳健、机敏和细致程度足以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枢密院相媲美。”英国议会的有关人员在看到大陆会议的各项决议时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当各位看一看从美洲给我们送来的各项文件的时候，当我们想一想他们的正派作风，坚定态度和聪明才智的时候，你们就不能不对他们的事业肃然起敬，并希望把他们的事业当作你们的事业。”

在大陆会议上，弗吉尼亚代表可谓出尽了风头。除了佩顿·伦道夫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外，其他人的表现也夺人耳目。据说会议在选出主席和工作人员后，曾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代表们都互相观望，不愿在这重大的会议场合首先发言。这时，帕特里克·亨利站了起来，以其口若悬河、动人心弦和气势宏伟的演讲打破了会议的沉寂，令在场的各位代表为之倾倒。接着，理查德·亨利·李又以一段简洁、高雅、细腻的演说博得了广大代表的热烈掌声。日后，

一位宾夕法尼亚人以酸溜溜的口气评论道：“弗吉尼亚来了一些好伙伴，但他们非常骄傲。”

与帕特里克·亨利等相比，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有人称他是“一位还过得去的演说者”。约翰·亚当斯甚至没有将他列入重要代表之列。他也没有被选入决议起草委员会工作。但是从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精神实质以及采取的措施来看，它们与华盛顿主持的费尔法克斯县的决议案如出一辙，也符合他早先曾经表达过的思想。由此可以推测，华盛顿的主张在大会上无疑起了重要影响。当然，他的演说水平并不很高，他不能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以令人折服的精彩演说来博取人们的支持。这位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通过积极的社交活动来施加他的影响力。在整个会议期间，华盛顿在自己的住处进餐仅仅为数7次。为了扩大社交范围，结识各方名士，他常常趁会议间歇来往于各代表住地之间，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于华盛顿在这次会议期间的表现，帕特里克·亨利在回答人们关于谁是最伟大的人物的提问时指出。“如果你谈的是口才，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先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广博的见闻和健全的判断力，那么，华盛顿上校无

疑是会上最伟大的人物。”

华盛顿的政治主张与大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政治立场。

罗伯特·麦肯齐上尉在英法七年战争时期曾任职于华盛顿指挥的弗吉尼亚民团，此刻在英国正规军中供职，驻扎于波士顿。他在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完全站在英国政府的立场上，谴责马萨诸塞人民的“反叛”行为，认为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争取“完全独立”。他甚至还为驻波士顿英军司令盖奇的专断行为和高压统治辩解，并暗示要对波士顿人民进行镇压。

10月9日，华盛顿在费城给麦肯齐上尉回信，坦率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请允许我一个朋友的身份（因为你知道，我一向是尊敬你的）不客气地对你的处境表示慨叹，……当你指责马萨诸塞人民的行为的时候，你是从效果来推理，而不是从原因来推理的，否则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马萨诸塞人民奇怪了。他们每天都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来证明有人在有计划地维护一个专门想推翻他们国家的法律和宪法并侵犯人类最基本最宝贵的权利的专制政权，可是，他们在气愤之余，仍然尽量克制自己，

不采取最狂暴、最激烈的行动。”“至于我自己，我看问题的角度与你所考虑的迥然不同。……任何（美洲大陆）的政府都决不同意丧失它们的宝贵权利和特权，因为这种权利和特权是每一个自由之邦的幸福所不可或缺的，没有了这种权利和特权，生命、自由和财产就完全没有保障。……如果英国内阁决心要把事态推到极端，这一次所流的鲜血将比美洲编年史上任何事件中都要多；对这一伟大国家的和平所留下的巨大伤痕，将不能为时间所治愈，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华盛顿是坚决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争取自由，捍卫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而且在这里他再次提到，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最终可能发展成为流血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他对日后的武装革命已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此刻的华盛顿仍不主张独立。他对于宗主国的眷恋之情依然很深，而且他在多方接触中了解到，北美殖民地的许多居民也都怀有这种情感。看来，完全脱离宗主国而走向独立还没有在大多数北美殖民地人民中形成共识。故此，他在给麦肯齐上尉的信中指出：“虽然你受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的蒙

蔽，以为马萨诸塞人民造反了，要争取独立等。……我想我可以宣布一个事实，单独地或集体地争取独立，这并不是在这个大陆上那个政府或任何别的政府的愿望或兴趣所在。”他后来又强调：“我深感满意的是，在整个美洲，任何有头脑的人并不企求独立，恰恰相反，他们所馨香祷祝的是获得自由，以恢复在宪法基础上的和平和安全，避免内部纷争所引起的一切恐怖。”

大陆会议结束后，华盛顿匆匆回到弗农山庄，因为他的心中惦念着马撒。由于女儿在6月份亡故，儿子约翰·帕克·卡斯蒂斯又不在身旁，马撒在丈夫远行之后，只身一人独守弗农山庄，甚感忧伤和寂寞。加上住在贝尔沃的邻居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一家回英国去继承地产，更少了一份邻居间往来的亲情欢娱。故此，这位贤淑的家庭妇女非常渴望华盛顿能快快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时局的发展无法让华盛顿享受弗农山庄的宁静和家庭的温馨。马萨诸塞的形势日趋紧张。英军司令兼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盖奇派兵控制了波士顿这一港口城市的唯一陆上大门波士顿隘口，并下令搜缴各地的枪支弹药。这一举动引起波士顿周围人民的严重关注和不满。他们甚至自发地组织起来，

准备向波士顿进发。马萨诸塞议会则不顾盖奇的阻挠，举行会议，并推举约翰·汉考克为议会主席。议会还通过了组织民兵法案，任命了阿蒂马斯·沃德等军事将领，授权安全委员会召集训练民兵和指挥军队的军事行动，并搜集大批军火储存于康科德和伍斯特等地，以防不测。

马萨诸塞人民的行动得到北美其他殖民地的人民的支持。他们表示：波士顿的事业就是北美殖民地的共同事业。盖奇在致英国陆军大臣达特默斯勋爵的信中谈到了北美人民这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这么多别的省份如此关心这件事，实在叫人惊奇。他们在纽约有一些热心的赞助者，而且据我所知，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的群众也像这里的群众一样发了疯。”

这时，弗吉尼亚人民也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有一种习惯，喜欢自己出钱购置枪支弹药，穿戴统一制服，组成独立连队，并推举出自己的军官。第一届大陆会议结束后，弗吉尼亚境内的这种民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弗吉尼亚总督为此惊恐地向达特默斯勋爵报告：“每个县都选出了委员会，他们的职责是把大陆联盟的决议付诸实施……他们还宣称，为了保护委员会，每个县又正在

武装一个连队，如果需要，它可以用来反对政府。”

华盛顿曾担任弗吉尼亚民团的上校指挥官，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故而在各县民团的眼中，这位民团总指挥是当然的最高军事权威。华盛顿从费城一回到弗农山庄，普林斯·威廉县的民团就前来恳求他去担任指挥。接着，其他县的民团也纷纷前来弗农山庄，邀请华盛顿前往给予指导。1774年冬到1775年春，华盛顿一直为此应接不暇，经常离家去各地检阅各独立连队。弗吉尼亚人民对华盛顿的期望可以从这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诗中看出：

尽管盖奇手持明晃晃的利剑，
查尔顿统领加拿大军队，
勇敢的华盛顿将下达命令，
我们定使他们哀号溃退。

就在华盛顿忙于指导弗吉尼亚各地民团训练之际，有两位在日后美国独立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来到了弗农山庄，他们就是查尔斯·李将军和霍雷肖·盖茨少校。^①华盛顿对这两位客人的到来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都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尤其是李将军，他虽然生性古怪偏执，为人粗鲁且不修边幅，但

^① 查尔斯·李（1731—1782），英国出生的美国革命军将领；霍雷肖·盖茨（1728—1806），美军将领。

在军事上很有一套。马里兰的民兵工作在他的监督和推动下搞得很有特色，成绩卓著。这位将军还特别喜爱猎犬和马匹，与华盛顿可谓兴趣相投。

1775年3月，春回大地，弗吉尼亚又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弗农山庄的樱桃树纷纷绽露出嫩芽，仿佛在亲吻着春姑娘那轻盈而充满活力的步履。然而，此刻在弗吉尼亚人民之中丝毫找不到对春的温柔情感，有的只是火爆紧张的备战气氛。

3月20日，弗吉尼亚第二届议会在里士满的一座古老教堂举行，华盛顿以费尔法克斯县代表的身份来到这里，参加会议。在会上，被誉为美洲第一演说家的帕特里克·亨利再次施展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滔滔不绝的口才，提出：为了确保弗吉尼亚的安全，必须建立一支有效的、训练有素的民兵队伍。这位演说家大声疾呼道：“再向政府请愿，再等着向王室请愿的结果，是毫无用处了。恳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必须战斗，议长先生！战争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下一次从北方奔驰而来的风暴，就要把交战武器的叮咛声送到我们耳边了。我们的兄弟们已经上战场了！为什么我们还懒洋洋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谈论和平的人想要干什么呢？难道生命是这样宝贵，和平是如此甜蜜，值得用带镣铐

和受奴役来换取？”最后，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我再重复一句，先生，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只有诉诸万军之主！”

帕特里克·亨利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其实，华盛顿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来临。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由华盛顿参加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将帕特里克·亨利的计划付诸实施。会议还决定，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将再次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

华盛顿没有帕特里克·亨利那种极富煽动性的雄辩口才，他不善于也不喜欢夸夸其谈，而是一位沉着冷静、办事踏实的实行家。他表示，一旦形势需要，他会立即将他兄弟约翰·奥古斯丁正在招募和训练的一个连队投入战斗。华盛顿在写给这位兄弟的信中诚恳地道：“必要时我愿把我的生命和财产献给这个事业。这是我的全部意愿。”

★ 出任大陆军司令

北美殖民地人民一系列反抗英国压迫的举动使英国政府既恼怒又惧怕。它最担心的是北美各殖民地的武装民兵训练计划。英王乔治三世尤其看不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叛逆”行为，力主以武力加以镇

压。1774 年 11 月，这位英国国王阴沉着他那张苍白的脸对首相诺思道：“新英格兰的那些政府现在正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唯国王马首是瞻的诺思遂立即授权马萨诸塞总督盖奇，用武力来维持对这一桀骜不驯的殖民地的统治，并将驻波士顿英军增加到 4000 人。

盖奇接到命令后，认为首先必须摧毁殖民地人民的武装反抗能力。早在第一届大陆会议期间，他就曾派英军悄悄地将查尔斯顿西北部一个军火库中的弹药运回到威廉斯堡。

1775 年 4 月，盖奇得悉在距离波士顿 20 英里处的康科德储存有民兵的大批军火，决定对之突然袭击，加以销毁。4 月 18 日夜，盖奇派出 800 名由步兵、掷弹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英军，在史密斯中校的率领下悄悄向康科德进发。但是，英军的调动被马萨诸塞议会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瑟夫·沃伦医生所注意。他立即将英军的调动情况通知了正在列克星敦的通讯委员会领导人萨缪尔·亚当斯和马萨诸塞议会主席约翰·汉考克。安全委员会怀疑盖奇可能故伎重演，欲袭击康科德军火库，遂将此处的大炮和部分弹药运藏它处。接着，沃伦医生又于 18 日夜派两

名北美民兵银匠里维尔和工人戴维斯赶在盖奇的戒严令之前策马飞奔，跑出波士顿，将英军行动的消息报知各地通讯委员会和民兵。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英军刚走出不远，报警的枪声和悠扬的钟声便打破了夜的沉寂。史密斯中校立即意识到，英军的偷袭计划已经泄密。为防万一，他一面率队继续前进，一面派人回波士顿，请求增援。

4月19日拂晓，晨曦微露。英军皮凯恩少校率领先头部队到达薄雾笼罩下的列克星敦。然而，当他率军进入村庄时，已有七、八十名手持武器的北美民兵列阵站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皮凯恩少校心中一怔。显然，这些民兵欲阻止英军的进一步行动。这位少校随即盛气凌人地上前挥舞军刀，命令民兵们放下武器并解散。但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一阵射击声。接着，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射。结果，在英军的猛烈火力下，8名殖民地民兵牺牲，10人受伤，余者四散而去。

胜利的英军鸣炮庆贺，并与随后赶来的史密斯中校的部队会合，然后迅速向6英里外的康科德进发。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侦察人员将英军在列克星敦的暴行传到了康科德。在康科德的民兵义愤填膺，

积极准备痛击来犯的英军。

上午7点左右，英军到达康科德。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北美民兵们向英军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双方激战数小时后，英军渐感不支，于中午时分开始向波士顿方向撤退。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退却比来时更为艰难。各地民兵闻讯纷纷赶来，他们隐蔽在石墙、树林、房屋等障碍物后面，向穿着鲜红色服装的英国“虾子兵”进行射击。英军每次停下来搜索狙击手，遇到的是更多的赶来的民兵。史密斯中校见状，深知久战对自己不利，遂拼命率英军回撤。但是尚未到达列克星敦，他的腿部就负了重伤。所幸的是，此刻英军援军及时赶到，困境才稍有缓解。等回到波士顿时，英军已阵亡73人，伤174人，失踪26人。北美民兵在这场战斗中也损失巨大，牺牲49人，受伤39人，另有5人失踪。关于这次战斗，华盛顿后来评论道：“如果退却不是那么快的话——上帝知道，这是快得不能再快了——政府军本来只有投降，或者被切断归路。”

列克星敦的枪声很快传遍了整个北美大地。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到处袭击英国军队。在新罕布什尔，民兵组成的“青山子弟兵”到处神出鬼没地袭扰英军。各地的自由之子社成员也纷纷夺取英军的军

火弹药。在康涅狄格，曾参加过英法七年战争的老战士伊斯雷尔·普特南，听到列克星敦战役的消息时，正在田间犁地。他顾不得回家，身上穿着劳动服，解开犁田的马，直奔前线而去。数日之后，从各地汇集到波士顿的武装民兵达 2000 多人，他们将驻守在城内的英军团团围住。

消息传到弗吉尼亚，各县民兵怒不可遏。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战斗。华盛顿的老战友休·默塞尔甚至准备率领自己组织的 700 名民兵进军威廉斯堡，向到处搜缴民兵军火的邓莫尔总督兴师问罪。

此刻华盛顿正在弗农山庄，准备前往费城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家中还有两位重要客人：布赖恩·费尔法克斯和霍雷肖·盖茨少校。这 3 个人对列克星敦事件的看法显然意见不一。布赖恩·费尔法克斯思想温和，忠于英国王室，他认为殖民地人民的举动过于激烈，对列克星敦惨案深表遗憾。霍雷肖·盖茨出身行伍，本人并没有很深的见解，他只将当前的这场冲突视为日后他可能在军界大显身手、飞黄腾达的一个机会。华盛顿的心情则很复杂，但立场很明确。一方面，他为宗主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血与火的冲突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对英国统治者

任意践踏北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熟视无睹。他在给挚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信中写道：“一想到同室操戈，兄弟相煎，一想到一度幸福和平的美洲平原或者流血成河，或者成为奴隶的栖身之所，我就伤心不已。这真是可悲的抉择！但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在面临这样的抉择时还能有什么犹豫吗？”是的，列克星敦的枪声震撼着华盛顿的心，促使他作出坚定的抉择。

5月4日晨，弗农山庄在度过了寂静之夜后，又陶醉在啾啾鸟鸣之中。华盛顿早早起床梳洗，用过早餐，准备前往费城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与往常出门一样，马撒陪华盛顿来到马车旁，用依恋的目光良久地注视着丈夫，送他上路。但是，她哪里知道，这次分离竟然是华盛顿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暂别，此后的悠悠数载，她将要孤身只影地度过。华盛顿也将长期告别他的优悠的大庄园主生活，驰骋沙场，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吃尽千辛万苦。

在北美人民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形势下，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会议再次选举佩顿·伦道夫为主席（5月24日以后，由于伦道夫回弗吉尼亚担任议会主席，马萨诸塞的约翰·汉考克取而代之）。

在这次会议上，仍然存在着两种思想感情的斗争。除了少数人主张独立外，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多数代表，一方面留恋于对宗主国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想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仍然希望这场冲突最后能获得和解。据说，华盛顿到达费城不久，曾与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共同进餐聚会。在谈到独立问题时，杰斐逊打了个比喻：一个小孩被父亲所逼出走，小孩就是殖民地，父亲就是英国。这时华盛顿笑着露出一嘴坏牙齿说道：“不过这孩子还是这家人。”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约翰·迪金森起草的《橄榄枝请愿书》，再次请求英王的谅解；还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迪金森联合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其中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是完美的，……我们将使用敌人迫使我们拿起的武装……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但《公告》在谈到独立问题时仍躲躲闪闪：“形势尚未逼迫我们采取那种绝望的措施，或者诱使我们去煽动任何其他国家来同他们作战。我们招募军队，并不是怀有想要同大不列颠分离以及建立独立的国家的野心。”

但是，大陆会议的各项实际备战措施并没有因

为向英王的请愿而受到约束。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邦联，在允许各殖民地按照自己的宪法处理内部事务的同时，将宣战媾和、对外缔约以及管理商贸等方面的权力收归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据此于6月14日下令征募兵员，筹集军火，并发行了印有“联合殖民地”字样的美元钞票。会议还选举华盛顿为处理军事事务的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有关军队规章条例。

6月15日，大陆会议正式决定接管汇集在波士顿附近的以新英格兰人为主体的各路民兵。由于许多代表认为采取这一步骤的目的只是反对英国内阁的措施而非反对英王，故而将这支军队命名为大陆军，以区别于盖奇指挥的英国政府军。

但是，会议在推举大陆军总司令人选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南方有些代表不能同意由一位新英格兰的将军来担任这支以新英格兰人为主体的军队的司令官，主张此项职务应由南方来的华盛顿担任；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期望自己被推举为总司令，因为就他的声名和威望而言，他完全有理由获得这一职位；还有人主张直接由正在指挥民兵围困波士顿的阿蒂马斯·沃德担任此项殊荣。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来自马萨诸塞的约

翰·亚当斯从座位上站起来指出：形势危急，不允许大家在这一问题上久拖不决。他接着发言道：虽然提出人选还需要进一步酝酿，“不过我愿意毫不犹豫地宣布，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位先生适合于担任这个重要指挥职务。他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先生，他现在就在大家当中，而且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他。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的才能和整个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胜过全邦联中的其他任何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并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尽管约翰·亚当斯没有直呼其名，但代表们已经意识到，他指的就是会议厅里唯一身着军服而且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弗吉尼亚绅士乔治·华盛顿。

大陆会议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最后，持不同意见的人被一一说服了。马里兰殖民地来的代表托马斯·约翰逊起而正式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随之大会进行了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华盛顿荣膺此职，并决定每月支付其 500 美元的薪俸。

6 月 16 日上午，听到约翰·亚当斯推荐华盛顿为总司令后曾满脸愤怒之色的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将选举结果正式通知了华盛顿。华盛顿一时激动不已，又诚惶诚恐。他是一个特别看重荣誉的

人。如今大陆会议授予他此项殊荣，他自然兴奋不已。但是他同时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此项重任，有负北美人民的重托。这位弗吉尼亚的大富翁从自己的座位上有些慌乱地站起来，就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事作了简短的发言：“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所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但我仍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我的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会议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意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但是，为了避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请求在场的每一位先生记着，我今天极其诚恳地宣布，我认为自己不配担任授予我的这项指挥重任。至于薪饷，我请求允许我向会议保证，由于促使我接受这一艰巨重任、牺牲自己家庭的舒适和幸福的并不是出于任何金钱上的考虑，我不愿从薪饷中得到任何好处。我将专立帐目，准确载明我的花费。我相信，这笔薪饷足够清偿这些花费，我想得的仅此而已。”

华盛顿的高尚举动使约翰·亚当斯深为感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华盛顿的行为中有着某种使我深深感动的东西。他在大陆上是家产最多的人士之一，然而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

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他的见解是高尚的，无私的。在他接受这一重任时，他却说，他愿意把他的一切花费都准确入帐，而不愿接受一文薪金。”

大陆会议在推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后，还任命了4位少将和8名准将。4位少将分别是：阿蒂马斯·沃德，查尔斯·李，菲利普·斯凯勒，伊斯雷尔·普特南。8名准将是：塞思·波默罗伊，理查德·蒙哥马利，戴维·伍斯特，威廉·希思，约瑟夫·斯潘塞，约翰·托马斯，约翰·沙利文，纳撒尼尔·格林。后来在华盛顿的请求下，大陆会议又任命其老友霍雷肖·盖茨为准将衔副官长。

接受北美大陆军总司令之职可以说是华盛顿人生旅途的又一重大转折点。如果说成为土地测量员是他独立生活的开始，担任弗吉尼亚民团指挥官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端，那么成为大陆军总司令就意味着他担当起了率领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斗争，这是他作为伟人和英雄的生活的开端。他个人的命运已经与整个北美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因此而觉得这一使命过于沉重，压力过大。他的这种思想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反映出来：“愿上帝保佑，我接受这一职责会有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不会因我的无知而损于我名誉。我可以

在这3点上做出保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如果这些都不能弥补能力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失败之虞，我个人的名誉也会扫地以尽。”

巨大的压力使华盛顿又想到了他那可爱的弗农山庄，想到了那舒适恬静的庄园生活。他更加思念可能因自己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而带来思虑之苦的娇美可人的妻子和时常分离的家人。因此，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华盛顿就给马撒写了一封充满蜜意柔情的信：

“我最亲爱的：此刻我正给你写信，要谈的事使我满怀难以言喻的忧虑。当我想到你将为此感到不安时，愈加忧心如焚。大陆会议已决定，我将指挥为捍卫美洲事业所征集的全部军队，而且我必须立即前往波士顿接受这一使命。

“我向你最庄严地保证，我并没有去谋求这一职务，而且我曾竭尽全力避免担任这一职务，不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和你及家人分开，而且因为我意识到，就我的能力而言，实在难以胜任此重担。你可以相信我这番话。我在家中和你一起生活一个月所得到的真正幸福比我在外面呆七七四十九年可以十分渺茫地希望找到的幸福都要多。但是，既然某种命运安排我

担任这一职务，我也就希望我担当起此项重任乃上天有意要我完成某种有意义的使命……

“我坚信不移地仰赖到目前为止一直垂怜于我，施惠于我的上天，毫不怀疑我将在秋天平平安安地回到你的身边。我对战争的辛劳和危险都不以为苦，我难过的是，我深知你一个人在家中必然感到孤寂冷清，焦虑不安。因此，我恳求你一定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尽量生活得愉快一些。只要我能听到这种消息，而且是从你的亲笔信中得到这种消息，我将真的非常高兴。”

华盛顿还给他的兄弟约翰·奥古斯丁写了一封信：“我现在要向你以及所有舒适的家庭生活暂时告别了。我将驶向一个无边无际、浩瀚无垠的广阔海洋，在那里也许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港湾。”一种壮志与忧虑并存的复杂情感跃然纸上。

6月20日，华盛顿从大陆会议主席汉考克的手中接过了委任状，准备赶赴波士顿地区。第二天，整个费城大街上人声鼎沸，挤满了为华盛顿送行的人们。临行前，应民兵军官们的请求，华盛顿在查尔斯·李和菲利普·斯凯勒两位将军的陪同下，检阅了几个民兵连队，向他们展示了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官的风采。这时的华盛顿43岁，正当盛年，高大魁梧

的身材加上雍容高贵的举止，给人一种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的感觉。因此，骑着高头大马的他每走到一处，都会出现一片激动不已的欢呼声。

四 六年独立战争（一）

★ 新官上任

6月21日，华盛顿一行从费城出发，策马前往波士顿。出行刚20英里，这位总司令就收到了关于邦克山战役的一封紧急信件。

原来，在6月16日（正是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司令的当天）这一天，波士顿3000民兵攻占了可以俯瞰波士顿城的邦克山，并于次日连续打退了英军向这一高地的猛烈反扑。结果，英军虽最终占领了邦克山，但2000人的攻击部队死伤达1000多人，而北美民兵的损失却不超过450人。邦克山战役作为英军和北美军队之间的第一场正式战斗，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斗争士气。而英军也从中得到教训：不能再贸然地向这帮美洲乡巴佬发动主动进攻了。华盛顿得知北美爱国民兵如此勇敢，感慨万千。

他当时激动地高叫了起来：“国家的自由现在万无一失了！”

6月25日，华盛顿一行到达纽约。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正在举行会议的纽约议会的热烈欢迎。但是，纽约议会议长彼得·范伯格·利文斯顿在致欢迎辞时暗示了对华盛顿掌握军权的担心：“由于我们相信您，先生，还有您直接领导下的有才干的将领们，我们也就有了最可喜的希望：在这场维护美洲自由的光荣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我们也就有最充分的理由坚信，一旦这场重要的斗争需要由一个美洲人的最真诚的愿望——同宗主国和解——来加以决定，你们都会愉快地辞去委托给你们的重任，恢复你们最好的公民的身份。”华盛顿理解这种担心，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他在答辞中表示：希望大家能在一个自由、幸福、和平的祖国的怀抱中回到各自的私人工作岗位。第二天，华盛顿留下斯凯勒将军作为纽约方面的军事指挥官，自己与李将军匆忙上路，直奔波士顿而去。

7月2日，华盛顿到达波士顿的沃特顿，在此他受到马萨诸塞议会的热情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他顾不得休息，便风尘仆仆地策马前往3英里以外的坎布里奇司令部。当这位司令官在一群军官簇拥下

进入营地的时候，身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手拿各式武器的民兵们已经站在道路两旁欢迎他们的总司令的到来。他们都以能一睹其风采为快。当时有一位目击者这样记述道：“我在这一天能一睹华盛顿将军的风采，感到十分满意。他在好几位军人的陪同下骑马而过。一眼就可以把他从人群中找出来。他身材魁梧匀称，潇洒风流而又十分威严。”

7月3日，华盛顿正式接管了军队的指挥职务。这天上午，他在李将军以及大批随从的陪同下骑马到达距司令部半英里之遥的哈佛广场的一棵大榆树下，以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抽出指挥刀，检阅了列队迎接的民兵队伍。随后，这位总司令便迫不及待地骑马到各个前位哨所观察敌情。然而，呈现在华盛顿面前的是力量过于悬殊的严峻形势。

5月下旬，大批英军援军抵达波士顿，协助坚守于此的盖奇作战。统率这支英军的是三位富有军事经验的英军宿将。他们分别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外貌很像华盛顿的威廉·豪将军；身材短小肥胖、圆脸隆鼻、举止拘谨的亨利·克林顿将军；风雅机智、喜爱寻欢作乐、因七年战争中率军在比利牛斯半岛攻克阿尔坎塔拉城而一举成名的约翰·柏高英将军。强将手下无弱兵。与这三位将军同船而来的是

11000 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军队。

为了摸清英军在波士顿的驻防情况，华盛顿来到了可以观看到整个波士顿及其周围地区的展望山，听取驻守在这里的普特南将军介绍面临的敌方地区的主要地形特点和敌人兵力配备情况。

豪将军统领的部队驻守在展望山东面的邦克山一带。山上英国国旗在随风飘扬，仿佛在诉说着前些日子虽遭受重大伤亡却最终赶走了北美民兵的激烈的邦克山战役。山的两侧林立的白色营帐与英军身着的猩红色服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邦克山战役中北美民兵撤出的隘口上也布满了英军哨兵。另外还有 3 支由军舰组成的浮动炮队在监视着这个隘口，一艘配有 20 门大炮的军舰停泊在半岛和波士顿之间。在波士顿城南地区也驻扎有大批英军，他们扼守着从陆路进入波士顿的唯一隘口罗斯伯里。总之，英军的一切兵力配备和工事修筑情况都显示出正规部队特有的严谨、慎密和无可挑剔。英军司令盖奇也因援军的到达而振奋不已。他宣布：一切继续持枪的不满分子和援助、教唆他们的人，都将按叛乱分子和叛国分子论处。不久前被蜂拥而至的民兵吓得心惊胆颤的情形已经被他置之脑后了。

再看北美方面的军事布置和军队状况。北美民

兵们不规则地散布在一条长约八、九英里的半圆形战线上，名义上有 15000 人，实际数字只有 14000 人。在大陆会议正式将他们收编为大陆军以前，他们实际上是由来自 4 个殖民地的志愿民兵部队组成。第一支来自马萨诸塞，人数最多，约 10000 之众，由阿蒂马斯·沃德将军指挥；第二支来自新罕布什尔，由约翰·斯塔克上校指挥；第三支来自罗德艾兰，由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指挥；第四支来自康涅狄格，由普特南将军指挥。这四支部队各自为政、根本谈不上什么严密的军事指挥系统。士兵们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军事纪律。他们只是凭着要为列克星敦死难者报仇的愿望，自愿前来围困波士顿的。

在北美民兵的营地，华盛顿发现，战士们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这里生活和卫生状况极差。许多人缺衣少穿，甚至堂堂的普特南将军也只是戴着一顶破旧的便帽带兵打仗。到处的恶臭表明，部队连厕所也没有挖，这极易造成疾病的流行。当时的随军牧师威廉·埃默森曾生动真实地描写了这支乌合之众的形象：“到各营地去走一走，是很有趣的。营房的面貌形形色色，正像营房主人的服装形形色色一样。有的帐篷是用帆布搭成的，有一些帐篷是一半用木板，一

半用帆布搭成的。还有一些帐篷是用石头和草根土、砖石和柴枝搭成的。有一些是仓促之间搭成的，有一些则装饰有花环和枝条，显得光怪陆离。”有位美国史学家在评论这支武装时幽默地写道：他们“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人。”

对部队巡视的结果，华盛顿非常失望。他原指望这里有 18000—20000 名士兵，而实际人数却不足 15000 人。此外，许多官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和军事装备的缺乏等也令这位司令深感不安。所幸的是，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官兵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华盛顿决心对部队加以整顿，他要让全体官兵明白，他们现在已经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军了。

首先，华盛顿在组织和纪律上对这支光怪陆离的军队加以整顿。他将大陆军划为若干个团，每个团由来自一个殖民地的官兵组成。各级军官均有军衔标志，以示区别。他还整肃部队纪律，为官兵规定各项规章制度。根据新规定，淫荡妇女皆被逐出军营；严禁士兵抢劫，违者将遭到鞭打等体罚。建立一支优秀的军官队伍是华盛顿的重要目标。他上任后便撤销了在邦克山战役中贪生怕死的一名上校和两名上尉的职务，其他不称职或贪污公款的军官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总之，我一个不饶。”

其次，这位新任总司令为解决部队的军需供应而操劳。在视察全军以后，华盛顿立即向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致函，说明了部队供应严重缺乏的情况，要求大陆会议迅速任命军粮、军需等方面的供应局长，尤其要尽快提供经费。他在信中指出：“由于缺乏军费，我已经感到很不好办。”为解决士兵统一服装问题，他根据往年在边疆作战的经验，建议采购一万套猎装，这样既经济，又能解决问题。他认为，给士兵们配发统一的服装，有助于将他们团结起来，打破各殖民地间的界限。

华盛顿十分重视处理好大陆军内部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他们的相互团结。当时，大陆军中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北部的新英格兰，而华盛顿来自南方的弗吉尼亚。但是，他完全抛弃了地域的概念，以一位对全体将士一视同仁的总司令的身份来看待各种问题，处理全军事务。他经常称赞北方人。他以理解的口吻评论马萨诸塞道：“这个忠心耿耿的不幸的省份长期以来一直陷于混乱状态，它遭受的压迫一直很沉重，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召来的士兵，我们应该非常体谅。兵力、纪律和物资的不足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斗志胜过他们的实力。”

经过华盛顿一段时间的整顿，大陆军的面貌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组织纪律性得到明显加强。威廉·埃默森牧师不久就注意到：“营中焕然一新，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真是一个将军一个令。华盛顿将军和李将军每天都到前线去。每天早上祷告后，都要向各团宣读华盛顿将军的新命令。现在，管理极为严格，官兵之间界线分明，人人各司其职，并恪尽职守，否则就会按照过失的大小被捆绑起来，挨打 30 至 40 鞭。”

在整顿部队见效后，华盛顿开始着手于军事部署工作。他认为，大陆军兵力不规则地分布于从北部的冬令山到南部的多彻斯特隘口这样漫长的半圆形战线上，极易遭到兵力集中的英军的进攻。如果英军突破某一薄弱地点，就会将大陆军分割开来，并使后者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为此，他专门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这一问题。由于与会的大多数将领认为，放弃这一防线会助长英军的嚣张气焰，并使附近地区陷于敌人的蹂躏之下，故而军事会议决定仍然坚守目前防线，同时通过增加兵力的办法来克服防线的弱点。

华盛顿遂着手加强防线工作，几乎动员了一切人员来增修工事。与此同时，他派出了一支 700 人的部队前往沿海各个小城镇和村庄，随时打击英军对

沿海其他地区的骚扰。此外，他还对大陆军作了重新部署，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中路军由普特南将军和希思将军指挥，驻扎坎布里奇；左路军由李将军和沙利文以及格林将军率领，驻守冬令山和展望山；右路军由沃德将军以及斯潘塞、托马斯将军统领，驻扎于罗克斯伯里各高地之上。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波士顿的英军主力，华盛顿婉言拒绝了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等殖民地要求派遣部队保护沿海各地，以防英军武装舰艇抢劫的请求，并作了令人信服的透彻分析。他在给马萨诸塞议会的答复信中写道：“大陆会议已经讨论过，并且决定，在防范预料中的小规模个别劫掠时，应使用各省的民兵或其他地方力量，而且这种任务也是各省民兵或其他地方力量所能胜任的。

……敌军由于控制海上，享有运输军队的巨大有利条件，因而能够用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法来骚扰我们。如果我们在每一次有警报传来时都情不自禁地去追击他们，……在我看来，这样的追击根本不会收到多大效果。等军队得到这种入侵的消息时，敌军早已在进行劫掠。不等军队到达战斗现场，敌军就达到自己的目的，退走了。……”

华盛顿还以同样的口气回答了康涅狄格总督特

朗布尔的请求：“我对沿海人民的处境决不是漠不关心。我很希望我能保护所有的人，但是，要想根除这种祸害，就必须派出无数小分队，而那等于解散我们的军队，再不然，我们就只能穷于应付敌人的两三艘军舰和运输舰的海盗式袭击，而无暇顾及我们最重要的作战计划。”

英军司令盖奇称北美官兵是叛军，对被俘者施以种种虐待。作为大陆军司令的华盛顿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英军的暴行。为此，他专门致函盖奇予以忠告：“据我所知，一些为自由和祖国事业而奋斗的军官们，因战事失利落入贵军之手后，被不加区别地投入只适于监禁重罪犯的普通监狱中，……伤病交迫，濒于死亡，还有些军官在这种不堪忍受的处境中被断臂残肢。……虽然阁下和阁下的上司大臣们一再宣布，你们希望看到这种侵犯人道权利和军官权利的不幸事件永远结束，但是贵军却往往把这种不幸事件的范围加以扩大，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现在，我出于自己的职责不能不向你宣告：阁下按照什么原则对待现在在贵方监管下的我方人员，我也将分毫不差地按照什么原则对待现在在我方手中或可能落入我方手中的贵方人员。”

这位总司令在信中还批驳了盖奇称北美军队是

“叛军”以及不承认非英王授衔的北美军官的军阶的论调。他凛然指出：“究竟谁最配得上叛军的称号和你假装宽大为怀予以免除的绞刑——是在暴政的压迫下被迫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财产的我方正直公民呢，还是那些不法统治的贪婪和报复的残忍工具呢？”“你言不由衷地自称鄙视一切在来源上和你自己的军阶有所不同的军阶。在我看来，靠了英勇自由的人民的纯洁遴选而获得军阶，是最光彩不过了。因为人民的遴选是一切权力的最纯洁的来源和源泉。”

在大陆军围困波士顿之际，各地英王效忠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宣布在弗吉尼亚实行军事管制，甚至扬言要把爱国者斩尽杀绝。新任英军司令威廉·豪将军在波士顿也颁布公告，严惩擅离波士顿者。对此，华盛顿果断地决定以牙还牙，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性措施。他命令负责朴茨茅斯防务的沙利文将军“逮捕那些持有英王任命状，公开地坚决地与祖国为敌的分子，把他们当做人质拘留起来，以确保波士顿的安全。”在给康涅狄格总督特朗布尔的信中这位总司令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辩解：“把那些过去和现在积极反对我们，而且我们知道将来也会积极反对我们的保皇派抓起来，难道不

是很明智吗？为什么要允许那些我们明知道会尽力给我们捣蛋的危害国家的分子逍遥法外呢？”

鉴于英军防守阵地坚固，又有海军的有力支援，华盛顿的战略目标是，切断波士顿市区与乡村的联系，造成市内生活困难，以迫使英军出城决战。他在给兄弟约翰·奥古斯丁的信中谈道：“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使他们陷于困难境地。运输舰都来了，整个援军也已登陆。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不马上英勇出击，决一雌雄。”他的这一围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作用。当时一位在波士顿市内的女士写信道：“我们没有了新鲜食品，不断地接到警报，不断地遭到炮轰。自从华盛顿将军和李将军担任指挥官以来，地方军队非常大胆，已经挺进到我们的防线附近。”

英军对自己在波士顿的困难处境确实感到恼怒。堂堂的王家正规军竟在一群乌合之众面前束手无策。但是，英军丝毫不理会大陆军的围困，没有像华盛顿所想的那样贸然出战。显然，他们想用持久战的方法来拖垮这支组建不久，没有受过训练的纪律松弛的军队。

英军的策略也不是没有道理。华盛顿很快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统领的这支部队正面临着一

些棘手的问题。

★ 收复波士顿

华盛顿曾乐观地预计战事会很快结束。他认为，北美殖民地臣民的反抗，会使英王乔治三世震惊，迫使他约束议会和内阁，软化对待北美人民的态度。但是，乔治三世非但不约束内阁，反而宣称要雇佣外国雇佣军来扑灭这场叛乱。双方的战事随之出现了无止期的状况。此刻，当华盛顿以长期作战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军队时，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是弹药不足。8月初，正当华盛顿加紧围困波士顿，力图与英军决战的时候，他发现，营中库存的弹药竟然只够每人9发子弹。原来，华盛顿就任时曾要求补给委员会清查弹药数量，补给委员会给予的答复是库存300多桶火药。但事实上因战事消耗已远不足此数。后来，华盛顿再次清查时发现，库存火药实际上只剩下36桶。对此，华盛顿焦虑万分。他的秘书约瑟夫·里德以同样的心情谈道：“我一想到我们在库存增加以前的处境，就不寒而慄。……库存几乎等于零。士兵们子弹盒里的子弹几乎就是军队的全部子弹。”后经华盛顿派人到新泽西和罗德艾兰多方催促，才运来部分补给，缓解了燃眉之急。

其次，华盛顿为士兵们的去留问题担心。而且随着冬季的临近，这种担心日益突出。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是没有受过训练、纪律松弛的新兵，他们凭着一股热忱，志愿来到波士顿前线，从未体会过军人的艰苦生活。他们没有做冬季固守防线的准备，既没有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足够的帐篷。因此，寒冷的冬天能否留得住他们，显然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全体士兵的服役期限在1776年1月1日都要满期，多数士兵觉得自己已尽了职责，应该让别人来顶替他们了。即使他们愿意继续服役，衣服、营帐、燃料等又去哪里筹集呢？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华盛顿忧心忡忡。他认为，必须与英军进行决战，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

8月底，华盛顿得悉驻波士顿英军准备出击，决定发出挑战。他派出部队乘夜色掩护攻占了英军防线内的一座高地，试图诱逼敌人出战。但是英军坚守不出，仅以炮火还击。这位生性就不安分的总司令对此非常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除非波士顿的政府军在等待援助，否则，我真想不出他们呆在波士顿干什么，也想不出他们既然看不起美洲军队，为什么又不出来马上结束这场斗争。”

9月中旬，华盛顿提出了利用小艇向波士顿英军

发动进攻，同时在陆地向罗斯伯里的英军防线发动攻击的计划，但遭到诸位将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否定。

10月中旬，大陆会议派出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首的委员会来到华盛顿部队驻地，会同华盛顿以及康涅狄格、罗德艾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的代表商讨军队改组问题，并提出了对波士顿发动进攻的希望。但是，当华盛顿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可行性时，以沃德、李、普特南、托马斯、沙利文、希思、格林等将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再次否定了向波士顿发动进攻的主张。理由是，以大陆军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发动一场有效的进攻。

为了应付长久性的战势，在各方会商后，大陆会议决定成立一支由 22272 名官兵组成的新军队，且兵员要尽量在现役官兵中招募。但华盛顿在落实这一计划时，工作进行得颇不顺利。上尉军阶的军官有一半因得不到提升而想退休。士兵们也不愿在自己不熟悉的军官手下服役。总司令对于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在 11 月下旬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写道：“我很遗憾地向你报告，这里特别缺乏一心为公的精神。过去，我满以为人们会争先恐后地为祖国的事业而报名服役，不料情况并非如此。”在给前任秘书里

德的信中，这位总司令的失望情绪尤其强烈：“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在军队人事变动的这一重要关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极尽卑鄙之能事，为的是捞到某种好处；恳求上帝大发慈悲，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这种现象了。……直到此时（11月28日）为止，我们征募到大约3500人。为了留住这批人，我不得不允许官兵们休假，一个团中休假的人就多达50人。我相信，军官们还让更多的人休了假。不论你怎样劝说，康涅狄格的士兵就是不愿意在满期后继续服役，只有一部分人报名参加下一次战役，而且大多数都在休假。……假如当初我预见到我会遇到我目前遇到、而且今后还可能遇到的这种经历的话，任何考验都不能引诱我接受这种指挥职务。”

华盛顿的埋怨并非无中生有。12月10日是康涅狄格士兵的服役期满日，但是，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士兵们在12月1日就纷纷回家了。华盛顿在得到消息后，愤然致函康涅狄格总督指出：“在敌人不断得到增援的时候，这些人在紧要关头置祖国事业于不顾，擅离职守，是否应加以惩处，我提请阁下决定。”所幸的是，这些士兵回家后遭到家人的冷落。结果，许多人又返回了军营。

各种军事问题带来的烦恼使华盛顿不断思念弗

农山庄清静而幽雅的生活，紧张的战争对峙局面也使他为自己的家庭担心。他常常在处理军务之余与负责管理庄园的管家伦德·华盛顿保持联系，了解家中的有关情况。

当时邓莫尔总督已经在弗吉尼亚实行了军事管制。人们普遍担心英军可能会把“叛军总司令”的家园夷为平地，以为报复。因此，大家都劝马撒·华盛顿最好能暂离弗农山庄，躲避一段时日。华盛顿与邓莫尔总督有私交，他情知弗农山庄不会有危险，但非常牵挂夫人，怕她因自己长期在外而感到孤单寂寞。他在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后，曾因对战局的乐观估计，安慰马撒说可能在秋天就会回到弗农山庄。然而，当今的形势表明，战事不会很快结束，他必须整个冬季都在波士顿前线呆着。于是，这位军务缠身的总司令在11月份写信给马撒，特地邀请她前往波士顿部队营地团聚。同时，他又写信给伦德·华盛顿，请其继续代为管理庄园事务，并就具体做法作了指示：“我一想到我的产业交给了一位诚实可靠、可以信赖的人，我就感到极其愉快和安慰。……希望保持庄园殷勤款待穷人的惯例。决不要让任何人挨着饿走开。如果有任何穷人家无隔日之粮，只要不致鼓励他们懒惰，可以给他们一些必需的粮食。而且，我不反对你

每年拿出四五十镑钱来救济穷人，如果你认为施舍得当的话。我所说的不反对，意思也就是希望你这样做。……”

不久，华盛顿夫人在她的儿子和儿媳卡斯蒂斯夫妇的陪同下，坐着自己的四轮马车前往波士顿。一路之上，人们自觉参加护送行列，所到之处，居民们给这位总司令夫人以热情款待。马撒的到来，既给华盛顿带来了欢乐，也帮助这位总司令摆脱了社交方面的困难处境。当时，华盛顿因忙于军务，没能在宴请方面作过多的考虑，引起一些人的不满。马撒到达军营以后，立即减轻了华盛顿在应酬方面的烦恼。她的庄重和蔼使光顾于司令部的每一位客人满意而归。1776年1月6日，是华盛顿与马撒结婚18周年的日子。马撒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将他俩的结婚纪念与圣显节^①合在一起进行庆祝，使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良宵。

1775年12月至1776年1月，是华盛顿在围困波士顿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日子。而其中最突出的困难就是兵员问题。许多士兵服役期一满，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他们甚至不愿多呆上几天以等待接防民兵。华盛顿曾煞费苦心地试图以爱国主义精神感化

^① 根据基督教，1月6日是“耶稣显灵”之日，即圣显节。

他们，命令在军营中歌唱爱国歌曲，但士兵们对此置若罔闻。无奈的他只能叹息道：“服役期一满，士兵们就一心想回到家里的壁炉旁边。”

1775年12月31日，最后一批士兵的服役期满。围困波士顿的大陆军剩下不足10000人，而且武器异常缺乏。退伍士兵须以折价的方式将武器留给接替的士兵，入伍新兵必须自备一杆枪，或者交1元钱才能在作战时使用一支枪。

以上情况使华盛顿忧心如焚。1月上旬，他在给里德的信中写道：“在周围一切都入睡以后，我一想到我的处境和军队的处境，就连几个小时心神不宁，无法入睡。……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指挥任务，而是拿起滑膛枪当一名普通士兵的话，或者如果我可以回到偏僻的乡间，在一座小茅屋中生活，又可以于心无愧地向后代和自己的良心交待清楚这样做的理由，那我该比现在愉快多了。”“既要在英军面前守住阵地达6个月之久，可是又没有火药，接着，先是让一支军队复员，然后又在离敌人同样远的地方（滑膛枪子弹射程以内）重新招募一支军队，而敌人却在不断得到增援。……现在我们手头的部队都是兵力远远不到满员的一半的团队，此外还有大约5000名民兵。这5000名民兵只服

役到本月中旬，到时候，按照习惯，他们又要走了……”

虽然面对重重困难而牢骚满腹，华盛顿仍然没有放弃进攻波士顿的想法。他甚至对当初没有果断地实施进攻而后悔：“假如我当初可以预见到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的话；假如当初我可以知道老兵们会对服役采取这种落后的态度的话，那么，就是地球上所有的部队将领都来劝说，我也不能相信把进攻波士顿的日期推迟到今天是合适的。”如今，形势的发展促使华盛顿趋向于作出果断的决定。

1775年12月，大陆军俘获了一艘邓莫尔总督向波士顿英军运送补给品的船只，并截获了他给新任英军司令豪将军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弗吉尼亚总督建议豪将军将战争转移到南方各殖民地或向那里派出援军。对此，华盛顿深为担心：“如果不在春天到来之前摧毁这个人的部队，它就会成为美洲最凶狠的军队。他的实力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憎恨的动机会促使他的行为残暴到足以毁灭弗吉尼亚的程度。”

各种舆论也对大陆军在波士顿围而不攻的行动大加指责。大陆会议也希望大陆军能给敌人以某种打击，以振奋人心。华盛顿本人也希望能将进攻波士

顿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但是，他的进攻计划一再遭到下属军官们的否决。

1776年2月上旬，波士顿地区一反入冬以来温暖如春的天气，突然刮起了凛冽的寒风，使久久不冻的波士顿港开始封冻。华盛顿认为，这是向英军发动攻击，收复波士顿的大好机会。因为如果海湾封冻，不仅可以限制英军舰只的行动，而且大陆军可以从冰上直接进攻波士顿。他迫不及待地指出：“冰冻的时间不会持续很久。因此，我认为，这是对城内英军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我认为这种行动并不危险。我确信，只要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采取行动，就一定会成功。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任何行动都会失败。”

2月16日，华盛顿在校级军官以上的军事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进攻波士顿的计划。他分析指出：大陆军战斗人员有9000人，而波士顿英军只有5000人。现在港湾封冻，这是进攻驻守英军的最后机会。然而，军官们认为，营内兵力不足，弹药欠缺，反对进攻计划。华盛顿因此懊丧地说：“整个美洲大陆都眼睁睁、急切切地期待着某种重大事件，可是，我们却由于缺乏必要的实施手段，难以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就在华盛顿为自己的计划再次受挫而懊恼不已之际，亨利·诺克斯上校带领士兵们经过长途跋涉，穿过冰冻的湖面和白雪覆盖的荒原，用牛拉雪橇从香普兰边疆给前线运来了 50 多门大炮、迫击炮和榴弹炮，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诺克斯上校原本是波士顿一个富有的书商，后来为了自由而弃商从戎。由于他具有炮兵专家的才干，大陆会议根据华盛顿的提议任命他为炮兵团团长。这一次，诺克斯以其出色的才干获得了华盛顿的更大信任，从而为其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纽约等地也陆续给大陆军送来了大批军火，另有 10 个民团已赶来增援。大陆军一时实力大增。险些流产的华盛顿的进攻计划终于得到了通过。最后，军事会议根据沃德将军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占多彻斯特高地，以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市区。

2 月 27 日，波士顿传出消息：英军正在策划占领多彻斯特隘口。华盛顿觉得应该抢先行动。3 月 2 日，他再次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具体计划。结果，会议决定，须尽早行动，在 3 月 4 日晚上趁夜幕掩护之际由托马斯将军率军夺取多彻斯特高地。

3 月 2 日晚，为了转移英军注意力，掩护准备工作的进行，大陆军的一些炮台开始向英军炮队开炮

轰击，英军不知美军的真实意图，便以更猛烈的炮火予以还击。一时间，炮声隆隆，天动地摇。波士顿城内的英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炮战吓蒙了。

3月4日晚，皎月当空，月华如练。敌对双方的炮战完全吸引了英军的注意力。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托马斯将军率领2000官兵以及300辆满载建筑材料的马车，悄悄向多彻斯特高地进军。晚上8点，美军抵达高地，然后克服坚硬冻土的困难，奋力修筑工事。当晚，华盛顿亲临高地，进行各项监督工作。此刻英军将领们却在纵酒行乐。当有人报告美洲人在多彻斯特高地上活动频繁时，昏庸的英军将军们竟不以为然。到次日凌晨4点，大陆军的两座堡垒已经矗立的多彻斯特高地上。

黎明时分，波士顿仍然寒气逼人。英军官兵们不愿意地从温暖的被窝中钻了出来。然而，当他们看到黎明曙光中屹立在多彻斯特高地上的巨大堡垒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一位英军军官在目睹这一情形后写道：“今天早上黎明时分，我们发现多彻斯特高地上出现两个堡垒，两侧还有两个小一些的碉堡。这些堡垒全都是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建造起来的，建造速度之快，简直可以同阿拉丁神灯的精灵办事的速度相媲美。他们从山头上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整个市

区。我们必须把他们从这个据点赶走，要不然，就得放弃这个地方。”英军总指挥豪将军更是惊讶不已，称叛军一夜之间完成的工作量比所有英军一个月所完成的工作量还要多。后来在向英国政府报告有关情况时，这位将军称大陆军完成这项工程“至少动用了 12000 人。”

多彻斯特高地的丢失使英军处于美军炮火的打击之下。英军海军司令沙尔达姆向豪将军表示，只要多彻斯特高地掌握在敌军手中，他的舰队就不能停泊在波士顿港内，以免被对方炮火击沉。为挽救危局，豪将军决定夺回多彻斯特高地。他命令珀西勋爵率领 2500 名英军由水路从东面进攻多彻斯特。

华盛顿看出了英军的企图。他一面派出 2000 人增援托马斯将军，一面命令普特南将军作好准备，一旦多彻斯特高地受到攻击，即以 4000 精兵攻击波士顿市北面。同时，他还注意激发将士斗志。在巡视各高地时，他向士兵们宣布，3 月 5 日正值波士顿惨案 6 周年纪念。他号召将士们为死难的同胞们报仇。将士们则以高昂的情绪回答总司令的期望。

3 月 5 日晚，英军开始了夜袭多彻斯特的军事行动。然而老天不作美。正当英军官兵乘船上海之间，突然间，风暴乍起。汹涌的波涛使英军的运兵船急剧

地颠荡于海面之上，无法靠岸。豪将军的计划化为泡影。华盛顿则对这场“及时雨”喜出望外。

第二天，风暴继续呈威。英军的进攻计划一拖再拖。其间，美军工事已经加固，并开始向波士顿城内进行炮火轰击。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英军慌作一团。曾经不可一世的豪将军此刻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尊严。3月7日，英军决定撤离波士顿。然而由于风向之故，英军迟迟没有登船撤离。华盛顿担心英军有诈，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3月16日，他派部队进驻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波士顿隘口和市区南部的努克山，并派出假意倒戈人员进入波士顿，谎报美军准备发起总攻。

英军再也无心恋战。3月17日凌晨4点，混乱而紧张的撤退工作开始。上午10时，6000名英军以及大批王党分子急急如漏网之鱼，分乘军舰和运输船撤离波士顿港。为了防止美军趁机炮击撤离英军和乘胜追击，英军以纵火焚烧波士顿为要挟，并在邦克山上布置了众多的假人哨兵迷惑美军，方得平安离去。不久，普特南率领美军控制了全城。象征北美邦联的星条旗终于飘荡在波士顿上空。

3月18日，华盛顿跃马扬鞭进入波士顿市区，沿路受到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北美殖民地军民在围

困波士顿 10 个月后，终于光复了这一座曾为捍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城市。华盛顿在亲眼目睹了英军匆匆撤离时留下的残迹后兴奋不已地写道：“豪将军撤退时如此仓惶，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你看吧：这里是一堆被捣毁的炮车，那里是一堆炮架；这里是被砸烂的炮弹壳，那里是仓促掩埋起来的弹丸；处处都留下了丢盔弃甲、仓惶出逃的痕迹，处处都留下了惊慌万状、狼狈不堪的痕迹。”

波士顿的光复对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暴政的斗争而言，无疑是一场鼓舞人心的巨大胜利。它大长了北美殖民地军民的志气，大灭了英军的威风。豪将军曾吹嘘，他只需要 5000 英军就能扫平整个北美，如今却在北美人民的打击下逃之夭夭。英国政治家曼彻斯特公爵在上院对波士顿战役作了这样的总结：“这支英国陆军拥有一切必需的作战装备，还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作后盾，它是一支由精干的将领指挥的精干的军队。……然而，他们却被一支地方军队经年累月、困苦不堪地围困在城内。……这个城市原是战端的直接起因，是这场战争中头一个争夺的目标，是英国不惜一万多英镑巨资决心要保卫的要塞，可是，从来没有玷污过自己名声的英国陆军将领们

也不得不予以放弃。”这位公爵指出：“这种撤退方式对（豪）将军而言也许无限荣光，但它对不列颠国家却是耻辱。任你对这种处理如何乔妆打扮，事实依然是，派去进攻马萨诸塞的军队已被赶出了它的首府，地方军队的旗帜现在正胜利地飘扬在波士顿的上空。”

华盛顿在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围困战中虽没有惊人的军事壮举，但他的尽心尽职的精神和驾驭全军的才能已为人们所共睹，因而受到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赞佩。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和才能，他在短短的数月中把一群纪律松弛散漫的大陆民兵改造成了一支正规军，并克服种种困难，将久经沙场且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围困起来并最终驱逐出波士顿。

3月25日，大陆会议根据约翰·亚当斯的提议，一致通过决议，表彰华盛顿以及所有大陆军官兵的勇敢行为，下令铸造印有波士顿光复者华盛顿头像的金质奖章，以纪念这次波士顿战役。华盛顿是一位视荣誉如生命的人。他在得到有关的消息后，立即致函大陆会议，表示：“我已经在‘总命令’中向我所指挥的官兵传达了大陆会议对他们在担负军职时的良好品行的感谢，我们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他们的功劳给予公正的表彰。最初，他们的确是‘一伙无

纪律的农民’，但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善战和忠于职守，我才得以获取成就，这种成就给我带来了我想得到的唯一报酬，那就是同胞们对我的爱戴和尊重。”

★ 独立宣言

英军虽撤出了波士顿，但战事并未因此而结束。华盛顿不敢松懈，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军事步骤。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英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纽约。大陆会议也估计到，英军日后战役的矛头将指向中部和南部各殖民地，因而决定将中南部各殖民地划为两个防区：中部防区包括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南部防区包括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

根据大陆会议的决定，华盛顿在人事安排上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调动。他任命李将军为南部防区司令，负责监视英军亨利·克林顿爵士属部的动向。同时，鉴于英军可能进攻纽约，他任命普特南将军全权负责纽约市和哈得逊河两岸的军事防御工作，并命令希思将军和沙利文将军率部前往纽约，加强该处的军事力量。他还致函康涅狄格总督，要求调拨 3000 人前往纽约。他自己则于 4 月 13 日抵达这座港口城市。

纽约位于哈得逊河口，是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中心要地，也是北美人民抗击英军的主要军用物品供给地之一。哈得逊河是南方各殖民地与北部各殖民地的会合点，通往加拿大、大湖区和西部印第安人地区的钥匙。因此，华盛顿对这里的防御尤其重视。

在华盛顿对纽约进行军事布置的时候，豪将军所率从波士顿撤出的英军并没有像华盛顿等预料的那样，立即前往纽约，而是北上哈利法克斯，在那里等待他的兄弟英国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的舰队的到来。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施展在对外战争中的惯用手法，用金钱在德意志雇佣了 4300 名不伦瑞克军队和将近 10000 名黑森军队，准备将他们投入英军镇压北美殖民地大军的行列。至于英军的具体战略部署，华盛顿自然无从知晓。他在写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坦率地承认：“敌人的图谋过于秘密，因此，我对他们夏季战役的作战计划无法形成任何确切的看法。我们也只好作种种推测了。”其实，华盛顿的推测是正确的。英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正是要夺取纽约和哈得逊河。他们所以无所举动，只是因为等待援军之故。

正当华盛顿调兵遣将，布置纽约防务之际，有一个消息使他大为不安起来。在纽约总督特赖恩的策

划下，纽约的一批亲英分子准备在英军进攻纽约之时发动叛乱，配合英军作战。甚至华盛顿的警卫人员托马斯·希基等人也被收买入伙。所幸的是，这一阴谋被及时发觉，才未造成重大损失。

华盛顿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为了杀一儆百，根据他的意见，大陆军军事法庭以叛变、煽动叛乱和通敌罪判处托马斯·希基绞刑。这位总司令在全军通报中指出：希基托马斯·希基的下场足以儆戒前线每一位军人，不要再走希基之路。

5月中旬，华盛顿得到了英军即将进攻纽约和哈得逊河地区的准确消息。为了作好充分准备，迎击英军到来，他于5月21日偕夫人动身前往费城，与大陆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在费城，华盛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要与英国按照可以接受的条件达成和解已无可能。因为英国方面已经宣布，既然开战了，就要迫使北美殖民地完全屈服。所以，大陆军必须有充足的兵员和较长的服役期限，以应付一场持久的战争。在这位总司令的力争下，大陆会议终于通过有关决议：士兵服役期由1年延长到3年，对每一位新兵奖赏10美元；增调13800名民兵协助大陆军防守纽约；授予华盛顿在紧急情况下调遣邻近各殖民地民兵的权力；大陆会议还设

立约翰·亚当斯等 5 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的军事事务。

当然，在费城逗留期间，华盛顿忘不了抽空办点私事。原来，此时大陆军中间正流行天花。马撒·华盛顿前来军营探望丈夫时，总司令非常为她担心，怕这种可恶的时疫在伤害了他以后，又给他娇贵的妻子留下难以磨灭的疤痕。故而华盛顿趁费城公务之后的闲遐机会，为夫人接种了牛痘，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北美方面加紧布防纽约的同时，英军也开始了积极的行动。6 月 29 日，驻守斯塔腾岛的美军瞭望哨送来紧急情报：40 艘英国军舰只正驶向纽约港。30 日，又传来消息：大批敌人舰只源源而来，停泊在斯塔腾岛附近的纽约湾的英军舰船已达 130 艘，英军已在斯塔腾岛登陆，白色帐篷布满了整个山坡。

这支英军正是 3 月份被迫撤出波士顿的部队，由哈利法克斯开来。他们与前来助战的德意志黑森雇佣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近 30000 人。曾经在波士顿战役中仓惶逃离的豪将军也乘着“灵猫”号快速舰到达纽约港外。他计划在其兄弟理查德·豪海军上将的舰队的支援下，夺取纽约和哈得逊河谷地区，将北美殖民地切为南北两部分，然后一举歼灭华盛顿

率领的大陆军，扑灭北美人民的反英烈火，为在波士顿的败绩雪耻。

正当纽约处于强大英军压力之下的危急时刻，费城的大陆会议正在讨论一项被约翰·亚当斯称为“美国辩论过的最大问题，美国空前绝后的最大问题”。

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压迫的斗争是逐步地、由浅入深地、由温和到激烈地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反印花税法到争取权利和自由，从希望和解妥协到武装斗争的发展过程。起初，北美殖民地的大部分人民甚至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和爱国者们都没有将“独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曾经对华盛顿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乔治·梅森在 1770 年时仍然认为，在美洲能接受独立的有识之士还不到 5 人，人们依然将美洲的幸福寄托在与英国的联系上。而约翰·亚当斯在 1774 年时还将独立描写成“一个外表非常狰狞可怕的怪物”。华盛顿对于母国的感情更是尽人皆知。一直到第二届大陆会议时，他仍然认为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是“一家人”。第二届大陆会议在公告中也仍然表白“并不是怀有想要同大不列颠分离以及建立独立的国家的野心”。然而，随着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的深入，从 1775 年起，要求

“独立”的呼声开始在北美上空回荡。1775 年秋，代表这种呼声的《常识》一书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推出。

1776 年 1 月 10 日，《常识》在费城公开发表，立即给北美人民的革命斗争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常识》也成了当时北美殖民地最畅销的书籍，短短的 3 个月内销售达 12 万册。潘恩在《常识》中以满腔的革命激情和巨大的胆魄提出了“独立”的要求。他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以前向英国国王和政府所作的请愿、陈清等都已经像“美梦”般地成为过去。“论战已经结束了，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决定着这场争执！”他以极富感染力的词句大声疾呼道：“被杀死的人的鲜血和造化的啜泣声在喊着：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既然只有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达到最后的独立！不要让下一代人在遭受侮辱的毫无意义的父子关系的名义下趋于灭亡吧！”潘恩还从北美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了摆脱英国统治的理由：“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如果它由于对英国人处于从属地位，变成英国政治天平上的一个小小砝码，它就永远不能置身于纷争之外。”

《常识》一书的出版对华盛顿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仍在波士顿指挥作战的他很快从费城来的专差那里得到了此书。在一口气读完这本小册子后，华盛顿在给前秘书约瑟夫·里德的信函中承认：《常识》中包含着“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他那迟迟不愿提出独立的思想也因此荡然无存，完成了从英王忠顺的臣民到反英独立战士的最后转变。1776年1月31日，华盛顿首次撰文承认独立的可能。⁴ 4天以后，他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中已直截了当地指出：“大不列颠的大臣们应该知道，不论是花言巧语的声明或假仁假义的许诺，都骗不了我，我也不会对那些毫无意义的建议发生兴趣。我要用明白无误、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我们所受到的委屈，以及我们要求纠正的决心。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忍无可忍，我们曾经长时间地并热心地希望在光辉的条件下和解，但我们遭到了拒绝，我们为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已失败，并且被恶意歪曲；我们已经做到良臣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我们的自由精神已在沸腾，不能再屈服于奴役；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能使一个暴君及其恶魔似的内阁满意的话，我们将决心与这个不仁不义的政府一刀两断。我们要用光明正大的语言，而不是用躲躲闪闪的词句把这一切告诉他们。”

北美殖民地其他人的思想也像华盛顿的观念一样，由于形势的发展而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776年4月初，华盛顿在给约瑟夫·里德的信中谈到了这种变化：“由于他们的政府形式以及对王权的旧有的感情，我知道我的同胞在接受独立的观念时，会踌躇不前。但时间和迫害会带来奇迹。从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些私人函件中，我近来发现，《常识》已使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独立”的思想已成了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明确一致的努力目标，一股不可抗拒的滚滚潮流。约翰·亚当斯在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每张报纸和每天向我们席卷而来的独立呼声犹如滔滔不绝的洪流。”塞缪尔·亚当斯则敦促大陆会议赶快就“独立”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现在人民已走在你们的前面，防止不和与涣散的唯一办法是趁热打铁。人民的热血已经沸腾，不能再延误时间了。”

1776年7月2日，面对沸腾的民意，大陆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宣告“这些联合的殖民地现在已经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会议还提名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利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等5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

《独立宣言》。

约翰·亚当斯对7月2日大陆会议的重大决定兴奋不已：“7月2日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把这一天当作重大的纪念日予以庆祝。应该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举行庄严的祈祷仪式，把这个日子当作解放的日子加以纪念。应当永远在整个美洲大陆隆重地举行演出、运动会……来庄严地庆祝这个日子。”后来，虽然亚当斯指的这个纪念日推迟了两天，但其意义毫无二端。

无独有偶。在大陆会议通过决议的7月2日，华盛顿在纽约的司令部也向全体官兵发布命令，发出了与大陆会议决议同样的信息：“决定美洲人作为自由人或做奴隶的时刻就近在眼前，在上帝的保佑下，现在就依靠我们这支军队的英勇行动了。残暴不仁的敌人逼得我们除了进行英勇的抵抗外，没有别的出路，否则就是最卑辱的屈服。”

7月4日，大陆会议经过两天的秘密讨论，终于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届时，悬挂在宾夕法尼亚议会大厦顶端之上刻有《圣经》预言性铭文——“在全国各地向全体居民宣告自由”——的大钟敲响了北美人民宣告自由、独立的钟声，这也是英国殖民统治终结的丧钟。

《独立宣言》以犀利的笔调历数了英王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郑重宣告：北美各殖民地根据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成立独立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天遂成为美国举国同庆的独立日。

约翰·亚当斯对迟至今日才发表《独立宣言》犹有不足：“要是在7月以前发表，我们本来可以控制魁北克、拥有加拿大，而且可以在此刻以前同外国结成联盟。”

华盛顿对《独立宣言》的发表深为满意。如前所述，在此以前，他经过犹豫、徘徊后已转变为一位明确支持独立的战士了。他统率的美军在战场上已成了英军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在他看来，《独立宣言》只是正式承认早已存在的事实而已。但《独立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除各种妨碍华盛顿采取更加坚定的军事行动的不切实际的和解幻想。

7月8日，在阵阵礼炮声中，《独立宣言》在费城正式向人民宣读。7月9日，大陆会议给在纽约的华盛顿送去《独立宣言》副本，要求他在次日以最合适的方式，在全体官兵面前宣读这一重要文件。但是，激动不已的华盛顿在收到宣言之后，迫不及待地立即下达命令：当晚向全军各旅宣读。

当晚6点正，美军以旅为单位在各自的练兵场静听宣读《独立宣言》。华盛顿在命令中宣布：“将军希望，这一重大事件能够更加激励每一位官兵忠诚而英勇地战斗，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已完全有赖于我们作战的胜利了，而且他们为之效劳的国家现在完全有力量论功行赏，把一个自由国家最高的荣誉授予他们了。”

当天，激动万分的纽约市民们无法控制那狂泻不止的喜悦之情，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最后，他们会同大陆军士兵一起，将城堡前木球草地上安放的一座乔治三世的铝制塑像推倒砸碎，将它熔铸成子弹，以表明摆脱英国统治和捍卫独立的决心。

事后，华盛顿在向大陆会议的汇报中指出，《独立宣言》在大陆军官兵中激起了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动力，向他们指明了这场战争的崇高目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最宝贵的权利和自由”而战。

★ 长岛战役

正当人们为《独立宣言》的发表而欢欣鼓舞之际，纽约形势日益危急起来。

7月12日下午，英舰“长生鸟”号和“玫瑰”号突然向纽约城内发炮轰击，仿佛在提醒人们：目前正处于战争状态。居民中间出现极大不安。傍晚，英国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乘坐的战舰耀武扬威地驶入哈得逊湾，战舰的前樯楼桅梢上悬挂着的米字旗隐约地在海风中徐徐飘扬。所到之处，其他英舰皆向它鸣炮致敬。隆隆炮声使纽约市民提心吊胆。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令，此番豪上将前来，采用先礼后兵招数。他被授权宣布，只要北美人民停止叛乱并恢复秩序，即可获得英王的宽恕。不久，豪上将派布朗海军上尉为信使，前往拜见华盛顿。华盛顿则派出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副官里德上校出面待之。但双方在称呼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英国方面一向视美国军人为未经正式任命的叛乱分子，并因此而不承认他们的军衔。对此，华盛顿及其属下将领视为对他们的侮辱。特别是华盛顿，自英法冲突中进入军界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令其愤然不平的问题。如今，他作为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总司令，当然更重视这一虽然细微但关系到国家权利和尊严的问题。

布朗海军上尉在会见里德上校后，向他出示了豪将军要转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但信上用的抬头故

意采用了讳于军衔的乔治·华盛顿先生。对此，里德宣称：用这样的称呼，信绝然不能接收。布朗上尉只得悻悻而回。

7月19日，理查德·豪再派副官帕特森上校拜见华盛顿，得到里德的同意，并约定于20日上午会面。会见时，帕特森上校再次呈递“乔治·华盛顿先生”收的未示军衔的信件。对此，华盛顿义正辞严地告诉来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美国公民，他无权接见英国王室的使者，故而此信他绝对不能接收。帕特森上校见信件无法递上，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转达了豪将军信件的内容，称只要大陆军放下武器，与英国实现和解，便能得到英王的宽恕。华盛顿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没有过失的人无需别人的宽宥，美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今天的行为，仅仅是在捍卫自己毋庸置疑的权利而已。”

这位大陆军总司令在与英军打交道时不卑不亢、自尊自爱的态度得到大陆会议和全体军官的一致赞扬，也使英军认识到，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军将领不可侮辱。理查德·豪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请示，此后他在致华盛顿的信函中须改变抬头，否则无法达到联系目的。

理查德·豪勋爵见和平招降不成，立即凶相毕

露，准备以武力消灭大陆军。7月下旬到8月上旬，英国军舰以及各类供应船只陆续到达哈得逊湾。黑森雇佣军和英国本土援军也相继到达，并在斯塔腾岛登陆。8月初，一直游戈于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等美国南部沿海而受到李将军阻击的英将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分舰队也到达纽约港外停泊。随之而来的还有康华利勋爵率领的3000名陆军部队。这样，集结于纽约的英军总兵力达到30000人。

与英军相比，此刻驻守纽约的美军兵力只有20000人，而且大多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其中，尚有约5000人正患有痢疾、伤寒等时疫。面对在人数、军纪素质、装备等方面胜过自己，且拥有一支强大舰队支援的英军，这样一支美军要驻守长达15英里的防线，显然力不从心。

但是，华盛顿自从进入军界以来，就有一股敢于冒险，敢拼敢闯的精神。他决心率领大陆军将士们在纽约与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敌人一争长短。8月8日，他一面向将士们发表演说，鼓励大家为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一面要求纽约议会立即采取措施，疏散百姓，以免战争给他们造成伤害：“考虑到纽约市十之八九很快就要成为一场血战的疆场，我不能不以十分忧郁的心情注视着在市内的

大量老弱妇孺。在敌人的军舰从河中经过之际，这些可怜的人们携着孩子们到处奔走呼号的情景着实叫人心碎。我担心，他们的哭叫声对我们年轻的没经验的士兵的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

随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美军的防御工作。从各种消息来源以及英军的动向判断，他们可能要派兵夺取可以俯瞰纽约市的长岛中部的布鲁克林高地。根据这一推想，华盛顿决定将大陆军主力驻扎于此。

布鲁克林高地位于纽约对面，中间被汹涌湍急的东河隔开。一些美军将领依据波士顿战役的经验，以为布鲁克林高地就是波士顿的多彻斯特高地，只要扼守于此，纽约城就会安然无恙。其实不然，由于长岛地域广阔，许多地方便于登陆，加之布鲁克林高地从东北到西南横贯长岛，孤立地处于纽约对面，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而且万一被围，退守无路。所以，美军集中于此，凶多吉少。原本华盛顿令熟悉地形的格林将军统兵驻扎于此。但临战前夕，格林将军突发高烧，从外地刚刚返回纽约的沙利文将军只得代行其职。

8月21日，利文斯顿将军给华盛顿送来情报：20000名英军已登船前去进攻长岛和哈得逊河上游，

8月22日清晨，长岛上空传来隆隆炮声和滑膛枪的射击声。英军已开始了他们在长岛的登陆行动。9000名英军在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指挥下向驻守于布鲁克林高地的大陆军发起了进攻。英军的目的很显然：占领布鲁克林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地控制整个纽约市。但英军的进攻遇到美军将士的零星抵抗后即停止了前进。这说明他们还在进一步调整战略部署。

华盛顿估计，英军在长岛的行动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从斯塔腾岛直接进攻纽约市，因此自己仍然坚守纽约，只向长岛派出了6个营的增援部队。临行前，他向官兵们发表讲话时仍显得轻松而有信心：“要冷静，要坚定。不要老远就开火，要等待军官的命令。如果有人逃避职责，躺倒不干，或者擅自退却，就立即枪毙，以儆效尤。”

8月24日，华盛顿渡过东河，亲自来到布鲁克林高地，巡视军情。所到之处，部队中普遍存在着的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许多士兵根本没有军事经验，他们不习惯于军队的种种纪律约束，经常随便单独地或以班为单位外出游荡，像猎人一样地到处搜寻敌人并开枪射击。

为了改变这种目无组织纪律的状况，华盛顿一回到纽约，即令老将普特南指挥长岛军务。据说这位

正因留在纽约而闷闷不乐的将军一听说要上前线，便乐不可支，立马起程。

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8月26日，由豪将军一手制订的英军作战计划开始付诸实施。根据这一计划，英军将分成三支队伍，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夹击长岛美军守军。

是晚，秋风徐徐，月朗星稀。由亨利·克林顿爵士、珀西勋爵和康华利勋爵率领的一支英军在一名亲英分子的向导下，悄悄向驻守布鲁克林高地的美军左侧运动。午夜时分，格兰特将军率领另一支英军悄悄向美军右翼逼近。由德海斯特中将指挥的黑森雇佣军从中部推进。

27日清晨，两侧进入预定位置的英军以发炮为号，突然发动了对美军的攻击。黑森雇佣军则在中部展开队形，向美军阵地逼进。在这次战斗中，虽然美军作战勇敢，但在数面受敌之下，终因人数、装备、素质等方面大大逊于敌人，尤其经受不住强悍的黑森兵的凶猛砍杀，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美军在惊恐奔跑中被英军骑兵踩死，或被黑森兵活活用刺刀捅死。

在曼哈顿司令部的华盛顿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后，情知不妙。他见敌人一时不大可能进攻纽约，便

急忙乘船来到布鲁克林高地。这时他正好赶上亲眼目睹这场血腥而壮烈的战争。由于所有的精锐部队皆已投入战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陆军将士受人数众多的敌人的逐杀。英军很快就抵达了距华盛顿所在的美军堡垒仅数百码的地方。华盛顿估计英军会趁热打铁，急令手下加固工事，以准备一场殊死的保卫战。所幸的是，豪将军怕英军会因胜利而过于激动，不顾一切地强攻，进而重蹈邦克山战役覆辙，造成重大伤亡。他急令手下停止前进，并退到美军滑膛枪射程之外扎营过夜。华盛顿终于松了一口气。

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经过一天鏖战的长岛又恢复了寂静。华盛顿回顾白天的战斗情景，心情异常沉重。在这次战斗中，参战的 5000 名美军中死伤和被俘者达 2000 人之众。毫无疑问，这次战役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位大陆军总司令对于英军的进攻方式、进攻的主要目标等始终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所致。一方面，他将重兵置于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以防英军攻取它而居高临下地控制纽约市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英军会直接进攻纽约，并将很大一部分兵力留在纽约固守。结果，本来已经相对不足的美军兵力被分散数处，造成英军兵力优势的相对进一步加强。当然，格林将军在关键时刻卧床不

起，普特南将军不熟悉布鲁克林高地的军事形势，以及美军的麻痹大意造成英军偷袭成功等，也都是这次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夜深了，华盛顿在床上思前想后，辗转反复，无法入眠。凌晨4点，他干脆走出营帐，登高视察敌我形势。只见美军个个疲惫、凄凉地躺在没有帐篷的露天地里休息，一些伤员在低低地呻吟着，仿佛向人们诉说着白天的激烈战斗。举目远眺，英军的白色营帐连片地覆盖着美军的阵地外围。这场战争该如何打下去？美军如何才能摆脱目前被围困的危险境地？这位总司令焦虑不安地思考着。

8月29日，迷漫大雾笼罩着长岛。美军米夫林将军偕华盛顿副官里德上校和格雷森上校骑马出视战场形势。正值此刻，一阵微风吹散了纽约湾海面上的部分浓雾，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停泊于斯塔腾岛对面的英国舰队忙碌调动的异常情况。米夫林估计，英军一定在酝酿重大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如果目前的风势持续下去，大雾必定散去，那时英国舰队就有足够的时间在转潮时深入纽约海湾，开进东河，切断长岛与纽约的联系。届时，驻守长岛的美军就会陷入英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而归退无路。

米夫林将军遂立即策马回营，将刚刚发现的新

情况报告于华盛顿，并提出了将大陆军立即撤出长岛的建议。华盛顿本想坚守长岛，与英军决一死战，但面对疲惫不堪、情绪低落的大陆军士兵以及如此广阔难守的地形，坚守长岛显然已不切实际。米夫林将军提到的新情况更使其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于是，他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军事会议一致决定，放弃长岛，军队全部撤守纽约。

由于长岛之上遍布英军，且要渡过一条水流湍急宽达 1 英里的东河，大陆军突围撤退的危险性可想而知。故而华盛顿将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密仔细，他决定在当晚实施撤军计划。他责令军需官休斯上校，将凡能载人的舟船一概征用，然后于傍晚时分调到纽约市东侧，晚上 8 点驶集于布鲁克林。为了使全军在这次重大行动时既有所准备又不至于泄露机密，司令部发出了准备夜袭英军的假命令。同时，华盛顿命令米夫林将军率领部分官兵留守于防线上，照常设岗警戒，以麻痹英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待主力部队登船完毕后，他们再悄悄自行撤离登船。

深夜 11 点钟左右，呼啸的东北风携带着团团黑云覆盖了纽约上空，阵阵拍岸涛声掩饰了美军阵地上的细微响动。美军开始了悄悄的撤离行动。一团接一团的大陆军官兵离开阵地，肃静地流向东河渡口。

其间，不知何故，一门大炮突然发出了一声轰然巨响，将行进中的美军官兵吓了一跳。所幸的是，英军没有加以理会。

华盛顿亲自站在渡口监督部队登船撤离。为了加快速度，这位心急如焚的总司令又派随从副官斯卡梅尔上校前往途中敦促各部加快步伐。但斯卡梅尔误解了华盛顿的命令，竟将米夫林将军的掩护部队从防线上撤了下来。华盛顿见到米夫林将军时大吃一惊。他在问清情况后，又赶紧命之返回阵地防守。当米夫林将军率部返回阵地时，防线已空无一人近一个小时了。幸亏由于大雾，英军没能发觉美军阵地的这一奇怪现象。后来，华盛顿在论及此事时仍心有余悸地指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如果这批军队不能在敌人发现以前重回到防线，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一整夜紧张而有秩序的拼搏，长岛大部分守军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了对岸。华盛顿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士兵上船后，才登船离岸。老天似乎也站在美国人民一边。当长岛浓雾笼罩之际，东河另一侧的纽约却晴空万里，月华如练。结果，除了数门重炮以外，美军安全顺利地将一切人员和物资撤运到纽约。

美军此番能够绝处逢生，悄然迅捷地从英军的

眼皮底下突围成功，与华盛顿周密而细致的安排显然分不开。华盛顿的名声再次因军事失利而大振。这使人们想到他的早期军事生涯。

30 日晨，当豪将军一觉醒来时，布鲁克林高地上的美国乡巴佬奇迹般地消失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华盛顿手下的士兵与英国那些只会列队前进的正规军不同，他们会“像溪水一样绕过障碍，顺顺当当地流走”。

★ 撤出纽约

大陆军虽已突出重围，整个部队的士气却因长岛一战而一蹶不振。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数日之内，康涅狄格的民兵人数从 6000 人减少到 2000 人。9 月 2 日，华盛顿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处境确实叫人苦恼。由于我军上月 27 日受挫，很多士兵精神沮丧，悲观失望。民兵不但不尽力奋勇抗战以弥补我们的损失，反而灰心丧气，不听调度，急于回家。大量民兵已经离去。……我不得不极其忧虑地承认，我对大部分军队缺乏信心。目前我的适用于作战的士兵，人数不足 20000。”在华盛顿身边的里德上校则不胜心寒地写道：“当我环顾四周，看到过去侈谈牺牲和荣誉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在我周围的时

候，我不胜惊讶。一些前来看望的费城绅士，一听到炮声，就唯恐逃避不及地离去。”

布鲁克林高地的陷落为英国军舰进入东河打开了大门。鉴于英军很快就要进攻纽约，而部队状况混乱，华盛顿一面将部分不十分急需的军用物资转离纽约，一面再次向大陆会议提出了建立常备军的建议，以应付这场看来非短时间内可以结束的战争。“如果我们的自由不是用一支永久性的常备军，即战争中一直存在的军队去保卫，那么我们的自由即使不完全丧失，也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虽然华盛顿的绝望情绪很大，他仍然恪尽职守。在研究英军的调动情况后，这位总司令得出结论：英军的战略意图在于，以军舰有效地扼制正面防线，然后在大陆军背后占领阵地，切断其与大陆的联系，困之于纽约，逼迫大陆军在人员、装备等处于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决战，或者无条件投降；或者以凶狠的突然打击将美军分割成数块，劫取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然后分而歼之。总之，英军的目的在于诱逼大陆军与之决战，以尽快结束战争。

基于以上分析，华盛顿认为，如果不想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就必须避免与英军决战，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存美军实力。“在我们这方面应该坚持防御战；除

非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采取大规模行动。”在经长岛之战后，这位美军司令业已认识到，“把我们年轻的士兵摆到开阔地带，与数量上和军纪上都占有优势的敌人对阵，不免过于鲁莽。”华盛顿这种以防御和保存实力为特点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他的战场心得，这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形势下，不乏为明智之举。9月5日，仍在卧榻的格林将军致函华盛顿，建议美军放弃可能被英军切断归路的纽约市区及其岛屿。华盛顿因此更确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9月7日，华盛顿召集军事会议，商讨美军继续保卫还是撤出纽约的问题。普特南将军等人认为，应该立即撤离该市。理由是：美军分布在十几英里长的战线上，很容易被兵力强大的敌人切断联系，而且即使将全部美军集结在一起，也无法抗击英军的优势兵力。倘若撤离纽约，不仅会使敌人失去强大的舰队的支援，而且可以保存美军实力，待机而行。但是，来自新英格兰的一些军官认为，纽约是北方地区的关键所在，拥有花费巨大代价才修建起来的工事，如果放弃这一城市，势必助长敌人威风而影响美军士气，从而危害独立事业。鉴于意见不一的情况，经过反复讨论，华盛顿最后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将美军分为3部分：普特南将军统兵5000驻守纽约市；希

思将军率兵 9000 驻扎于曼哈顿高地，阻止英军的登陆企图；华盛顿自己则率领数团人马驻守纽约与大陆之间的唯一通道国王大桥及其周围地区。

9 月 10 日，大陆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华盛顿放弃或保卫纽约的最高决策权。华盛顿遂立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讨论撤与守的问题。会上，他不顾希思将军等少数人的反对，毅然决定撤出纽约。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他立即下令进行撤退的有关准备工作，将所有非急需的军用物资一概撤走。

就在美军准备撤离之际，英军开始实施他们的攻击计划。9 月 13 日傍晚，一艘装有 40 门大炮的英舰在 3 艘快速护卫舰的掩护下，乘顺风沿东河而上，向美军阵地发炮轰击。有一发炮弹落在距华盛顿仅 6 英尺的地方爆炸。也许是天意，这位美军司令竟然毫发无损。华盛顿知道，英军已开始行动了。他加快了撤离的步伐。9 月 14 日，他将自己的行李撤运到了国王大桥，并准备将司令部于当晚迁到那里。

9 月 15 日，英军开始了更猛烈的军事行动。停泊在哈得逊河以及东河之上的英国军舰以密集而威猛的炮火持续轰击美军阵地。接着，驻扎在长岛的两支敌军分别由亨利·克林顿将军和多诺普上校（黑森

雇佣军指挥官)指挥,开始在对面的龟湾和基普湾登陆,向驻守美军发起攻击。

华盛顿听到炮声之后,立即策马急驰来到角湾和基普湾沿岸美军阵地督战。但是,映入这位总司令眼帘的是他的士兵们正四散奔逃。惊恐的美军还没有从长岛之战的失败阴影中摆脱出来。首先是民兵们临阵逃跑,接着,正规的大陆军士兵们也加入了大逃跑的行列。华盛顿骑马来到逃跑者中间,试图将他们集合起来,但无济于事。目睹这种怯懦的情景,华盛顿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愤怒和失望,他拔出指挥刀和手枪向几个逃兵进行砍射,竟忘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此刻,最近的英军距华盛顿已只有80码之遥。幸亏一名侍从副官将他强行拉走,才使他避免了成为敌人阶下之囚的厄运。

华盛顿很快便恢复了理智和镇静。他担心敌军可能要夺取曼哈顿岛中央的哈莱姆高地,切断南部美军各部的退路并分而歼之,遂急令普特南将军立即从纽约市撤到该高地守之。

战争进程使华盛顿痛感到建立一支常备正规军的必要。鉴于民兵的低下军事素质以及许多士兵的服役期就要届满,他再次向大陆会议发出了建立常备军的呼吁。9月24日,久久不能入眠的他就此问题

给大陆会议写了一封详尽说明自己想法的信函。他在信中指出：“这场斗争决非一日之功，战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如果缺乏一支常备军，则毁灭的后果终将难免。”他以最近的战役为例，痛陈了现行军事制度的弊端，指出这种制度在士兵中造成的是违抗命令、浪费、混乱和不满，指挥官们也因此叫苦连天，烦恼不已。

在华盛顿的多次敦促下，大陆会议终于同意将大陆军改组为常备军。根据法令：各州根据自己的能力提供总数为 88 个营的兵力；提高军官军饷，凡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士兵，除每年发一套制服外，还将得到 20 美元和 100 英亩土地的奖励。

此刻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判断英军的动向。不知何故，英军在小胜之后又按兵不动了。这位美军司令对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和装备的敌人的这种举动大惑不解。据他推测，敌人有可能会进兵新泽西，威胁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而事实上，英军总指挥威廉·豪将军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正在等待补给品和援军之故。然而，他的按兵不动使英军丧失了重创美军的良机，华盛顿的人马几乎全部在哈莱姆高地上集结起来。倘若英军能乘胜进击，切断大陆军与内地之间的通道，其后果对后者而言显然不堪设想。

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华盛顿认为死守纽约已毫无益处。他决定放弃这座城市，将部队撤到哈莱姆高地。同时，根据大陆会议的意见，他又命令格林将军尽量坚守由众多岩石构成且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哈得逊河的华盛顿堡，以牵制英军。

9月16日，刚刚取胜的英军前锋与美军在哈莱姆高地发生冲突。英军增援部队随之赶来，以为会像昨天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美洲乡巴佬。但是，这些美军以岩石和树林作掩护，不仅阻挡住了英军的进攻，而且将他们打得像兔子一样溜走了。英军的推进速度慢了下来。华盛顿则利用其间空隙，加紧部队撤离工作。

五 六年独立战争（二）

★ 节节败退

纽约的失守使华盛顿痛苦万分。他在给伦德·华盛顿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要诅咒一个敌人遭受人世间最痛苦的厄运，我就咒他以同样的心情处于我目前的境地。……我明知继续指挥下去只会身败名裂，亦无望为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交出指挥权，别人又会说我动摇军心，使部队土崩瓦解。说心里话，我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么郁郁寡欢，犹豫彷徨过。”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伺机打击敌人，华盛顿决定主动进行费边^①式撤退。1776年10月26日，美军

^① 费边（公元前280—前203年），古罗马统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罗马军队失败后，他采用迁移战术，坚壁清野，与敌军周旋，最后取得了胜利。

退到新泽西的怀特普莱恩斯安营扎寨。但英军很快尾随而至。28日，英军以优势兵力向怀特普莱恩斯的美军发动进攻，致使大陆军损失300人。华盛顿自知不敌，继续率军南撤，到达北堡。新泽西境内遂成为英美敌对双方对峙的主要战场。由于大雨数日，双方军事行动一度趋于沉寂。

11月4日，英军突然开始频繁调动，向哈得逊河上的多布斯渡口集结。美军方面以疑惑的眼光注视着英军的这一行动。11月7日，华盛顿在致新泽西州州长利文斯顿将军的信中分析道：“他们（英军）已经朝着北河和国王大桥方向进发。有人认为，他们要进入冬季营地，呆在纽约无所作为，最多不过包围华盛顿堡而已。我个人不能完全赞同这种意见。他们要包围华盛顿堡，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我还认为，只要豪将军去了纽约，他就很可能要派遣一部分军队进犯新泽西。”为此，他建议利文斯顿将军命令新泽西民兵处于戒备状态，同时要沿海居民做好坚壁清野，以防英军到来。

为防止英军进攻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华盛顿专门作了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普特南将军属部退守新泽西的哈肯萨克；斯凯勒将军率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军队前往皮克斯基尔，扼守哈得逊河峡谷通道；李

将军留守怀特普莱恩斯，作为机动。

11月5日，两艘英军运输船在一艘快速舰的护卫下突破华盛顿堡的美军炮火和附近水面上铁链等障碍物的拦阻，顺利沿哈得逊河逆流而上，将补给品送往多布斯渡口英军营地。这说明华盛顿堡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阻扼作用，同时也表明，英军将要夺取该堡。珀西勋爵和克尼普豪森率领的英军正从南北两侧向华盛顿堡推进。

华盛顿在得知以上消息后，于11月8日写信给负责华盛顿堡防务的格林将军，建议他将部队撤出华盛顿堡：“如果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舰只逆流而上以致让敌军占领了周围所有的地方，那么，守住一个要塞而不能获得预期的好处，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我认为，让华盛顿山上的驻军和军需物资遭到危险是不明智的。”但是，由于格林将军是最熟悉情况的高级指挥官，这位总司令最后决定还是采纳他的意见：“由于你在现场，我决定请你根据你的判断下令撤离华盛顿山和撤销原来给马戈上校下达的坚守到底的命令。”殊不知，他的后面这一句话，使格林将军有了不接受他的建议的借口，致使美军再次受到重大挫折。

格林将军在11月9日给华盛顿的回信中，顽固

坚持死守华盛顿堡的方针，认为它不会马上陷入危险境地。直接负责驻守华盛顿堡的马戈上校也持相同看法。但事实很快证明格林的判断是错误的。

11月10日，华盛顿到达皮克斯基尔，与驻守在那里的希思将军和斯凯勒将军会面，然后视察了扼制哈得逊河峡谷的蒙哥马利堡、宪法堡等据点。12日，他在任命希思将军为皮克斯基尔守军总指挥后，便率领剩余部队渡过哈得逊河，进入新泽西境内。13日，他在里德上校的陪同下，直接前往华盛顿堡对岸的李堡，隔河观察华盛顿堡的情况。这时他失望地发现，格林将军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准备撤出华盛顿堡，反而继续向这里调集兵力，使只能容纳1000人的华盛顿堡的兵力增到近3000人。许多士兵因此而驻扎于外围工事中。而这时的华盛顿堡已处于英军的三面包围之中。除了原有的南北两支英军外，驻扎在多布斯渡口的豪将军的部队也开始逼近该堡。

此刻，华盛顿虽为华盛顿堡担心，但仍然不能肯定豪将军的真实意图。他怀疑豪将军可能在玩弄声东击西的把戏，南下进攻新泽西。谁知此番豪将军毫无虚晃一枪之意，而是执意要攻取华盛顿堡。

11月14日夜，30艘平底船满载着英军悄无声息地沿哈得逊河逆流而上，直接在无人驻守的华盛

顿堡背面的陡峭的河岸登陆。像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一战那样，美军竟然毫无察觉。

15日，豪将军派人向华盛顿堡守军发出劝降书，扬言威胁：倘若驻守美军顽抗到底，他将“采取极端措施”。美军驻军指挥官马戈在复函中则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为美国的独立事业抗战到底，“直到最后一寸土地。”格林将军在接到马戈的告急报告后，一面派出增援部队，一面向华盛顿汇报了这一紧急形势。当晚，华盛顿到达李堡，并准备乘船前往对岸的华盛顿堡，因碰上从该堡返回的格林将军和普特南将军，且闻知守军斗志昂扬，才在两位将军的劝说下回到李堡。

16日清晨，马戈上校开始部署军队，准备迎击英军的进攻。

豪将军的计划是四路同时围攻华盛顿堡。第一路由驻扎在国王大桥附近的克尼普豪森指挥，负责攻击该堡北面；第二路由马休将军指挥，负责攻击华盛顿堡东侧；第三路由斯特林上校率领，从纽约对面的华盛顿堡西侧发动进攻；第四路由帕西勋爵率领，从华盛顿堡南部发起攻击。

中午时分，英军一切准备就绪，战斗在隆隆的炮声和步枪的急促射击声中开始。尽管驻守美军进行

了顽强的抵抗，并给英军以重创，但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最后都被压缩到华盛顿堡中。克尼普豪森率军一直追赶到距华盛顿堡不到 100 码的地方，然后派出人员再次向堡中美军送去劝降书。

在华盛顿堡发生激烈战斗之际，华盛顿正由部分军官陪伴着在哈得逊河对岸用望远镜焦急地注视着战斗情况。当他从望远镜中看到堡垒南侧美军在英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撤入堡垒，且目睹许多美军士兵在乞求饶命时仍被黑森兵用刺刀捅死时，他断定美军这一仗败局已定。他悲痛之极，以致像“小孩一样”嚎陶大哭不止。

当华盛顿在望远镜中看到英军使节进入华盛顿堡后，他推测一定是劝降使者，便立即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戈，其中说明：倘若无法守住堡垒，只要能挨到天黑的话，可在夜间突围以拯救守军。这一便条由勇敢的古奇上尉送入华盛顿堡。

然而，华盛顿的信件到的太晚了。此刻只能容纳 1000 人的华盛顿堡竟有近 3000 人挤于其中，连转身都很困难，真是人满为患。这时如果英军以炮火轰之，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马戈的命令对惊慌的士兵已经指挥不灵。在英军答应守军可以保有自己的行李，军官可以保有指挥刀的条件下，马戈上校和守军

们终于向英军投降了。华盛顿堡上空的美国国旗无力地垂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的米字旗。站立在对岸的华盛顿心里明白，守军已经投降了，哈得逊河下游的保卫战已经结束了。

华盛顿堡的失守，对华盛顿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许多人将这一失败归咎于他的优柔寡断。李将军就向华盛顿不无怨言地表示：“将军啊！你为什么要听信判断力不如你的人的意见呢？真是该死！”华盛顿的副官蒂尔曼上校在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当时完全有可能使这次战役的结局给我们脸上增光，……如果将军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守军原本可以在敌军从多布斯渡口攻来之际立即撤走。”

华盛顿自己对华盛顿堡的陷落也追悔莫及。他在给兄弟约翰·奥古斯丁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使我十分懊丧，因为我们不仅损失了驻在那里的两千多人，而且损失了许多大炮和我们拥有的一些最好的武器。而更加使我懊丧的是，在敌军最后一批舰只驶过这个堡垒之后，仍然要加以死守，这是违背我的意愿和意见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冒险的事情。……在敌人最后一批舰只通过时，我向负责指挥这座堡垒的格林将军表示过我的意见，说最好撤出这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命令是请他相机行事，而

他的意见又与我相反，故而命令的执行不幸拖延过久，使我十分伤心。”

华盛顿堡陷落后，美军力图据险阻扼哈得逊河航路的计划遭到失败，与华盛顿堡遥向呼应的李堡也因此失去了它的价值。华盛顿怕重蹈华盛顿堡的覆辙，下令从李堡撤走一切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

11月19日晚，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两股英军冒雨悄悄地渡过哈得逊河，在西岸登陆，进逼李堡驻守美军。

次日，英军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那里。他得出结论：敌人此番行动的目的在于，从哈得逊河到哈肯萨克河之间建立一条防线，将美军全部守军围困于这两条河流之间，聚而歼之。鉴于华盛顿堡未迅速撤军带来的惨重损失，这位惊魂未定的美军总司令毅然决定，立即退却。为了迅速撤退，避免被敌人包围，美军丢掉了大批军用物资和行李，几乎抛弃了所有的大炮，甚至连帐篷也未及收拾。

不出华盛顿所料，美军刚刚到达哈肯萨克河畔，英军的先头部队已尾随而至。后康华利勋爵在他给上级的报告中称，美军行动稍有迟缓，定然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当晚，英军便直接进入了美军遗弃的帐篷中休息。

为了避免与优势英军直接交战，造成更大损失，华盛顿率美军退至纽华克。11月21日，华盛顿写信给李将军，要求其立即率部前来与之会合，以集结一定的兵力保卫新泽西，尤其要防止英军进攻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

然而，此刻李将军因自己在南方战役中小有胜利，而华盛顿却在华盛顿堡问题上处理不当，显得心高气傲，自以为是。他拒不听从华盛顿的命令。而华盛顿的亲密副官里德上校一封对之大加恭维、对总司令加以暗贬的信函，更使李将军飘飘然。里德在给李将军的信中写道：“我不想贬低别人来恭维或赞扬你，但我确实认为，我军是美国自由的保卫者，而我军所以没有被完全切断退路，完全是得助于你。你一向坚决果断。这一品质在其他人身上往往付诸缺如，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可贵的品质。……我相信，当时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华盛顿山的守军现在仍然是我军的一部分。……总部的每一个人，全体官兵都信任你。敌人不断打听你在哪里。看来你一出现，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谈到华盛顿堡的陷落，里德在信中写道：“华盛顿将军犹豫不决，以致遭此惨败。将军啊！一个优柔寡断的将领是一支军队所能遇到的最大不幸之一。”

里德等人的恭维使李将军一时忘乎所以。他以多布斯渡口没有船只以及路途遥远等为由，屯兵于北堡，迟迟不应华盛顿关于移师会合的命令。此外，他还在11月24日给马萨诸塞议会主席詹姆斯·鲍登的信中含蓄地批评华盛顿：“优柔寡断很可能葬送美国自由的锦绣前程，随后还会葬送人类的权利。大陆会议优柔寡断，使我们没有能拥有一支立于不败之地的优秀军队，我们历次军事会议优柔寡断，使我们损失了华盛顿堡的守军。”

华盛顿对李将军托词迟迟不率部前来会合深为不满。他在给李将军的复信中一改往日谦逊的口气，坚决地表示：“前几封信对于你尽早率部前来的必要性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里无须赘言。坦白说，我没料到你的行动会这样迟缓。”与此同时，他着手准备阻止英军渡过特拉华河而威胁费城。但是，由于李将军没有按照计划前来会合，这位总司令的计划再次被打乱。他手头的兵力不足4000人，远远低于尾随其后的英军人数。而且这支部队已成惊弓之鸟，士气极差。宾夕法尼亚士兵竟成群结队地开小差。既然靠自己的单薄的兵力无法抵挡英军，华盛顿只得一撤再撤。11月28日，美军刚离开纽华克，撤向纽不伦瑞克，康华利所率英军便进入了这一城镇。11月29

日，华盛顿致函新泽西州州长威廉·利文斯顿，要求他速将特拉华河上的所有船只撤到河西岸，以防英军利用。

华盛顿天天盼望着李将军的消息，希望他能率部前来会合。最后，李将军的信总算来了，但是是给里德的。由于里德不在，华盛顿以为此函属公务急件，拆而阅之。但信的内容使这位总司令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这是李将军对里德上校一封阿谀之函的回信。信中写道：“亲爱的里德，你的十分亲切、过奖的信收到了。在战争时期，优柔寡断极其有害，这种缺陷比愚蠢、甚至比缺乏个人勇气都要严重得多。我也像你一样，对这种缺点慨叹不已。一个果断的人，即便犯了错误，还可能由于偶然的原因而成功，可是如果生性优柔寡断，哪怕是最有才干的人也一定会遭受无穷的失败和挫折。”华盛顿立即明白了：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同情的困难时刻，他一向认为是知己的最亲密的助手，竟在和别人私下诋毁他的品格和军事措施。从此以后，他虽然在公务和军事问题上仍然尊重里德上校的意见，但作为个人之间的信任感已经荡然无存了。从前，他常给里德写信，倾诉心中的各种想法。此后，他们之间的信函往来骤然减少，而且仅限于公务。

华盛顿率部撤到纽不伦瑞克后，一直期待着李将军的增援，但迟迟不见援军踪影。12月1日，英军先头部队到达拉里坦河对岸。华盛顿情知他的这支人数少得可怜的部队要在这块“一马平川”的地方作有效抵抗是不可能的。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命令部队炸毁了拉里坦河上的桥梁，阻止英军前进，自己则继续率部退却。

12月2日，美军撤至特拉华河畔的特伦顿。为防英军继续追击，华盛顿立即将部队的行李和各种军用物资撤过了特拉华河。在这里，他写信给大陆会议，寻找了一些不断后撤的理由：“我在敌军面前节节败退，听任新泽西那么广大的地区无人保护，完全是出于无奈，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我们最近蒙受耻辱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我们一再地要求本州民兵出动，民兵却召而不至；我国多数绅士不愿尽力相助；人们有一种有害的怠惰情绪，在危险面前麻木不仁，以致后来坐失良机，……”

与华盛顿不断诉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军对时局的看法相当乐观。一位英军军官在给伦敦朋友的信中写道：“叛军继续在我军节节推进之下飞奔逃窜，康华利勋爵攻占了纽不伦瑞克对面的炮台，涉水渡过拉里坦河，占领了那座城市。大陆会议命令华盛

顿先生重整旗鼓守住这个据点，但是他向大陆会议报告说他无法办到。我们看到他带着两个旅退往特伦顿，他们扬言要在那里进行抵抗，但是叛军已陷入惊恐万状之中，在新泽西任何地方都不会停下来，恐怕到了费城都止不住他们的脚步。大陆会议已经丧失权威。……”

12月7日，曾在纽不伦瑞克按兵不动的康华利突然率部急行军直逼美军。华盛顿闻讯后立即征集船只，将部队和给养匆匆抢运过特拉华河，并在离河岸不远处扎营，封锁各个渡口，防止英军渡河。12月8日，康华利率英军赶到特伦顿。面对空无船只的渡口，他只得收住脚步，据守特伦顿，与隔河驻扎的华盛顿对峙。

现在华盛顿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总算安全些了。但他知道这种喘息的时间不会很长，敌人会很快运来船只。因此，他又致函李将军，让他立即率部前来会合，以防敌人进攻费城。他写道：“务请赶快前来。你的来到可能带来幸运。如果能够立即把你的部队带来，也许就能保住这座城市。这个城市一旦失守，对美国的事业可能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是，李将军总以种种借口拖延不至。最后，华盛顿只得派普特南将军为费城驻防司令，去整顿该城防务。为防

不测，大陆会议也于12月12日休会，将会议地址迁往巴尔的摩。

在华盛顿的一再敦促下，李将军开始以每天3英里的缓慢速度前来会合。11月30日，这位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将军慢慢吞吞地到达皮克斯基尔，12月4日才渡过哈得逊河。他想用独立的军事行动来表现一下自己非凡的军事才干，证明只有他才配当美军统帅。这位自命不凡的将军在给罗德艾兰州州长库克的信中吐露了他的这一想法：“只有理论结合实际，或天生的奇才，才能造就一位统帅。全能的上帝极少把天生的奇才赐给世界。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我认为上帝在赐予这种天才的时候对美国人并不比对其他国家更慷慨一些。”12月12日，李将军到达莫里斯城不远的维尔城，将部队交由沙利文将军指挥，自己就宿于巴斯金里奇的一家客栈。13日上午10点，用完早餐的他接着给盖茨将军写了一封讥讽华盛顿的信：“华盛顿堡一仗的神机妙算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美好大厦完全葬送了。……你我之间说句心里话，有一位大人物无能到该死的地步。……”

李将军刚刚写完信，一队自纽不伦瑞克而来的英国龙骑兵在亲英分子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他的

住所。这位自恃才高八斗的将军随之束手就擒。英军在俘获李将军后欣喜若狂，鸣炮以示庆贺。他们苛刻地对待这位曾经在英国军队中服过役的美军高级将领，^①故意将他当作变节分子而不是战俘看待，使这位傲气十足的将军受到种种侮辱。

1776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独立事业因一系列挫折和失败而处于严重危机之中。8月，长岛一战，美军大败；9—10月，美军在优势英军的紧逼下，撤出纽约，退入新泽西；11月，华盛顿堡和李堡相继失守；12月，李将军又被敌人生擒活捉。整个大陆军由于连遭败绩而意志消沉。士兵开小差的情况非常频繁，以致要在各大路和渡口设置警卫进行拦截。严冬的来临，更使缺吃少穿的美军雪上加霜。英国报刊因此预言：大陆军行将“土崩瓦解”。

在这种困难形势下，华盛顿作如何打算？这时他的品质中光辉的一面露出来了。虽然他心怀抑郁且屡屡受人非难，但仍以极大的坚韧、勇气以及深深的责任感坚持着他那困难重重的职责。他甚至想到他早年作战过的山岭地区，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① 李曾在英军中服役且功勋卓著，后去波兰冒险并成为一名少将。回英国之后，由于他写过一些激进的小册子，甚至当面侮辱过乔治三世，最后被迫移居美洲。

去那里建立根据地，为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事业抵抗到底。他曾经向早年一起作战过的默塞尔将军道：“如果我们退到宾夕法尼亚的偏僻地区，你看宾夕法尼亚人民会支持我们吗？”正是这种不屈不挠、坚定向前的精神，使美国人民的独立事业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能够继续下去。

有人将李将军与华盛顿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认为前者虽才干杰出、机智敏睿，富有军事经验，但生性乖僻，自以为是，一味追逐军人的荣誉而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华盛顿则不然。他除了人们普遍信任的智慧外，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前者不曾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他的正直和爱国之心。正是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能够指挥和驾驭军队，甚至影响作为立法机关的大陆会议，使革命事业化险为夷。

★ 奔袭特伦顿

大陆军向新泽西撤退的途中，华盛顿再次见到了在格林将军手下担任副官的托马斯·潘恩。他对潘恩的《常识》一书仍记忆犹新，并希望这位民主斗士能在革命面临困难的紧要关头，继续用他犀利的笔为革命出力，给大陆军将士以精神上的鼓舞。这位焦头烂额的总司令对潘恩说：“希望你能为我们的军

队、我们的国家写点东西。”

潘恩为华盛顿的真情所感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写作工作。12月19日，他终于发表了题为《美国危机》的文章，以高亢激昂的笔调赞扬华盛顿的坚定信念，鼓励人们继续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文章指出：“现在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候了。在这次危机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们——那些只能过好光景的士兵和在顺利环境中当一名志士的人们，现在对于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却畏缩不前了，只有现在还真正经得住考验的人们，今天才值得全国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戴。”

潘恩的力作使华盛顿深受鼓舞。为了激励士气，他下令在部队进攻前的每次集会上都要高声宣读《美国危机》。

12月12日，大陆会议在休会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授予华盛顿以指挥战争的全权，使他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以便能更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为了解除人们对他这种独揽大权的担忧，华盛顿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中表示：“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权力委托给别人使用过于危险。我只能这样回答，急症要求用急药。我也愿意真诚地宣布，我毫无追逐权力的欲念。我与这片广袤大陆上的任何人一样，迫切希望

化剑为犁。”

尽管形势危急，华盛顿知道自己已经与这场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在给他的兄弟的信中写道：“我充分相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不能设想这个事业最后会归于失败，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阴云密布。”

为了调动广大士兵的积极性，阻止部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华盛顿利用大陆会议的新近授权，大力改善士兵待遇，稳定军心。他宣布，凡服役期即将届满的士兵，一律增加薪饷 25%，凡服役 6 个星期者奖 10 美元。他认为，“个人品格之毁誉，土地财产之存丧，无价自由之得失以及毕生事业之成败均系于此。”因此，现在不是在开支上缩手缩脚的时候。以上措施使濒于瓦解的军队得以维持，一些地方民兵也开始踊跃前来服役，部队实力有所增强。

美军渡过特拉华河后，战争双方进入了一种对峙状态。康华利将军原本计划在夺取特伦顿后，继续进击华盛顿，但面对水流湍急的特拉华河天堑，又无任何渡河工具，他只得暂停追击，欲待特拉华河封冻后再履冰过河。不久，康华利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返回纽约，准备告假回英国。

此刻，留守特伦顿的英军由 3 个黑森团和一支

英国龙骑兵组成，拉尔上校为总指挥。这支部队自长岛战役以来，一直攻城掠地，所向披靡。连续的胜利使这支部队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美军已濒于瓦解，不可能再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故而变得麻痹大意，疏于防范了。

华盛顿认为这是进行突发性攻击的好时机。自从撤出纽约以来，大陆军虽然屡屡受挫，一退再退，但此刻他的保存实力，寻机歼敌的时机已到。英军由于战线过长，原先优势的兵力已分散到从纽不伦瑞克到特拉华河的漫长地段上，此刻若攻击其中某一部分，它在仓促之间难以配合迎敌。此外，华盛顿认为，必须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来恢复长岛战役以来大陆军日益失去的信誉，振奋士气。因此，他开始酝酿一个发动奇袭的计划。

种种迹象表明，特伦顿守敌缺乏警惕。拉尔上校酷爱音乐，不管白天黑夜，在他的住处总是乐声缭绕，对于部队的军事布防情况他却疏于关心。有下属曾建议修筑一些工事，设置大炮，以对付可能的进攻，他听罢却不屑一顾地笑笑说：“叛军来进攻！让他们来吧！我们用刺刀来迎击他们。”不过，有关美军正在考虑发动一次进攻的传闻也引起了这位职业军官的警觉。他于12月21日亲自带兵巡视了特拉华

河两岸的情况，但没有发现对岸美军有什么异常动静。为了防止万一，他还是下令每天晚上在特伦顿周围布置岗哨，稍加防范。

与此同时，在特拉华河对岸的华盛顿正在调兵遣将，部署一场重大军事行动。根据他的安排，美军将于圣诞节之夜分兵三路渡河对黑森军驻地发动进攻。他估计，此晚寻欢作乐的德国兵一定会狂欢痛饮，许多士兵会酩酊大醉，失去战斗力，是下手的好机会。

第一路将由华盛顿亲自率领，在特伦顿以北约 9 英里的麦康基渡口渡过特拉华河，然后南向直趋特伦顿。如前所述，这里驻扎有拉尔上校指挥的 3 团黑森军和一支英国龙骑兵，共 1500 人；第二路由宾夕法尼亚民兵组成，准备在特伦顿以南 1 英里处渡河，攻占特伦顿南侧阿森平克溪上的桥梁，切断敌人南逃之路；第三路由普特南将军指挥驻守费城部队在伯林顿以南渡河，袭击驻扎在博登镇至黑马河一带的多诺普伯爵指挥的敌军。3 支部队预定在同一时间渡河，采取一致行动。

1776 年 12 月 25 日傍晚，华盛顿统领的一路人马共 2400 人携带 20 门小炮，悄悄来到麦康基渡口，准备天黑后在夜色掩护之下急速渡河，于半夜 12 点

之前全部过到对岸。此刻，华盛顿的心情像奔腾的特拉华河水一样无法平静。他知道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在行动之前，他给里德上校写信表示：“圣诞节之夜，黎明前一小时，就是我们进攻特伦顿的预定时刻。务请绝对保密。一旦敌人发现，对我们来说，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说来令人遗憾，我军人数之少超出我原来的想象。然而，事实将会证明，而且必将证明，发动一次进攻实在是不得已，万不得已，别无其他原因。”

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渡河之际，盖茨将军的参谋官威尔金森少校从费城来到华盛顿的指挥部，递上了盖茨给总司令的一封信。华盛顿正欲举鞭上马，故而神情严肃地埋怨道：“这是什么时候了，还给我递送信件！”阅罢来信，这位总司令脸上更添怨色。盖茨将军与李将军原本都是弗农山庄的座上客，二人曾与华盛顿密议过天下大事。如今，他们都不屑于华盛顿的领导，不听从他的命令，处处拆他的台。在李将军欲取华盛顿而代之以后，盖茨又前往大陆会议活动，欲设立一支不受华盛顿指挥的独立部队。对此，华盛顿如何能不心寒呢？但是，这位总司令向来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愿以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来损害国家利益和伟大的事业。

日落时分，部队开始登船渡河。此刻，大自然似乎有意要考验这支处境本已非常困难的军队。天气变得异常寒冷起来，刺骨的寒风肆虐着怒号着，鹅毛般的大雪在天空飞舞。湍急的特拉华河水在狂风的助威声中，夹带着块块碎冰，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向下游奔去。所幸的是，漆黑的夜晚成了这支部队的天然障眼物。

由于气候恶劣，河面之上风急浪高，原定于半夜12点以前渡过全部人马的计划直到凌晨4点才完成。这时部队距特伦顿还有9英里路程。厚厚的积雪妨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天明以前奇袭特伦顿已是不可能了。此刻在华盛顿面前有两种选择：或是率部返回特拉华河西岸，或是继续前进。如果选择前一种方案，不仅会前功尽弃，而且有可能在渡河过程中被敌军发现并遭到袭扰。再者，其他两路队伍可能已经过河，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胜利。因此，华盛顿毅然决定，部队继续按计划前进，奔袭特伦顿。他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迂回到特伦顿北侧；另一路由沙利文将军指挥，从特伦顿西面发起攻击。

在驻特伦顿敌军方面，拉尔上校从普林斯顿英军处得到了美军准备进攻的消息，立即予以了戒备。

但一个偶然事件打消了他的警觉。12月25日黄昏时分，就在华盛顿准备渡河之际，特伦顿的英军前哨阵地受到一支从新泽西开往宾夕法尼亚的美军先头部队的袭击，伤亡6人。但美军很快离去了。拉尔上校据此认为，这就是情报中提到的美军要发动的进攻，于是麻痹大意起来。当晚，风雪交加，天气寒冷异常。这位上校干脆让士兵们把武器搁在一边回营房过圣诞节。

当驻扎在特伦顿的英军缩在温暖的营房中熟睡之际，美军正穿着单薄的衣服疾行于向特伦顿的途中。一些美军士兵因缺鞋少袜，冻得开裂的脚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风雪更大了，豆大的冰雹也加入了考验这支队伍的行列。当天晚上就有两名士兵活活冻死。士兵的枪支也因受潮而无法再用，但他们的回答是：“继续前进，拼刺刀！”

厚厚的积雪减轻了美军前进时的脚步声和炮车发出的咕噜声响。因此，一路之上敌人竟没有发现他们。26日上午8点左右，华盛顿所率美军一部到达特伦顿附近的村庄。

大雪覆盖，道路难辨。走在部队前面的华盛顿向路边一位正在拾柴的村民打听有关敌人的情况。当他问“黑森军的哨兵小队在哪里？”时，拾柴者只是

冷冷地回答：“不知道！”这时，华盛顿身边的一位军官上前插话道：“跟你说话的是华盛顿将军。”村民闻言，立即惊喜地说：“上帝保佑你们！敌人哨兵小队就在那所房子中，哨兵就在那棵树旁边。”

华盛顿闻言，立即命令威廉·华盛顿上尉和詹姆斯·门罗中尉^①率兵前去解决这队黑森军哨兵。主力部队则继续向前推进。这时沙利文将军所率部队也已开始进入特伦顿，并与敌人交上了火。

激烈的枪炮声惊醒了还处于睡梦状态的黑森雇佣兵。特伦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人未及穿好衣服，便急忙拿枪上街，仓促抵抗。龙骑兵则在惊慌之中骑马东奔西突，使局面更加混乱。

不久，华盛顿骑马率领他的部队一鼓作气突入了特伦顿主街——国王大街。一路之上，他身先士卒，使手下左右极为担心。他们多次恳求这位总司令退到安全地带，但已经激动起来的总司令早已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这时的特伦顿守敌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们受到了美军的两路夹击。驻守于特伦顿南部的英国龙骑兵和黑森军约 500 人，他们见处境不妙，赶快越过阿森平克溪上的桥梁，沿特拉华河沿岸逃往多诺

^① 詹姆斯·门罗（1758—1831 年），即后来的美国第五任总统。

普伯爵驻守的博登镇。由于华盛顿计划中的第二路奔袭人马因风雪及河上冰块阻碍未能过特拉华河，这批敌军躲过了被切断退路的命运，得以逃脱。

拉尔上校一时间被美军的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他急问手下，到底有多少美军？得到的答复是，“四周全是敌人，市镇很快就要四面受围。”于是，这位上校赶紧集合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下属，拼命突出重围，离开特伦顿市区，退到附近的一个果园之中，打算向普林斯顿撤退。但是，这位容易冲动的上校忽然觉得在屡屡败于自己手下的叛军面前逃跑，实在丢脸。他轻率地改变了主意，率领部队调头重新扑向刚刚突围出来的特伦顿。他失去了撤退的良机。就在这位勇猛的上校骑马冲向美军之时，迎面而来的枪弹将他打落马下。

黑森官兵们见主帅坠马，顿时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成一团，拼命向普林斯顿方向逃窜。华盛顿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走投无路的敌军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过了一会儿，威尔金森少校前来向华盛顿报告：受伤的拉尔上校已交出了他的指挥刀。总司令听完，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之情，他拉着威尔金森的手，兴奋地喊道：“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光荣的日子！”与华盛顿的激动之举不同，拉尔上校此刻正身

负重伤，在断断续续地恳求美军善待他的被俘的部下们。

特伦顿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军仅以死伤数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毙俘敌军近千人的战果。此次胜利给士气低落的美军以巨大鼓舞。人们对华盛顿的偏见也因之烟消云散。优柔寡断的懦夫一时间成了果断出击的英雄。但是，华盛顿在赞誉面前谦虚地表示：“全部功劳归于我实不敢当。”他认为，这次战斗所以能胜利，是全体将士克服种种困难，在敌人面前“争先恐后”和“奋勇向前”的结果。

特伦顿之战的胜利并没有使华盛顿忘乎所以。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 3 路出击的总体战略没有实现，他所率部队一度成为无援孤军。2400 名经验不足的美军面对 1500 名久经沙场的特伦顿守敌以及驻扎南部的多诺普伯爵的优势敌军，显然凶多吉少。幸运的是，由于守敌一片慌乱且以为美军兵力很多，华盛顿的这次奔袭才得以成功。美军在长途奔袭和战斗后，已个个精疲力尽。华盛顿决定不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立即追击溃敌和据守特伦顿的想法，率领部队押着大批战俘和缴获的物资渡过特拉华河，重新回到宾夕法尼亚境内。

由于黑森雇佣兵在战争过程中残杀劫掠，无恶

不作；战俘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百姓的斥责和辱骂。但是华盛顿对于这些受雇于人的战争机器却和蔼可亲，表现出大将风度。他甚至邀请部分被俘黑森军官共进晚餐。有一位黑森军尉官在描述他所见的华盛顿时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但他的容貌却丝毫没有伟人的气派。他的眼光并不炯炯逼人。他讲话时面部带着微笑的表情，博得人的爱戴和尊敬。”为了避免百姓虐待俘虏，这位总司令不得不在各地张贴告示，告谕大家，称黑森兵是被迫参战的无辜受害者，要求人们人道地对待他们。黑森兵战俘们因之对他感恩戴德。

特伦顿之战一扫因数月败绩而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悲观情绪，打破了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人们又开始积极报名参军。同时，这次战役也表明，华盛顿避免与英军主力决战，保存实力，分散英军兵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局部歼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 金蝉脱壳，巧袭普林斯顿

攻占特伦顿之后，华盛顿让部队撤回特拉华河西岸的安全地带稍加休息，恢复体力和精神。两天以后，他决定抓住有利时机，趁敌人惊魂未定之际，追击残敌，收复新泽西。

1776年12月29日，美军再渡特拉华河，进入新泽西境内。30日，主力部队渡河完毕。先头部队则由里德上校等人指挥，追击草木皆兵的英军。多诺普伯爵则率领他的惊恐未定的部下分两路向普林斯顿和纽不伦瑞克退却。一路之上，这支不久前尚不可一世的骄兵风声鹤唳，稍遇惊吓便四散奔逃。

就在形势极为有利之际，美军的体制再次暴露出它的弊端。几个战斗经验最丰富的团队服役期在年底届满。他们因历尽艰辛而异常渴望在这隆冬之际回去与家人团聚。这对于兵力本来不足的华盛顿来说，自然是一个巨大打击。为此，他一方面向费城富豪筹借款项，向愿意超期服役的士兵发放奖金，另一方面则对这些士兵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他将那些服役期已满的士兵们集合起来，向他们发表感人肺腑的演说：“勇敢的伙计们，你们已尽到了你们的职责。但是，你们的国家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你们的妻儿，你们的房屋，你们所钟爱的一切依然在危险之中。你们已经因劳累和困苦而筋疲力竭。然而，我恳切地希望，你们能坚持下来，为自由的事业和你们的祖国服务，因为目前正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士兵们为华盛顿的恳切言辞所感动。终于，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出队列，愿意继续

服役。

大陆会议为特伦顿战役的胜利所鼓舞，同时也意识到了美军体制的弊端。12月27日，它毅然作出决定，授予华盛顿相当独断的军事权力，以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了表示对华盛顿的信任，大陆会议在通知中指出：“把无限的权力交给我国军队的统帅是万无一失的，他决不会因此而损害个人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对此我国人民实感庆幸。”为了感谢大陆会议对自己的信任，华盛顿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自己对权力的清淡欲望。他在答谢信中写道：“承蒙大陆会议授予我军事职责方面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为此我深感荣幸。我决不认为，由于大陆会议这样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一切公民义务，相反，我要时刻牢记：刀剑只是维护我们自由权利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我们的自由权利牢牢确立，首先丢在一边的就是刀剑。”

豪将军自逐华盛顿逃过特拉华河后，便回到了纽约的冬季营地休息，计划在特拉华河封冻之后，再进兵宾夕法尼亚，攻取叛军老巢费城。正当他在打如意算盘时，不料快马突然来报：驻守特伦顿的黑森旅受到美军袭击，损失千人。豪将军闻讯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民族的3个老

牌团队竟然向一支衣衫褴褛、纪律松弛的美洲土包子队伍投降！他决定立即向美军发动反击。准备回英国休假的康华利勋爵也终止了他的行程，受命重返新泽西，负责统率英军对美军的作战任务。

华盛顿很快从被俘的英军士兵处得知：康华利勋爵已率领一支援军到达普林斯顿，与格兰特将军属部会合，英军人数增至七、八千人，目前正在准备向特伦顿进军。

面对优势英军的压力，华盛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倘若放弃已收复的新泽西部分地区，退回特拉华河西岸，势必给刚刚振奋起来的美军士气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要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以目前单薄的兵力抗击如此强大的英军，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为此，他立即命令其他部队前来与之会合，同时，将队伍撤到阿森平克溪东岸布防，准备以此为屏障，阻止英军前进。

1777年1月2日下午，一路之上不断受到美军小股部队骚扰的英军终于开进特伦顿。随后，康华利将军马不停蹄地分兵数路，向隔着阿森平克溪的美军发起进攻。但在美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数路英军纷纷溃退下来。整个战斗期间，华盛顿一直端坐于他的白马之上，手执指挥刀，冒着敌人的炮火指挥战

斗。

夜幕降临了，双方战斗人员皆撤回到各自的营地休息。喧闹的战场趋于沉寂。英美双方的军事将领们趁着这份宁静开始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在英军方面，威廉·厄金斯爵士建议趁美军不备之际，于当晚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歼灭敌人。但是，自鸣得意的康华利勋爵没有理会这位下属的忠告。他认为，目前美军已被围定，犹如瓮中之鳖。根据他的计划，他将于1月3日与普林斯顿方面来的英军会合，夹击美军。届时胜利万无一失。他极为自信地表示：“明天上午，一定能逮住华盛顿这只老狐狸。”

在美军方面，华盛顿正为美军的危险处境感到焦虑不安。他盘算着明天的战斗计划。目前在他的部队的前面是处于绝对优势的英军，后方是水流湍急，漂着大块浮冰，根本无法抢渡的特拉华河。若在此与敌人对峙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凶多吉少。思之再三，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从他的脑海中闪过。既然英军主力已集结于特伦顿，普林斯顿的英军守军必然空虚。何不避实击虚，奇袭普林斯顿呢？这样既可以使美军摆脱目前的困境，化险为夷，又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打乱敌军部署。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上述方案，并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为了迷惑敌人，华盛顿命令士兵们在营地内燃起篝火，同时派人在英军所能看见的地方佯装挖掘工事。巡逻也照常进行。隔岸英军对美军活动深信不移。

是夜，北风凛冽。美军悄悄集合起队伍，开始疾行军。华盛顿年轻时的战友默塞尔将军率先头部队前行，华盛顿自己统主力部队殿后。由于道路崎岖难行，部队于清晨才到达普林斯顿附近。

此时，驻守普林斯顿的三团英军正准备奉康华利勋爵之命，前往特伦顿会合。其中毛霍德上校率领的一个团已经上路。不久，这一团英军与默塞尔将军率领的美军先头部队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毛霍德误以为这支美军是被康华利勋爵打散的小股逃兵，一面向他们发起猛烈进攻，一面派人回普林斯顿，催促另外两团英军前来助战。不一会儿，仅 350 人的美军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渐渐不支。默塞尔将军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失去指挥的美军终于乱成一团，开始溃退。

在这关键时刻，听到激烈枪炮声的华盛顿知道默塞尔将军遇到了劲敌，急驰马率队来援。他骑在高大显眼的白马之上，冒着英军的炮火，疾驰向前，指挥战斗。副官理查德·菲茨杰拉德上校一度在弥漫

的硝烟中无法找到华盛顿的身影，满心绝望地以为这位总司令已经光荣了。后来，当硝烟散去，正挥舞着指挥刀指挥战斗的华盛顿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这位副官赶忙跑到总司令身边，激动地说：“感谢上帝，阁下安然无恙！”此刻华盛顿却敦促道：“去，亲爱的上校，赶快把部队拉上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接着，他拿出当年猎狐时的劲头，向士兵们喊道：“抓狐狸啊，孩子们！”然后策马扑向英军。在总司令的榜样的感召下，美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向英军发起猛烈的反击。

原先以为胜利在握的毛霍德上校，这时发现自己正处于美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情知不妙，赶快率部拚命杀出重围，急急如漏网之鱼，退向特伦顿，与康华利所部英军会合。

另外两团英军也遇美军的奋勇攻击。其中一团英军慌忙退向布伦斯威克。另一团英军之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向布伦斯威克的大逃亡，来不及逃跑的部分英军则躲进了普林斯顿学院内试图顽抗。他们的命运就不像溜得快的英军那么顺当了。美军炮兵指挥官诺克斯架起大炮向学院里面猛轰。随之而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英军要么乖乖投降，要么去见上帝。

此番巧袭普林斯顿的战斗中，美军毙敌 100 余名，俘敌近 300 人，取得了继特伦顿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而美军方面在战斗中仅损失 30 人左右。

战斗结束后，华盛顿一马当先，立即率军追击向布伦斯威克方向溃退之敌。在布伦斯威克还有英军储存的大量金钱和装备，这些都是华盛顿所想要的。但是，当部队行至普林斯顿东北约 3 英里的金斯顿时，有农民来报：一大队英军正从特伦顿方向向美军追来。这位美军总司令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决定停止追击。他认为，美军已整夜没有合眼，长途疾行军和空腹作战已使他们人困马乏；而且美军的继续追击很可能会遭到布伦斯威克守敌与康华利部队的夹击。于是，华盛顿决定见好即收，将部队开往地处山区、林木茂密、进可攻退可守的莫里斯城加以休整。一路之上，他命令将所经道路的全部桥梁拆毁，以阻止英军可能的跟踪追击。疲乏过度的美军中许多人竟在行进途中倒地而睡，鼾声大作。

却说驻扎于特伦顿的康华利勋爵，在天黑之后，一心一意回去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去逮住华盛顿“这只狐狸”。不料天光微亮时，整夜喧闹不已的美军阵地突然变得空无一人。这位自恃才高，一向瞧不起

华盛顿的英国将军恍然大悟。那只美国“狐狸”又一次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一种搀杂着惊讶、恼怒的无可名状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心头。但是，美军究竟转向何处？他无法作出判断。

天光大亮，一轮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为严冬所胁迫的人们顿感一阵暖暖的希望。这时，普林斯顿方向传来了隐约的枪炮声。康华利勋爵突然意识到，华盛顿不仅安然突围，而且正在偷袭他的兵力单薄的后方。惊慌之感立即取代了这位将军原先未能捉住华盛顿的懊恼之情。他急忙拔营向普林斯顿方向疾进。然而，当他率军抵达普林斯顿时，这座小城内已空无一人。他估计美军一定会前往布伦斯威克，抢夺他的军需仓库，遂不敢稍怠，立即向布伦斯威克方向进发。但一路之上美军踪影全无。他哪里知道，华盛顿已在金斯敦改道前往莫里斯城了。

特伦顿和普林斯顿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美军自长岛战役以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争形势。美军在这两次战役中的巧妙策略和大胆勇敢的举动，既使轻视他们的敌人大为震惊，也使人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华盛顿的误解得到消除。人们突然发现，这位总司令处事审慎而不乏进取精神，作风细致却有果断的魄力。逐渐地，华盛

顿在美国政治、军事生活中确立起牢固的领导地位。有位英国史学家认为，以上两大战役的胜利，“在邦联各州中都确立起华盛顿的军事威望，增加了他在政治和行政权力中的个人份量。”一些欧洲政治家和将军称华盛顿是“美国的费边”，以表示对他在撤退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的赞赏。

华盛顿开始积极主动地打击有如惊弓之鸟的英军。他派出多支大陆军与各地民兵配合，不断袭扰敌军，伏击英军的粮草征集队，切断他们的供应渠道。他在命令中写道：“我决不准有任何敌军到他们的防线以外活动，决不允许他们同农村地区有丝毫联系。”

华盛顿的这些措施很快见效了。不久以前还耀武扬威的英军因处处遭到伏击，最后不得不龟缩到纽不伦瑞克等少数城镇内，通过水路从纽约运来给养维持生计。结果，“一支强大的军队被一支似乎不堪一击的军事力量困在狭小的范围内，不能越雷池一步，一超出这个范围，就要受到惩罚。”

不久，华盛顿利用英军战线收缩，被动防守的有利时机，率领部队到达莫里斯城进行休整。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座落在山谷之中，四周有险峻的高山和密林环绕，放眼望去，到处是如诗如画的景色：

潺潺的溪流，绵延起伏而郁郁葱葱的重山峻岭……

华盛顿选择莫里斯城作为营地，有他自己的打算。这里地势险要，巍峨的高山阻挡了英军从海上进攻的道路。后山的许多隘口便于在紧急情况下退向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它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广阔的新泽西平原，纽华克和纽不伦瑞克等主要英军据点与之处于几乎相等的路程，便于了解敌情和及时调整部署，更有利于“打了就跑”的战术的运用。

华盛顿还利用在莫里斯城的休整时间，加强对大陆军的正规化建设。为了防止士兵出现恶习，他给各旅旅长下发通知，其中要求：“要在你的旅里尽力严禁一切恶习和不道德行为。每个团都要配备一名随军牧师。务请督促士兵们经常参加礼拜活动。各种赌博都是明文禁止的活动，因为赌博是邪恶的基础，也是许多英勇善战的军官毁灭的原因。”

他将一批富有才干的军官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年仅 20 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由于自己非凡的才智被提拔为总司令的上校副官。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华盛顿经常慈爱地称呼汉密尔顿为“我的孩子”。

随着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发展，一些外国军官

也开始申请加入大陆军行列。由于他们原来的军阶都比较高，华盛顿在安排他们的职务时，感到非常为难。当然，有感于他们愿为美国的独立事业而战，他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康韦先生，自称在法国服役30年，获得圣路易奖章，希望能在美军中获得准将军衔。华盛顿满足了他的要求。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位自吹自擂且喜欢玩弄阴谋的小人，后因策划推翻华盛顿的阴谋而扬名。自然，在支援美国革命的外国人中也不乏仁人志士。其中有波兰爱国志士科希秋什科。他应富兰克林的推荐来到华盛顿手下工作。当华盛顿问他有何所求和能做什么时，这位波兰志士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为美国独立而战。”“考验我！”总司令对他爽快而无所求的回答甚是满意，立即提拔他为上校副官。在谈及对科希秋什科的印象时，华盛顿写道：“这位先生跟我们一样，一直致力于保卫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抛弃了自己的财产家业，热心追求实现这些目标。因此，他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并在军事利益许可的范围内予以重用。”后来这位波兰志士因对美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而深受美国人民的敬仰。还有出身名门的法国绅士路易·弗勒里，因其通晓工程方面的知识而成了美国工兵指挥官，为美军防御工事的

修筑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盛顿还对军事编制进行了重新调整。他将手下官兵划分为 5 个师，分别由 5 位少将指挥，下辖 10 个旅，由 10 位准将指挥，总兵力为 43 个团，约 7300 人。

由于操劳过度，华盛顿在 1777 年 3 月初曾一度病魔缠身，卧榻不起。这时，他想起了远方的亲人，心中极度渴望往日在弗农山庄的温馨宁静的家庭生活。3 月中旬，为了解除华盛顿的思念之苦，马撒乘马车来到莫里斯城。春姑娘好像聆听到了华盛顿夫人的马车声，也悄悄地随着她一起来到了这座景色秀丽的山中小城。夫人的到来给华盛顿紧张而单调的军旅生活注入了一种家庭的欢乐气氛。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以更充沛的精力去迎击新的更艰苦的战争。

★ 费城陷落前后

1777 年 5 月底，经过几个月休整的美军离开风景如画的莫里斯城冬营，转移到距英军据点纽不伦瑞克不到 10 英里的米德尔布鲁克安营扎寨。几乎与华盛顿率军出山的同时，一直驻于纽约冬季营地里等待春天来临的豪将军也认为进行重大军事行动的

时机已到。6月初，他抛下在纽约的安逸舒适的奢侈生活，统率8000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哈得逊河，进驻纽不伦瑞克，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司令部。此番豪将军前来的主要目的是，表面上向费城进军，实则是引诱华盛顿下山，到平原地区与英军决战。

6月13日夜，豪将军统率英军从不伦瑞克出发，摆出向特拉华河推进的阵势。但先头部队在出行八、九英里后便停顿了下来。华盛顿在得知英军的这一举动后，立即于14日晨前往观察。起初，他认为英军会进兵费城，但敌人违反常规的举动使他产生了疑问：豪将军此举真的是在向费城进军吗？还是诱敌之计呢？在无法摸清对方真正意图的情况下，他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如此数日，豪将军甚至派出几支小股部队佯装要强渡特拉华河。但华盛顿已经看穿了豪将军的骗人把戏，始终不为所动。他得出结论：“敌军在没有给我军以沉重打击之前不会这样行动。强行渡河风险太大，因为他们在前面一定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而在背后又会遭到我们这样一支部队的袭击。”

19日，豪将军见诱敌不成，突然拔营假装仓促返回不伦瑞克。但华盛顿仍只派出小股部队尾随于敌后，主力部队坚守于原地不动。22日，豪将军再次命

令英军开出不伦瑞克。这次他采用了激将法。一路之上，他下令英军烧杀抢掠，试图激起美军的愤怒，引之上钩。华盛顿仍只派出小股部队袭扰英军。豪将军没招，干脆命令英军准备渡海向斯塔腾岛撤退。

6月24日，华盛顿见英军摆出撤离新泽西之势，才命令主力部队离开米德尔布鲁克高地，向英军方向推进。此刻，豪将军看到华盛顿“这只狐狸”终于离开老窝，赶快杀出回马枪。他将英军分成两路，分别由自己和康华利率领，对美军进行包抄。但康华利属部遇到美军的激烈抵抗，未能遂愿。华盛顿也及时识破了豪将军的诡计，将主力部队重新撤回到布防的米德尔布鲁克高地。

6月30日，一无所获的豪将军无可奈何地将他的司令部撤到斯塔腾岛上，自己由水路返回纽约。

华盛顿知道，英军不会就此罢休。但是，英军下一步会采用什么样的行动，他一无所知。不久，他收到两分有关英军行动的情报。一份情报说明，柏高英将军率领的一支强大英军已从加拿大乘船南下到香普兰湖，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轻易地占据了美军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提康德罗加，并准备向阿尔巴尼推进。另一份情报则说，纽约方面的英军运输船正在忙于准备数星期的淡水，从而表明他们

将有重大军事行动，但不会将目标指向哈得逊河，因为那里无需准备如此多的淡水。

根据以上情报，华盛顿分析了英军可能的行动计划：一种可能是，柏高英将军率兵直驱哈得逊河上游，豪将军统兵从哈得逊河北上，然后两军会师一处，将美国中部与北美各州截成两断；第二种可能是，豪将军率领纽约英军从海路南下，攻打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

就在华盛顿对英军意图捉摸不定的时候，呆在纽约的豪将军也不清楚英军的整体战略是什么。这是因为，美洲英军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听命于伦敦方面的指令。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北美英军往往无法及时收到大西洋彼岸的命令。其实，这次英军从加拿大南下的计划是由英王乔治三世、殖民大臣杰曼和柏高英将军共同制定的，目的是柏高英将军从加拿大南下，豪将军由纽约北上，双方定于阿尔巴尼会师，以便切断美国北部和中部的联系，然后合力进攻费城。但是，官僚透顶的杰曼竟因休假而忘了将作战计划通知豪将军。豪将军在得不到伦敦方面消息的情况下，作出了进攻费城的决定。

华盛顿起初因不明英军意图，一直举棋不定。他时而率军向阿尔巴尼和新英格兰方向运动，时而又

向费城方向运动，结果，在哈得逊高原上一条叫做溪谷的山间石径中来回奔波。只是得到有关豪将军率军乘船南下的确切消息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将部队开赴费城附近的小镇日耳曼顿。自己则前往费城，与大陆会议商量有关御敌之策。

7月的费城正值炎夏酷暑。一日，华盛顿正在视察费城周围地区的防御能力，碰巧结识了法国贵族青年马奎斯·德·拉法叶特侯爵。^①这位年轻的侯爵是出身法国名门的一位自由派贵族。他同情并支持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事业。1777年4月，年仅20岁的他就告别了年轻貌美的妻子，抛弃了宫廷中纸醉金迷的豪华生活，乘着自己花钱装备的“胜利号”舰只离开法国的波尔多港，于6月到达美国。7月，拉法叶特侯爵赶到美国临时首都费城，向大陆会议外务委员会提出了参加大陆军的申请。

起初，大陆会议有关官员鉴于前来申请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外国军官很多，有些应接不暇，对拉法叶特的要求有些为难之色。遭到冷遇的拉法叶特表示不悦。他立即递上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在我作出种种牺牲之后，有权要求两项照顾。一是自费服

^① 拉法叶特（1757—183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大革命初期曾任法国国民军司令。

役。二是先当志愿人员。”拉法叶特的举动引起大陆会议的注意。他们发现，这是一位与法国宫廷有着密切联系的名门贵族，他前往美国曾引起英国政府向法国方面提出外交抗议。正在渴望与法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期望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大陆会议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于7月31日作出决定：鉴于拉法叶特渴望报效美国革命，且出身名门望族，社会联系广泛，特授予他美国陆军少将军衔。

年长的华盛顿与年轻的拉法叶特之间很快建立起父子般的情感。华盛顿特别佩服拉法叶特无私的热情和高尚的行动，他将这位年轻而缺乏实际军事经验的少将吸收为自己的副官。加之拉法叶特不像其他外籍军官那样鄙视华盛顿缺乏正规军技能，而是虚心地向他学习讨教各种问题，更加深了总司令对他的赏识和亲近。

数日之后，拉法叶特与华盛顿一道来到费城附近的大陆军营地，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在亲眼目睹了一次华盛顿检阅军队之后，这位年轻的法国侯爵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有11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衣着更差，给人一种光怪陆离的印象。他们穿着颜色斑驳的服装，有的还赤身露体，棕色亚麻布做的猎人衫要算是最好的衣服了。他们的战术同样不

正规。除了最矮的人站在前列以外，其他都不分个子高矮，混合编队。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是一批有热情的军官指挥的英俊的士兵。”华盛顿曾为在这位刚从法国陆军中来的军官面前检阅大陆军而感到不好意思，似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拉法叶特却谦虚地对这位总司令说：“我是来这里学习的，不是当教官的。”从此，这位法国青年贵族成了华盛顿的得意门生。他俩的友谊在战争以后的年代仍一如继往地融洽地保持着。

1777年7月24日，豪将军率领15000大军分乘230艘舰船驶出纽约港，进入海洋。其进攻目标显然是费城。但是，许多天过去了，英国舰队一直没有消息。已经着手费城布防的华盛顿又坠入云雾之中，不知豪将军是继续南下，还是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调头返回纽约攻占哈得逊河流域。

8月22日，正当华盛顿准备率军北上进攻纽约之际，突然收到新的情报，英国舰队确实已经驶入切萨皮克湾。华盛顿由此得出结论：“豪将军进到切萨皮克湾内这么靠北的地方，一定是想走这条路线直取费城。”原来，豪将军出海以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特拉华海角，准备沿特拉华河逆流而上，进攻费城。后得知美军已经采取措施堵塞了河流航道，

他转而决定从切萨皮克湾登陆，直趋费城。但是，由于风向的原故，英军舰队费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进入切萨皮克湾。

既然英军的意图已经明朗，华盛顿决定，立即前往迎敌。临行前，为了震慑费城市内的效忠英王分子，显示大陆军的强大力量，华盛顿命令美军在城内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蔚为壮观：华盛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拉法叶特身着戎装，与总司令并肩而行。将士们个个端着擦得锃亮的武器，帽插绿色小树枝，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振奋人心的军乐声中绕城一周。结果是，不满分子看了丧志泄气，革命党人看了深受鼓舞。完成费城游行之后，大陆军直接向克里斯蒂安娜溪与布兰迪温河交汇点的威尔明顿进军。华盛顿将他的司令部安置于此。

8月25日，豪将军开始率领英军在切萨皮克湾登陆。尽管屡次寻找美军决战而未达到目的，他仍然对此没有死心。此番他要以进攻费城为诱饵，逼迫华盛顿决战。在他看来，华盛顿可以不从莫里斯城外的米德尔布鲁克高地上下来，但他不能对费城的行将陷落坐视不管。同时，豪将军相信，通过占领这座美国的临时首都和最大城市，可以使反叛者们在心理

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一蹶不振。

豪将军的估计是正确的。华盛顿决心努力阻挡住英军向费城的推进。8月26日，他亲自率领格林将军和拉法叶特等人策马前往距英军驻地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察看敌情。傍晚时分，一场暴风雨将华盛顿一行赶入一户农家。夜幕降临之后，因风雨交加且伸手不见五指，华盛顿竟不顾周围人员的劝说，执意要在此呆到次日天明。后来他承认：“只要出一个小小的奸细，我就可能成为敌人的阶下囚了。”

9月5日，华盛顿向美军发出动员令。他认为，敌人曾从新泽西方面两次图谋费城，皆没得手，现在他们欲孤注一掷。倘若他们这一次也失败了，战争就可能从此结束。因此成败在此一举。他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同无数的困难搏斗，已经两年了，但光明的前景已经翘首可见了。我们历尽艰难险阻，现在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拿出大丈夫气概英勇作战，这第三次战役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战役。”这时，从双方力量看，美军总兵力为15000人，英军总兵力为18000人。

9月8日，英军兵分两路向美军驻地推进。华盛顿疑心豪将军会在自己的右侧前进，然后突然越过布兰迪温河，占据河北面的高地，切断美军与费城的

联系。于是，他在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进行了军事部署。9日黄昏时分，华盛顿率大陆军进驻布兰迪温河北岸的查德浅滩，作为自己阵地的中心，以防英军从此偷渡，同时命令沙利文将军率军据守自己阵地上游的右侧高地，形成右翼，阿姆斯特朗少将率领宾夕法尼亚民兵驻扎于布兰迪温河下游地区，形成左翼。英军也于是日晚进驻布兰迪温河南侧7英里的肯尼特广场，与美军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11日清晨，豪将军再次施展在长岛布鲁克林高地上的惯伎，一面派出克尼普豪森率领英军一部从美军阵地正面的查德浅滩发动佯攻，吸引美军的注意力，同时派康华利勋爵率领英军主力在效忠荣王分子的引导下，向西北方向迂回17英里，渡过布兰迪温河，绕至美军右翼，企图从背后进攻美军。

华盛顿对英军的以上部署毫无所知。正面克尼普豪森指挥的英军的攻击，吸引了华盛顿的注意力。直到中午时分，沙利文将军派急使来报：康华利率领英军主力正在沿河向上游运动，意图渡河包抄美军右翼。华盛顿闻讯大吃一惊。他立即命令沙利文将军前往堵截康华利所率英军，自己对付克尼普豪森将军在正面的进攻。

沙利文率兵仓促前往迎战之时，康华利正在从

容不迫地率军迅速向前推进。在英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来不及转防的美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英军随之长驱直入，将沙利文的部队赶出了高地。正在沙利文处参加战斗的拉法叶特也在设法集合被打散的部队时中弹负伤。

正在正面进行佯攻的克尼普豪森从美军右翼激烈的枪炮声中作出判断，康华利已经得手。于是，他也立即强渡查德浅滩，向美军发起了认真而强有力的进攻。看来美军败局已定了。所幸的是，格林将军指挥的美军后备部队及时到达，抵挡住了英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使得开始溃败的美军及时撤退下来。当晚，美军连夜向费城方向转移。

此次战役中，英军伤亡 600 余人，美军损失达 1100 多人。尽管美军遭到失败，但豪将军重演长岛战役中布鲁克林高地一幕的企图没有得逞。究其原因，大陆军经过一年的战争锻炼已更趋成熟，战斗力更强了。在华盛顿的直接指挥下，美军后卫部队对英军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使大部分军队得以撤离。豪将军意欲一举歼灭大陆军的目的再次化为泡影。

布兰迪温战役之后，通往费城的大门实际上已经向英军敞开。美军失利的消息传来，费城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惧之中。许多人举家出走，去山中躲避。大

陆会议则急忙命令华盛顿增调兵力，保卫这座美国的临时首都。对此，华盛顿在9月13日给大陆会议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美军能够在战场上击败英军，则费城无需防卫；倘若美军无法战胜英军，则费城终将难以守住。大陆会议于是决定放弃费城，迁往兰开斯特，后又迁移至约克敦。撤离以前，大陆会议临时赋予华盛顿对行为不端的军官予以革职，任命准将以下军官，以及征用军用必需品等权力。

但是，豪将军并没有立即进军费城，他想继续诱引大陆军与之决战。因此，当美军一败涂地，仓惶退却之后，他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就地扎营。第二天，他派出小股部队占领了原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威尔明顿。这种稳扎稳打的方针使豪将军再失良机。当时拉法叶特在分析布兰迪温战役后的形势时指出：倘若英军乘胜进击，美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但是，“他们白白虚度了宝贵的一夜。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了许多错误，这个错误或许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

英军的无所作为给华盛顿以喘息之机。他首先率部队到费城附近的日尔曼顿休整，同时派人将通往费城道路的桥梁等设施加以破坏。然后，他发挥大陆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点，总是行踪不定地与英军

周旋，想瞅准机会打击英军。终于，豪将军逐渐地厌倦了华盛顿捉迷藏的游戏。既然找不到决战的机会，不如先夺取费城。

9月26日，豪将军率领主力部队驻扎于费城附近的日尔曼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派康华利勋爵统领一支服装华丽整齐的英军精锐部队打着得胜鼓，敲着得胜锣，威武雄壮地开进费城。这与不久前衣衫褴褛的大陆军游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军终于占领了数次图谋夺取而未能得逞的“反叛”中心。

英军占领费城之时，华盛顿还在30英里以外处。他鞭长莫及，眼看着英军占领了自己的首都。但是，他以非常镇定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认为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指出：“我希望这件事造成的损害并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么大，并且希望，只要稍假时日，只要坚持不懈，我们就会有有利的机会来收复失地，并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当然，华盛顿也明白，大陆军最近的败绩在人们的心头留下了阴影。因此，他渴望能够在冬天到来之前打个胜仗，以振士气。各路援军也陆续到达了。到9月底，华盛顿掌握的兵力包括大陆军8000人和民兵3000人。他信心十足地向大陆会议表示，豪将军

“攻占费城不是交了好运，而是要招致他的覆灭。”终于，这位总司令瞅准的机会来了。

9月30日，华盛顿率军进抵距日尔曼顿14英里远的斯基帕克溪。此刻，英军少将康华利勋爵正率3000人守卫着费城。英军主力5000人则在豪将军指挥下驻扎于距费城6英里远的日尔曼顿，正对着华盛顿营地的方向。

日尔曼顿位于斯库尔基尔河东岸，形状像一个十字。一条两英里长的大街贯穿南北，与进城的主干道垂直相交。房屋大多用石头砌成，低矮坚固。其中，东北部有一座原宾夕法尼亚首席法官本杰明·丘的别墅，特别坚固。英军主力就驻扎在小镇的南部。豪将军为了显示对叛乱者的蔑视，根本不修筑任何防御工事。

根据侦察人员的报告，华盛顿决定给这支目空一切的英军再来一次“特伦顿式”的教训。美军将在天黑以后向日尔曼顿发起奔袭，给英军以措手不及的打击。根据他的部署，美军将兵分四路向日尔曼顿出发，于拂晓前同时投入战斗。其中，民兵部队从两侧小路前进，作为侧翼，主攻部队由大陆军的两个分队承担。沙利文将军指挥右路军，堵截主干道上的英军，格林将军指挥左路军攻击敌人右翼，将其赶向斯

库尔基尔河边。

1777年10月3日晚7时，夜色降临。美军按原计划开始了行动。华盛顿随右路军悄无声息地向日尔曼顿进发。一路之上，天色漆黑一团，以至无法看清表上的时间。加上道路崎岖难行，部队到达日尔曼顿附近时，已是黎明时分。华盛顿因此焦急万分，担心偷袭计划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当太阳升起以后，地面上突然升起了弥漫大雾。这位美军司令见状，高兴得叫了起来：“天助我也！”

不久，华盛顿的先头部队与英军的警戒哨发生交火。沙利文将军率领的右路军迅速沿日尔曼主街由北而南推进。遭到突然打击的英军开始溃退。然而，到处弥漫着的浓雾和硝烟使在主力部队中的华盛顿根本无法了解前面的战事进展情况，因为30码以外就无法辨别事物。最后，迫不及待的这位美军司令干脆率着后卫部向前压去。一路之上，当他透过团团浓雾，看到路旁被英军遗弃的大炮、空空的帐篷以及乱七八糟的生活用具时，禁不住喜形于色：英军大部队也有这么一天，让大陆军撵着屁股跑。

华盛顿率军继续前进。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弹从路旁本杰明·丘的别墅中射来。原来，这里躲着英军的几个步兵连，他们凭借坚固的房屋据守，美军竟无

可奈何，主力部队在久攻不下后，只得绕道继续向前推进。华盛顿见宅前留下的美军尸体，怒不可遏，下令用大炮进行近距离手射，但坚固的墙体竟将炮弹反弹了回来。无奈，他只得留下一团美军监视宅内英军，其余部队继续前进。

随着部队的挺进，华盛顿发现，美军先头部队已进抵十字路口豪将军主力部队的驻地，而且根据左侧的枪炮声判断，格林将军的部队也已打进来，攻到豪将军主力部队的营地了。看到自己胜利在望，华盛顿再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清。像往常一样，他激动地策马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奔去。

正当华盛顿洋洋自得，以为胜券稳操之际，突然，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沙利文将军指挥的先头部队奔跑着退出了豪将军的营地，与此同时，美军的后方也爆发出密集的枪声。在华盛顿身边的士兵见状，以为英军反攻上来了，也跟着奔逃起来。怒不可遏的华盛顿用指挥刀背不断抽打逃跑的士兵，试图进行阻止，但无济于事。眼见大势已去，这位司令官只好尽力将混乱不堪的队伍集合起来，进行有秩序的退却。一场本已胜券在握的仗，转眼间变成了一场大溃逃。华盛顿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沙利文将军指挥

的右路军因子弹用尽正准备撤退，遇到格林将军率领的左路军。在浓雾之下，他们误以为是英军，故而惊慌地奔逃起来。美军后方的枪声是格林将军的部队与华盛顿留下包围本杰明·丘宅第的部队相遇时因大雾弥漫，敌我不辨，而相互对射的结果。这使美军误以为被包围而疯狂地溃逃不止。几小时前，华盛顿还认为弥漫大雾是老天在帮助美军，现在他却不断埋怨这场浓雾“来得莫名其妙”。

美军的溃逃给本已陷入混乱之中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豪将军从懵头转向中清醒过来，立即组织英军进行猛烈反攻。康华利勋爵也率部前来加入了追逐美军的行列。美军仓惶奔逃 20 英里才收住脚步。在这次战役中，英军死伤 500 多人，美军则损伤 600 多人。

日尔曼顿战役的失利使华盛顿感到特别懊丧。他眼睁睁地看着胜利从自己的手边溜走了。事后他在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写道：“一切报告都证实我最初的看法，我军是在胜利之神宣告站在我们一边的时刻退却的。……依我看，我们所以没有能利用这次良机，除了天气极端阴暗之外，别无其他原因。”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也以惋惜的语气写道：“要不是由于浓雾，30 码以外难分敌我，我相信那天本来可以

取得决定性的辉煌胜利。”

虽然日尔曼顿一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但是，一群训练不足且漫无纪律的民兵占很大比重的军队敢于攻打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影响。一位英国军事评论家指出：“在这次作战中，美方发起攻势，虽然被击退并蒙受损失，却表明他们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人们原先曾希望同他们打一仗就能起决定性作用，就可能使战争迅速结束，现在人们却不怎么敢抱有这种希望了。”

确实，豪将军在受了这次惊吓之后，再也不敢小瞧华盛顿了。他将部队全部撤入费城，然后在这座城市周围筑起牢固的防御工事，以防不测。

日尔曼顿战役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法国外交大臣维尔仁原来对是否要冒险与美国结成联盟一事摇摆不定。在这次战役后，这位外交大臣断言：“拉起一支部队，一年之中提高到这种水平，这已说明了一切。”

六 六年独立战争（三）

★ 萨拉托加大捷

就在华盛顿率领大陆军离开莫里斯城，准备迎战豪将军之时，英将柏高英于 1777 年 6 月 16 日率领一支由 8000 名英军和德国雇佣兵组成的强大部队从加拿大的圣约翰南下，开始了与豪将军会师阿尔巴尼的计划。

负责指挥北方防务的斯凯勒将军立即给华盛顿写信，向他报告了有关情况。华盛顿得到消息后，立即给予斯凯勒将军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他派出了包括摩尔根来福枪团在内的一支精锐部队前往驰援，同时又发信给斯普林菲尔德，要求那里立即向北方守军提供弹药，还将皮克斯基尔的 10 门大炮调往北方。正从马萨诸塞州开往皮克斯基尔的 600 名新兵也被调往斯凯勒将军处。

但是，实力相差悬殊的美军一时无法抵挡住气势汹汹的英军。7月6日，英军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北美门户提康德罗加及其周围地区。7月7日，英军又占领了距提康德罗加20多英里的哈巴顿。

提康德罗加的陷落，在美国引起一片恐慌。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北部要塞失守之后，已无法继续阻挡英军的长驱南下了。英军方面也因此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阿尔巴尼已经是囊中之物，垂手可得。更有甚者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美国人再进行抵抗只会使他们的投降条件更加苛刻。”

华盛顿深知，北部战争形势将对整个美国革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提康德罗加陷落后的形势对美军不利，他依然坚定地支持斯凯勒将军在北方采取的各种行动，将自己的得力助手阿诺德将军以及精通工程的波兰志士科希秋什科派往斯凯勒处，并指示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的民兵指挥官们协助阻止英军南下。他对斯凯勒将军的诱引柏高英深入腹地，伺机围歼的主张积极予以支持，并乐观地认为：“柏高英将军迟早会得到有效阻遏，而且正像我以前说过的，他已得到的胜利会加速他的毁灭的来临。”

华盛顿的乐观估计是有根据的。英军所以能迅速攻占提康德罗加，是因为英国船只可以将部队以及辎重沿香普兰湖而下，直抵该要塞。但是，从提康德罗加到哈得逊河源头的阿尔巴尼则与前段路程大不一样，它必须经过 100 英里的荒凉原野和丛林。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英军根本无法保障其供给线的畅通无阻。

正当斯凯勒将军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开始奏效之际，8 月 4 日，大陆会议未经征求华盛顿的意见，便任命盖茨将军取代斯凯勒将军为北方战线司令。这时，柏高英将军在丛林之中陷入了寸步难行，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部队不断受到隐伏在丛林深处的美国民兵的袭击，疲于应付。漫长的战线使英军的兵力不断分散，补给线时常中断，部队的粮草供应难以为继。

8 月中旬，供养不足而陷入困境的柏高英决定铤而走险。他派出了一支 500 多人的队伍前往袭击本宁顿，企图夺取此处的美军给养。8 月 16 日晨，这支英军在皮姆指挥官的率领下接近本宁顿。此刻，早已埋伏于附近树林之中的北美民兵突然杀出，给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打击。结果，这支英军损失过半，指挥官皮姆也命丧黄泉。

9月19日，困难重重的柏高英将军寄希望于纽约方面英军来援，继续按原计划渡过哈得逊河向阿尔巴尼推进，但在“自由人农庄”遭到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指挥的美军和当地民兵的英勇阻击，损失惨重。不久，这支英军陷入了美军和当地民兵的包围之中。新到任的盖茨将军对这支陷于困境的英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力图通过缩小包围圈而坐等柏高英将军缴械投降。

10月7日，久待纽约方面援军不至的柏高英将军心急如焚，决定派出一支部队试探美军虚实，并掩护抢掠粮食，以免冻饿之虞。这日，他亲自率领1500名最精锐官兵，携带20门大炮，悄悄向贝米斯农庄的美军阵地接近，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但是，英军的行动被机警的美军发现了。很快，这支英军就陷入了大陆军和民兵们的包围之中。阿诺德将军身先士卒，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列。美军在他的感召下，个个争先，人人奋勇，以致受过正规战术训练的英军被这种不顾一切的猛冲猛打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柏高英将军见美军攻势凌厉，英军伤亡惨重，自知不敌，率英军仓惶退却而去。

柏高英将军屡战屡败，决定率军退向哈得逊河东岸的萨拉托加要塞。但是，苍天似乎故意与这支饥

饿疲乏的英军为难，竟下起了瓢泼大雨。原本凹凸不平的道路因此更加难行。直到10月9日傍晚，这次凄苦不堪的英军才有气无力地抵达萨拉托加。由于美军已经抢先一步破坏了河上桥梁，柏高英放弃了撤退前往加拿大的计划，决定就地固守待援。

然而窘迫的形势不容柏高英继续顽抗。由于战斗减员以及印第安人、加拿大人、英王效忠派分子的不断开小差离去，英军人数已大大减少。而且手头所剩的粮食也只能勉强维持3天。绝望之下，柏高英将军召集了一次上尉以上的军官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除了力争体面的投降以外，别无选择。

10月13日，柏高英派副官金斯顿前往美军司令盖茨处，商量投降事宜。10月14日，双方就投降条件达成妥协：以不再在美国境内服役为前提，允许投降英军自由前往欧洲。然而，就在这投降条款签字前夕，纽约方面的亨利·克林顿将军于16日夜给柏高英将军送来急件，称其所部英军正在向哈得逊河上游挺进。柏高英将军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欲坚守待援。但是，其属下多数人认为，这样将使英军置于背信弃义的地步。迫于无奈，柏高英将军于10月17日在投降书上签字。5700余名英军官兵正式向美军投降。

这天，身着华丽的皇家制服的柏高英将军和穿着朴素的蓝色军大衣的盖茨将军分别由各自的将官陪同，在美军营地门口举行会面仪式。只见柏高英骑马行至距盖茨仅两步远的地方勒住马头，用手将军帽略微上抬，彬彬有礼地道：“盖茨将军，战争的命运使我成了你的俘虏。”盖茨则礼貌地回复道：“我随时愿意作证，这完全不是由于阁下的过错。”

萨拉托加大捷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这支英军的投降，美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从而大大加强了美军的军事力量。而英军的实力由于这次战役而大大削弱了。柏高英投降之后，英军很快撤出了提康德罗加等地，撤向北部。正在哈得逊河畔不可一世的亨利·克林顿闻知柏高英败讯，尤如晴天霹雳，深恐自己重蹈覆辙，赶忙率部顺流而下，缩回纽约去了。从此，英美双方军事力量开始向有利于美军的方向转变，美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同时，这次战役的胜利也改善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处境。1778年，一直犹豫不决的法国从萨拉托加大捷中看到了美国人民的力量，终于与美国缔结了同盟条约，投入了反英斗争的行列。西班牙在法国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反英战争。丹麦、瑞典、俄国、普鲁士等则成立了有利

于美国的“武装中立”同盟。国际形势向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方向转变，对独立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 “康韦阴谋”

在北方大陆军将士和民兵们为萨拉托加大捷而欢欣鼓舞之际，华盛顿正在南部竭尽全力与豪将军的英军主力周旋，且将敌人逼入了费城。豪将军也一反往日的骄横架式，龟缩于费城城内拒不出战。华盛顿则因兵力不足而无法向费城发起攻击。双方一时形成了对峙局面。

严冬来临了。想到衣衫褴褛、神形憔悴的大陆军将士，华盛顿决定利用战斗间歇之际让他们进行一次休整。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位于费城西北部 18 英里处的伏吉谷作为冬季营地。此处虽然荒凉，但森林茂密，山丘起伏，易守难攻，便于军队安全整训，同时也可以监视费城方面英军的动静。

1777 年 12 月 18 日，费城笼罩在满天飞舞的大雪之中，肆虐的北风抽打着所遇到的一切。费城的英军龟缩于城内温暖的壁炉边，做着甜美的梦。华盛顿及其战友们此刻正行走于荒凉的原野上，向伏吉谷进发。在凛冽的朔风中，将士们顶风冒雪艰难地行走

着。士兵们赤裸冻裂的双脚在踏过的雪地上留下了殷殷血迹。华盛顿在日后回忆起这段艰难的经历时感慨地写道：“我们可以说，在尚未失传的历史书籍中，找不到一支军队像我们这支军队一样遭受着这种闻所未闻的艰苦环境，而且，还自始至终一贯地以忍耐和刚毅的精神来忍受这种艰苦。那些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脚无鞋袜，赤脚行军，从他们脚上滴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粮食，……”

到达伏吉谷后，展现在华盛顿及其战友们眼前的是一片荒凉之地。士兵们不得不亲自砍伐树木，修建一些简陋的小屋，以供栖身。至于当时的生活状况，军医阿尔比金斯·沃尔多的日记中有详尽的描述：“食品短缺，破屋陋舍，天寒地冻，筋疲力尽，肮脏的衣服，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一半的时间我都在恶心，……牛排汤上来了——满碗是烧焦的树叶和灰尘，……我宁愿像变色龙一样以空气为生。”“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的鞋烂得露出脚趾头，破烂的长袜盖不住他赤裸的双腿。裤子破得几乎连遮羞都遮不住。衬衣撕成了碎片，头发蓬乱，面庞瘦削……他走了过来，带着悲苦和绝望的神情叫喊道：‘我在生病，脚跛了，腿也痛，全身是遭罪的疥疮……到头来，我

应得的报应就是“可怜的威尔他死了。””与华盛顿一起进驻伏吉谷的拉法叶特对这里的苦难生活也有相同的描述：“这些不幸的士兵，需要每一样东西，他们既没有棉衣，帽子，衬衣，也没有鞋子。他们的腿和脚都冻得发黑，常常只好截肢！”

与在伏吉谷冬营中的大陆军相比，费城的英军却过着温暖舒适的生活。黑森军团的爱华特上尉在日记中写道：“29日，确切消息传来：华盛顿及其部下已去了伏吉谷，住进了用木棚搭成的冬营。……我和30个伙伴一起住在一个斯特拉斯堡老人的家里。他给我一间宽敞的房间和一张床。我为在两次极其激烈的战役之后能够生还而安然到达这里，并在床上安然地舒展我的筋骨而感到由衷高兴。——在一个人很少享受它的时候，休息该是多么甜美！”

就在华盛顿和他的属下一一起在伏吉谷挨冻受饿之时，这位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军界和政界的上层人物中正酝酿着一场反对他的阴谋。

在一些人的眼里，华盛顿只是一名常败将军，他所取得的特伦顿和普林斯顿之战的胜利，也只是击败了敌人的警戒部队。他摒弃地方主义，将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坚持要建立一支常备军等等，也得罪了一些激进派人物。于

是，一些阴谋家开始活动，试图利用华盛顿的困境来罢免他的总司令资格。

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核心人物有华盛顿一直视为好友的米夫林、盖茨，以及素为华盛顿所不齿的康韦。

事情起于费城的陷落和萨拉托加战役之时。费城的陷落以及大陆军在费城附近的连连失利，使华盛顿的威望受到损害，与此同时，盖茨将军却因为萨拉托加大捷而名噪一时。素对华盛顿不满的以上几位人物认为除去华盛顿的机会已到。首先出来活动且鼓噪最甚的是出生爱尔兰的法籍准将托马斯·康韦。康韦称自己曾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麾下效劳，自诩是大陆军中最有经验的军官。然而，令他气恼的是，华盛顿甚至提名曾在法国军队中是他下属的德卡尔布男爵为少将，自己却只得到准将军衔。他感到不平，要求得到少将军衔。

但是，华盛顿对康韦自负而傲慢的态度十分厌恶。他在10月份给正在大陆会议任职的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坚决反对满足康韦的要求：“康韦将军作为军官的才干和他在我军中的重要性，大半是他自己的臆想，而不是事实。因为他的格言是，功劳不可不讲，利益不可不争。……我要请问，为什么要使

军队中最年轻的准将凌驾于最老的准将之上呢？为什么要使他在军衔上高于昨天还是他的上级的先生们，并指挥那些先生们呢？……我确信，他们决不会在他手下服役。因此，我要请你设想一下，假如真发生这种事情，我军在这样重大的危急关头会处于什么境地。”华盛顿甚至暗示，如果大陆会议满足康韦的要求，他可能辞职：“如果在我的路上设置这种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将无法继续工作。”

康韦恼怒于华盛顿反对他的非分要求，投入了米夫林将军为首的反华盛顿派别中。托马斯·米夫林原本是华盛顿最早的四位顾问之一。华盛顿一向与之交情深厚，并让他当了大陆军军需部长。但是，米夫林认为，自己是一个军人，老让他与军需品打交道，是对他的前程的埋没。他因此而对华盛顿怨气重重。费城陷落后，米夫林将责任归罪于华盛顿，并向大陆会议提出了放弃少将军衔和军需部长的辞呈，以示不满。此刻，他和康韦沆瀣一气，试图通过贬低华盛顿，使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大出风头的盖茨将军取而代之。

盖茨原本就瞧不起华盛顿，新近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使之更加不可一世。他决心完全摆脱这位曾在战争初期经常求教于他的总司令。在萨拉托加大捷

以后，他开始越过华盛顿，将有关报告直接呈递给大陆会议。而且在北方战事趋缓的形势下，他不顾华盛顿的多次命令，竟拒不派军队南下支援这位上司，甚至华盛顿原先派去增援他的兵力也拒不送还。他对米夫林等人的吹捧受之泰然，全然忘记了他取得的胜利只是华盛顿和斯凯勒将军早已奏效的作战计划的结果。

华盛顿对盖茨的异常举动自然不满。他在10月30日派副官汉密尔顿上校携信前往盖茨处。信中冷静而明确地批评了盖茨不尊重和不服从上级的行为：“我愿借这个机会祝贺你指挥的军队获得重大胜利，……同时，我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这样重大的一件事，与我们的整个作战计划这样密切相关的事，我竟然只能通过传闻或信件的渠道得知。这种传闻或信件具有的可靠性与这件事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如果你当初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把事实简单说明一下，由你亲自签名，那当然会比这种传闻或信件要可靠。”

康韦、米夫林等人的阴谋活动很快为华盛顿知晓。原来，盖茨的副官威尔金森少校奉命向大陆会议递送紧急公文，路途之中他酒后失言，将康韦给盖茨将军信函中的一段话透露了出来，并传到了华盛顿

那里。

华盛顿听到消息后十分惊讶，他在11月9日给康韦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以表明自己已经知道康韦信件的内容：“先生，昨晚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言道：康韦将军在致盖茨将军信中说‘上天决心要拯救你们的国家，否则，一位软弱的将军和一群拙劣的顾问会将它葬送掉。’阁下卑贱的仆人乔治·华盛顿上。”

这封简短的信件尤如一枚炸弹扔向了这个反华盛顿的阴谋集团。康韦一时不知所措，米夫林则立即通知盖茨：“康韦将军给你的信的摘录已被人获得并送往司令部。”

康韦信件内容迅速传到华盛顿手中一事使米夫林认识到，这位总司令仍然很得人心。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来迫使华盛顿自行辞职。为了达到目的，他将华盛顿的两项建议——即建立半永久性军事委员会代替大陆会议诸委员会处理部队给养；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外国军官作监察长，帮助部队正规化——改头换面，促使大陆会议通过了成立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自己和盖茨负责这一委员会，其中盖茨任委员会主席。康韦被任命为监察长，有权要求总司令按照他的意见进行军队改革。这位对华盛顿心怀不满的爱尔兰人一跃成了华盛顿的“顶头上司”。

不久，康韦带着军事委员会的任命神气活现地来到了华盛顿的冬营地伏吉谷。华盛顿对康韦等人的阴谋活动早有所闻，因此对这位监察长的态度可想而知。受到冷遇的康韦则以两封信来侮辱这位总司令。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你希望每个被提升的军官具备全面而广博的优点，这实是罕见之天赋。我们只见过少数人有如此广博的长处，只知道欧洲伟大的腓特烈和本大陆伟大的华盛顿……但是，先生，你和腓特烈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技能非短短数月所能学会，而我已干了 30 年了。”在第二封信中，他对华盛顿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我不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但是，……一名老水手对他的船的了解要胜过没见过大海的海军上将。”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所有的欧洲来的志愿者都凌驾于美国本地军官之上。华盛顿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侮辱，他在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谈到对康韦的态度时表示：“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对一个我视为敌人的人佯装友好。”

1778 年 1 月 6 日，华盛顿的忠实老友克雷克医生从马里兰给他来信，就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一事再次向这位总司令敲起了警钟。他提醒华盛顿：“尽管你孜孜不倦地努力，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抛弃家庭

幸福和安逸的生活，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你却不乏秘密的敌人。他们想叫你失去全国人民给予你的真正当之无愧的极大尊重。……今天早上我离开军营时，有人告诉我，在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和大陆会议里，正在形成一个反对你的强大的派别。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在人民面前抬高盖茨将军，同时散布流言蜚语，使人民相信，你拥有的兵力三四倍于敌军，却毫无作为；……据说他们不敢公开以你的敌人的面目出现，但是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是由这样的领导人员组成的。他们会给你制造严重障碍和困难来迫使你辞职。”

后来，华盛顿又陆续收到帕特里克·亨利和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转来的几封匿名信，其中充满贬低华盛顿抬高盖茨之语：“北方的军队已经向我们表明，美国人在一位将军统率下能做出什么样的业绩。南方军队的精神丝毫不逊于北方军队的精神。如果盖茨、李或康韦这样的将领指挥，几星期之后，南方军队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抵御的部队。”“美国人民把一个人奉作上帝，是犯了偶像崇拜的错误。天地之神将用悲惨的经历来使他们相信，此人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不从军中消除偶像及其崇拜者，就不可能指望常备军做出什么好事来。”

华盛顿决定对于敌手们的恶意诽谤和造谣进行回击。他在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明确表示，他对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早有所闻：“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形成了一个与我为敌的派别，对此我并非一无所知。……我的主要不安在于担心内部不和可能给共同的事业带来危险后果。我的敌人卑劣地利用了我的处境。他们知道我处境困难。……他们知道，不管他们的含沙射影多么有害，我如若加以驳斥，就势必泄露机密，而保守这些机密又是那么重要。”他将康韦、盖茨等人给他的信件交给了大陆会议，以正视听。

米夫林等人希望在幕后进行反华盛顿的活动，但他们的各种手脚显然难瞒众目。有关消息不脛而走，说华盛顿受到了侮辱，有人正在暗中逼迫他辞职等等。整个军营立即为之激动起来。华盛顿的敌手们情知阴谋已经败露，立即土崩瓦解。康韦很快发现，原先那些怂恿他的人现在压根儿就不理睬他了。于是，他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了一封无礼的信件，要挟要放弃自己的军衔。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批准。他只得悻悻地离开美国，乘上了回法国的船只。盖茨则在华盛顿面前矢口否认与康韦有合谋之事，米夫林则公开宣称，华盛顿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无法压抑心头的愤怒，决定给那些散布流言蜚语、暗中搞阴谋活动的小人以警告。他在给盖茨的信中旁敲侧击地写道：“我从来不知道康韦将军——我原以为他和你不熟识——与你有通信联系，我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你们之间的秘密信件的话题。”对于米夫林，这位总司令则使用另一套手法来警告他。他鼓动他的支持者们用决斗来吓唬这位阴谋专家。他提醒米夫林，曾经揍过康韦的凶狠好斗的卡德瓦雷德将军可能要来找他的麻烦。

反华盛顿的派别活动从1777年10月到1778年2月，史称“康韦阴谋集团”。这一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对华盛顿而言是一场考验。同时人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华盛顿被排挤出领导地位，由盖茨取而代之，大陆会议内部必将因此而派系斗争不断。届时，即便打了胜仗，其后果对于国家的团结而言仍将是一场灾难。由于华盛顿公允、坦荡和无私的胸怀，他成了公认的不可缺少的人。从此直到战争结束，他的领导地位再也没有受到过重大挑战。

★ 光明的前景

1778年2月，在康韦阴谋集团破产的同时，伏吉谷的大陆军也逐渐走出了苦难的生活。他们从寒冷、

拥挤的帐篷搬进了自己新修的房屋里，食物供给也有了保障。最短缺的物品是服装。但士兵们对此不以为然。据一位法国志愿兵记载，在一次宴会上，凡穿有完整裤子的人均不得入场。

部队生活有所改变后，华盛顿总忘不了利用休整时间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特地聘请了志愿前来的普鲁士军事专家冯·施托伊本男爵，一位腓特烈大帝麾下的高级军官，对大陆军进行军事训练。尽管后来证实这位施托伊本既不是男爵，也不是高级军官，但他在军事训练方面的才干得到华盛顿的欣赏。

施托伊本向华盛顿提出了使军队一体化的训练计划，以克服美国各州按英国、普鲁士、法国等不同模式建立起的各自的军事体制。他教士兵们如何使用刺刀，如何列队行军等。后来，他编著的步兵训练规程以“蓝皮书”为名出版，分发全军，成了美军的“军事圣经”。由于施托伊本性格豪放，演习出色时欣喜若狂，训练出错时暴跳如雷，士兵们为他的个性所感染，个个勤奋苦练。与施托伊本一道操练，成了伏吉谷冬营中最受欢迎的活动。

正当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将士在伏吉谷整军备战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如果说《独立宣言》表明了美国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决

心的话，萨拉托加战役则说明，美国人民有能力打败英国侵略军。一直犹豫不决的法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直接介入英美冲突，打击宿敌英国。1778年2月6日，《美法通商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法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美国独立的国家。5月2日，信使将上述两份条约带回美国。

消息传来，美国举国庆贺。华盛顿所在的伏吉谷军营随即在5月6日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检阅和庆祝游行。在“法兰西国王万岁！友好的欧洲国家万岁！”的欢呼声中，人们以爱国辞句互相致贺。华盛顿也愉快地与全体军官共进晚餐。这位总司令对法国承认美国独立颇为高兴。在他看来，这一举动是法国介入英美战争的信号。他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美洲殖民地所经历过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乐观地认为，战争已不会持续太久了：“继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程度的安宁和平静。这场比赛无论进展如何，现在看来正在迅速朝有利的结局发展。”他甚至想象起独立战争胜利后自己回到弗农山庄享受宁静田园生活的情景。

但是，华盛顿并未因美法两国结盟而头脑发热，斗志松懈。他冷静地告诫人们：“人往往易走极端。对

英国的仇恨可能促成对法国的过度信任。”他要求美国人民决不能将争取独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法国身上：“我非常担心，由于法国承认了我们的独立，并且和我们结成了同盟，我们因之就认为万事大吉，从而松懈下来，苟且偷安，高枕无忧起来。”

华盛顿在伏吉谷磨刀砺剑，英军也开始了新的军事安排。豪将军在战争中的无所作为引起了英国国内舆论的很大不满。人们指责他听任敌人的围困，说他没有与柏高英将军进行有效的合作，以致英军遭受萨拉托加之难。豪将军则指责英国内阁不接纳他的意见，不给他调派增援部队。最后，英国政府决定将他调离回国，任命他的副手亨利·克林顿接替其职务。5月10日，克林顿从纽约抵达费城，接手指挥英军。

华盛顿密切注视着费城英军的动向。各种迹象表明，英军在准备撤出这座叛乱分子的首都。各种物品或被拍卖，或被装到船上，行李和重炮等也开始起运。但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有8000名英军分别被调往西印度群岛和佛罗里达外，剩下的约10000名英军迟迟没有撤出费城。

直到6月中旬，美军安插于费城的探子前来报告，英军在近日内将有重大行动。果然，6月18日清

晨，克林顿将军突然率领英军快捷地撤出费城，渡过特拉华河，退向纽约。

华盛顿闻讯，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对策。其中有不久前以被俘英军将领普雷斯科特将军换回的查尔斯·李将军。对于李将军，华盛顿虽不曾忘记他对自己命令的违抗，但仍为这位军事奇才的回归由衷地高兴。他想让李将军看看经过施托伊本帮助训练过的大陆军的新面貌，但这位将军不相信华盛顿能训练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来，甚至称华盛顿“连指挥一个卫队都不配”。

最后，华盛顿决定利用英军撤退之机给予其有力的打击。他让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负伤的阿诺德将军留守费城，自己率领大军渡过特拉华河与英军齐头并进，同时派出小股部队攻打英军侧翼，骚扰敌军。

6月24日，华盛顿针对英军行进缓慢，首尾长达12英里的状况，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分析指出，敌军约有9000至10000人，而美军有11000多人，另外还有1200多名民兵的支持，因此，对英军进行一次袭击是可行的。但是，李将军跳起来反对华盛顿的计划。他声称，没有经验的大陆军如若冒险袭击，只会成为英军的一碟小菜。会议最后没有得出什么结

果。

此刻，华盛顿虽没能说服军事会议接受自己的意见，但觉得不能白白错过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他加强了从侧翼进攻敌人的部队人数，使之达到 6000 人，命令他们“只要有机可乘”，便发动进攻。作为副总司令的李将军虽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接受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因为如此庞大的兵力应该由他统领。

6 月 27 日，在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吹打之后，疲惫不堪的英军进抵蒙默思县政府所在地，并准备于次日继续向纽约方向进发。华盛顿认为，这是进攻敌人的最后机会。此后，倘若英军再走 12 英里的路程，就会进入山区，他们的进军就会有山地作掩护，这样会增加美军的攻击难度。

当晚，美军追至蒙默思附近。李将军属部 6000 人在离敌人仅 6 英里的地方扎营，华盛顿率领的另一半人马驻扎于 9 英里远的地方。根据华盛顿的作战计划，他命令李将军“若无重大不利的原因”，必须在次日凌晨向英军左翼发起进攻，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进攻敌人的右翼。

28 日晨，天气异常闷热。李将军的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华盛顿唯恐李将军难以抵挡英军的进

攻，急率部队按计划向前开拔。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弹的呼啸爆炸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华盛顿高兴极了，以为此役已是稳操胜券。但是未久，枪炮声陡然沉寂了下来。他不知变故，立即派人前往察看究竟。不一会儿，李将军部下的一位吹笛手惊慌而来，称李将军的部队正在撤退。华盛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战斗刚刚开始就撤退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华盛顿的部队很快与前线溃退下来的李将军的部队相遇了。他上前询问为何撤退，军官们的回答是：“不知何故，只是奉命撤退而已。”怒不可遏的华盛顿把部队交给格林将军，自己继续策马前奔。终于，他在一大群溃军的前面看到了正在和副官们闲聊的李将军。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怒气的华盛顿驱马上前喝道：“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李将军被这位总司令的震怒吓得一时目瞪口呆。华盛顿又喊道：“我要知道，这一片混乱是什么意思？”此刻缓过神来的李将军也愤怒地回答道：“美国军队恐怕顶不住英国人的刺刀！”华盛顿顿时明白了李将军撤军的原因，他一时顾不得考虑用什么文雅的字眼了，遂大骂道：“你这该死的胆小鬼！你从来就没有试过他们！如果你没有决心把这件事做到底，那你就不应该做

它。”当时亲眼目睹华盛顿和李将军争吵的拉法叶特事后说：“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听到华盛顿将军骂人。”

这时，英军在击退了李将军的进攻后反而追杀过来。华盛顿明白，如果不迅速制止混乱状况，将导致美军的致命性失败。他立即下令陷于混乱的部队集合布阵。新近在伏吉谷进行的训练奏效了。士兵们服从命令迅速恢复了秩序。此刻，格林将军指挥的另一支美军也到达了。华盛顿迅速布置这两支美军堵截前来追赶的英军。双方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最后，李将军眼中的这些美国土包子不仅打退了英军的进攻，反而像正规军似地挺进，硬把英军打得转入防御，并趁着天黑偷偷溜走了。

当晚，华盛顿考虑到部队数日连续行军和战斗的辛苦，决定让将士们好好休息一下，次日再向英军发起攻击。不料克林顿将军恐遭美军偷袭，也顾不得王家正规军的面子，以黑幕作掩护，连夜拔营溜之大吉了。华盛顿的计划落空。

蒙默思之战因李将军不顾华盛顿的命令，临阵脱逃，使美军险些遭到灭顶之灾。后经华盛顿竭力制止，才摆脱了失败的厄运。但是，消灭英军的大好机会丢失了。

华盛顿认为，李将军在蒙默思之战中对他耍了阴谋，使他失去了一次势在必得的胜利。但是，李对华盛顿的指责忿忿不平。他写信给华盛顿，认为他挽救了部队，使之免于被能征惯战的英军吞掉。他还要求设立军事法庭进行公审，以便使他能有机会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是清白无辜的。华盛顿则对李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证明他在情况相当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以致攻败垂成。他还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李进行审判。他在给李的信中写道：“一旦时间允许，你将有机会向军队、向议会、向美国和向全世界证明你的行为的正当；或者使他们明白本月 28 日你违反命令，在敌人面前的错误行为。正如已被指出的那样，你不向敌人进攻，反而作了不必要的、违反命令的、可耻的退却，这是有罪的。”

7 月 4 日，军队在驻扎地不伦瑞克成立了由 1 名少将、4 名准将和 8 名上校组成的军事法庭，审理李将军案件。审判一直延续到 8 月 12 日。最后，法庭判定李将军有三条罪状：不服从命令，没有根据命令向敌人发起进攻；在敌人面前表现怯懦，进行不必要的仓惶退却；不尊重总司令。李对法庭的判决不服。他声称，这件事表明，“谁要对华盛顿将军提出任何指摘，谁就必然要受到打击。”华盛顿则针对李一贯

自恃有军事才干而不甘居自己之下的做法，指出：“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认为我是他高升的障碍，我可郑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归田，重享家庭的闲逸和幸福，我的一切努力均为达到这一目的。”

军事法庭还判决给予李将军停止指挥权一年的处分，并得到大陆会议的批准。李将军一怒之下写信辱骂大陆会议，结果被革除了军职，打发回弗吉尼亚老家。

蒙默思之战虽然未能重创英军，但是，通过这次战斗，克林顿将军已经认识到，如今的美军已经不是两年前的乌合之众了。他匆忙率领英军逃入了纽约坚固的防御工事，以保安全。

华盛顿见敌人龟缩于纽约的防御工事之中，不敢出战，不禁睹物思情，感慨万千：“经过两年来艰苦曲折、无与伦比的沙场转战后，双方的军队又回到了原来开战时的地点。而当初进攻的一方如今已落得用铁锹和镐头筑壕防卫的地步。每思如此，人们禁不住惊喜交加。凡此一切，无疑均出自上天的圣恩。”

★ 新希望与新困难

蒙默思之战以后，克林顿时刻提防华盛顿会发

起新的袭击，因而行动极为谨慎小心。在 1778 年剩余的日子里，他几乎一直龟缩于纽约的防御工事之中。

7 月 13 日，华盛顿收到大陆会议的一封信，通知其一个好消息：一支法国舰队已经抵达美国东部海岸。这支舰队由 12 艘大战舰和 6 艘快速舰组成，司令官是德斯坦伯爵。与之同来的还有 4000 名法国海军士兵。华盛顿闻讯大喜，因为它给美国带来了在沿海地区从未有过的海军优势。

然而，事实很快使华盛顿陷于失望。7 月下旬，美法双方准备联合收复罗德艾兰本岛。当时该岛驻扎有 6000 名英军。根据计划，沙利文将军指挥的美军将从岛的东北角登陆并发起进攻，法军将在岛的西岸登陆实行夹击。谁知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当德斯坦在估计豪勋爵率领的英国舰队将要到来时，竟不顾已登上罗德岛的美军，在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下，独自扬帆而去。沙利文将军及时将部队撤离该岛，才避免了可能被英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华盛顿对联合进攻罗德岛计划的失败感到特别懊恼和失望。他在写给其兄弟约翰·奥古斯丁的信中道：“一场不幸的暴风雨以及法国海军将领因此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顷刻间粉碎了人们最美好的希望。

本来我们是绝对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后来竟然把我们自己的军队能安然撤离该岛看成幸事了。”不过，他从维护法美联盟的大局出发，尽量淡化这次进攻失败带来的影响。他在给德斯坦的信中流露出亲切安慰的语调：“人的智慧无法预料，也无法防止一种灾难竟使配合默契的活动和最英勇的努力归于无效。如果对这种情况表示的最深切的遗憾能缓和失望情绪的话，您可以确信整个大陆都同情您。……用一切标准来衡量，光荣都是属于您的，不利的因素虽然夺走了您的战利品，但它永远无法剥夺您应得的光荣。”

华盛顿对法美同盟也有一些顾虑。当他的得意门生拉法叶特提出法美联合进攻加拿大的计划时，他立即警觉起来，怀疑这是由巴黎授意的。他担心，一旦法国人占领了加拿大，就决不会再撒手。“右有新奥尔良，左有加拿大，……而且有他们一贯笼络有术的许多土著部落作后盾，在打败英国人后，法国必将把这些地区置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对它们发号施令。”基于上述想法，他于12月份写信给大陆会议，反对这一联合行动，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1778—1779年冬季没有什么战事。1779年初，华盛顿前往费城，与大陆会议一起商讨这一年度的

军事计划，在那里滞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时，美国的经济正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通货膨胀特别严重。按照华盛顿的话说，“像耗子一样大的马，目前少于 200 英镑就买不到。”由此可以想象，美军的供给会有多么困难。为了减少供给压力，华盛顿不得不冒险将他的部队的冬季营地分散安扎于新泽西和纽约境内长达 70 英里的范围内。他自己也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表示对大陆会议的支持，他让债户用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按面值来偿还以前所欠的债款，与此同时，卖东西给华盛顿的人却根据货币的实际价值漫天要价。

鉴于大陆会议没有足够的财力，华盛顿在商讨作战方案时提出：只能根据财力将部队维持在最低的战斗力的限度。为此，美军在对敌作战中就只能采用防御战略。按照他的话说，“要选择时机，谨慎行动，骚扰敌人，直到我们的部队能获得更优良的武器和其他装备。”他还将美军武装力量分为三类，以适应不同的战斗需要。第一种是分散于各地的民兵。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了如指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打击和骚扰敌人的“征粮队”。第二种是由部队中的精华组成的轻步兵。他们用来突然袭击敌人的大部队。1779 年 7 月，安东尼·韦恩将军率轻步兵袭击

哈得逊河畔石角据点的英军获得成功，全歼守敌 600 人。第三种是大陆军主力部队，由勇敢、守纪、而且身强力壮的老兵组成。这是一支足以威慑敌人的中坚力量。

1779—1780 年冬天，华盛顿将他的主力部队驻扎在莫里斯城高地上。这个冬天来得很早，而且特别寒冷。由于给养补充特别困难，将士们在食物、衣服和毯子等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部队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有的军官甚至扬言，要用使军队挨饿的那些恶棍的鲜血来洗手。

部队的不满情绪使华盛顿日夜为可能的兵变担心。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前景黯淡，暴雨将临。”艰难困苦的生活和烦恼使这位总司令不断回想起在弗农山庄的温馨悠闲的生活，更思念心爱的娇妻。他希望她能来到自己的身旁，给他带来幸福和快乐，让他忘掉那令人忧烦不堪的军务。

马撒再次来到军营探亲。她的到来可以吸引一群女士来到司令部。她们温柔美丽的面孔和迷人的装饰都能使华盛顿感到心情舒畅。他通常白天忙于公务，晚饭后便在夫人的陪伴下参加各种交际活动。每当此刻，这位总司令就会放下大架子，成为一位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朋友，有时甚至开一些显得鲁莽

的玩笑。他曾给一位漂亮的寡妇斯托克顿夫人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您瞧，夫人，一经夏娃引诱了我们，而我们又已尝了那个禁果，那么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再控制我们的胃口了。”甚至华盛顿自己也觉得这段话太露骨了。

但是 1779—1780 年的冬天与以往不同，部队的生活甚至较之伏吉谷时更为艰苦。马撒的到来使华盛顿尤其体会到这种艰苦。他曾答应马撒，给她找一个与住处分开的厨房，但就是找不到一张餐桌。当他发现在军营中其他军官住处都有餐桌时，这位总司令再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他立即给军粮署长写信埋怨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这是我的基本原则。”言下之意，别人都配有餐桌，我堂堂总司令为何没有？

艰苦的生活使华盛顿的交际也失去了往日的乐趣。一日，军需局副局长克莱门特·比多上校举办晚宴。文职粮秣员乔治·奥尼见军官们饮酒作乐，脸有不悦之色。原本就心情不快的军官们遂把他当做使军队挨饿的人物加以戏弄。他们欲将他灌醉以泄怨忿。奥尼见势不妙，逃入女士堆中以求庇护。此刻，有人建议派人将奥尼请出来。幽默的华盛顿随即自告奋勇地率几名军官前往女士群中。谁知奥尼夫

人认为这是在侮辱她先生的人格，竟暴怒地向华盛顿破口大骂起来，甚至声称要挖掉这位总司令的眼睛，拔光他的头发。本来想寻找乐趣的华盛顿，反而陷入了尴尬之中，最后只得以玩笑对待而不了了之。

当华盛顿在莫里斯城冬季营地受苦期间，他的得意门生拉法叶特因喜得贵子而返回法国。回国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尽可能地为美国人民的独立事业争取更多的援助。在拉法叶特的努力下，法国宫廷终于作出决定，派由声名赫赫的罗尚博将军指挥的 5000 名法国远征军前往北美，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并决定法军总司令罗尚博将军作为华盛顿的第一副手，将听命于华盛顿的指挥。对于曾经饱受英国正规军军官歧视的华盛顿来说，这后一条尤其使他满意。

华盛顿特别感激拉法叶特对美国革命事业的支持。他在写给这位年轻的法国贵族的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这种感激之情：“您对自由事业的无限热心，您对这新生世界的深情厚谊，您在美国及返法后为合众国所作的不懈努力，您对美国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心，以及您对我要求严格而又始终如一的友谊，已经把我最初见到您的感觉——尊敬与喜欢，转变为完完全全的热爱和感激，而这种感情不会由于时间

与距离的变化有所减损。不论你以何种身份——以英勇无比的法军统帅的身份，或者作为美军的少将师长，或干戈平息解甲归田后作为私人朋友和伴侣——我都将以热烈的友谊欢迎您到哥伦布的土地上来，并欢迎您光临寒舍。”

1780年7月10日，罗尚博统率的法国远征军抵达美国罗德艾兰的纽波特港。这时华盛顿非常渴望能给驻守纽约的英军以打击。他主张法美两军联合采取行动。但罗尚博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这一行动计划是根本不现实的。9月20日至24日，两位总司令终于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见面，商讨联合进攻纽约之事。老奸巨猾的罗尚博以含糊其词的回答来应付他认为不可能实现的这位名义上的上司的战略设想。华盛顿拘泥于礼节，也不愿贸然行使他表面上的指挥权。结果，这位美军司令一无所获而归。谁料，等待他的竟是一个令其震惊万分的消息。

★ 查尔斯顿战役与阿诺德的叛变

亨利·克林顿将军退守纽约后，对于一支拥有16000人的正规军被人数和装备上都劣于自己的乌合之众围困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深感屈辱。他决心改

变长时间无所作为的形象，争取主动。鉴于美军主要力量集中于北部地区，他计划利用海军优势，运兵攻击美国南部地区。1779年5月，他派马休将军率领2500名英军突袭切萨皮克湾，占领了朴茨茅斯等地，并进行毁灭性掠夺。

8月，克林顿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报告，主张在确保纽约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将战争重心移向美国南方地区。他认为，南方各州英王效忠分子势力强大，英军在那里作战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美军主力集中于北部，英军可利用海军优势迅速运兵南下，避实击虚，使美军南北不能相顾。这一作战计划立即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不久，克林顿得到消息，德斯坦伯爵统率的法国舰队被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驱散。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已率领部分舰队返回法国，其余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克林顿将军觉得时机已到，立即开始实施其新的作战计划。

1779年12月26日，克林顿命令克尼普豪森将军镇守纽约，自己偕康华利将军统领8000大军乘运输舰启锚南下，直奔南部重要港口城市查尔斯顿，准备攻占南卡罗来纳。此前，华盛顿根据英军的调动情况，已派遣北卡罗来纳旅于11月份增援查尔斯顿，以防止英军进攻卡罗来纳地区。

1780年2月，北部地区仍然寒风刺骨，南方各州却已阳光和煦，春意融融了。11日，英军抵达查尔斯顿港，开始包围这座城市。仍滞留在莫里斯冬营之中的华盛顿闻讯后，想起华盛顿堡的惨痛教训，立即写信警告驻守南卡罗来纳的本杰明·林肯将军，要他万万不可让自己的军队被困死在重重设防的查尔斯顿城内，必要时，要毫不犹豫地撤出这座城市。但是，林肯将军置华盛顿的忠告于不顾，非但不撤出这座港口城市，反而千方百计地调集兵力死守于此。

不久，10000名英军完成了对查尔斯顿的包围，断绝了它与外界的一切往来。5月12日，连同民兵在内的5500名美军官兵在绝望之中向英军投降。南部重镇查尔斯顿落入敌人手中。6月5日，克林顿留下康华利将军坐镇南方，自己带领部分英军回到纽约。

查尔斯顿战役是北美独立战争以来美军遭受的最大一次败绩。华盛顿个人的威望再次受到影响。美国政界和军界一些反对他的人也趁机沉渣泛起。他们无视华盛顿的反对，任命盖茨将军为南方军队司令，率军驰援南方。

但是，康华利将军此刻正像一头凶猛无比的雄狮威震着整个南卡罗来纳。根据克林顿的指示，他将进入北卡罗来纳作战，然后将战线推进到弗吉尼亚。

8月16日，盖茨将军的部队与康华利所率英军在卡姆登展开激战。这次战役中盖茨没了萨拉托加大捷时的运气。他的部队被人数相对较少的英军打得屁滚尿流，一败涂地，美军伤亡和被俘达2000人。大陆会议一气之下撤销了这位自命不凡的将军的职务，将整个烂摊子扔给了华盛顿。华盛顿最后将他最能干的得意弟子格林将军派往南方去收拾败局。

就在华盛顿为南方战事愁眉不解之时，他的身边又在酝酿着一场叛国阴谋。

在以往数年的艰苦战争中，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一直是华盛顿心目中的宝贵人才，是一位领导有方，作战勇猛的军事天才。从围攻波士顿到萨拉托加战役，阿诺德都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这位军事天才与行政当局的关系一直很差，以致大陆会议拒不给予他应有的擢升。连华盛顿也为他的这员得力大将愤愤不平。1778年5月，英军撤出费城。出于信任和欣赏，华盛顿让战斗负伤尚未痊愈的阿诺德负责留守费城，担任城防司令。

谁知阿诺德此人在战场上是一位骁将，却经不住和平生活的考验。不久，他就陷入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他爱上了一位出身名门的美丽姑娘佩吉·希彭。佩吉在英军占领费城期间一直留

在城里，而且与英军副官长约翰·安德烈打得火热，被人们公认为是一位保王分子。为了取悦这位新情人，身无分文的阿诺德不惜盗用公款，与富豪们比阔。他的行为使费城民众怨言纷纷。宾夕法尼亚州行政委员会也向大陆会议指控这位城防司令与王党分子沆瀣一气并盗用公款。虽然后来华盛顿任命的一个军事法庭对上述指控进行了淡化处理，让阿诺德继续在军中供职，他仍然甚感不平。他觉得这个国家对他的赫赫战功麻木不仁，而高筑的债台更使他感到绝望。

愤怒而绝望的阿诺德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在亲英国的年轻妻子的怂恿下，开始与佩吉的旧情人亨利·克林顿的副官约翰·安德烈建立联系。起初，安德烈对阿诺德能否出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表示怀疑。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如果阿诺德获得西点要塞的指挥权，英军方面愿意出大价钱。

西点要塞位于纽约附近的哈得逊河上，是扼守并阻止英军从海上沿河而上直达北部荒原地区的通道的要冲。如果阿诺德能帮助英军攻占西点，哈得逊河就会成为将美军切成南北两部分的水上战略长城。

阿诺德鉴于自己已无法立足费城，遂向华盛顿

提出了重返前线的要求。总司令此刻仍对他的这位勇敢的部下深信不移，甚至决定让他指挥大陆军的右翼部队。但是，令华盛顿迷惑不解的是，阿诺德对委以的这一“光荣的职务”反应冷淡，仅仅提出了希望派驻西点的要求，后来又屡次提出这一要求。1780年8月3日，华盛顿终于满足了阿诺德的这一要求，任命其为西点驻军指挥官。

前文提及，华盛顿曾于9月20—24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与法军司令罗尚博将军商讨联合进攻纽约的军事计划，无果而归。在回归部队的途中，他打算去察看一下西点要塞，顺便探望一下在此任指挥官已近两个月的阿诺德将军，与他们夫妇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然而，迎接他的是当头沉重的一棒。

9月21日，阿诺德趁华盛顿前往哈特福德之机，秘密约见了约翰·安德烈，就出卖西点要塞一事达成交易。据此，当美法军队联合进攻纽约之时，英军将沿哈得逊河逆流而上进攻西点。届时，阿诺德将借口没有足够的兵力抵抗而向英军投降，以达到打乱美法联合夺取纽约的计划的目的。

9月22日晨，安德烈装扮成商人模样骑马返回纽约。在回归途中，他受到3位美国武装民兵的拦截

盘问。结果，3 位民兵从这名假商人的靴子里搜出了阿诺德亲笔书写的策应英军攻打西点要塞的密信。安德烈虽以钱物等加以收买，怎奈 3 位民兵对之不予理睬，并将他送交附近美军据点。不可思议的是，接管该案的詹姆斯上校明知阿诺德涉嫌其中，却派人向他报告，然后将搜到的密信送交华盛顿。

9 月 24 日，华盛顿一行骑马来到西点要塞司令部。奇怪的是，迎接他的只有一位副官，阿诺德本人不见踪影。佩吉也称病不见。

原来，在华盛顿到达西点前两个小时，阿诺德接到了安德烈出事被捕的报告。惊慌失措的他知道大势不妙，谎称有要事急见华盛顿，抛下娇妻，独自骑马直奔哈得逊河畔，逃上了英国旗舰“秃鹰号”。

华盛顿久待不见阿诺德人影，心中甚是不安。下午，他和拉法叶特一行准备出席 4 点钟举行的宴会。突然，詹姆斯上校派人给华盛顿送来了有关阿诺德的文件。只见华盛顿在阅读文件的过程中脸色慢慢变得苍白起来，接着身子也气得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在旁边的汉密尔顿副官忙问何事。华盛顿终于大吼道：“阿诺德叛变了。我如此器重的人竟然做出这等不齿之事，现在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大怒不止的总司令命令汉密尔顿立即追赶这位叛徒，同时

命令各据点加强警戒，以防不测。接着，华盛顿由阿诺德的副官陪同，来到阿诺德的住处。阿诺德夫人因受刺激太大而显得有些神志不清，她光着身体躺在床上，根本不理睬这位总司令的光临。华盛顿目睹这一切后，更加深了对这位叛徒的痛恨。

傍晚6点，汉密尔顿派人送来消息：阿诺德已经逃上英国军舰，并且给佩吉和华盛顿送来两封密封的信。华盛顿急忙将给自己的信件拆阅。不看则罢，看完信以后的华盛顿更是气得七窍生烟。阿诺德竟然在信中诡称，他的举动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事后，在得知安德烈是克林顿将军的密友后，华盛顿曾提出以安德烈交换阿诺德。但这位英军总司令拒绝了华盛顿的建议，因为此举必将使英国人策反美国军官的努力付诸东流。结果，安德烈被美方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绞刑。

华盛顿对阿诺德恨心难灭。不久，他又精心策划了一起在纽约市绑架阿诺德的计划，但没有成功。英方知道阿诺德叛变给华盛顿的沉重打击以及对大陆军的巨大影响，更加起劲地宣传阿诺德所谓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试图动摇大陆军军心。华盛顿的一些政治敌手也想利用阿诺德曾是华盛顿的得意门生这一点对他进行攻击。

面对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混乱，华盛顿立即发出了警告。他指出：政治迫害只会被敌人利用，它“将播下猜疑和仇恨的种子。如果我们吞下这个诱饵，那就会人人自危。除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外，什么好处都得不到。”他竭力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庆幸阿诺德的阴谋被挫败上来。为此，他向大陆会议报告了对挫败这一阴谋起关键作用的3位民兵的英雄事迹，并亲自为他们戴上了刻有“忠诚”字样的奖章，以表彰他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

★ 黎明前的黑暗

自从出任大陆军总司令以来，几乎每一个冬天都是华盛顿最难熬的艰难时期。1780—1781年冬天也不例外。1780年11月底，华盛顿命令部队进入冬季营地，他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哈得逊河畔的新温莎。部队像往常一样，没有饱腹之食，缺少御寒之衣，更不用说发薪饷了。尽管兵员本来就不足，为了尽量减轻负担，他不得不将服役期在1780年内的士兵们都打发回家。在他的司令部的餐桌上，只有自己掏腰包时才能摆得上饭菜。他不断向大陆会议诉苦，但大陆会议无所作为。1780年12月，这位总司令迫于无奈，只好派自己的副官约翰·劳伦斯上校作为私人代表

前往法国，借钱度日。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劳伦斯刚刚前往法国求援，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状态的大陆军便闹起事来。

宾夕法尼亚一线部队有 6 个团的兵力，驻扎在莫里斯城。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支部队的首领韦恩将军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军饷少得可怜，有些人将近 12 个月没有得到过一张纸币。在纷纷扬扬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中，他们除破旧的上衣、褴褛的亚麻大衣和一条三人合盖的毯子以外，别无他物可以御寒。”1781 年元旦，这些士兵由于多喝了一些烈性酒而激动起来。他们发动哗变，并荷枪实弹地向费城进发，声称要大陆会议给他们苦难的生活予以补偿。当韦恩将军出面阻止时，他们喊道：“我们爱戴你，尊敬你。但是，如果你开枪，我们就叫你死在这里。我们不是去投敌。如果敌人现在出动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还会像往常一样，坚定而迅速地根据你的指挥下参加战斗。”数名军官力图镇压这场兵变，士兵们立即开枪，结果有一名上尉被打死，数人受伤。

这些哗变士兵然后连夜向费城进发。华盛顿接到韦恩将军的报告后，大吃一惊。他赶忙派人前往费城，通知大陆会议的议员们不得躲避这些叛军。他担

心一旦这些哗变士兵发现议员们溜走，可能会与乱民们一道在城中进行洗劫。同时，他立即向韦恩将军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在士兵们仍然团结一致的时候，对抗是不会起作用的。……对抗只会使不满情绪继续存在，并且可能使他们掉过头去集体投降敌人。……我想，如果你能使他们坐下来谈判，问题在以后可能会得到解决，如果用武力强使他们就范，就会把他们赶入敌人的怀抱，或者会把他们打散，以后就再也无法把他们集合起来了。”这位总司令就是以这种稳健的作风和恢宏的气度来处理面前这一类的棘手问题。当然，他还准备了第二手迫不得已而为之。他选出了 1100 名精兵，尽量让他们吃饱穿暖，随时准备出发。他同时要求各州立向各自的部队提供给养，以防其他部队也仿而效之。

1 月 7 日，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里德在普林斯顿与哗变士兵达成协议：立即发给士兵们因货币贬值而造成的军饷差额的证明书，待条件成熟时立即付清欠款；大部分士兵复员，余者放假 40 天。整个哗变部队终于被安抚平息了下去。

华盛顿认为，对宾夕法尼亚哗变士兵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在全军造成不良影响。果然，1 月 20 日，驻扎在庞普顿的新泽西部队中又有部分士兵哗变，要

求得到宾夕法尼亚士兵得到的权利，并向首府特伦顿进发。这次，华盛顿采取了与上次截然不同的强硬态度。为了防止哗变蔓延，他决心对这些哗变分子进行镇压，以儆效尤。他指出：“武装的军人向自己国家发号施令的先例对人民的自由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必须迫使哗变军人无条件屈服，处决少数最活跃和最有煽动性的头目。由于这次叛乱只有 200 多人，叛乱分子在 600 名吃饱喝足的士兵的追击下被迫放下武器，两名头目被当场处决。

终于，一切又恢复了秩序。但是，引发这些哗变的根源——财政拮据依然存在。华盛顿为此感叹道：“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这位总司令为他的部队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季在劳神费心，士兵们不堪凄苦的哗变令他担忧。这时，家乡又传来了坏消息，弗吉尼亚正处于险境之中。

1780 年底，已经得到英军准将军衔的阿诺德向英军司令克林顿夸下海口，表示要用他指挥的军队“震撼大陆”。克林顿为了煽动其他美军将领效仿阿诺德，特地命令他率领 1500 人进攻美军总司令的老家弗吉尼亚。

1781 年初，阿诺德率军沿詹姆斯河逆流而上，进攻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此刻格林将军的部队正

在卡罗来纳对付康华利，而华盛顿的军队又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这位叛徒因此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1月5日，阿诺德攻占了里士满，将这座首府洗劫一空。弗吉尼亚州州长杰斐逊匆忙逃入山中。但是，阿诺德的洗劫性行为激起弗吉尼亚人民的愤怒。一路之上，这位叛徒不断遭到大陆军和民兵的打击，最后于1月20日躲入了詹姆斯河口的朴次茅斯，修筑工事，龟缩不出了。

亲眼目睹阿诺德疯狂行为的杰斐逊州长要求惩罚这位穷凶极恶的叛徒。美法双方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来打击阿诺德。罗尚博将军派出了一支分舰队从纽波特港开往切萨皮克湾，华盛顿则命令拉法叶特率领1200人从陆上前往朴次茅斯，以便水陆夹击阿诺德。但是，在拉法叶特到达目的地并与当地部队汇合后，法国分舰队却久久不至。原来，驶往切萨皮克湾的这支法国舰队于3月16日在弗吉尼亚海角外被英国海军赶上，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尽管在这次海战中英军受到重创，法国人却放弃了他们的既定目标，返回纽波特港去了。联合夺取朴次茅斯的计划因此失败。

阿诺德再次逃脱了。但这位叛徒在得知了美法联军的作战计划后仍心有余悸。据说，他曾询问一位

美国俘虏，如果他被俘，美国人将如何对待他。那位俘虏回答道：“他们会把你那条为国家受伤的腿割下来，用对待战败者的礼遇埋葬它。然后他们会把你绞死！”

华盛顿对这次美法联合行动的失败颇有微词。他甚至在私人信件中攻击法国盟军的战略过于“自私”，结果遭致罗尚博将军的婉转抗议。

3月26日，克林顿将军派出的增援部队在菲利普斯将军的率领下抵达朴次茅斯，使这一地区的英军兵力增至3500人。这位新到的将军决定将战火引向大陆军总司令的家门口。

4月间，英国海岸炮舰“野人号”逆波托马克河而上，驶向弗农山庄，并发炮轰击华盛顿的家宅。华盛顿的管家伦德·华盛顿为了保全总司令的财产，以登船向英军提供粮食为代价，使敌人停止了炮击。华盛顿在接到管家的来信后极为生气。他立即给伦德·华盛顿写信，责备他“带了个坏头”。“要是我听说，由于你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把我的房子烧了，并把我的种植园毁坏了，那么我的痛苦就会少些。你本来应该考虑到你是我的代表，并且应该想到为了避免一场大火而同敌人来往并主动送给他们点心会在人们心中造成多坏的印象。”

5月初，菲利普斯将军进驻彼得斯堡。数日之后，这位戎马一生，久经沙场的将军病死于此。

当阿诺德和随后到来的菲利普斯将军在弗吉尼亚纵火洗劫之时，康华利将军率领的部队因不断受到格林将军指挥的大陆军和民兵的打击，正步步退却。1781年1月17日，格林在南卡罗来纳的考彭斯大败英军。3月中旬，美军在北卡罗来纳的吉尔福德法院附近的会战中再次大败英军。康华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急急退向威明顿，以待援军。4月25日，他又试图与菲利普斯指挥的英军会合，率军南下进入弗吉尼亚境内。经过近一个月的疲惫行军，康华利所部于5月20日抵达彼得斯堡。两支英军终于会师一处。这时，由于兵力陡增，康华利原本因不断受挫而抑郁不振的情绪高涨起来。他决心要在南部地区大干一番。

★ 约克敦大捷

1781年5月21日至24日，华盛顿与罗尚博在康涅狄格的韦瑟斯菲尔德会面，商讨即将来临的作战计划。在会谈中，华盛顿再次向罗尚博兜售关于联合进攻纽约的主张。他认为，只要攻占纽约，战争即可结束。罗尚博表面上服从华盛顿的指挥，同意这一

作战计划，暗中却写信给在西印度群岛作战的法国舰队司令格拉塞伯爵，不要理睬这位挂牌司令的主张。

7月6日，罗尚博率领的法军进驻距曼哈顿以北仅12英里处的华盛顿部队的左翼。两军联合在纽约外围形成了10英里长的战线。两支盟军将领聚会一处，立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一方是穿着褪了色的破烂不堪的军装，甚至无军装可穿的美军军官，另一方是身着色彩鲜艳、镶金嵌银的漂亮军服的法国军官。许多美国军官为此而感到极难为情。

更有趣的是双方相互款待的宴会。法国人用丰盛的宴席来款待他们的美国盟友。而美国人在答谢时竟然无法弄到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华盛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采购到30名法国客人一天要用的饭菜。宴席之上，过惯了舒适生活的法国将领们不断埋怨咖啡太淡或色拉菜里只有醋。这些法国客人最惊讶不已的是，在美军司令部里，人们丝毫不拘礼节。整个宴会期间，华盛顿和他的部下不断砸山核桃仁吃，而席间谈话多半以风流艳事为题材。

尽管美军在穿戴整齐的法国盟友面前不免寒酸，人们对华盛顿这位美军总司令的印象却另当别论。冯·克洛森在谈到他对华盛顿的看法时写道：

“我每天都在他身上发现一些新的、杰出的品质。……在部队里，人人都把他当作父亲和朋友，他是这支部队当之无愧的领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7月21日，华盛顿致函格拉塞伯爵，声言联军已集结纽约，希望他能尽快率舰队到纽约助战。

8月14日，华盛顿收到格拉塞的回复信件，其中称，他的舰队将直接驶向切萨皮克湾而不是纽约湾，而且在北美大陆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10月中旬。哈得逊河畔的美法联军必须行军450英里去与之会合。这实际上是给华盛顿下的一道命令。

华盛顿对格拉塞的建议忧心忡忡。他不得不考虑到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万一格拉塞的舰队因暴风雨的阻挠或英国舰队的拦截而无法到达切萨皮克湾怎么办？即使美法陆上联军与格拉塞伯爵的舰队能会合于切萨皮克湾，康华利或许因早得到消息而溜之大吉了。但是，这位美军总司令同样明白的是，要对沿海地区的英军进行决定性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海军的支援。因此，他考虑再三，决定修订原来拟定的进攻纽约的计划，将进攻矛头指向南方的弗吉尼亚，以便从康华利手中拯救南部各州。而且此时他已得到消息：康华利勋爵所率英军正在

约克敦构筑工事，作为驻扎基地。

为了不让英军看出联军战略意图，军事调动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一方面，华盛顿摆出了进攻纽约的架式，派工兵到新泽西修建像大部队营地一样的建筑，甚至修建起可以烤制上万块面包的炉灶；另一方面，他又让那些英国间谍费尽心机地偷看到各种伪造的文件，以便使克林顿相信，格拉塞指挥的法国舰队将北上配合联军攻打驻扎于斯塔腾岛上的英军。华盛顿这一招着实有效。克林顿对美法联军的南下计划一直蒙在鼓里。他担心的是格拉塞的舰队会开进哈得逊湾。因此，康华利在8月22日从约克敦致克林顿的信中仍然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抽调部分兵力支援纽约。殊不知，他自己已经成为联军吞食的对象。甚至美军本身有许多人也不知道华盛顿的真实意图。一位随军观察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已经成为令人困惑的疑团和吃不准的事情。一方面，有许多人认为我们是去占领在泽西海滩上划出的地方，以便支援对纽约的围攻。另一方面，有人说，我们要偷偷抢在敌人前面，实际上是前往弗吉尼亚去追赶康华利的军队……放在车架上的一些平底船跟在我们队伍后面，被认为是用来把军队渡到斯塔腾岛上去的。”数年之后华盛顿在给友人

的信中提到这次秘密行动时写道：“我一向认为，在自己人中间不能完全隐瞒的一件事在外面是完全隐瞒不住的。”

8月20日，华盛顿开始率领军队渡过哈得逊河。25日，美法联军分两路向新泽西进军。当克林顿知道美法军队的确切目的地以后，他们已经抵达特拉华河了。这时，想要阻止美法联军南下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于是，这位英军总司令匆忙派出阿诺德率军5000东征康涅狄格，希图转移华盛顿的注意力，牵制住他的一部分兵力。

9月6日，阿诺德率军到达康涅狄格，对这片哺育他长大的土地进行蹂躏。他放火焚毁了纽伦敦，然后在怒不可遏的民兵们的追击下匆匆乘船逃去。阿诺德的东征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华盛顿丝毫不为这个叛徒的为非作歹所动，而是继续奔向他的既定目标。

8月30日，格拉塞率领的法国舰队抵达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克河河口，切断了康华利的海上退路。英国海军上将格雷夫斯闻讯赶赴切萨皮克湾。9月5日至9日，两支舰队在此展开激战。结果，在风向上处于有利位置的法国舰队获得胜利，格雷夫斯率舰队败走纽约。

直到此刻，康华利才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但是，他还不知道华盛顿和罗尚博率领的美法联军正在迅速南下，以为他的对手仅是拉法叶特指挥的人数不多的大陆军，故而没有采取任何向内地撤退的举动，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9月2日和3日，美法军队先后开进费城，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9月8日，华盛顿与罗尚博到达巴尔的摩。当晚，巴尔的摩市民们张灯结彩，欢迎总司令的到来。9月9日，华盛顿顺道来到他阔别6年之久的家园弗农山庄。睹物思情，他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自上次离别弗农山庄以来，他在劳累、危险、困苦和紧张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6年。

丈夫的突然归来使马撒·华盛顿惊喜万分。她赶忙领着他去看望3位尚未见过面的孙女儿，让她们认识一下这位戎马倥偬的总司令爷爷。10—11日，华盛顿在弗农山庄以弗吉尼亚的好客的传统接待并宴请了罗尚博等法国客人。12日，他们离开弗农山庄，前往威廉斯堡与拉法叶特会面。

弗吉尼亚的爱国者们听说要攻打约克敦，纷纷报名加入大陆军和民兵行列，以便打击不久前还在这里横行一时的英军。到9月25日，华盛顿手下的作战士兵达到了9500人，而罗尚博统领的法军和格

拉塞带来的人共计有 8800 人。这样，联军总数超过了 18000 人。大军驻扎于威廉斯堡附近，准备给康华利以决定性打击。9 月 19 日，华盛顿在法国旗舰“巴黎市号”上与格拉塞会面，双方商讨了有关的作战方案。

这时，康华利才真正认识到，他已经成了美法联军的网中之鱼。但是，他不甘心坐以待毙，仍期望能得到纽约方面英军的增援，摆脱目前的绝境。不久，他收到亨利·克林顿的来信，称迪格比海军上将将在 10 月 5 日运载 5000 人马启程前来增援。康华利于是赶忙收缩外围兵力，试图固守约克敦，等待援兵到来。

约克敦位于约克河口的南岸，东临切萨皮克湾。康华利退守此处，原本想能够得到海军的支援，在撤退时从海上逃走，如今却成了美法联军的瓮中之鳖。

9 月 28 日，美法联军从威廉斯堡向 12 英里外的约克敦出发。傍晚时分，大军在距约克敦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10 月初，美法联军从陆地上形成了对约克敦英军的半圆形包围。法国海军也切断了英军的水上退路。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罗尚博提出了攻击约克敦的具体方略：用挖堑壕的方法逐渐接近英军防线，

然后用重炮进行轰击，以削弱敌人。华盛顿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的方案颇感兴趣。此后每天早上他都要参加一次会议，听取法国军事行家们的意见，决定美军在当天的行动。

10月9日，堑壕修完，对准约克敦的大炮也被安排停当。下午5时，作为联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邀请去点放第一炮。这是一门新式法国炮，不仅弹药塞足，而且炮手训练有素。当华盛顿看到自己亲手施放的炮弹准确地落到预先指给他看的英军护墙上的地方时，这位美洲乡巴佬司令对法国炮手的高素质惊叹不已，并由此联想到自己手下的那帮离合格标准差距太远的炮兵们。自此以后，联军一连数日不分昼夜地向约克敦城内进行轰击。一位目击者称：“白天，炮弹像一个黑球，夜晚，炮弹像一颗炽热的流星拖着一条极为美丽的亮得耀眼的尾巴，……我们有一些炮弹发射到城那边去了，落入河内，然后爆炸，掀起水柱，好像海里喷水的怪物喷出的水柱一样。”

联军的炮击效果十分显著。英军许多尚没完工的工事被摧毁，许多人被打死，人心浮动。据英方一位逃兵称，英军司令部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致康华利将军不得不撤出司令部，躲进了地洞里，绝望得像在步步逼近的雪貂面前的小兔子一样。

10月14日，美法联军向英军外围的两个堡垒发起进攻。经过一番苦战，联军拔掉了这两颗钉子。这时，康华利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设法逃跑。其计划是，伤病员留于城内投降，自己率军乘船偷渡至约克河北岸，然后进入内地北上，与克林顿将军会师。

10月16日晚，康华利秘密准备了16只大船，企图外逃。然而，天公不作美。顷刻之间，暴风雨骤起，浊浪滔天，运兵船只被打得七零八落。等船只收拢时，天已接近破晓。这位英国将军唯恐联军发现其举动，急忙命令部队撤回了城内。

希望完全破灭了。康华利知道，负隅顽抗，只会遭致联军更猛烈的炮火的轰击和更多的人员伤亡。联军胜利势在必然。他决定结束这场已经绝望的战争。10月17日10点，康华利下令击鼓要求停战谈判，并派出信使携函前往华盛顿处，建议停止敌对行动24小时，然后就投降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天，正是4年前柏高英将军在萨拉托加战败投降的日子。

10月19日，华盛顿下令将投降条件送交康华利勋爵，要求其在上午11点以前签字，英军于下午2点以前出城投降。同时，这位美军司令坚持附加一个条件，“英国投降部队必须受到与当年查尔斯顿美国驻军受到的同样礼遇。”原来，在查尔斯顿陷落时，亨

利·克林顿出于对反叛者的极度蔑视，除了诸般侮辱外，还不许美国军队打着他们的旗帜进入举行投降仪式的会场。如今华盛顿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康华利觉得这样会使自己在整个欧洲面前大丢其脸。于是，这位英军指挥官干脆称病不能参加投降仪式。他派出了属下的查尔斯·奥哈拉准将代行职权。

投降仪式庄严而秩序井然。中午 12 点，联军整队排列于受降地点的大路两旁，美军站在大路的右边，法军列于大路的左侧。华盛顿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地站在美军的前面，罗尚博及其随从站在法军的前面。排列 1 英里多长的联军将士军容整齐地等待着降军的到来。下午 2 点钟左右，投降英军在奥哈拉将军率领下，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受降场地。接着，奥哈拉将军骑马来到华盛顿面前，脱帽向他致礼，并为康华利勋爵因病无法前来表示歉意。华盛顿虽以礼相待，但他拒不接受奥哈拉呈递的指挥刀。他认为，既然康华利将军可以找人替代，他也可以照此办理。这位坚持原则的美军司令遂指定奥哈拉向在查尔斯顿曾受过克林顿侮辱的林肯将军投降。最后，8000 英军穿过联军的行列，到旁边的空地上向林肯将军缴械投降。

有趣的是，就在约克敦英军被迫放下武器的那天，恰值克林顿将军率领 30 多艘战舰和 7000 名士兵从纽约出发前来营救他的落难的副手。然而，当他于 10 月 24 日抵达切萨皮克湾时，等待他的是康华利已经投降的消息。10 月 29 日，这位英军司令才悻悻地返程纽约。

约克敦大捷是独立战争以来美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虽然英军在哈利法克斯到查尔斯顿的广泛战线上仍有数倍于美军的力量，但这次打击确实大伤了他们的元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对这次战争的信心。当约克敦之战的消息传到大西洋彼岸时，英国殖民大臣杰曼赶忙到唐宁街首相官邸向诺思勋爵报告了这一噩讯。这位英国首相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像胸口中了一颗子弹似的”，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喊道：“上帝啊！一切都完了！”确实，英国要恢复在北美的殖民统治的梦想永远完结了。

与英国方面的反应截然不同，整个美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华盛顿在英军投降后的第二天发布命令，祝贺联军取得的巨大胜利，赞扬联军官兵在这次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大陆会议尤其高兴。它作出决定，向华盛顿、罗尚博、格拉塞以及全体联军将士深表谢意，并下令在约克敦竖立一根大理石柱子，以

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

约克敦战役之后，英美双方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重大的军事行动。从 1775 年 4 月 19 日北美人民在列克星敦打响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到 1781 年 10 月 19 日康华利投降，美国独立战争整整进行了六个半年头。在此期间，美国人民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日子，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今天，这一切终于有了结果。

七 功成引退归故里

★ 拒戴王冠

约克敦战役以后，华盛顿并未因此而懈怠，他打算趁热打铁，对查尔斯顿再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但是，法国舰队的离去使他的这一计划成为泡影。鉴于冬季即将来临，1781年剩下的时间中已不大可能再有什么重大的行动，部分法军登船离去了，拉法叶特也返回法国去探望他的家人。美国军队的主力在林肯将军的率领下前往北方的新泽西和哈得逊河沿岸驻扎过冬，以便在来年对纽约英军作战。法军则留于弗吉尼亚。罗尚博将军将他的司令部设于威廉斯堡。

此刻，华盛顿正身处弗吉尼亚，很希望能回到心爱的弗农山庄，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度上几个星期的轻松而愉快的假期，以补偿一下7年来戎马倥偬，紧张疲乏的战争生活。

然而，就在华盛顿休假的那天，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继子约翰·帕克·卡斯蒂斯因病去世。约翰虽非华盛顿所生，但从小就为华盛顿所钟爱，被他视为亲生之子。因此，华盛顿的内心伤感可想而知。马撒对儿子的去世更是痛不欲生。为了安慰亲爱的夫人，华盛顿决定将死者的四名子女中最小的一对儿女收养为自己的孙子孙女。从此，他们成了他的直系亲属。

华盛顿原来想回到弗农山庄寻求一份安宁和恬静，如今，这里却变成了让人伤心的“丧事房”。于是，他决定带马撒一道去费城，暂时离开这座使她睹物思情的庄园，以便大家的心情能愉快一些。由于诸多的事情缠身，原计划不久即回哈得逊河畔部队驻地的华盛顿，一下在费城呆了4个月之久。直到1782年3月他才回到哈得逊河边的纽堡司令部。这时，令他担心的主要有两件事。

在约克敦大捷之后，人们以为胜利在望，普遍放松了军事警惕。但是，华盛顿清楚地知道，英军在北美大陆的实力仍然相当强大。他在攻克约克敦之后便写道：“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松弛懈怠，使我们的部队陷入苟且偷安和天下太平的假象中，这场胜利毋宁不曾有过。”“即使英国和英国议会真心希望同美

国实现和平，我们还是应当小小谨慎地对待他们，并且用一切办法紧握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一点也不能放松努力，相反，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向前迈进，以使我们可以利用一切良好机会，直到我们的希望完全实现。”

1882年5月初，盖伊·卡尔顿爵士抵达纽约，替代亨利·克林顿爵士成为驻北美英军总司令。这是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以来上任的第4位英军总司令。5月7日，卡尔顿致函华盛顿，向他转交了英国国王向议会提出的要求和平的申请书，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和平意愿。尽管如此，华盛顿仍然认为，放松战备是不合适的。8月初，卡尔顿再次致函华盛顿，通知这位美军总司令：英国代表已经在巴黎的和平谈判中提议美国独立。直到此刻，华盛顿仍旧小心谨慎地指出：“鉴于以往英国政策的一贯昏庸、奸诈和卑鄙，我承认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怀疑一切。……不管敌人的真正意图如何，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减弱我们的注意力和努力。谨慎戒备和采取预防措施至少不会带来什么害处。过分信任别人和苟且偷安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基于上述看法，华盛顿不仅没有削弱美军力量，反而将原驻扎于弗吉尼亚的法军也调到了哈得逊河畔，以加强纽约周围的防

务。

最后，因久无战事，罗尚博所属法军在秋天都回法国去了。至于美军，华盛顿则想尽办法让他们找到乐趣和消遣。他给军官们放长假，让士兵进行各种竞赛活动。他自己也打算回弗农山庄过冬，以便料理一下长期被搁置的庄园事务。但是，这位总司令发现，部队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加剧。以前是士兵不满，军官安抚，如今则是军官带头抗议。他终于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军队的不满，主要是由于财政问题造成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曾使北美 13 个殖民地密切合作，并在 1777 年 11 月制订出《邦联条例》。1783 年 3 月，经 13 个州批准的《邦联条例》生效，邦联政府建立。但是，这一条例规定各州保持自己的独立主权，中央政府无权向各州征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靠各州摊派所得。而如今，各州政府见危机已过，大陆会议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就成了多余的声音。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财力来支付广大美军将士的津贴费，更不用说兑现拖欠了军官们多年的薪饷和战争时期作出的抚恤金的许诺了。于是，军官们开始担心，一旦和平到来，他们都会被解散，他们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他们会身无分文地流落社会。

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发行了大量债券。由于穷人无法等待，许多债券只按实际价值的很小一部分流入了投机商手中。如今国家无力偿还债务，金融集团也极为不满。

军队和金融集团都卷入了国家债务之中。他们明白，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授予其征税职能，如此才能摆脱对于那些在提供财政方面装聋作哑的州政府的依赖。此刻，人们想到了由一位大权独揽的人物出来接管政府，而乔治·华盛顿在许多人的眼里就是这样一位当然的人物。

1782年5月，华盛顿收到曾经担任过米夫林堡驻军指挥官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尼古拉上校劝这位老上级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重任。

这位上校在信中指出：目前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军队和老百姓已经遭到的和将要遭到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现存国家体制造成的。而且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大国无不实行君主统治，从历史的角度看，王权统治也是唯一公认的统治形式。接着，上校指出：“我认为这样一点是不会引起争论的：那种把我们从显然非人力所能克服的困难中引向胜利和荣

誉的才能，那些应该得到并且已经得到军队的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质，十有八九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比较顺利的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其中用意不言而喻。

华盛顿对尼古拉的来信殊感惊讶。但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清楚地知道，尼古拉是军队中的部分派系的代言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军队成为政府的基础，华盛顿成为政府的独裁首脑，就像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一样。这位美军总司令立即回信拒绝了尼古拉的请求：

“我认真阅读了你要我仔细阅读的意见，感到非常意外和吃惊。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战争进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像你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更使我感到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并严厉地斥责这种想法。……

“我很难设想我有什么行为竟会鼓励你写这样的一封信，在我看来，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最大危害。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那么，我恳求你，从你的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而且决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人传

播类似性质的看法。”

华盛顿在金灿灿的王冠面前何以能做到超凡脱俗，不屑一顾？其中不乏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

从客观上说，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对英王统治，建立共和政体。华盛顿自出任大陆军总司令以来，大陆会议甚至一直不愿意建立一支常备军，不愿意给这位总司令以全权，很大程度上在于许多人担心革命胜利后可能会出现像克伦威尔那种军事独裁统治，因此到处给他设置羁绊。对此，华盛顿深有感触。为了取得必要的决定权，以便战胜敌人，他在向大陆会议索要独立自主的权力的同时，又不止一次地宣布，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将立即退归故里，以安抚人们的担心和疑虑。此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州政府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中央集权政府。由于对以上客观形势成竹在胸，华盛顿不想因为一顶王冠而使美国在刚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重新陷入内战之中。

从主观上看，华盛顿一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对荣誉的追求甚于对权力和地位的迷恋的人。从英法七年战争起从军作战，他确实为军阶之事常常心有不平，但这种对高军衔的追求和向往只是他

要满足荣誉感的一种表现，是为了获得人们对他更多的爱戴和崇敬。如今，他若拥抱王冠，逆人民意愿而行，势必被人民所唾弃，这显然不符合他的处世原则。此外，华盛顿本人也具有共和思想。自独立战争爆发以后他就认为，这是一场争取摆脱英王专制统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革命。现在若在美国实行君主制，无疑将证实敌人关于非君主不能治理北美的预言，将是敌人的胜利。

华盛顿知道，他可以拒绝王冠，但是，如果拖欠军队的薪饷和津贴费等不能兑现，就无法排除军队有激烈举动的可能。他在谈到 1783 年 1 月将要开始的裁军计划时忧虑地指出：“我不能不担心在目前情况下采取这个拟议中的措施的结果，因为我看到有那么多军人由于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而备受折磨。……由于身无分文，他们指责公众忘恩负义，他们感到失望；他们欠了债；他们在维护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中度过了他们最宝贵的时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用尽了祖传的财物，后来却没有一点钱带回家；他们经受了除死以外人们能忍受的一切。我重复一遍，由于有这些令人不快的情况，我不免担心一系列非常严重的、令人痛苦的坏事会发生……

“我不想夸大这幅图景的阴影，……但是你可以

相信，这支军队的耐心和长期忍受的苦难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不满情绪从未像目前这样浓烈。在战场上，我可以使它不致爆发成残暴行为，但是，当我们退到冬季营地时，我就不能对这件事的后果感到放心……”

华盛顿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他将部队开到纽堡冬季营地时，处于寂寞之中的军队越来越多地谈论到欠发军饷的问题。不满情绪在他们之中日益滋长。

1782年12月，军官们经过讨论，派出了由3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前往费城，向大陆会议送交了一份请愿书，宣称：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部队将考虑更为果断坚决的行动。然而，行将解体的大陆会议对军队的要求一愁莫展，无能为力。

1783年2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给正在哈得逊河畔纽堡司令部的华盛顿去信，向他陈述了有关的利害关系，鼓动他为军队呐喊。汉密尔顿写道：政府已不可能继续供养军队，如果战争结束而所欠军队的薪饷得不到补偿的话，那末军队将用刺刀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他提醒华盛顿，他的一味忍让，已成了部队收回正当债款的障碍，从而动摇了他在军队中的威望。与此同时，华盛顿最信赖的一位记

者，弗吉尼亚议员约瑟夫·琼斯也来信警告华盛顿：“军队中一些危险的集团”正用“阴险的手段”破坏他的威望。

华盛顿作为一个公民，同时作为一名军人，既要国家和人民负责，又要对军队负责。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但考虑再三，他在3月初给汉密尔顿的复信中认为，他不能领导那种会“造成国内动乱和以流血告终的”举动。他写道：即使自己的领导地位和威望受到威胁，“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遵循指导我的行动准则。我完全相信，部队中明智的、有洞察力的成员不会不了解（虽然我从未费心去告诉他们），我曾不止一次地坚持按这一准则行事。”

鉴于华盛顿拒绝把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力量来加以利用，那些暗中策划骚动的阴谋家们不得不亲自动手了。

3月10日，纽堡军营中出现了一份散发的匿名文件，其中无视华盛顿的领导权，呼吁召开军官大会。3月11日，军营中又出现了一份未署名的告军官书，作者在其中声称，对国家的公正性已失去了信心。信中的言辞句句铿锵犀利，掷地有声。“经过漫长的七年努力之后，我们试图达到的目标终于在望了。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备尝艰苦的情况下曾

经表现出勇气。这种勇气使美利坚合众国能够赢得一场结局不定的、残酷的战争。这种勇气使这个国家获得独立地位。现在和平恢复了，和平赐给谁呢？是赐福给一个愿意为你们伸冤、珍视你们的价值和酬劳你们的服役的国家呢？……还是赐福给一个践踏你们的权利、忽视你们的呼声、不顾你们的痛苦的国家呢？

“如果在你们佩带的刀剑对保卫美国还是必要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这种待遇，那末，当你们由于分散而呼声减弱、力量消散的时候，当这些刀剑——你们的光荣的工具和伙伴——从你们身边取走的时候，当除了匮乏、疾病和伤疤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军事荣誉的标志的时候，你们能够期望从和平中得到什么呢？那时候，你们能够同意成为这次革命的唯一受苦者，在退出战场后过着贫困、不幸和受人轻视的生活直到老死吗？你们能够同意过寄人篱下的困难生活，在不幸的余生中靠赈济度日吗？……”最后，这位匿名作者要求“给政府颜色看”，并不指名地呼吁对采取温和忍让态度的华盛顿“抱怀疑态度”。

华盛顿本人也被匿名作者那发自肺腑的真切言辞所感动，称“其表达力在英语中是无与伦比的。”但

是，他反对匿名信中关于召集军官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是非法的举动。为了抵销匿名信的影响，他宣布在3月15日召开一次类似的会议。他认为，“经过周密的考虑之后，他们会制订出今后应该采取的最合理、最适当的措施，来实现能够设想的公正而重要的目标。”

华盛顿本人原先没有打算出席这次军官会议。他只是事先在私下里将军官们逐个召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指出若通过激烈的决议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但是，当3月15日的会议召开之时，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参加这次会议，向军官们阐明自己的看法。当他突然出现在讲台上时，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军官们个个露出了惊讶之色。华盛顿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这是自他赢得全军的爱戴以来第一次面对不满和愤怒。

在会上，华盛顿作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精采演讲。首先，他表示，他是第一批献身于国家事业的人，他对士兵充满了爱和关怀。“由于我经常陪伴你们，亲眼见到你们的疾苦，认识并赞赏你们的功劳，由于我一向认为我的军人名声是同军队的名声分不开的，……因而在战争的这个最后阶段，不能设想我对于军队的利益漠不关心……”接着，这位总司令指

出：某些阴谋家希望利用军队的不满来剥夺美国的自由，居心叵测地企图打开内乱的闸门，将美国“淹没在血泊之中”。他恳切地希望，军队不要玷污往日战争中赢得的尊严和荣誉。他还表示相信，虽然政府的行动迟缓了些，但最终会秉公办事的。

尽管演说真挚感人，军官们似乎对这位顶头上司的言辞无动于衷。显然，他没有达到说服他们的目的。最后，华盛顿为了证明大陆会议对军队的诚意，拿出了约瑟夫·琼斯议员的来信，其中指出了大陆会议的困难和窘境，同时强调无论如何要让军队得到慷慨的对待。然而，当他打开信准备阅读时，他的脸上出现了局促不安的表情。当军官们不知发生何种变故而纷纷猜疑时，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了平常极难看到他配戴的一副眼镜。

华盛顿边戴眼镜边请听众原谅。他随感而发道：“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如今又发现视力也不行了。”他的这一连串亲切的举动和朴实的语言收到了刚才长篇大论没能达到的效果。当时在场的一位少校军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呼吁是如此自然、如此真挚，因而胜过了深思熟虑的演讲。它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使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华盛顿终于以自己的理智和行动使美国避免了一场反政府的风波和内乱。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军官们在诺克斯和普特南将军的倡议下，通过一项决议，其中表示：“在这次战争开始时，美国军队的军官们是出于对祖国最纯洁的爱、出于对人类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烈感情而参战的，现在虽有痛苦和危险，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以致玷污他们用鲜血和八年忠诚服役所争得的声誉和荣耀。”军官们还要求总司令给大陆会议写信，敦促就军队提出的请愿书作出决定。

华盛顿遂根据军官们的意见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如果像为了煽动军官们的愤怒情绪而宣传的那样，即军队中的军官们将成为革命中的唯一受苦者；如果他们在退出战场后将过着贫困、不幸和受人轻视的生活，直到老死；如果他们处于寄人篱下的困境；在不幸的余生中靠赈济度日；那么，我就会懂得什么是忘恩负义，我就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痛苦地想起这件事。”杰斐逊在知道这件事以后感慨万分地评论道：“一个伟人的节制与美德可能使这场革命免于像其他众多的革命那样使盼望建立的自由被扼杀而告终。”多年以后，华盛顿的一位副官大卫·科布写道：“我一直认为，合众

国蒙受政府的共和政体之恩，全靠华盛顿将军这一坚定不移的共和主义者。”

★ 乐为布衣

人们翘首久待的和平终于来临了。1783年3月下旬，德斯坦伯爵属下的法军“胜利号”军舰抵达费城，带来了拉法叶特侯爵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提及各方代表正在巴黎谈判和约问题。不久，盖伊·卡尔顿致函华盛顿，声称英国政府已命令他在海上和陆上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4月17日，华盛顿接到大陆会议关于停止战争行动的公告。4月18日，华盛顿颁布命令，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王国实行休战”。他宣布，4月19日为战争结束日。这一天距列克星顿枪声正好八年整。他指出：“在这以后，几个旅的随军牧师将感谢万能的上帝的怜悯，特别是感谢上帝用他的光辉平息人们的愤怒，使国家间的战争停下来”，而这种停战将“像一颗晨星，预示着使西半球更加灿烂光明的一天即将来临。”这位总司令当然忘不了祝贺他的部队在这次战争中扮演的高贵而光荣的角色：“我们当初赶紧拿起武器执行的伟大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国家的自由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和明确的保障，爱

国军队的美名已经使那些备尝艰苦和危险、坚持战斗的人流芳百世。……”

华盛顿为战争的结束而感到无比快慰。然而，在他面前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广大士兵的退役问题。对此，他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信，要求大陆会议迅速作出决定。他还提议，为了那些爱国士兵的荣誉，应当让那些参加战争到底的军官和士兵们在退役时带走他们的武器，作为“大陆会议的一种光荣奖赏，表明他们尊重这些卓越的人物，并认可他们在饱受痛苦时表现出的道德和作出的贡献”。

根据华盛顿的提议，大陆会议很快通过了一项决议：参加战争的人员的服役时间必须在和约得到批准后才结束，但总司令可酌情准以休假，并允许其带走武器。华盛顿随即行使起他的权力，放手让大批的士兵休假回家。这些士兵一回到家中，就一心一意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大陆会议所欠的军饷也置之脑后了。战争结束了，他们已永远不需要再回到军队了。他们的武器成了勇敢无畏和军事功勋的光荣标志，成了他们在后代面前引以为自豪的资本。

尽管以休假方式避免了军队退役时可能出现的麻烦，但是，华盛顿通过拖欠部队薪饷问题看到了当时的美国邦联政府的弊端，认为这种体制无力解决

各种困难，无力治理好国家。

1783年6月8日，华盛顿以告别辞的形式给各州州长发出通函，阐述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政治设想。他在信的开头指出：“我在有幸担任为国家服务的职务时抱有的伟大目标快要实现了，我现在准备引退回家，大家知道，我们当时离开家乡是万不得已的事。在离开家乡的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断绝过引退回家的想法，我希望在那远离尘世的诸多烦扰之事的地区平静地度过余生。”接着，这位美军总司令笔锋一转，提出对作为独立国家的美国的幸福和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四点：第一，各州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由一位可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联邦首脑进行领导；第二，把公道和正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第三，作出适当的和平安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民兵武装；第四，美国人民必须打破地方性的偏见和政策，相互团结。

从停战到签订和约前的一段时间中，华盛顿不得不在纽堡的司令部里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时光。为了解闷，他决定去北部前线作一次旅行，察看一下他没有参加的几个重要战役的地点。在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的陪同下，他们从纽堡逆哈得逊河而上，一直到阿尔巴尼，参观了萨拉托加和柏高英投降的地方，还

游览了提康德罗加等地，行程 750 英里以上。

10 月 18 日，大陆会议决定解散大陆军。他们在公告中宣布，所有已休假的军官和士兵都不再服役。承诺在战争中服役的其他人将于 11 月 3 日起停止服役，仅留一小支部队继续服役，直到全面和平。11 月 2 日，华盛顿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向军队发布告别性命令：“总司令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美国军队讲话，并亲切地、长期地向他们告别。”他指出：“在漫长的八年中，美国军队历尽各种艰辛挫折，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毅力，可以说是一种永恒的奇迹。”

11 月 25 日，英军撤出盘踞已久的纽约市。华盛顿和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率美国军政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入这座城市。纽约市人民随之举行了隆重的欢庆游行。

在参加了纽约市的欢庆解放的仪式后，华盛顿于 12 月 4 日在纽约的弗朗西斯饭店向军官们辞行。由于他曾经向军官们作出的要偿付拖欠薪饷的允诺没有结果，这位总司令感到心情特别沉重。军官们也因此怨愤难平。然而，当他们看到总司令以激动得颤抖的手举着满斟的酒杯向他们道别时，八年的同生共死的情感驱散了他们内心的不满，他们纷纷热泪

盈眶地与他拥抱。最后，华盛顿为了不使自己过于激动，竟一句话也没有说，泪流满面地径直离去了。

当天，华盛顿离开纽约，前往安纳波利斯，出席那里的大陆会议。一路之上，人们对这位捍卫国家自由的功臣致以热烈的欢迎和敬意。途中，他在费城逗留了数日，与财政部的审计人员一起核查了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各项开支。这些帐目与他在经营弗农山庄时一样，记得既清楚又准确。每笔开支的旁边都注明了日期和用途。他的这种记公帐的习惯被后人们视为“他为官清廉的证据，以及对常常大手大脚地浪费公款的官员的无情鞭挞”。正是这种具体小事使华盛顿受到人们的敬仰。

12月20日，华盛顿到达安纳波利斯。他致函大陆会议主席，就采用何种方式提出辞呈的问题征求意见。最后，他决定在大陆会议厅以口头方式辞去他的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12月23日，华盛顿以极其平静的心情给友人施托伊本男爵写信道：“这将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我的辞职时间定于今天12点，此后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位普通公民。”

当天中午时分，安纳波利斯的大陆会议厅里座无虚席。除了来自全国各州的大陆会议的代表外，在

拥挤的过道上还站着许多旁观者。人们静静地等待着他们所崇敬的人的到来。不一会儿，身材高大的华盛顿由大陆会议秘书引导着进入会堂，就座于专门为他设立的座位上。接着，会议主席米夫林将军上前宣布华盛顿奉还职权的仪式开始，并请他发表讲话。

华盛顿随即站了起来，庄重地把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交给了大陆会议，并发表了极其简短的讲话：“使我能够辞职的伟大事件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在场的人们被面前这位近九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职责，操劳奉献的军队统帅的亲切话语所感动，禁不住流下泪来。米夫林主席在答谢辞中盛赞道：“华盛顿将军的美德决不会因军事生涯的结束而消逝，它将永葆其活力。”

12月24日上午，华盛顿偕同几名年轻的军官动身回弗农山庄。当晚，也即1783年圣诞节的前夜，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这时，在闪烁的烛光下，马撒和其他的家人们都来到门口，迎接这

位风尘仆仆、凯旋而归的将军的到来。整个弗农山庄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在长久的操劳奔波之后，成为自由人的华盛顿心情无比愉快。他在给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的信中写道：“戏终于演完了。我不再担任公职，感到如释重负。我希望在自己的晚年躬行于为善良的人们做事和致力于品德的修养。”

★ 波托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

1783—178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厚厚的冰雪一度将弗农山庄裹于银装之中。回到家里的华盛顿因天气不便，对外社交骤然减少，遂享受起多年难得的静谧来。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体会到了一个肩挑重担而精疲力竭的人，在经过千里迢迢步履艰难的旅行后终于到达终点时的轻松之感。”

1784年2月1日，华盛顿将自己离职以来的感受以明快的笔调告诉了大西洋彼岸的拉法叶特：“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位普通百姓了。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听不到军营的喧嚷，也见不到公务的繁忙。我此刻正享受着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这种快乐是那些孜孜不倦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朝思暮想着图谋策划，

不惜灭他国以谋私利（仿佛整个地球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刻刻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谀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不仅仅辞去了所有的公务，而且内心也得到了彻底解脱。我盼望能独自散步，心满意足地走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将知足而常乐。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安排。我将随着生命的溪流缓缓流淌，直到与我的父辈共寝九泉。”

虽然华盛顿回到了日思夜盼地弗农山庄，但是，近九年的紧张军旅生涯竟使他一时无法适应向往已久的宁静而轻松的田园生活。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睹物思情，一种忧郁之感充斥了他的内心世界：时光在匆匆流去，逝者如斯。他的日记中透露出未曾有过的伤感：“我亲手种植的树木在迅速地成长，它们知道我将衰竭，在我告别人世之前，它们要用浓荫为我蔽日遮阳，为此，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抚育他们成长。”他甚至在信中向拉法叶特表示，自己出身于一个短寿的家庭，估计于世不久。

在夜深人静之际，他时常独自注视着波托马克河面上的点点灯火，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度过的幸福时光，而每每至此，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往往使这位

曾经驰骋于沙场，置生死于度外的将军陷于无限惆怅之中。眺望贝尔沃，那里原是一片灯火阑珊的住所，如今却处于静寂的黑暗之中。这里曾经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和保护人费尔法克斯一家的所在，这一家给他的人生以巨大的影响。现在，他们的家园已化为一片灰烬。华盛顿 16 岁时就一道翻山越岭外出测量土地的挚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以及他的夫人萨利·费尔法克斯——一位华盛顿曾经倾心过的姑娘，由于效忠于英王而在政治上与华盛顿分道扬镳，定居于英国无返回之意。一年之后，华盛顿才有勇气骑马走过那条少年时代经常行走的道路，前往贝尔沃查看费尔法克斯一家所遗弃的产业。映入他眼帘的只是几堵残垣断壁和一个仍然矗立着的烟囱。往事不堪回首。华盛顿在给费尔法克斯一家的信中写道：“整个庄园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堆废墟。当我看到这番情景时，当我想到我的一生中的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时候，当我在那里再也找不到一间可以使我回想起当时愉快情景的房屋时（现在已成了一堆瓦砾），今昔之感，凄怆莫状，我恨不能插翅逃离那个地方。”

这种忧郁伤感的心境，皆因紧张的生活突然松弛下来所致。为此，华盛顿开始通过大量的活动来充

实自己。

随着华盛顿的引退，弗农山庄陡然之间成了美国乃至欧洲注目的焦点所在。华盛顿也预料到弗农山庄很快会变得门庭若市，故而自回到弗农山庄之日起便开始拟定接待那些出于好奇而来的来访者的计划，并给他的老战友们写信，邀请他们前来弗农山庄作客。他在给从前的副官戴维·汉弗莱斯的邀请信中写道：“我唯一能使你满意的保证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一样，大家随随便便，不拘礼节。”这位老上级同时又指出：“我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的，我不想改变它。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的，凡是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谁要希望得到更好的招待，将会感到失望，而且情况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弗农山庄开始宾客盈门。前来弗农山庄的拜访者中，除了他的老战友外，既有突然登门造访的要人显贵，也有却之不恭的不速之客。他们都受到了这位好客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无一例外的友好接待。

在来访者中，有许多人想从这位前大陆军总司令处得到一些有关美国革命方面的情况。对此，华盛顿总是婉言谢绝把有关总司令部的事务的文件给他

们看，他认为这必须在国家同意公开档案后方可。他甚至不愿意向有关历史学家提供写传记的材料。一位荷兰青年希望这位前总司令谈谈他的战争经历，得到的回答是：“事实上，我一无所知。”一位法国人写道：当华盛顿谈到他所指挥的独立战争时，“他似乎从未指挥过。”事实上，这是华盛顿不愿意过多地表露自己的一种谦虚。有一位客人曾求助于华盛顿的挚友克雷克医生，请求提供有关战争的文件，准备写一部华盛顿传记。对此，华盛顿表示，他无权公开有关战争的文件档案。他指出：“我宁可听后人随意对我作出评断，也不愿意因我自己的任何行为而使我蒙受爱好虚荣或自负的恶名。”

华盛顿认为，他对所有的来访者负有一种责任，理应给予适当招待。一次，一位身无任何证明文件的法国人趾高气扬地来到弗农山庄，庄园主人虽疑心这是一位江湖骗子，仍然和蔼地接待他住了两个晚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华盛顿的猜疑是对的。还有一次，一位其貌不扬，衣衫褴褛的新英格兰人不请自来，到华盛顿舍下造访。他自称是汽船发明家约翰·费奇，知道如何使船顶风逆水而上。然而，当这位费奇先生试图从华盛顿口中得到有关弗吉尼亚造船师詹姆斯·拉齐姆的蒸汽机设计方案时，华盛顿立即

明白了来者的用意。虽然只需敷衍几句就可以打发这位不速之客，好客的主人却做不出这种事来。他仍然请这位先生吃晚饭并留其过夜。

华盛顿待人亲切热情。1785年冬，一名叫沃森的旅行家在拜访弗农山庄时患了感冒，咳嗽不已。对于这样一位平常的来客，华盛顿在夜深人静之际，竟亲自到床前给他端汤喂药。沃森因此而感动不已。他在后来写道：“这件小事，要是发生在一个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中，本来是不会提及的，但作为华盛顿的仁厚态度和个人品质的一个特点，却值得记载。”

在诸多来访者中，亨利·李上校是一位深受弗农山庄主人垂青的人。他甚至可以在这位向来使人肃然起敬的前总司令面前无拘无束。而华盛顿也对这位他曾经暗恋过的“低地美人”的儿子格外亲切。一次，华盛顿问起何处可以买到好马。李上校说：“将军，我有两匹好马，但我不能给你。”华盛顿忙问原因。李回答道：“因为你不论买什么东西，最多只肯出半价，而我的马少一分钱也不卖。”华盛顿夫人听完这个玩笑后大笑不止，她身后的鹦鹉也模仿着大笑。谁知华盛顿对这番有伤他尊严的话毫不介意，他反而诙谐地反击道：“你真可笑。瞧，连那只鹦鹉都在笑你！”

各类艺术家也纷纷赶来弗农山庄，为这位举世闻名的人物画像。但是，华盛顿不喜欢静，尤其不习惯画家们对他左顾右瞧，故而在刚刚开始作画时，总是不能与这些艺术家们密切配合。使华盛顿最感到别扭的是雕塑家们的做法。他们让他面朝上躺着，然后在他的脸上涂上熟石膏，呼吸只能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进行。直到石膏凝固之后，这位伟人的脸模才能取下来。久而久之，这位伟人慢慢适应了艺术家们的摆布。一次，美国艺术家约瑟夫·赖特给华盛顿印制面模。就在华盛顿脸上堆满膏泥之时，马撒进来了，她被眼前的所见吓得叫了起来。华盛顿后来回忆道：“她的叫声引得我直想张开嘴笑，这使我的嘴巴略扭曲，嘴唇变得紧缩了，其形象可以从赖特后来制作的半身塑像上看得一清二楚。”每谈到应付艺术家们的折腾时，华盛顿总是以“鼓励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每个优秀公民应为自己的祖国承担的义务”来安慰自己。但实际感受怎样呢？“我应命让画家们挥笔作像的事十分频繁，我简直完全听命于他们了，在他们描摹我脸庞的线条的时候，我就‘像纪念碑上的忍耐之神’似地坐着。……最初，我一听到要求就感到不耐烦，在我坐着让人给我画像时，就像一匹马驹给备上马鞍骑乘时那么难以驾驭。……而如今我走向画

家的椅子的爽快劲儿怕是任何运货马车的马匹走向辕架的劲头所不及的。”

在那些给华盛顿雕像作画的艺术家中，最著名的当数法国雕塑家乌当。1784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要为华盛顿塑一尊半身雕像，并委托当时任驻法公使的杰斐逊请一名法国著名雕塑家来实施。1785年，乌当应邀到达弗农山庄，在此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将华盛顿的模型带回巴黎。雕像制作完成后，即被陈放在里士满的弗吉尼亚议会里。

作为大种植园主的住所，弗农山庄显得豪华而气派。华盛顿的宅邸就规模而言，超过当时英国农村的最大的农舍的20倍。弗农山庄的宴会厅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乃华盛顿参加独立战争前亲自设计。其内部装饰十分考究，显得明亮、高雅而又富丽堂皇。华盛顿的住所也布置得非常入时漂亮。据常去弗农山庄的原华盛顿的副官汉弗莱斯记载，就饮食而言，“无论有无客人，餐桌上总备有待客的丰盛而精美的食品”。

虽然华盛顿已经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但军人的生活习惯在他身上到处可见。他依然严格按照时间起居饮食。他每天起得很早。在夏天，他通常在晨曦微露时起床，其他昼短夜长的季节他则

往往秉烛穿衣。他那长长的卷发每天由他的黑仆威尔帮助梳理。其发型一般是往后紧束成一根辫子，然后用缎带扎上，显得既干净又利落。

华盛顿起床后主要从事读书学习。早晨7点是早餐时间，内容是三块涂有黄油的玉米饼和三杯不加奶油的茶。早餐后华盛顿开始骑马外出，巡视农场，指导生产。下午两点是正餐时间。通常情况下，他只吃一份菜，但每次要喝半品脱^①的马德拉岛白葡萄酒。如果有说话投机的人，这位大种植园主能在饭后谈上一两个小时而兴致不减。傍晚时分，虽然为客人们备有很精致的晚餐，华盛顿自己通常只喝一小杯混合饮料，一点啤酒，吃两份茶点。晚上9点为就寝时间。当然，如果有好朋友光临弗农山庄或带来有趣的消息，华盛顿就会来到餐桌旁，与朋友们在烛光下畅叙痛饮，谈笑风生，直至夜深。

华盛顿仍然像革命以前一样，努力经营他的地产，建设他的庄园。他的庄园规模宏大。沿着波托马克河长10英里宽约4英里的范围内皆是他的地产。他拥有5个经营不同植物的农场和200多名劳动力。

他对农场的管理可谓精细。除了星期天以外，他

^① 品脱（Pint）是英、美等国的容量单位。在美国，1品脱相当于0.55升。

每天早上都要骑马疾驰，绕着自己的农场转上一圈。在白天，他总是要到每个农场去检查各个劳动小组的工作，了解有关情况，晚上则将这些事情都详详细细地写进日记里面。因此，在这位伟人的日记中充满了“在我们弯曲的道路上都种上了桑树、枫树、黑胶皮糖香树，在右边的路上种上了杨树”或者是“今年的刺槐树叶和去年的一样开始凋谢，许多已经死去”等琐碎的内容。

华盛顿对农业实验一向很感兴趣，非常注意国外在农畜业方面的实验进展情况。为此，他订阅了不少英国农业书刊，并经常整段地加以摘录。但是，他从不愿意为这些刊物写稿。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位业余爱好者，若做出这种举动，会给人以“出风头”之嫌。

华盛顿在进行农业实验时并不囿于外国农业技术理论，而是灵活地将这些理论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当时他的实验的主要方向是：种植适用于做奶牛的饲料的牧草，饲养良种羊，探索保持土壤肥力的轮作制，培育优良骡种等。为此，他专门在庄园内建立了一座“植物园”，一块种子试验田，对各种植物和种子进行培育。经过不断的探索，这位种植园主终于建立起一套适合于弗吉尼亚气候和土壤条件

的新的轮作制度。

在华盛顿进行的各项农畜实验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培养优良骡种。当时华盛顿非常想得到两头公驴，以便与母马杂交后改良骡种。西班牙外交部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获得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好感有利于与美国毗邻的它的北美洲南部殖民地的稳定，赶忙怂恿西班牙国王以个人名义赠送华盛顿两头公驴。但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远洋航行后，只有一头公驴活着到达了北美大陆。

弗农山庄的主人对这头公驴的到来非常高兴。他立即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罗依欧·吉弗特，并将母马牵进它的厩中进行交配。然而，吉弗特对母马的调情无动于衷。于是，华盛顿怀疑：西班牙国王是不是故意送了一匹不能生育的畜牲来捉弄他，否则的话，吉弗特一定是自恃为国王的宠儿，瞧不起美国的马百姓，或者这位尊贵的天主教徒^①“神圣高贵得不屑于考虑这种生儿育女的小事了”。不过这位向来具有毅力的将军并没灰心。他不断地用与吉弗特同种的母驴逗撩它。当吉弗特被惹得欲火中烧时，他又赶紧把母驴拉下，再换上一匹母马。最终，吉弗特中了华盛顿的计。此外，华盛顿还用吉弗特与其他母驴

^① 西班牙为天主教国家，故有此说。

交配，将生下的小公驴送到乡下去配种。这样既赚钱，又改良了各地的骡种。

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华盛顿还热心于环境的布置，精心改进他的园林布局。他将常青藤移植到屋檐下面以攀墙而上。他的庄园里遍种着铁杉、冬青、蔷薇等美观而常绿的植物，以便在冬天到来时，仍然能够保持一片令人爽心悦目的翠绿。

宁静而丰富的田园生活冲淡了华盛顿引退初期的忧郁，给他带来了许多乐趣。他的孙子后来回忆道：独立战争后重返故园的这一段时光是华盛顿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期。

当然，宁静是相对的。除了要不断地接受来访者外，华盛顿更多的是要应付邮差们源源不断地送来弗农山庄的各种信件。虽然他认为应该给每一位来信的人写一封客客气气的回信，但桌面上积压的大堆信件日益成为他的沉重负担。他诉苦道：“许多人错误地以为，我退休后过着悠闲的生活，过着那种由于无所事事而会闲得发慌的宁静生活。但是，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像我退休以来那样不得不亲自写那么多回信，即便是我为公众服务的八年中也并没有这样。”后来，他干脆请了一位新罕布什尔的年轻绅士，曾当过他的孙女的家庭教师的托拜厄斯·利尔作为

自己的私人秘书，专门帮助他处理信件杂事。

起初，利尔对这位闻名遐迩的主人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恐惧心理。但是，在接触的过程中，华盛顿身上表现出来的谨慎和谦虚品德逐渐消除了这位年轻人的疑虑。用利尔自己的话说，“他用温情的、可亲可爱的纽带把我拉向他的身边。”两年以后，利尔怀着敬慕的心情给朋友写信道：“我相信华盛顿将军几乎是一位绝无仅有的高尚人物，他在各方面都受到熟悉他的人的尊敬。我同他一起生活近两年时间，……像家人一样在每一个场合都不离其左右，和他同桌进餐，几乎每天晚上都与他玩牌。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没有见过一件能使我对他的敬重稍减的事情。当你完全了解他在处理个人事务中那种诚实、坦率和正直的优秀品质后，简直有时觉得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圣人。”

★ 西部开发计划

说来或许难以置信，像华盛顿这样的大种植园主竟然也有经济拮据之时。

当华盛顿离家九年后重返弗农山庄时，这位精细的种植园主发现，他的帐簿被翻得乱七八糟。而且，利尔秘书在整理帐簿过程中发现，他的主人在整

个战争期间至少损失了 10000 英镑。其中，部分是由于华盛顿维护大陆会议发行货币的信誉，接受债务人用贬值的纸币偿还以前拖欠的借款，部分是由于战争期间他在自己花费之外常常为公事垫付的私钱。在他离职并提交了自己的开支帐目后，大陆会议由于囊空如洗，竟用借款单抵偿了欠他的大部分款项。

弗农山庄的经济效益也不容乐观。由于华盛顿不愿出卖奴隶，迅速增加的奴隶人口成了庄园的沉重经济负担。加之回到故园以后弗农山庄人流如云的来往以及华盛顿财大气粗的应酬，他发现，庄园的流动资金已经极度缺乏。有时，这位弗吉尼亚的富豪竟抱怨起自己没有经验逃避一些债权人的讨债。

虽然手头并不宽裕，华盛顿从不愿意接受政府机构的资助。宾夕法尼亚政府得知华盛顿在弗农山庄为公事应酬而花费甚巨，曾指示它在大陆会议中的代表，促请大陆会议对这位前大陆军总司令的贡献给予某种报酬。但是，当代表们将指示副本送给华盛顿以取得其同意时，他却以感激的心情婉言谢绝了，并谦虚地表示，他满足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为国家作出贡献。弗吉尼亚政府也曾送给他一笔礼金，并且坚决要求他接受下来。迫于无奈的华盛顿最后表

示，他将把这笔赠款捐献给一个公共慈善机构。

资金的短缺使华盛顿想到了在革命前他曾经得到的西部大片土地。倘若能出租或变卖这些土地来填补财务方面的亏空，也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于是，他准备去西部考察一番，准备在那片他曾经多次踏过的荒芜的土地上再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1784年9月1日，弗吉尼亚已进入初秋时节。淡淡的行云漂浮在湛蓝的苍穹，微风徐拂着大地。华盛顿带着侄儿布什德罗·华盛顿以及克雷克医生父子踏上了西行的道路。此番他要去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看看俄亥俄河和大卡诺河河畔属于他的30000英亩的土地。

华盛顿骑着马沿着布雷多克大道悠悠西行。一路之上，他看着周围熟悉的山山水水，禁不住心潮澎湃。他想起了当土地测量员的日子，想起了率弗吉尼亚民团勇敢向前的情景，想起了作为布雷多克副官时的日日夜夜。他早年的每一步成功不都与这条熟悉的崎岖道路联系在一起吗？如今，他又以一位年逾半百、威名显赫的退休将军的身份踏上了这条走过多次的道路。世事沧桑，如何不叫人感慨万千呢！

华盛顿原计划先测量和视察在孟农加希拉河畔

的土地，然后沿俄亥俄河而下到大卡诺瓦河。但一路之上他不断听到有关印第安人部族不满的消息。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此刻若要进入印第安人地区，会有相当大的危险。他遂停止了西行，并改道向南，穿过阿勒格尼山脉，到达美丽的谢南多尔河谷。

在整个西行过程中，华盛顿特别仔细地观察了向西注入俄亥俄河的各条小河的走向，以及这些小河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东侧各河流可通航河段之间的距离。多年来，他一直在心中酝酿着一个宏伟计划：在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之间开辟一条短捷的运输线路，以便加强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带的联系。这次考察更加强了华盛顿在这方面的想法。他发现，原来荒凉的俄亥俄河岔口地区如今已住满了新来的移民。这种形势虽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却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危险。因为这些新移民中许多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什么感情的外来移民。

从当时的形势看，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向人们提供了可将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运出去的水上通道。然而对美国方面不利的是，它的北方、南方和西部分别被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所包围。以上便于交通的水系也发源于英属加拿大，流经法属路易斯

安那，最后从西班牙控制区流入墨西哥湾。在华盛顿看来，如果西部的移民们为了寻找贸易出路而与英国人或西班牙人结成联盟，他们就可能成为美国的危险邻居。他比喻说，西部各州犹如“站在一根转轴上，用一根羽毛碰碰也会使他们向任何方向转动”。他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南，可以便利地将各种物品运出去。而它们与东部各州的联系却非易事。除了经由崎岖而漫长的陆路运输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将各种农产品运往东部地区。

华盛顿因此认为，倘若能用一条短程运输车道将俄亥俄水系与波托马克河联结起来，就可以将西部贸易路线引向东部地区，密切西部与东部的联系，同时可以将西部农产品经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再运往美国东部各港口的航程大大缩短，改由波托马克河直接运往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这一计划包含有政治和商业两个方面的目的。

10月4日，华盛顿经过一个多月的野外旅行后，回到弗农山庄，整个行程达680英里。随后，他将一路之上的考虑写成了一封长信，寄给了当时的弗吉尼亚州州长本杰明·哈里森。其中，他强调了他的宏伟计划的政治和商业价值。

其实，在独立战争前，华盛顿就已经从弗吉尼亚

的立法机关中获准建立一个改善波托马克河运输条件并可以收取通行税的股份公司。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波托马克河北岸的马里兰州的反对。因为马里兰州的商人不想让弗吉尼亚人独享利益。而当时的华盛顿人微言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华盛顿退役之后，杰斐逊给他写信，再次谈到了波托马克河计划。他向老将军指出，如果弗吉尼亚不抢先一步，纽约就会利用它的运河垄断西部贸易往来。^① 当今，如果华盛顿能够利用他的威望来支持波托马克河计划的实现，这必将成为其“退役之后的一个伟大的丰碑”。华盛顿对这一计划关注已久，故而慨然应允。

如今，华盛顿威望极高，以致原先反对波托马克河计划的马里兰商人也不敢再有异议。12月下旬，应弗吉尼亚议会之邀，华盛顿前往安纳波利斯，与马里兰州代表讨论波托马克河航运以及与西部地区的联系问题。1785年1月5日，华盛顿兴致勃勃地写信告诉诺克斯将军：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已经同意开发波托马克河的计划。当时麦迪逊在评论华盛顿对这项计划的热心劲头时写道：“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之

^① 日后纽约开通了伊利运河，将俄亥俄河与哈得逊河的水道连接了起来。

高非笔墨所能形容。像他那种目光远大，又长期从事宏图大业的人是忍受不了清闲空虚的生活的。”

1785年3月4日，弗吉尼亚州代表伦道夫和麦迪逊以及马里兰州代表托马斯·约翰逊在亚历山德里亚会晤，商谈切萨皮克湾和波托马克河的航运问题。3月28日，双方代表到弗农山庄继续商谈，并约定以后两州代表之间应每年会见一次，以便保持双方在商业关系上的协调。后来，马里兰州议会又邀请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这一计划。

华盛顿全身心地投入了波托马克河的航运开发计划。1785年5月17日，他前往亚历山德里亚参加波托马克河航运公司认购股份者会议，并被选为该公司的主席。30日，他又在此出席了波托马克河航运公司董事会议。7月，他两次到亚历山德里亚参加波托马克河航运公司董事会议。8月，他前往乔治顿参加这一公司的年会。9月，又去亚历山德里亚商谈波托马克公司的业务情况。弗农山庄与亚历山德里亚之间来往奔波成了华盛顿的主要事务。

但是，要将开发波托马克河航运的宏伟计划付诸实施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必须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才能动工开发波托马克河的航运。为此，华盛顿亲自出面张罗。结果，在这位老将军威名

的吸引下，投资者纷至沓来，以至卖出原定所需的两倍的股份。

在资金问题解决后，面临的技术问题使开发波托马克河的计划陷于困境之中。波托马克河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地势起伏巨大，要开凿数百英里长的运河与俄亥俄河相通，又谈何容易。而且波托马克河水流湍急，若要逆水行驶，更是难上加难。就在华盛顿为这些技术问题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他见到了汽船发明家詹姆斯·拉姆齐，希望这位发明家有办法解决这些技术难题。

内河航运的发展必然要打破州与州之间的边界线，要求有关各州间协调行动。为此，弗吉尼亚议会于1786年1月向其他各州发出了一份倡议：1786年9月的第一周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各州代表会议，为了他们贸易上的共同利益和长期协调一致，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商业法规。华盛顿在得到此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在5月10日给拉法叶特的信中指出：希望弗吉尼亚州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带头采取的措施能给邦联国会以有效的权力来实现商业目的。

1786年9月11日，安纳波利斯会议正式召开。由于不想显示个人的作用，华盛顿没有参加这次会

议。然而，13个州中只有5个州派来了代表。最后，大会呼吁于178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在费城重新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商业问题，并要求“为邦联政府制定可以处理合众国紧急事务的宪法”。

提到制宪问题，华盛顿感慨不已。从跟随他多年征战的军官得不到拖欠多年的薪饷一事中，他深切地体会到，必须建立一个有能力偿还欠债的全国政府。后来他虽曾撰文，专门提到要加强合众国政府的建议，但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退休之后，他表面上脱离了政坛，隐居于弗农山庄享受着田园的宁静，实际上他的心中无时不在关注着由13个州组成的邦联能否协调一致。他希望13个州能够在现行的邦联制度下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全国政府。但是实际情况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各州根本不把邦联政府放在眼里，甚至邦联国会的法定代表人数也常常凑不齐。各州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由于各州不同意中央政府有关税权，当英国政府通过损害美国航运利益的关税法案时，美国政府只能无所作为地看着。凡此种种，使华盛顿深为忧虑。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指出：“在建立邦联时，我们也许把人的本性想得太好了。经验告诉我们，纵使你千方百计为他好，如果没有强制的手段，他还是不肯照你的办法去

做。如果不建立一个赋有控制整个合众国的权力的政权，我相信，我们做为一个民族，其灭亡将指日可待。”。

正当华盛顿为中央政府过于软弱而忧虑之际，一场巨大的人民风暴开始震撼北美大地。

独立战争结束后，由于商品奇缺，通货膨胀，美国广大下层群众生活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之中。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广大移民累死累活一年，仍然无法偿还欠债。于是，他们辛苦开垦出的农场被抢走了，许多人因负债而被捕入狱。1786 年秋，为了生存下去，广大贫苦农民终于在丹尼尔·谢斯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

谢斯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弗农山庄。邦联政府派去监视起义者的陆军部长诺克斯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他们的信条是，全部财产都是全国人民一起从英国人统治下夺回来的，因此，它应当属于全体美国人民。”拥有万贯家财的华盛顿听到这一消息后，既愤怒又恐惧。他喊道：“仁慈的上帝啊！人类的行为怎么能这样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呢？前些日子我们为了建立今天的制度，为了建立我们自己选择和创立的制度，我们还在流血；可是现在，我们又要拔出刀来，想推翻这些制度。”

面对谢斯起义，邦联政府在既无钱又无权的情况下束手无策。他们想请华盛顿出面以自己的威望使起义者放下手中的武器。华盛顿一方面拒绝这种要求，另一方面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亨利·李的信中指出：“施加影响不是治国之道。”只有“将政权的缰绳勒紧”，即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才能杜绝此类起义。虽然谢斯起义最后被平息了，但邦联政府体制暴露出的软弱性使华盛顿更强烈地感到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紧迫性。华盛顿在给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詹姆斯·杰伊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我们要想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某一个机构，让它雷厉风行地在整个联邦运用自己的权力，就像每个州的州政府可以在本州内雷厉风行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一样。”为了表明自己对国事的关心，他在信中强调：“虽然我已经辞职还乡，但是我坦率地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位置。”

华盛顿持续的呼吁终于有了效果。在他的影响下，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提出的关于1787年夏天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建议得到广泛的响应。1787年2月，邦联议会决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然后将会议讨论的结果送交国会和各州议

会批准。

弗吉尼亚议会一致推举华盛顿为出席费城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这件事使老将军顾虑重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一段时间他拒绝接受这一职务。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公开声明过绝不重返政坛，如今他若重新卷入政治，别人会以为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我很希望，同时也非常需要隐居田园，过几年悠闲的生活。如果我出任代表团团长，我就很容易重新卷入政治漩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华盛顿又担心，如果他闭门不出，会有人说他不肯尽力，想让美国建立共和国的试验失败，好让他自己能够称王称霸。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非常珍惜自己的荣誉。倘若他出席费城会议，除了 81 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博士以外，无人可与他的资历相比。会议的领导权势必为他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议不成功，那么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威望就会因此丧失殆尽。凡此种考虑，使华盛顿陷入了迟疑不决之中。

但是，亲友们都劝说华盛顿出席费城会议，以便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来促使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华盛顿本人也考虑到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维护共和主义的需要，终于决定再度出山。

八 美国第一任总统

★ 主持制订美国宪法

1787年3月28日，华盛顿致函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表示，倘若健康允许的话，他愿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费城全国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预定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举行。华盛顿考虑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断定不会短期内完会，故而在临行之前对庄园的事务作了一番安排。5月3日，他亲自领着他的侄儿乔治·奥古斯丁·华盛顿巡视了各个农场，向他详细介绍了有关的生产情况，准备在赴费城开会期间将庄园的管理重任托付给他。

5月9日，和风徐徐，蓝天上漂浮着几丝云彩。华盛顿深情地环顾了一眼林木葱郁的弗农山庄和波光粼粼的波托马克河，然后坐上马车，踏上了前往费城

的道路。

5月13日，华盛顿到达费城。这位声名显赫的前大陆军总司令的到来在整个费城引起了轰动。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米夫林将军、诺克斯将军、汉弗莱斯上校等赶来迎接，一队轻骑兵专门护送华盛顿入城。欢迎华盛顿的仪式之热烈，可从宾夕法尼亚的一家报纸的报道中看出：“入城时，礼炮轰鸣，钟声响亮，人们高声欢呼，表达他们对这位伟人到来的欢迎。”

5月14日，是原定的代表会议的开幕之日。这一天，华盛顿和弗吉尼亚代表们一起来到会场。然而眼前的一切使老将军的心情顿时低沉下来。只见会议厅内空空荡荡，仅有当地的几位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端坐其中。

各州代表迟迟不来参加会议。5月25日，7个州的代表先后抵达费城，与会代表终于达到了法定人数。会议在大陆会议曾经签署《独立宣言》的独立厅内举行。后来又有5个州的代表陆续前来费城。这样，13个州中除罗德艾兰外，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出席会议的55名代表中，最有影响和威望的人物要数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但富兰克林此刻已81岁高龄，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因而领导这次会议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华盛顿的肩上。会议开始以后，根

据宾夕法尼亚代表罗伯特·莫里斯的提名，代表们一致推举华盛顿担任会议主席，富兰克林为副主席，威廉·杰克逊为秘书。

尽管华盛顿对费城会议能否成功感到忧虑不安，但是他在与各位代表的接触中发现：代表们在许多观点上相持不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有些事非做不可”。他们认为现存政府的基础过于脆弱，“如果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必将产生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代表们并没有像华盛顿担心的那样，完全被各州的利益所束缚而不顾全国团结。所有这一切，都增强了华盛顿对于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和信心。他仿佛又回到了独立战争的岁月里，决心竭尽全力使会议取得成功。

会议开始不久，华盛顿就向大会提议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各州不论大小，在表决时一律只有一票；第二，会议期间必须严格保守秘密，不得将会议内容外泄。对于后者，华盛顿尤其重视。他认为，倘若会议议事记录外泄上报，会使大会不成熟的思想扰乱公众的平静，从而可能在国内激起对抗的浪潮。

出席费城会议的佐治亚州代表利·皮尔斯记载的一件事情说明了华盛顿对会议保密的重视。会议开幕后，代表们针对即将成立的新政府的重大原则

提出了许多建议。大会遂将这些建议汇编后分发给各位代表，并要求严格保密。一天早晨，米夫林将军拾到一份丢失的建议汇编并将它交给了会议主席华盛顿。当天辩论结束，需要表决休会问题时，华盛顿突然站了起来，神情极其庄严地说：“先生们，我很遗憾地发现有一位会议代表对大会的机密很不在意，竟然把一份会议文件丢在议事厅里。有人在今天上午偶然捡起这份文件，交给了我。我不能不请求诸位先生今后更加小心一些，以免我们会议情况捅到报纸上，引起为时过早的猜测，扰乱群众的平静心情。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文件，但是文件现在在这里。谁丢了文件，来拿吧。”言毕，他鞠了一躬，便离开了房间。当时大家都被华盛顿严肃的表情所震慑，无人敢去认领那份文件。至于皮尔斯，他写道：“我是极其惊慌的，因为我把手放到口袋里，没有摸着那份文件，但是，等我走到桌子跟前时，我的恐惧心理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那份文件上的笔迹是别人的。”从此以后，代表们再也不敢妄加泄露会议的内容。华盛顿也以身作则，甚至每天的日记中也不涉及会议一个字。

在会议上，作为主席的华盛顿碍于自己的身份，不能对各种意见妄加言辞，不能参加讨论。但是，他

对于每一种意见的态度都可以从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中得到答案。据华盛顿的前副官约翰·劳伦斯记载，当华盛顿“肌肉处于静止状态时，他的目光必然缺乏活力”，但是，在“他高兴或生气时，面部表情却很丰富”。每当代表们意见不和时，他就表现得急不可待，而一旦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时，他又显得神采飞扬。他的这种表情在小小的会议厅内一目了然。而许多代表往往视这位威严的总司令的表情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华盛顿认为，只有来自各州的代表们相互了解以后，才能实现团结。为此，整个会议期间，他竭尽全力，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为代表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创造气氛。他在主席台上时，神情严肃，沉默寡言，但在会后，他则是个频繁地出现于各种社交场合的活跃分子，常常周旋于各州要人之间。由于与会者中许多人曾是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的部下或拜访过殷勤好客的弗农山庄，甚至许多从未见过他的人也为其威望所折服，华盛顿因之常常能在代表们中间起到平衡和协调的作用。

事实上，在几个月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在餐桌旁的交往比正式辩论的意义更大。他们往往在吃喝之间化解了彼此间的猜疑和敌意。而华盛顿对于这种

欢乐的吃喝交际是逢场必到。他常常午餐在一个地方吃，晚餐又到了另一个地方。以下是这位老将军的吃喝日记：

5月25日，在托马斯·维林家进餐。

5月26日，同城市饭店的俱乐部成员共餐。

5月28日，在弗朗西斯先生家饮茶。

5月29日，陪同莫里斯夫人参加音乐会。

5月30日，同约翰·范亭先生进餐，晚上参加劳伦斯夫妇举办的星期三晚会。

5月31日，在弗朗西斯家进餐，陪同梅烈狄希夫人用茶。

6月1日，同约翰·潘尼先生进餐，晚上参加威廉·汉密尔顿先生在布什饭店举办的招待会。

6月2日，同城市饭店的俱乐部成员共餐。

6月3日，同乔治·克莱默先生共餐。

6月4日，同米夫林将军共餐，陪凯特华拉德小姐饮茶。

6月5日，与莫里斯一家共餐，并陪同他那里的客人们共度良宵。

6月6日，与富兰克林先生共餐饮茶。

.....

通过以上社交活动，华盛顿便能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使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都亮出来，然后使它们归于一致。

费城制宪会议的根本点在于建立一个在世界上既无先例可循也无先例可违的全新的政府。在这方面，制宪会议主席华盛顿和总设计师麦迪逊的观点非常接近，且早就书信讨论过有关问题。早在这年4月份，麦迪逊就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想法：“我已经找到一种中间立场，既使中央的权力处于最高的地位，又不排除地方的权力，只要这些权力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这一想法，麦迪逊起草了一个方案，其基本点是要建立一个“由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的全国政府”。具体说来：第一，按各州人口比例设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下院由人民选举产生，上院由下院从各州立法机关提出的人选中选举产生；第二，由立法机关选择一种行政机构；第三，建立一个由立法机关选举的司法机关。这一方案得到华盛顿等弗吉尼亚代表的支持，并被作为“弗吉尼亚方案”在大会上提出。

华盛顿知道，要使代表们接受这一方案具有很大的风险。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就必须摆脱邦联条例的束缚，削弱各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因此，遇到反

对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是，他鼓励采取冒险行动。他指出：“我们提出的方案很可能一个也通不过，也可能再发生激烈的论战。假如为了迎合民心，我们提出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赞成的提案，以后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工作呢？我们来制订一个可供聪明正直的人们修改的方案。结果如何，全在天意了。”

5月29日，弗吉尼亚州州长伦道夫在会上宣读了弗吉尼亚方案。争执立即出现了。弗吉尼亚方案代表了大州的利益。按照这一方案，根据人口比例选举建立起来的立法机构势必被大州控制。而当时美国13个州的人口相差极为悬殊。弗吉尼亚人口约为特拉华人口的15倍。因此，弗吉尼亚的方案立即遭到小州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各州能像大陆会议一样有同等的选票。争论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当以麦迪逊为首的大州代表表示代表权只能以人口而不能以州计算时，小州代表们发出了威胁，表示要与外国力量联盟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特拉华州的代表高声叫道：“绅士们，我不相信你们，……小州决不能同意弗吉尼亚方案。”华盛顿对双方的这种长时间争吵极为反感。他写道：“我几乎绝望了，……早知道如此，我悔不该当初过问这种事情。”

为了打破僵局，会议于7月2日成立了一个专门

委员会负责制订妥协方案。7月5日，委员会根据康涅狄格州罗杰·谢尔曼的提案，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众议院代表名额按人口比例选出，每4万人选出1名，授予它处理与国债有关的问题的特权；参议院代表名额各州一律相等，每州2名，由州议会选出。7月12日，大会同意按各州人口总数确定众议院代表名额，但黑人奴隶人口只能以3/5比例计算。7月26日，大会任命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康涅狄格的奥利佛·埃尔斯沃思、马萨诸塞的纳森尼尔·戈来姆等5人负责草拟宪法，并于8月6日拿出草案。一切似乎还算顺利。

正当华盛顿为会议的顺利进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争论再次给会议蒙上了阴影。争执焦点集中于奴隶制问题和联邦政府的对外贸易权限问题上。在奴隶制问题上，北方各州代表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南方诸州代表则坚决捍卫奴隶制。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州的代表甚至发出威胁，如果要废除奴隶贸易，南部5州将拒绝批准宪法。麦迪逊在谈到这一分歧时指出：“奴隶制度及其产生的后果形成了一条分界线，线的南边有5个州，线的北方有8个州。”

在联邦政府的对外贸易权限问题上，北方各州

主张国会应有权规定商业关税和签订对外贸易条约，南方代表则竭力反对，他们担心国会中占多数的北方代表会操纵联邦政府通过不利于南方经济利益的贸易法，从而使南方“受新英格兰发货人的支配。”

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南部各州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北部各州终于达成妥协：北方诸州推迟 20 年废除奴隶制，南方各州同意联邦政府有管理商业贸易的权力。

会议还就有关行政部门的条文进行了审慎的讨论。在这方面，华盛顿参与得最多。如果会议决定由一个 3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国家，分别代表国家的一个主要部门，他当然可以放心地回到弗农山庄去过怡然的田园生活，但是，若在行政上要设立总统一职，那么这一职务由谁来担任，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会议决定设立总统职位。一些人出于对华盛顿的信任感而主张给予总统更大的权限。一位代表坦率地说：“许多代表都是根据他们对华盛顿的美德的敬佩来形成他们的对应授予总统的权力的看法的。”然而，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共和和民主精神的国家而言，许多人又非常担心出现专制，他们害怕授予总统过于强大和集中的权力会在美国导致君主政体。因此，当有人提议将总统任期由 7 年改为 15 年

时，有代表挖苦道：“最好还是 20 年，因为这是亲王执政的平均年限！”极富民主主义思想的富兰克林还力主在宪法条文中保留对总统的弹劾权力。他指出：“如果不保留弹劾权，那就只能靠暗杀来摆脱一个腐化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经过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终于达成妥协。9 月 4 日，11 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有关总统职权问题拟定的解决办法。

9 月 8 日，制宪会议决定成立以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沃纳·莫里斯等组成的 5 人委员会，对已经拟定的宪法条文作文字上的最后修订和润色工作。9 月 12 日，负责拟定宪法的 5 人小组向会议提交了宪法草案，由代表们进行审议。

9 月 17 日，是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在罗德艾兰抵制这次会议的情况下，其他 12 个州的代表就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在最后参加会议的 42 名代表中，除弗吉尼亚的伦道夫、梅森和马萨诸塞的格里等 3 人外，都在宪法文本上签了字。其中，华盛顿是第一个签名者。

随着制宪会议徐徐降下帷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最浮众望的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二人一直担心会议能否成功的心情终于轻松了下来。据说，在会议

的最后一天，当代表们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凝视着华盛顿座席背后的布景上画的太阳，对身边的代表说：“在会议期间，我对会议的结果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忧心忡忡。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望着主席身后的太阳，分辨不出那轮红日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山。现在我终于高兴地明白了，这是一轮喷薄东升的旭日，而不是一轮冉冉西下的夕阳。”

华盛顿为会议的成功作了巨大努力。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主张在各种问题上，代表们要互相尊重和忍让。当代表们为两院的名额问题争执不下时，他立即主张放弃原来的观点，将参议院的名额改为大、小州一律平等。他向麦迪逊指出：放弃原来的观点，对他而言并无多大意义，而对其他人则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或许会换取他人在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上的让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当有代表提出众议院代表应由 4 万人改为 3 万人产生一名时，华盛顿恐因此再起争执而影响宪法的通过，遂起而表示，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提案。结果，“因大家都希望按华盛顿的愿望行事”而一致同意了这一提案。制宪会议结束后，华盛顿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我们探讨此事，常以美国人的最大利益为念，

即如何巩固我们的联盟。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繁荣、幸福、安全乃至我们民族的生存。由于铭记这一重要考虑，才能使参加制宪会议的各州在次要问题上未如从前所预料的那样各执己见。我们现在呈递的宪法是友好与互相尊重的忍让精神的结果，而这种精神正是我国独特的政治形势所不可或缺的。”

制宪会议的胜利结束，使华盛顿从数月以来争执不休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他顿感如释重负。这位老将军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自言自语道：“会议结束了。代表们都回到了市内旅馆，一起进餐，然后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会议时间虽长，但是整个会议期间充满着我所希望的和谐一致、一心为公的气氛。”在给拉法叶特的信中华盛顿更具体实在地谈了他对制宪会议的看法：“你知道，代表们来自许多州，各有各的习惯、情况和偏见，可是，他们却团结起来，制定出一个没有多少人能提出有充分根据的异议的全国政府体制。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也并不狂热地、偏颇地、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它。我也觉察到它有某些虽非根本性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缺陷。对于两个重大的问题，即整个机器赖以运转的枢轴问题，我的信条是很简单的：第一，授予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并不超过履行一个好政府的职能所绝对

必需的限度，因此，不应对赋予它的权力的数量提出异议。第二，由于一切执政者永远都是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产生的，而且每隔一个短暂的、明文规定的时期，还要重新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产生，况且这些权力都是妥善地分散到组成全国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因此，只要人民的整体性还保留有任何美德，这个政府就决不致退化为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或任何其它形式的专制政体或压制政权。”

“宪法中规定的防范实施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要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一个重大优点。我们不能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现代的人类显然已经在政治科学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假如经过试验，人们发现现在放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这部宪法还可以订得更完善的话，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可以加以改进。”

制宪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华盛顿便匆匆处理好各种事务，坐上马车，驶上了去弗农山庄的归途。³天以后，他回到了离别⁴个多月的故园。睹物思情，老将军又一次感到岁月在匆匆流逝。离家时尚万木葱郁的弗农山庄，如今已披上了淡淡的秋装。只有波

托马克河水依旧在奔腾不息……

但是，回到弗农山庄后的华盛顿再也无法静心于恬淡的庄园生活。他日日在焦虑地关注着新宪法的命运。

费城会议制定的宪法草案于9月20日送交邦联国会。邦联国会随后又将宪法文本转交由人民推选产生的各州代表大会。它需要经过9个州的批准方可生效。由于各州代表大会开会时间不同，批准过程要持续近一年时间才能见分晓。

不久，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批准与反批准宪法的辩论。持对立观点的双方都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其中，以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为代表的宪法支持者，从1787年10月27日到1788年8月16日间，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连续发表了85篇论文，为宪法辩护。后来这些论文被集纳成《联邦党人文集》。

对于辩论双方的观点，华盛顿都看过。他认为，反对派的观点主要产生于地方主义或者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与专制独裁等同起来。与之相比较，他更赞成联邦党人的看法。他指出：“这部宪法正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就是说，一个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且在规定期间内又回到人民手中的政府。它所行使的一切职权都将以法律为准绳，而这些法律都是

人民的公正的代言人所制定和实施的。依本人之见，人类历史上显然从来没有任何政府能有这么多监察机构和如此有效的约束能力来防止它堕落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

华盛顿急不可待地期盼着批准宪法。回到弗农山庄后，他就将宪法文本送到托马斯·纳尔逊、本杰明·哈里逊、帕特里克·亨利等3位曾担任过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政界要人那里，并向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你们自己立即就能判断出宪法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你们都经历过在调整各种利益和消除各州之间根深蒂固的偏见时所遇到的困难，因此，无需我多做解释。我原来希望提出来的宪法更完美一些，但是我也真诚地相信目前它已经是能够得到的一部最好的宪法了，而且由于宪法以后仍可修改，在美国当前的形势条件下实行它，在我看来，正是众望所归。”

老将军还与外界的各位政界要人保持联系，密切注视着各州对宪法的反应。麦迪逊、杰伊、诺克斯将军、林肯将军等都经常写信给他，向他报告宪法在各州的进展情况。有时，他甚至迫不及待地骑马到大路口去，亲自等待邮差的到来。从1787年底开始，好消息不断传到弗农山庄。12月份，特拉华、宾夕法尼

亚和新泽西相继批准新宪法。1788年1月，佐治亚和康涅狄格批准了宪法。2月，马萨诸塞以187票对168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宪法。至此，华盛顿开始看到宪法的光明前景。他信心十足地表示：“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因此也会这样做，只需再有一个州的批准，政权就能生效了。”不出其所料。4月，马里兰州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宪法。5月，南卡罗来纳也批准了新宪法。

在8个州已批准新宪法的形势下，华盛顿焦虑地将目光转向自己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这是对宪法表态的第9个州，事关宪法能否早日得到批准生效。由于这里有乔治·梅森、埃德蒙·伦道夫等著名政治活动家反对批准宪法，华盛顿对新宪法在该州的命运极为担忧。6月25日，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以89票对79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宪法。

6月底，距华盛顿在宪法上签字10个多月后，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批准宪法的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了弗农山庄。山庄主人闻讯后，不禁思绪澎湃，感慨万千。他站在住宅外的走廊上俯瞰着波托马克河面，聆听着河上前来向他表示祝贺的船只发出的隆隆礼炮声，由衷地欢呼道：“这是政治和道义方面的一个

崭新的事物，是理智战胜鲁莽的一个震撼人心的胜利。”

★ 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

邦联国会在接到 9 个州的批准书后，于 9 月 13 日通过决议，确定 1789 年 1 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由美国人民按照宪法推选总统选举人，在 2 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选举人开会推选总统，3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纽约举行政府会议。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由谁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1787 年 5 月，华盛顿曾为是否出席费城制宪会议而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担心这条路会将他引向黑暗的深渊，毁掉自己在过去多年奋斗中建立起来的荣誉和威望。但是，从他决定参加费城会议之日起，他就打算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重返政界的道路走下去了。如今，他又面临着要不要充任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各种交往信函看，他对出任总统一职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在给拉法叶特的信中表示：“总统职位并没有使我入迷的魅力。……为了表明我的乐趣所在，侯爵阁下，只需再多说

一句，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就我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年老体弱，并日益酷爱清静，除想作为一位诚实的人在自己的农庄上生活和结束此生之外，别无他求。”另一方面，他又为新宪法的通过欢欣鼓舞，并期望着这会将他引向政治事业上的辉煌峰颠。因此，当汉密尔顿来函劝说他接受总统职务时。华盛顿一面表示“如果我被委任而又无法推辞，可以肯定，接受此项任命将比我生平所经历的任何任命更令人惶恐和不快。”同时又表示，“我将下定决心，别无他顾，竭尽全力为民效力，以期能在适当时机尽早解除这一职务，使我能再一次隐退，以便在惊涛骇浪之后，度过平静的晚年，一享天伦之乐。”

华盛顿是一位珍视荣誉胜过一切的人。对他而言，出任第一届美国总统意味着为美国新的政府体制作一次光荣的尝试，因此，他感到一种无以言状的兴奋。同时，他想使人民一睹新政府的品行，借此消除人们的疑虑，巩固人民对政府的忠诚。

1789年2月4日，选举团根据人们的普遍愿望，一致选举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当选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华盛顿的领导是新政府唯一能够吸引美国全国团结一致的一种力量。

根据规定，华盛顿将于 1789 年 3 月 4 日起出任美国总统，任期 4 年。于是，他开始安排庄园里的有关事务，准备一接到当选总统的正式通知后就立即动身前往临时首都纽约。他还前往弗雷德里克斯堡，探望了他的年过八旬、重病在身的母亲。由于这可能是一次生死离别，华盛顿很是痛苦。华盛顿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已得到了美国的最高荣誉，感到无限荣光，她安详而愉快地与这位出息成就的儿子告别。

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但统计选票工作进展缓慢。华盛顿对此深为不满。根据规定，选举只有在立法机构两院代表达到法定人数清点选票的情况下才算正式有效。但两院议员一直拖沓了一个多月后仍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其间，华盛顿日复一日地踱步于住宅外的走廊上，凝望着前方的大道，期待当选总统的正式通函的到来。然而，等待逐渐地变成了忧虑和沮丧。他在给诺克斯将军的信中甚至抑郁地表示：“我将带着无异于囚犯走上刑场的心情走上执政掌权的宝座。”

4 月 14 日，望眼欲穿的华盛顿终于盼到了国会主席关于他已当选为总统的正式通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富翁竟然没有现金盘缠上路。由于在离开弗吉尼亚前还清了所欠债务，

他东拼西凑才借足了一百镑现金——勉强够到当时的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

1789年4月16日，弗农山庄笼罩在一片融融的春光之中。华盛顿坐着自家的马车动身前往纽约市。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大约在10点钟左右，我告别了弗农山庄，告别了平民生活，告别了家庭的幸福，带着无可名状的忧虑不安的心情动身前往纽约。虽然我极其乐意响应祖国的号召为祖国服务，却没有多大希望不辜负祖国的期望。”

此刻华盛顿的心情确实难以言状。起初，他担心在自己已保证隐退之后又重返政坛会引起人民对他的不满。但是，一路之上他受到的热情欢迎很快消除了他的这种忧虑。所过之处，人们纷纷骑马赶来，簇拥在他的马车四周，送他前行。在亚历山德里亚市，人们设宴为他饯行。在巴尔的摩市，礼炮齐鸣以欢迎这位总统的到来。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米夫林亲自带领军民恭候华盛顿的光临。国会议员们还特地赶到伊丽莎白顿欢迎新总统乘专艇前往纽约。关于纽约市的欢迎盛况，华盛顿在日记中写道：“跟在我们后面和向我们驶来的小艇蜉集如云，各小艇之上或歌声嘹亮或弦乐四起；舰艇之上张灯结彩，礼炮声隆隆作响。在我从码头旁经过时，群众的欢呼声响

彻云霄。”

人民对华盛顿的欢迎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和真诚的希望。但是，这位新总统心中很清楚，倘若他在日后的政绩中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那么，这种热情可能会变成同等疯狂的责难。“期待是如此之大，可能出现的棘手的事情是那么多，这种新的危急的局面使我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招架。”难怪他在赴任总统前夕发出了“罪犯走向刑场”的感叹。

华盛顿知道自己肩头的担子有多重。“保卫自由的神圣火炬，保卫共和制政府的命运意义深远，至关重要，它将取决于由美国人民亲手完成的这次尝试。”如果由于自己的无能或错误而导致这一尝试失败，美国的整个历史进程将可能因此而改变，他华盛顿也因此将成为一个历史罪人。

4月23日，华盛顿到达纽约。当晚，他应纽约州州长克林顿之邀前往进餐。碰巧克林顿宅邸对面的房屋是1776年华盛顿在纽约的大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因此浮想联翩，感慨不已。想不到在十几年之后他又以总统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华盛顿准时到达了纽约，但就职典礼却因总统的称呼问题而推迟了一个星期。当时国会参众两院

都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参议院主张，应该给美国总统加一个头衔。即将出任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认为，总统没有头衔，就像没有着装的皇帝一样，无法显露出他的威严。他指出：“这种头衔对哲学家毫无意义，然而对于治理国家是有意义的。”因此，他提议在美国总统前冠以“最仁慈的殿下”的称呼。而众议院则主张直呼华盛顿为“合众国总统”。

华盛顿本人并不愿意给他加什么称号。他认为，不管给他添加什么称号，都可能引起敏感的共和制拥护者的疑心，从而失去群众对于新政府的好感，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最后，由于麦迪逊的游说，参议院接受了众议院的意见，决定直呼华盛顿为“合众国总统”，不加任何称号。这一习惯一直沿袭至今。

1789年4月30日，大地风和日丽，纽约市洋溢着浓浓的春意。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在这里举行。早上9点正，各教堂钟声齐鸣，万众举行祷告仪式，祈求上天降福于新政府。中午12点，纽约市的军队在华盛顿住所前列队迎接美国国会和各部门要人的到来。12点半，以步伐整齐的部队为先导，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跟在部队之后的是各委员会和各部门的官员，其次是坐着四轮马车的华盛顿

以及坐在另一辆马车里的华盛顿的副官汉弗莱斯上校和秘书利尔。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外国使节和其他群众。

不久，游行队伍到达联邦大厦附近。华盛顿及其他军政要员们走下马车，穿过两旁排列整齐的士兵，进入议事厅。此刻，副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早已恭候在这里。新总统向他们分别致礼。

再看议事厅，前面有 3 扇落地大窗，绛红色的丝绒窗帘垂地而挂，显得庄重而高雅。帘前摆着 3 把椅子。不一会儿，副总统约翰·亚当斯走上前来，躬请华盛顿到中间的椅子上就坐，自己则坐于华盛顿右边的椅子上，国会发言人默莱伯格坐于左侧。一时间，大厅内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凝重庄严。这时，副总统亚当斯站起来对华盛顿道：“先生，参议院和众议院已经准备完毕，请您按照宪法规定举行就职宣誓。”

宣誓仪式在参议院会议室前面的一座阳台上举行，由纽约州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主持。这个阳台是一个露天的休息场所，从上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街上成千上万的群众。阳台的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桌布。桌子上面放着一本装订精美的《圣经》。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

华盛顿迈着坚定而庄重的步伐走上阳台。这时，街上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阳台上，喧闹不已的人群霎时间静了下来。只见华盛顿身穿一套美国制的深褐色服装，腰间佩带着一把钢柄指挥刀，脚上穿着白色的长统丝袜和一双配有银色鞋扣的皮鞋，气度非凡地出现在阳台上。新颖的发型在打上发粉后使这位新总统显得额外精神矍铄很快，阳台下面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华盛顿深为群众的情绪所感动，他走到阳台前面，以手贴胸，几度向欢呼的人群鞠躬致礼，然后回到桌子旁边的安乐椅上就坐。人群渐渐地又恢复了平静。

接着，宣誓开始了。华盛顿站了起来。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走上前来主持仪式。参议院秘书奥蒂斯举起放在桌上的《圣经》。身材高大的华盛顿弯腰轻轻地吻了一下《圣经》，然后很慢但很清晰地、庄严地宣誓：“我谨庄严宣誓：我将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我将竭尽所能，坚守、维护和保卫合众国宪法。”誓毕，华盛顿又恭恭敬敬地弯下身去，吻了一下《圣经》。这时，大法官利文斯顿上前一步，举起右手高呼道：“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万岁！”刹那间，全市钟声激荡，礼炮齐鸣，群众的欢呼声如滚滚春雷，响彻云霄。

为了答谢群众的欢呼，华盛顿再次向他们躬身致敬。然后，他回到议事厅，向参众两院发表了就职演说。据在场的许多目击者说，华盛顿在讲话时的表情“严肃到近乎悲伤”的程度，而且显得有些局促，讲稿从左手换到右手，左手的几个手指插入了裤袋中。他的声音深沉而有些颤抖，而且很低，以致听众们都不得不屏息静听。

华盛顿的演说没有惯用的套话，全是自己的肺腑之言。他在演说中祈求造物主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在“他们自己创立的政府”的领导下，获得自由和幸福。同时，这位总统谈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宣扬和解精神。他指出：在公共事务中，要讲求个人道德。“美德与幸福，职责与利益，公正而宽宏的政策准则与民众获得的切实的富裕和安乐都是密不可分的。”他还充满深情地表示：“因祖国的召唤，要我再度出山，对于祖国的号令，我不能不肃然景从。但是，退居林下，乃我一心向往并已选定的归宿。我曾满怀奢望，也曾下定决心，在退隐之地度过晚年。”华盛顿简洁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所有在场的听众。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费希尔·艾姆斯写道：“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美德的化身正在向他未来的信徒们演说。他那摄人心魄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演说完毕后，华盛顿与众人前往圣保罗教堂，听纽约主教派教会主教普雷沃斯特博士祷告。就职仪式结束。当晚，华盛顿在汉弗莱斯上校的陪同下前往观看焰火。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的就职经过。

★ 伟大的创造力

人有旦夕祸福。华盛顿宣誓出任第一任美国总统不久，一次疾病几乎使他命丧黄泉。总统的大腿上起了一个肿块，据当时纽约名医塞缪尔·巴尔特诊断，此为炭疽病，必须做手术，切除坏疽。为此，巴尔特邀请了年长的外科医生共同诊治。由于脓肿范围大，而当时又无任何麻醉药剂，巴尔特一时竟不忍心下刀。这时在旁的年长外科医生鼓励道：“切掉！深一点！再深一点！别害怕，你看他有多么坚强！”手术很成功。从6月中旬得病，到7月下旬，华盛顿就重新回到了总统办公室。即便如此，总统仍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缺乏正常锻炼，加上公事的操劳，我肯定会提前到那块有去无回的地方报到。”

在大病之后回到总统职位之时，摆在华盛顿面前的头等事务是要把一种前人从未试验过的、囊括

各州的新的政府体制付诸实施。他也深知这一开创性工作的难度：“没有哲学头脑的观察家们很难体会到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的难处，我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而我的所作所为却会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新政府建立之后，华盛顿发现，政府中仅有的成员就是总统和副总统。新宪法中也未就政府的组成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和设想，甚至连总统是否有权委任各部领导人也未作说明。于是，这位首任总统开始发挥他伟大的创造力，建立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机构。

1789年7月27日，华盛顿首先建立了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9月15日定名为国务卿办公室。8月7日，陆军部建立，9月2日又建立了财政部。

在建立各部之后，需要确定各部的领导人选。对此，华盛顿极为重视。他认为，职务的委派是在群众之中显示联邦政府形象的主要途径，因此万万不可马虎。他对各部官员的选择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第二，要对人民有影响力。二者缺一不可。他在青年时代曾亲身经历了英国那种以血统而非以才干来选拔官员的拙劣做法，并因此而深受伤害。如今，他力求以人的品德和才能来判断选择人才，而且特别注意选用人才的深孚众望的特

点，以便确立政府的威信。在这一方面，甚至因为在大陆会议上竭力反对华盛顿建立常备军主张而与之不和的约翰·亚当斯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广纳众议，又自有主见的人。”

依据上述用人标准，9月26日，华盛顿任命了托马斯·杰斐逊为国务卿，并写信告诉这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一任命是“既确信在公务上安排的妥当，又出于私交的考虑。”这时，杰斐逊尚在国外未归。在此以前的9月11日和12日，总统的两位老部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亨利·诺克斯已分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陆军部长。接着，华盛顿又根据约翰·杰伊的愿望，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院长。埃德蒙·伦道夫则被任命为司法部长。至此，第一届美国政府班子终于人马齐备。华盛顿将美国“第一流的人物”都网罗进了他的政府。他因此而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由于这些官员都是由总统任命的，从而开创了美国政府部门官员向总统而不是向国会负责的先例。

华盛顿在任命各部官员时还特别注意照顾各方面的关系，保持各派力量平衡。在他的第一任内阁中，这种深思熟虑跃然可见。四个阁员观点两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主张地方拥有较大的权力，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

尔顿和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则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同样，在考虑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时，华盛顿特意从南方和北方各州中各选出3名最高法官，以示公平。

在其他官员的任命中，华盛顿特别注意任人唯贤。新政府成立不久，希图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的人纷至沓来。对此，总统认为，倘若新政府在任命和使用公职人员时有失公正，那么这一政府就会因此而覆亡。故而对于各位求职人员，他一律坚持向所属各州的议员征求意见，绝不以个人的好恶亲疏而贸然取舍。一次，伍斯特将军的夫人致函华盛顿，希望能为独立战争中身负重伤的丈夫谋得一官半职。这位总统在收到信后回复道：“作为个人，我的感情将迫使我竭尽一切努力以弥补这一不幸。但作为一个只能为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公职人员，我必须摒弃个人的好恶和愿望，来决定我职责中的每一具体事项；我必须根据所能了解到的最详尽的情况，并经过对一个人的品格和具体条件的总的判断，然后推荐我认为最能胜任的人到各部门去。”他继而表示：“在作出决定之前，夫人，我请您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除公众利益以外，我没有其他考虑。”

华盛顿的用人原则对于自己的亲属同样适用。

一次，他的侄儿布什罗德·华盛顿希望当总统的伯父能为其安排一个检查官的职位。对此，华盛顿立即予以拒绝。他告诫道：“百眼巨人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为朋友或亲戚提供被人视为特殊化的过失将无一能够遮掩过去。”

在处理总统与国会的关系方面，华盛顿也为后来者开创了先例。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只有在听取参议院的意见并获得其同意后才有权缔结条约。但是，总统如何征求参议院的意见？是用通信的方式还是用面对面的商讨的形式呢？宪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对此，华盛顿尝试了后者。

1789年8月22日，为与克雷克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一事，华盛顿前往参议院征求意见。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参议员不仅要求全面介绍条约及其有关文件，甚至还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华盛顿认为参议院的这种做法违背了他此行的目的，因此大为不满。他临走时骂道：“再去这种地方的话就见鬼了！”这位怒气冲冲的总统最后决定，由秘书向国会提供详尽的材料，自己再也不去参议院当面咨询意见了。总统不再亲临参议院征求意见的做法遂作为一种惯例被继承下来。从此，美国行政官员就不需要像英国官员那样出席立法机构会议并在国会为自己的行动

申辩了。

8月27日，正当华盛顿为组织新政府而尽心竭力之际，传来了令他极为悲痛的消息：他的81岁的老母亲因患乳腺癌去世了。

华盛顿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玛丽·鲍尔·华盛顿生性有些固执。她一直反对儿子在外面的各种活动，认为华盛顿参加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参加独立战争等都是在胡闹。尽管华盛顿为她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安排了雅致的住宅和充足的钱物，她仍然到处抱怨儿子没有尽到孝道，甚至在弗吉尼亚议会中发起了一场给她这位总司令的母亲发一笔救济金的运动，弄得华盛顿特别难堪。华盛顿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坚决地将此事平息了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玛丽更加咄咄逼人地向儿子要钱。最后，逼得华盛顿只好建议母亲干脆卖掉房子而与其中的一个孩子共住。但是，他又举出了老母亲不适合住于弗农山庄的理由：弗农山庄整年门庭若市。“因为客人们的彻夜欢娱，佣人们的奔忙吵闹和其他许许多多事情都会使你没有一刻安宁。”

尽管玛丽与华盛顿之间长期争吵不休，深深的母子之情昭然可见。玛丽去世之后，她把绝大部分的

财产都给了华盛顿，而在她的子女中，她的这位长子是最富有的。华盛顿也提到“母亲的死是那么可怕和令人伤感。”这位自然神论者甚至希望他的母亲能够进入他从不相信有的“极乐世界”。

★ 总统的社交生活

华盛顿出任总统以后，首先感到不满的地方就是社交领域。总统，这一顶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桂冠使这位生性好动的弗农山庄种植园主在社交方面时时刻刻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他不得不一改往日那种爱吃喝交际的天性，以便树立一种与自己的个性格格不入的“总统形象”。

马撒·华盛顿，这位长期习惯于乡间庄园生活的女主人更感到履行总统夫人职责的枯燥乏味。她埋怨道：“这种日子闷死人了。城里的事我一无所知。我什么公共场合都不去，简直就是一个蹲监狱的犯人！定了那么多规矩要我遵守。我不能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是让人受不了，还不如干脆在家里呆着省事。”

在宣誓出任总统不久，华盛顿就发现，像在弗农山庄那样门庭大开而任人往来已经不是往日那种令人轻松愉快的事情。很多人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尊

重，或为谋一官半职，或求加官晋爵等原因，经常川流不息地来访总统府，以致本来公务繁忙的总统有应接不暇之感。他抱怨道：从早餐前到晚餐后，来访者接踵而至，根本无法工作。有鉴于此，他感到很有必要制订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规定什么时候会见什么人，接受何种邀请等等。

随之，华盛顿将他的正式接待日程分为三类：每个星期二下午3点至4点举行一次招待会，会见来访者，但仅限于男人；每个星期四下午4点举行一次正式宴会，招待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外国客人；每个星期五下午至晚间，由第一夫人马撒举行茶会，接待来客，男女不限。

华盛顿反对在招待会上实行严格的礼仪，主张随便自如。但是，他的副官戴维·汉弗莱斯却想根据18世纪的传统习惯，以庄重的礼仪来接待客人。一次，汉弗莱斯把客人们安排到会客室中，然后自己陪着华盛顿走到门口，打开房门，高声通报道：“合众国总统到！”关于当时的情景，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杰斐逊描述道：总统被汉弗莱斯的这一刻意安排弄得张惶失措，以致整个招待会期间都一直无法使自己镇定下来。好不容易等到招待会结束，这位“合众国总统”才愤怒地对他的助手道：“好哇，我让你捉弄

了一次，不过老天在上，我决不会再上你的当！”自此以后，每当3点钟敲响，侍从们打开会客室时，来访者就会发现，华盛顿总统已经穿着最正规的服装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了。接着是来访者们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相互交谈和自由来去。对于这种场面，华盛顿自己写道：“绅士们往往是成群地来去，相互闲谈和随心所欲。侍从将他们引进房间，他们想走时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可以离开。进第一道门时他们向我致敬，我也向他们问好，尽我所能地与他们交谈。”

至于每个星期四举行的正式宴会，华盛顿则轮流邀请政府官员和外国代表们前来参加，以免他们为争取这种邀请而相互争夺。由于华盛顿的许多好朋友都在政府中任职，这种宴会常常使这位总统感到轻松而愉快。

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乡下的参议员麦克莱曾以清教徒式的挑剔目光描述了他参加过的一次华盛顿举办的宴会。

这日，麦克莱穿戴整齐来到宴会上。只见女士们都坐于马撒所在的长形餐桌的一侧，分布于总统夫人的左右，男士们皆在长桌的另一面，坐于华盛顿的两旁。这一阵式使麦克莱颇感满意。最使这位乡间绅士感兴趣的是宴会上的丰盛的食物。桌面上摆满了

汤、鱼、烤肉、炖肉、火腿、鸡肉等。甜点心也花色甚多。首先上来的是苹果排、布丁，然后是冰淇淋、果冻、再后是西瓜、香瓜、苹果、桃子、胡桃等。这位乡下绅士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食物，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真有些应接不暇。他承认，这是他生平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美餐。但是，令这位参议员不满的是，房间里太热，而且大家在进餐时一言不发，“于健康无益”。在祝酒时，总统喊着名字依次为桌上每个人的健康干杯。然后是客人们的竞相效仿。“乱哄哄的一片‘祝您健康，先生！祝您健康，夫人！’的声音实乃我闻所未闻。”

在每个星期五由马撒举行的茶会上，华盛顿似乎要潇洒得多。女士们往往抓住这一可以晋见总统的机会，充分展示她们的美丽服饰。而与这些漂亮的女士们呆在一起，显然是这位总统最愉快的时光之一。由于华盛顿与约翰·亚当斯之间关系不太融洽，在这种场合，华盛顿总是特别留意在马撒座位的右面给他的副总统的夫人留下一个座位。有时，如果阿比盖尔·亚当斯夫人到来时，她的座位已经被别的女士占有时，总统阁下总会巧妙地请这位女士把位置让出来。对此，亚当斯夫人自然明白总统阁下的一番良苦用心。她有些不客气地评价道：“这位总统有

这种巧妙的本领，看起来他是在招待你，达到的却是他的目的。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上最善意的人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人。”当然，亚当斯夫人对华盛顿在茶会上的举止也不乏溢美之辞：“他礼貌周到却不失身份，和蔼可亲却非轻薄放肆；举止有度而无凌人之气；庄重威严却无冷峻之感；谦逊、睿智、善良。”

紧张而单调的总统生活使华盛顿很想回到弗农山庄去享受一下田园的恬静，去聆听一下波托马克河水熟悉的波涛声。但是，肩头的重任使他无法再去重温普通公民的闲暇，刚刚建立的内阁还很不完整，杰斐逊仍迟迟不来上任。于是，这位总统决定趁第一届国会休会的短暂时间，去作一次横贯新英格兰的旅行。这样，一来可以摆脱公务的羁绊，放松一下紧张的工作节奏，二来可以重游一下他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故地，并借机摆正一下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凌驾于州政府之上的联邦政府的存在。

1789年10月15日，纽约上空云淡风清，秋高气爽。这一天，华盛顿坐着他的四轮马车，怀着重访故地的不平静心情开始了对东部各州的巡视。

往日，他在旅行中总是以大庄园主和爱好农艺

者的目光审视一切，日记中主要记载有关农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情况。而如今他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首先要关心的是所过之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诸如产品出口情况和各港口的船只的来往数量等等。因此，一路之上他的日记中记载的尽是到处寻访新建工厂的情况。其中，这位总统特别记述了波士顿一家拥有28台水力织布机的船帆厂，里面的操作人员全部是姑娘。他对这家工厂颇感兴趣，认为这种大量雇佣“穷人家的女儿们”的作法很好，并风趣地称这位雇主“将全波士顿最漂亮的姑娘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在出巡途中，华盛顿按照预先拟定的路线，经过康涅狄格，绕过罗德艾兰（此时该州尚未加入联邦），进入马萨诸塞州境内。一路之上，处处是欢迎的人群。然而，马萨诸塞州州长亨科克却称病不出迎接。原来，美国历来有邦无国，一贯州自为政。州长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在亨科克等人眼里，一州之长的权力应该与当今的联邦总统无甚差别。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联邦体制中州长与总统的关系。因此，华盛顿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加深人们的这样一种看法：联邦政府高于加入联邦的各州政府，合众国总统理所当然应该居于州长之上。对于亨科克的无礼

举动，华盛顿不甘示弱，他以拒绝出席州长宴会加以回敬。终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强硬态度压倒了亨科克的地方主义气焰。10月25日，亨科克致函华盛顿，对不能及时出迎总统表示歉意，并请求其会见。10月26日，由于天气恶劣，风雨交加，华盛顿取消了前往列克星顿参观的计划。傍晚，亨科克乘马车冒雨来到华盛顿的下榻处，拜会总统阁下。当晚，合众国总统与马萨诸塞州州长一起饮茶度过。

巡视马萨诸塞后，华盛顿又到新罕布什尔等州访察。但是，在到达此次行程的最北端后，他觉得已无需再进行官方性质的巡行了。在回程中，他开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作愉快的旅行。11月13日，这位总统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劳顿后，终于又回到了纽约，这时他“发现华盛顿夫人和家中的其他人皆安然无恙。”

★ 纷争

1790年1月8日，美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当天上午，华盛顿乘马车前往联邦大厦主持开幕式，并在参议院大厅向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发表演说，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提到了建立国防、发展经济等问题，但对于财政政策这

一举国关注的重要问题却没有提及。是这位总统的疏忽吗？不是。

华盛顿有他的难言之隐。当时邦联政府给新的联邦政府留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财政摊子。政府的债务高达 4000 万美元，此外还有各州政府的 2500 万美元的债务和 1000 多万美元的外债。如何处理这些债务成了新的联邦政府的燃眉之急。而正是这一问题使华盛顿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第一届美国政府濒于几乎瓦解的边缘。

在华盛顿组织的第一届内阁成员中，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实际上是他的左右手。其中，汉密尔顿在接到财政部长的委任状后就立即走马上任了，而杰斐逊却迟疑了 3 个月之久才同意接受国务卿之职。

华盛顿对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很了解。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两个人。汉密尔顿是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因而自尊心极强。他 20 岁左右就参加了大陆军，成了华盛顿的随从参谋。由于他精明能干，雄心勃勃，深得华盛顿的赏识。他在政治上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地位，甚至在理论上倾向于君主制，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工业，保护关税。他平时衣冠楚楚，办事时有一种军人的干脆利落劲儿。

杰斐逊是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同乡，且两人都是种植园主，早先经常在弗吉尼亚议会中见面。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是大陆军司令，杰斐逊是弗吉尼亚州州长。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杰斐逊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他在政治上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酷爱平等自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即闪烁着这种思想的光辉。在经济上，他倾向于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宁静的农业社会。他平时生活懒散拖沓，衣着破旧，甚至崇拜他的人也觉得他邋邋得有失哲学家的体面。

华盛顿曾为自己搜罗了一帮美国最杰出的人才于内阁之中而自我得意：“有杰斐逊主持国务院，杰伊主持司法部，汉密尔顿主持财政部，诺克斯主持陆军部，我感到了这些精明能干、亲密无间的助手们对我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作为主外的杰斐逊和主内的汉密尔顿二人在政治、经济、性格和形象等方面都不同。这样一来，华盛顿对于内阁的期望就不免要蒙上一层阴影了。

1789年9月11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计划和报告，提出如何偿付独立战争期间拖欠的债款。华盛顿对这一问题当然深为关切。作为总司令的他，曾经分

文不付地将他的士兵们遣散回家，军官们无饷而归，对此，他一直深怀负疚之感。如今要汉密尔顿出面解决这一问题，他自然感到高兴。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众议院提交了他的计划。其中他认为，美国的内外债务是美国为获得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它事关美国的信誉。因此，无论内债还是外债，都要按债券的面值予以偿付。直到2月8日，众议院才对汉密尔顿的方案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财政部长的方案遭到麦迪逊等议员的反对。麦迪逊认为，大陆会议发行的债券的大部分原持有者为了换取现钱，早已把债券低价卖给了投机商。现在政府的全面清偿的方案会使那些真正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们被排除在外，受益者只是投机商。因此，对目前的债券持有人只能付部分款额，其余的款额应付给原持有者。然而，麦迪逊的主张由于债券多次转让显然很难实现。这不仅因为清查原票据持有者需要巨大的费用，而且大部分原持有人可能已经找不到了。最后，国会于2月22日以36票对13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汉密尔顿的计划。

就华盛顿本人而言，他极希望麦迪逊提出的清查债券能付诸实施，这不仅符合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的利益，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也曾经

为得到现款而将债券低价卖给了投机商。但是他在公开场合对这一问题不加任何评论，以免影响这一工作的正常进展，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清查债券“虽然动机纯洁，……但问题棘手，因此还是不提为好。”

要实现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首先必须解决资金的问题。汉密尔顿为此提议通过税收来解决。但是，这一计划在国会中引起更大的风波。事情很显然。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债券集中在北方投机商和富豪手中。除了南卡罗来纳州欠债 500 多万元以外，4/5 的国债都集中在梅森——狄克森线^①以北地区。汉密尔顿的方案实际上是要将大量的钱财拱手送给北方持有债券的投机商，而南方没有负债的各州也要为北方欠债诸州缴付税款。因此，南北议员们对汉密尔顿的征税计划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马里兰、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等州的代表们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其中以弗吉尼亚最甚。华盛顿的朋友斯图尔特在 3 月 15 日的信中向总统表示，北部和东部各州想联合起来谋求自己的私利。新英格兰各州的代表则渴

^① 原为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分界线，由英国人梅森和狄克森在 1765—1768 年间测定。后来这一分界线成为区分美国南北方的标志。

望汉密尔顿的计划能够得到批准。马萨诸塞州因欠下大量债务正等待着联邦政府能够帮忙。国会中代表们的论战因此而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最后，希望摆脱累累债务的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等州表示，如果其他各州对他们的债务不管不问而让汉密尔顿的方案无法通过，他们将脱离合众国。

华盛顿本人赞同汉密尔顿的方案。自从独立战争以来，巨大的经费困难一直使他痛感到，所有的税收应该由合众国统一征收。而且他在非正式场合也表示，战争中花的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然而，作为总统，他无意介入这场争论。于是，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就靠姗姗来迟的杰斐逊来化解了。

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终于接受了华盛顿的任命，从弗吉尼亚的家中来到纽约，出任新的联邦政府的国务卿之职。

杰斐逊到来之时，正值联邦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这场激烈的互相攻讦的斗争中”抵达纽约的。由于“长期远离现场，对这个问题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其目的所在”，故而这位刚上任的国务卿没有介入这场争论之中。然而，正是这位长期远离现场而又不了解问题的人通过自己的影响，使汉密尔顿的几乎毫无希

望的方案最终获得了批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6月中旬的一天，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在总统官邸前不期而遇。正为自己的财政计划在众议院搁浅而愁眉不展的财政部长一见国务卿，犹如见到了救星一般，眼中露出了一线希望。他邀请杰斐逊在总统宅邸前来回走了半个小时，向他解释了整个财政计划的争执情况，并强调，“如果拒绝这种财政制度，我们的联邦制度就会有夭折在摇篮中的危险。”杰斐逊闻听这一计划事关联邦体制的存亡，决定施加自己的影响，使南北双方“通过相互让步，达成一项可以拯救联邦的折衷办法”。

第二天，杰斐逊邀请他在国会中的几个朋友与汉密尔顿共餐。双方经过协商，最后找到了一项折衷办法。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的议题是关于国家的永久性首都的选址问题。在通讯方式极为落后而交通运输又特别缓慢的那个年代，政府所在地无疑会占有巨大的优越性。南方议员遂提议，在通过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的同时，必须同时通过关于政府所在地选址问题的议案，即以费城为临时首都，10年以后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城建立永久性首都。

交易达成以后，7月22日和24日，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14票对12票和34票对28票的微弱多

数通过了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关于永久性首都问题，国会今后 10 年内将继续在费城开会，同时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交界的波托马克河畔划出 10 英里的地方交给联邦政府，在此修建办公大楼。政府在 10 年以后迁至此地。

在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和永久性首都问题的争论解决之后，国会于 8 月 12 日休会。杰斐逊非常乐观地认为：“可以预见，不可能再有这样容易引起纷争的问题出现。因此，政府的拥护者们都希望，在克服了这种牵涉各州的困难之后，一切都会很顺利。”

华盛顿对国会的纷争非常痛心和失望。他指出：“大家争得十分激烈，毫无节制，没完没了，还互相威胁。人们有理由担心，国会的尊严已经因此而有所减弱，人们一度对国会怀抱的敬意也有所减少。”华盛顿本人在这场纷争中也未能幸免。在他出任总统后，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进行含沙射影的人身攻击。《波士顿独立记事报》攻击这位总统不坚持清查债券是违背了他自己的诺言，出卖了他的军队。《纽约日报》则指责他把首都安到了自己的家门口，称其出卖了整个国家。

在国会内部纷争不断，而自己受到或明或暗的责难的情况下，华盛顿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组织的内

阁尚算和谐。然而，这位总统哪里知道，内阁也将成为一潭沸水。

1790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美国国会在费城如期复会。这座城市现在又成了美国的临时首都。华盛顿租了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的一座新建住宅作为自己的官邸。人们起初预料，这次国会将是一次融洽团结的会议。然而，出乎人们意料，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的争论刚刚平息，新的风波又起来了。

12月14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正式向众议院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银行具有开办20年的特许证，总资本为1000万美元，共分25000股，其中政府只能认购资本总额的1/5，余者皆由私人认购；银行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其中政府代表为5人，所以，银行实际上由私人代表控制。但政府对银行的宏观控制将得到保证，银行帐目永远对财政部公开，银行务必按照国会的规定活动，以便取得国会对其特许证的申请延长的批准。这一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各州或大型私营工程提供贷款，有权发行流通纸币。

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一出台，立即在国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起初，这一提案在参议院仅以呼声方式表决，草草通过，但在众议院遇到激烈的反对。

以麦迪逊为首的部分议员反对这一提案，认为建立国家银行是违背宪法的，因为宪法并没有赋予国会建立法人社团的权力。赞成这一提案的人则认为，在宪法赋予国会筹措经费的权力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权力。经过激烈的辩论，众议院最终在 1791 年 2 月 8 日以 39 票对 20 票的多数，通过了财政部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

由于经国会批准的法案须总统签字后方能生效，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随后送到了华盛顿手中。华盛顿认为，总统的否决权的首要作用在于保护宪法。那末，这一提案是否符合宪法呢？是批准还是否决呢？这位总统感到相当为难。为了慎重起见，他叫来了麦迪逊，与之作了一次长谈，并听取了内阁其他成员的意见。

这时，内阁成员之间的纷争开始明朗化。杰斐逊和伦道夫支持他们的弗吉尼亚同乡麦迪逊的观点，认为宪法没有明文认可政府可以加入民间机构。而汉密尔顿和诺克斯则认为，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符合宪法。

面对截然对立的不同意见，华盛顿并非主观盲从地作出选择。在自己对某种重大举措的知识感到不足时，他总是要那些在他看来学识比自己丰富的

参谋们提出书面意见，然后，他在对这些意见加以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是他为什么知人善用，丝毫不嫉妒他人才能的支点所在。当年他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时曾经这样做，现在在内阁之中他仍然采用这种仔细倾听和斟酌下属意见的方式来作出最后的决定。

2月23日，根据华盛顿的要求，汉密尔顿提交了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书面意见。这位财政部长在报告中指出：麦迪逊和杰斐逊等人的观点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如果政府的行动严格限制在明文规定的职权内，很快会使联邦政府失去活力和朝气，而各州政府由于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他们会赶上时代的要求，迅速发展。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权力就会重新让位于州政府的权力，地方主义将再次抬头。最后，汉密尔顿以无可驳辩的论点说服总统在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上签了字。

1791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国家银行的股票上市。数小时内，股票被抢购一空。连一张股票凭证也由开始的25美分涨到了300多美元。对于这种抢购股票的疯狂行为，华盛顿不仅没有惊讶，反而乐观地表示：“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我国同胞的富裕和他们对政府的措施的信任。”事实也证明，国家

银行的建立对稳定通货、活跃商品经济，促进产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自从国家银行提案的风波之后，华盛顿的左右手之间因观点各异而分歧日甚。杰斐逊曾写道：“汉密尔顿和我天天在内阁里斗，像两只公鸡一样。”在这场内阁纷争中，诺克斯总是站在汉密尔顿一边，而伦道夫则常常与杰斐逊站在一起。在这两位内阁人物的敌对的旗帜下，美国各地开始形成两大党派。赞成加强全国性政府，以便在国外提高尊严、在国内提高效率的一派，将汉密尔顿奉为楷模，他们自称为“联邦党人”，而杰斐逊却称之为“独裁主义者”。另一派被称为“共和派”，他们接受了杰斐逊的观点，认为联邦党人想把联邦政府变成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作为从共和国向君主国过渡的准备。

对于内阁的不和，华盛顿总是冷静地加以调解。他对于两派之间的论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希望不带偏见地将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观点集中起来。弗吉尼亚的 R·M·T·亨特在演说中对这位美国总统作了公允的评价：“他并不想建立单元内阁。他不想压制别人的意见，也不希望别人隐瞒自己的意见。他对别人的过人的才干毫无卑鄙的嫉妒之心。他把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

没有让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跑到内阁外去互相激烈地斗争和冲突，以致动摇整个政府大厦，而是把他们关在内阁里，以便在他们发生争执时随时亲自加以仲裁，在他们提出建议时，随时加以采纳，使之造福于国家。”

★ 引退之意

自出任总统之后，紧张的工作和受拘束的生活使华盛顿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继 1789 年 6 月得炭疽病后，1790 年 5 月份，他又患上了肺炎，几乎落入死神手中。病愈之后，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过去习惯的那种活跃的生活使我心情舒畅，而现在我过的这种生活却死板乏味，使我的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是我屡屡患病的主要原因，我的体质在最近这 12 个月中受到的损害比我过去 30 年加起来的总和还要严重。

早在北方之行刚结束的时候，华盛顿就曾收到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查尔斯·平克尼的来信，信中建议总统到南方各州进行一次巡视活动。如今，为了放松持续紧张而乏味的生活，他准备再次分散一下自己的精力。于是，南巡的念头萌生了。他在 1791 年 3 月 19 日给拉法叶特的信中写道：“下个星期一，

……开始我的南方之行，旅行期间，我希望巡视南部各州。”

1791年3月21日，华盛顿在杰克逊少校的陪同下，带了不少马队，乘坐一辆4匹马拉的大马车从临时首都费城出发南行。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方式极为落后，在旅行期间很难与政府取得及时的联系，华盛顿特地预先确定了自己的旅行路线，并将到达每个巡视地点的大致日期列表通知了政府。

华盛顿一行在到达威明顿后，因道路不畅，决定改经水路从切萨皮克湾去马里兰州。不料乘船在海上遇到风暴，经过一整夜有惊无险的搏斗，总统阁下才疲惫不堪地到达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在此，他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

3月30日，华盛顿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弗农山庄，并在故园逗留了一个星期。

华盛顿以前从未去过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此番他除考察马里兰、弗吉尼亚外，重点巡视了这3个州。他沿着海岸线，途经哈里法克斯、纽波恩、威尔明顿、查尔斯顿直到萨凡纳，然后从这里转向内地，经奥古斯塔、哥伦比亚以及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内地城镇，于7月6日返回费城。

在北上新英格兰旅行期间，华盛顿沿途遇到的

是无休止的欢迎人群和庆典，看到的是正在繁荣发展的工业经济。但这次南下旅程给华盛顿留下的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番景象。所过之处，满目是荒芜贫瘠的土地。人口更是少的惊人，以至有时候竟找不到人帮这位堂堂的美国总统向前面传话。4月16日，华盛顿到达哈里法克斯。时值倾盆大雨，他不得不前往这里唯一的一家旅馆中歇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家旅馆中竟然既无房间床位，又无马厩，一切用具皆脏污不堪。然而，尽管条件简陋，这位美国总统此刻不栖身于此，又去哪里呢？

一路之上，素有写日记习惯的华盛顿发现，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东西。使他感到最愉快的只有到达各个大城市时成群结队来迎接他的美女们。她们因此也就成了这位总统日记中的主角。根据华盛顿在日记中的记载，纽波恩有70名美女，威尔明顿有62名美女。使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查尔斯顿。在这里，总统不仅受到绅士们的热诚款待，住进了舒适的房间，街上的美女们更是倍受他的青睐。“至少有400多位女士，人数之多，容貌之美，皆为我见所未见。”为了向这些使他“十分愉快”的查尔斯顿“漂亮的同胞们”表示“感激和敬意”，总统阁下专门出席了一场有250多名衣着华丽的妇女参加

的盛大舞会。在舞会上，他身穿黑色天鹅绒礼服，与美人们翩翩起舞，兴致之高，精神之好，不言而喻。

此次南巡，华盛顿行程 1887 英里。据他记载，伴随他旅行的“几匹马走完了全部行程，虽然消瘦了不少，但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而他自己也长胖了不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可以说，南方之行最终恢复了我的健康。”

使华盛顿意想不到的，是南巡回归不久，他就被卷入了令其十分厌恶的内阁纷争之中。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矛盾分歧日益扩大。两人除了政治观点各异外，在政府权力的分配上也互有矛盾。当对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有时却越权插手外交事务，因而引起杰斐逊的不满。美国独立以后，英国方面以美国欠债尚未偿还为名，拒绝从美国西北部地区撤军，而且还怂恿西部印第安人对美国军队作战。对此，杰斐逊向英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方面的反对立场。华盛顿也倾向于支持杰斐逊。汉密尔顿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向来对英国抱有好感，认为英美两国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他甚至私下与英国在费城的地下代表乔治·贝克威斯磋商，帮助其出谋划策，通过促使英国政府派公使前来美国，使美国国会否决了杰斐逊和华盛顿提出的对英国船只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议案。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不久便发展到相互利用报刊进行攻讦。1791年，在费城各报刊中有一份约翰·菲诺主编的《合众国新闻》。此报得到财政部的广告的资助。于是，它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颂扬汉密尔顿的天才和德性的文章，被杰斐逊视为“一张纯粹保守主义，散布君主制、贵族政治教义而不顾人民影响的报纸”。为了对抗汉密尔顿在新闻领域的影响，杰斐逊决定采取相应的步骤。

1791年夏天，杰斐逊与已经和汉密尔顿翻脸的麦迪逊一道，去州权观念仍然很强大的纽约州作了一趟旅行。旅行期间，他们约请了麦迪逊在普林斯顿读书时的同窗，诗人兼报纸编辑菲力浦·弗雷诺来到费城。起初，杰斐逊任命他为国务院译员，后来，他在共和党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国民报》，专门与《合众国新闻》唱对台戏。不久，《国民报》开始发表文章，赞扬杰斐逊阻止了君主制和贵族政治，是“杰出的爱国者、政治家和哲学家”，是“自由的巨人”，同时，该报还攻击汉密尔顿是共和国伊甸园中的君主制“撒旦”。汉密尔顿在了解到弗雷诺是杰斐逊手下的一名职员时，便立即化名在《合众国新闻》上撰文予以反击，称国务卿正用政府的薪金收买弗雷诺侮辱公职人员，并将“分离主义者”的帽子扣在杰斐

逊头上。

面对内阁中左臂右膀的不和，华盛顿力求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关系。作为最高行政首脑的他，特别厌恶党派之争，主张为人处事要正直坦诚，光明磊落。他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巩固我们流了如此多的血、花了如此多的财富才建立起来的自由和独立，我们就必须抛弃党派精神和地区之间的排斥。”出于上述看法，华盛顿谈到《国民报》和《合众国新闻》的互相攻击时客观地说道：“这些报纸都言过其实，其中有的散布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说了些很不合适的过头话。”这位总统曾经为自己网罗了一批英才进入内阁而欢欣鼓舞，如今他却要为他们之间无法融洽相处而忧虑操心。

1792年，眼看新的一届总统选举在即。出于对内阁中纷争不断的厌倦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考虑，华盛顿感到有必要卸下这副重担，回到乡下去呼吸清新的空气和安享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年春天，他向杰斐逊、汉密尔顿、诺克斯和伦道夫等4位阁僚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不打算再竞选连任总统了。

杰斐逊在得悉华盛顿的想法后立即表示：自己出任国务卿之职实属勉强，当初上任之时他就已经决定，总统卸职之时，就是自己返乡之日。但是，这

位总统又反过来以激动的口气劝说杰斐逊放弃这种想法。他指出，新政府刚刚开始施政，如果政府人事发生重大变动，可能会出现危险的后果。至于汉密尔顿、伦道夫和诺克斯，他们都坚决反对华盛顿卸职。

但是，华盛顿为自己的辞职愿望寻找了多条理由。首先，他认为，他的自动卸职对完成共和制的试验是必要的。如果自己一直留任到寿终正寝，然后由副总统继而任之，那么这与君主政体又有什么两样呢？从这一意义上，他希望他的卸职将给政府的“自由和安全”的“民选官员的更迭”树立起榜样。而且，他当初也是在别人的劝说下重返政坛的，目的是为帮助政府走上正轨。现在倘若他继续干下去，别人可能说他尝到了当官的甜头，舍不得放弃职位。而他自己的体会是：“情愿拿着锄头去挣块面包吃，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

其次，华盛顿希望辞职的个人理由也很充分。他向杰斐逊表示，自己年已六旬，日渐衰老。而华盛顿家族是一个短寿的家族，他又得过多次重病，加上数十年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他已经有精疲力竭之感。本来就很糟糕的记忆力现在更差了。以上种种，使得静养和退休成了这位总统的“难以遏制的强烈愿望”。

5月，华盛顿又与麦迪逊秘密商谈了他在总统任

期届满时退休的问题。他询问麦迪逊，他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向国人表达辞职的愿望最合适？为了防止对方反对他的隐退，他又不厌其烦地谈了有关理由：自出任总统之日起，他就“发现自己缺乏许多作为总统的条件”，如“对国务活动方式缺乏经验，不善对宪法中出现的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公职的“厌烦”已经与日俱增。尽管华盛顿表白了这么多，麦迪逊却仍然劝告这位总统放弃卸职的打算。他强调，总统的连任对于团结国内各集团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位华盛顿的挚友还试探地问：一旦其辞去总统职务，谁可以成为后任？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是不可能的，最有希望的是亚当斯、杰伊和杰斐逊。

5月8日，国会休会。不久，华盛顿又一次回到心爱的弗农山庄作短期休假。这个季节的弗农山庄显得分外美丽。他漫步于波光粼粼的波托马克河畔，凝望丛丛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吮吸着充满泥土味的清新空气，享受着这种难得的悠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再也无意去过那种繁忙乏味、争执不休的官场生活。

5月20日，华盛顿致函麦迪逊，讨论了上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再次表达了要隐退的意愿。“我始终不

能下定决心继续担任我现在荣幸地担任的职务。因此，我现在仍然梦寐以求地十分热切地希望在安适和平静中度过我的有生之年。”他还请求这位老顾问帮助起草告别演说，并提出了演讲中应该提到的问题和要点：“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儿女，虽然在某些地区问题上，在某些小是小非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最首要、最根本的有关国家大事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希望在演说中表明，“现政府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宪法给它播下了经过改良的种子，……因此，我们中间唯一的争论就只应是，谁该走在最前面，全力支持和巩固这个国家，以便促进它的发展并最终完成这个伟大的、举世瞩目的伟业。”由此可见，华盛顿惦记的还是内阁、党派的纷争，希望大家在一致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融洽相处。最后，华盛顿请麦迪逊提出建议，何时向国民宣布他不再当总统为好？麦迪逊则坚持他必须连任。

5月23日，杰斐逊给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他一改原先的想法，主张华盛顿继续留任。他在信中写道：“全联邦的信任都集中在你身上。只要你掌舵，就无人能出来鼓动和领导任何地方的人民起来暴动或参加分裂运动。只要你留任，南北方就会保持统一。

……我完全了解你目前的职务在你的心上是多么沉重的负担，也完全知道你非常热切地希望告老还乡，安享天伦之乐。但是，有时候社会对一个杰出人物有特殊的要求，偏偏不让他过其所喜爱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而要他走一条在现在和将来为人类造福的生活道路。……因此，我只能希望你在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了很多岁月后，再牺牲一两个年头。”

汉密尔顿也在7月下旬连续两次给华盛顿写信，称总统的卸职将是“目前降临于祖国的最大的不幸”，认为他的继续任职对“祖国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久，伦道夫也给华盛顿来信表示：“最不祥的斗争已经过去，但民心需要安定，只有你才能给予他们安定。在你的祖国需要你供职的时候，你却允许自己退位。倘若爆发内战，你定然无法安居家中。驱散即将酿成这场大灾难的派系，比等到他们荷枪实弹以后再去镇压要容易得多。”

由此可见，阁员们都希望华盛顿继续留任，以免内阁纷争酿成混乱。于是，在10月18日，华盛顿再次出面，试图调解内阁纷争。他致函两位敌对的部长，劝他们用他一贯鼓吹的忍让、妥协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这种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内阁带来和谐，因

而也会给我们的内阁带来好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混乱和严重的损害。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人们的想法不可能一模一样，但是，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一目的。……我认为你们两位的用心都是纯洁的，善意的，有争论的仅在于采取何种措施更为有利，这只能由实践予以验证。”接着，这位总统对属下开导道：“双方都是美国的一些最优秀的公民，一些明敏睿智的人士，一些不分轩轻的、久经考验的爱国志士。他们并不想达到什么罪恶目的，他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很纯洁。既然如此，你们双方为什么还要在这些问题上势不两立，闹得沸沸扬扬呢？为什么都那么固执己见，毫不考虑对方的意见呢？我对你们两位都怀有极大而真诚的敬意，并热诚地希望你们两位找到一条共同的道路。”

11月，是总统选举人开始选举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的华盛顿仍然在彷徨犹豫：要不要继续留任？

九 连任总统

★ 没有退路的连任

尽管华盛顿离休之意已定，但对国内事态的发展仍很关注。在 1791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1 日返回弗农山庄休假期间，他要求秘书利尔在费城一带征求对他退休的看法，看是否有人喜欢别人当总统。利尔给予的回答是，人们普遍要求华盛顿连任。9 月 31 日，杰斐逊顺道来到弗农山庄，与总统作了一次长谈。在论及退休问题时，国务卿表示：“就我所知，南方只有一个呼声，那就是，华盛顿要继续干下去。”

11 月 8 日，总统选举人的选举已经完成，华盛顿仍对是否将自己的名字提交选举团犹豫不决。这时，总统近来最喜爱的一位女友伊丽莎·鲍威尔给他来了一封信。伊丽莎是费城富豪塞缪尔的妻子。与温柔、娴静而从不过问政治的马撒不同，她比华盛顿小

10岁，机敏、健谈，而且对政治颇为热衷。伊丽莎在来信中鼓励华盛顿克服“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的想法”，并指出，他的离职将是一场灾难，“会影响数百万人民的安宁”。这位女士还劝告总统：隐退未必能带来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辛勤地“为人民的繁荣昌盛而工作，因为他们的幸福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对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众人的劝说使华盛顿对去留问题彷徨不定。看来，自己的连任是众望所归。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2月份，人们已经知道，这位还在台上的总统的再次当选已经“确定无疑”。由于华盛顿没有发表反对声明，选举团以全票一致推选他为第二任美国总统。

关于连任时的心情，华盛顿在1793年1月20日致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李的信中写道：“民众所表达的拥戴和信任，实为我的特殊荣誉，除铁石心肠，不能无动于衷。由于我曾同意参加竞选，如我未能以可观的票数当选，我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懊恼。但是，如果认为我在连任伊始，满心欢悦，亦非事实。只是经过内心长时间的、颇费周折的权衡之后，我才未及时提出切勿为我浪费选票的请求，因为我当时已经决定要卸任去过平民生活。”在与杰斐逊

谈到连任总统的感受时，他甚至将这件事看成是“生活中极度的不幸”。华盛顿带着这种心情开始第二任总统生涯实可理解。一方面，当看到全国人民仍像第一任总统选举时那样拥护他时，这位重视声誉甚于生命的弗吉尼亚绅士自然在内心深处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另一方面，当展望又一届任期时，想到第一届任期内紧张乏味的总统生活以及内阁成员之间的屡屡纷争，他又有些望而却步，内心禁不住渴望弗农山庄无花果树下的宁静生活。

第二届总统任期伊始，内阁的分歧和党争的加剧立即给华盛顿带来了极大的不快。与第一任总统上台时举国团结一致，内阁协调共事相比，华盛顿此刻面临的是一个相互攻讦不断的内阁和正在形成的两个党派。他尤如处于一座四处裂痕的舞台之上，处境维艰，左右为难。稍有不慎，这位一向令人敬佩的总统就可能招致一方的怨忿而引来人身攻击。

1793年2月22日，也即华盛顿宣誓就任第二任总统的前10天，正好是他62岁的寿辰。届时，首都费城为庆祝总统的生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市内教堂的钟声悠鸣不止，许多国会议员也前往拜见华盛顿，以表示对这位联邦总统的敬意。

这时，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开始发表文章，

直接攻击这位美国总统，认为这种庆祝生日仪式是一种臣民对君主的效忠仪式，是要树立起一种有损于自由的偶像。文章攻击华盛顿的拘谨刻板的招待会以及平时“过份地讲究”等都是“不平等的必然产物，是由建立在腐朽没落的基础上的贵族制和君主制孕育出来的”。文章还表示，珍惜自由的美国人民“决不会使某些人的个人野心得逞，无论他对这个国家曾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显然，这是继独立战争时期康韦阴谋之后，又一次有人公开诋毁华盛顿。

华盛顿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感到很痛苦，因为就他本人而言，对这种令人劳心伤神的活动并不喜欢。他的秘书利尔就曾要求尽量将仪式和游行减少一些。人们越表现出对总统的拥戴，这位总统的心理负担就愈加沉重。

舆论的指责使华盛顿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人们曾对他的第一任总统就职仪式有些非议，杰斐逊甚至称那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应有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因此，在第二任就职仪式举行之前，华盛顿专门召集各部部长们举行了一次没有他参加的内阁会议，以决定就职典礼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位总统表示，不管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都乐意遵循。最后，内阁

部长们决定：将在参议院议事厅举行简单的就职宣誓，不举行什么仪式，参加者由总统选定。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华盛顿没有表示出反对意见，但一种“今不如昔”之感显而易见。其心情如何，不言而喻。

1793年3月4日，华盛顿独自乘坐自己的四轮马车来到参议院议事厅，当众宣誓就职。主持就职仪式的是贾斯蒂斯·库欣先生。在场的有内阁要员、外国使节以及部分议员。由于心情郁郁不乐，这位美国总统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简短的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同胞们，我再度受祖国的召唤行使总统职责。在承担这一职务期间，我将鞠躬尽瘁以表示我对这一殊荣怀有的高度责任感，无愧于美国人民对我的信赖。宪法规定，总统在正式行使总统职责之前进行就职宣誓。现在，我在你们面前宣誓：如果我在任职期间有任何明知故犯的渎职行为，除了受宪法惩罚外，我还甘受参加这一庄严仪式的诸位的谴责。”

寥寥数语之后，华盛顿便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回到了总统官邸。4个月以后，他仍牢骚满腹地致函友人道：“在我任职期间，我就把自己视为公仆。如果他们在此期间进而将我称为他们的奴仆，我也没有什么异议。”

★ 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外政策

1793年3月14日，即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二任总统10天以后，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费城：法王路易十六已被革命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华盛顿为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朋友深感惋惜。4月初，又传来了法国对英国宣战的消息。一边是宿敌英国，另一边是昔日的盟友，共和制的法国，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冲突中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华盛顿对此可谓果断练达。

结束独立战争的和约并没有结束英国对美国的敌视，它甚至一直拒绝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据巴黎和约，五大湖以南、俄亥俄河以北的盛产毛皮的大片森林地区应该划归美国。但是，英国方面总以美国没有偿还战前拖欠英国商人债务为名，拒绝从这一地区撤军。它甚至通过武装西部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来对抗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华盛顿识破了英国人的用心。他一面向英国方面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却主张与其改善关系来消除敌对情绪，因为英国毕竟是与美国保持最重要经济联系的欧洲国家。1790年，这位美国总统派遣他的好友莫里斯前往英国，要求英国政府全面执行巴黎和

约。在英国政府承认美国之后，他又指派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托马斯·平克尼为驻英公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美法联盟曾是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人民，包括华盛顿在内，永远不会忘记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因此，在美国独立以后，两国关系一直较为融洽、友好。但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美国国内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的分歧，使华盛顿总统在把握对法政策方面开始审慎起来。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华盛顿收到拉法叶特从法国寄来的一个邮包，里面有一把巴士底狱大门的钥匙。据拉法叶特称，这是“儿子送给我的义父，参谋送给我的将军，自由的信徒送给它的创始者的礼物”。但是，华盛顿虽然赞成社会变革，对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激烈举动却持保留态度。他在给拉法叶特的信中写道：“不瞒你说，我经常为你面临的危险而忧心如焚。大城市的冲动，骚乱的民众从来都是令人畏惧的。他们能一下子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暴力推翻一切政府的权威，其结果往往后患无穷。尤其是在这种众人头脑发热的时候，在那些思维混乱、办事无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搅得天下大乱的愚

蠢、邪恶之徒嚣张一时的时候，巴黎的这场动乱所造成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1791年8月中旬，当他得知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东内特逃出巴黎未遂而被捕后，这位美国总统更增添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过激举动的反感。他指出：“唯有冷静的理智才能建立起永久的、人人平等的国家。而企图在民众的骚乱中获得冷静的理智与企图在凶残的暴君统治下的黑暗法庭上获得人民的自由一样，希望渺茫。”

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统一。起初，大多数美国人赞同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事件是受美国革命的影响的结果，“七六精神”将横扫欧洲。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尤其是美国革命的朋友路易十六被捕之后，美国人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开始出现分歧。保守者担心法国大革命会走向极端，激进者则希望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猛，以涤荡整个旧世界。这种分歧在华盛顿的内阁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793年4月，法英开战的消息传来时，华盛顿正在弗农山庄。他立即于4月12日分别写信给国务卿和财政部长，表示将火速返回费城，商讨美国政府在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对策。同时，他为政策的总方向定下基调。他在致杰斐逊的信中写道：“英法既已实际

开战，我国政府宜努力严守中立。”

华盛顿为何如此急切？原因之一，他担心一些人头脑发热，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将美国推入英法战争的旋涡之中。因为美法两国曾在 1778 年订有盟约，当时已经有些人准备派出一些美国商船在战争中充当私掠船，在美国附近海域抢掠英国的船只。原因之二是，他深知内阁之中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迥异立场。前者对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后者则对英国推崇备至，并攻击法国革命是对纪律、自由和秩序的威胁。

出于以上原因，华盛顿感到有必要以美国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迅速出台一项政策，以防止内阁争端的裂痕的扩大，并使美国不受欧洲战事的影响。于是，他迅速从弗农山庄赶回费城，并于 4 月 19 日召集内阁会议，讨论英法交战形势下美国方面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由于从美国利益的共同点出发考虑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鉴于英国占有明显的海上优势，而美国没有海军，因此，美国加入法国方面作战不仅不可能改变英国的海上统治地位，而且会使美国的海岸线变得像在独立战争时期一样，处处受到英国舰队的攻击。最后，会议一致决定，以总统的名义发表一份表明中立态度的宣言。然而，亲法情绪极强的

国务卿杰斐逊认为，明显的中立态度实在对不住曾全力支持美国独立事业的法国人民。为此，会议根据汉密尔顿的提议，决定在宣言中声明：该宣言并不表明美国对欧洲冲突持“中立”方针。

4月22日，由伦道夫起草的宣言文稿经华盛顿认真审阅后以总统名义发表。由于该宣言对英法冲突实际上抱一种中立的态度，因此历史上就干脆称之为“中立宣言”。宣言称，美国与法国、英国等均保持和平关系，“禁止美国公民参加海上任何战斗，警告他们不得把现代国际惯例中视为违禁品的任何物品运送给交战国，并禁止他们采取与友好国家对交战国的职责不相符合的任何行动和步骤。美国的职责和利益要求他们应该真诚地、善意地采取并力求对所有的参战国都持友好而公正的态度。”

“中立宣言”的发表是华盛顿外交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从独立战争时期起，华盛顿就有了他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美国不能过份信赖和依靠任何其他国家，不能卷入欧洲各集团的纷争和战争。早在1778年美法结盟时，他就忠告国人：“对英国的仇恨可能促成对法国的过度信任”，“对任何国家的信任都不可超出其本身利益所限制的范围。”独立战争胜利后，尤其是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尽量缓和美

英紧张关系就是上述考虑的体现。如今英法两国战端重开，这位美国总统急忙亮出他的中立牌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华盛顿宣布中立是明智的。当时美国的战争创伤尚未治愈，债务还没有偿清，参加新的战争势必使刚刚有所起色的美国经济发展中途夭折。不仅如此，鉴于联邦政府建立未久，内阁要员们在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纷争有加，一旦参战，势必加深政府危机，导致华盛顿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垮台。

虽然华盛顿的中立政策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仍然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抨击。“中立宣言”刚刚出台，共和派的报刊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宣称，法兰西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中立就是背叛”。杰斐逊也转而表示，这个宣言是汉密尔顿一手炮制的亲英阴谋。弗雷诺也公然附和：华盛顿签署中立宣言是因为亲英派威胁他，不然他们就砍掉他的脑袋。麦迪逊等人认为，中立宣言是“一项皇家法令”，是“大胆妄为的越轨行为”，只有国会才有权发表这样的宣言。据杰斐逊所言，当时华盛顿对这些批评感到“痛苦和愠怒”。这位国务卿甚至一度猜想总统会要求他撤消弗雷诺担任国务院译员的任命。但是，华盛顿并

没有这么做。这位总统深信，中立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不管自己的声望受到怎样的损害，他仍决心维持这一政策。对此，杰斐逊在日后深有感触地赞扬华盛顿道：“对于任何事情，不经过详细了解，周密权衡，他决不会贸然采取行动。……但是，一经作出决定，便要排除一切障碍，贯彻到底。”

华盛顿的中立政策不仅遭到国内部分人士的抨击，而且很快受到来自法国和英国方面的严重威胁。

就在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的4月22日，新任法国驻美公使热内抵达美国的查尔斯顿。这位精力旺盛且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法国人登岸以后，就决定趁前往费城之机，自南而北在美国掀起一场支援法国革命的风暴，在这里开辟一个反对英国和西班牙的海外战场。他在查尔斯顿招兵买马，准备攻打路易斯安那，未久，他便招募到1600多人的队伍。他还给美国船只发放私掠船特许证，把它们装备起来。这些美国私掠船不断袭击英国船只，然后将战利品拖到美国港口拍卖。

在北上费城的途中，新任法国公使发现，美国人民中亲法派占了绝对优势。他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宴的款待。然而，在到达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时，热内得到消息，华盛顿已发表了中立宣言。对

此，这位法国全权公使希望这仅仅是一个蒙蔽英国人的幌子。到达费城后，热内同样受到热情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高唱《马赛曲》以表示对这位来自自由法国的斗士的敬意。有人甚至在演说中表示，美国应该向她的姐妹共和国提供一切有效的援助。

热内认为，根据法美盟约，美国政府颁布的中立宣言是非法的。他决定采取进一步的实际性措施来破坏美国的中立政策。5月2日，一艘法国快速帆船将英国的“格雷其号”船只作为战利品拖到费城港口。不久，热内任命和装备的美国私掠船又没收了两艘英国双桅帆船。以上情况立即引起英国驻美公使汉蒙德的强烈抗议。他认为，热内的举动违背了美国政府宣布的中立态度。为了应付英方的抗议，华盛顿召集了内阁会议，并作出了解散热内委任的美国私掠船的决定。但是，热内对美国政府的决定不予理会，仍然我行我素。

这年6月，正值弗农山庄的收获季节。不幸的是，华盛顿的管家因肺病去世。家里一切事务无人照管。为此，他于6月23日抽空匆匆回到家乡，处理和安排有关事务。7月11日，当他急匆匆赶回费城时，发现总统的办公桌上，已堆放着一大堆杰斐逊批有“急件”字样的文件。

原来，新来的法国公使热内在继续公开地向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发出挑战。他正在费城码头上给一艘名为“小萨拉号”的英国双桅帆船装配美制枪炮并招募美国船员。此船是在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以前由美国人捕获后赠送法国的，现在已被改名为“小民主号”。法国公使的举动显然违反了美国政府的中立立场。当宾夕法尼亚州政府警告这位法国公使，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时，热内公然加以蔑视，而且发出威胁：将以武力抵抗任何阻挡该船开航的企图。然后，他擅自令船驶离而去。

华盛顿对热内无视美国政府的行为极为震怒。他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处理热内问题。7月23日，他提出将热内的活动记录直接送交法国政府，同时附上一份恰当的声明，使法国政府明白，美国政府无意为热内的个人行为不端而怪罪法国，然后等待法国政府的答复。

但是，热内的举动日益走向极端。他直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华盛顿，鼓吹对英国进行备战，甚至狂妄地表示要越过美国总统而直接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这显然已经在威胁美国行政当局了。不仅如此，他还于11月份派人去肯塔基州，在那里直接招募美国公民参加袭击新奥尔良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军

事行动，并计划袭击佛罗里达。

鉴于热内这种破坏美国中立政策和美国国内安定的举动，华盛顿决定不再等待法国政府的答复，而立即与这位法国公使一刀两断。1794年1月，内阁会议决定取消热内的外交官职权及其外交特权。然而，就在此时，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发来公函：热内已被法国召回。2月，正值华盛顿63岁寿辰，新任法国驻美公使约瑟夫·富歇向这位美国总统递交了国书。

原来，此刻法国国内政权已经更迭，雅各宾派执掌了政权。作为吉伦特派的热内若回到法国，面临的是上断头台的悲惨前景。富歇此番前来美国，便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将热内逮捕押送回法国的要求。但是，华盛顿不记前过，拒绝了法国的引渡要求，给了热内在美国的政治避难权。后来，热内与纽约州州长克林顿之女结为伉俪，并将余生用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发明创造上。

英国方面对美国的中立政策也造成了威胁。早在1793年6月，英国政府为切断法国的海外供应，便向它的巡洋舰发出了指令：扣留一切开往法国的载有玉米、面粉等物品的商船，对其货物加以收购，并要求船主保证将货物卸于对英国友好的国家。这一措施立即引起美国舆论的愤怒。美国政府也对此提

出了抗议，认为英国方面的举动违反了有关中立国的法律。11月，英国政府又向它的舰队发出了补充指令，即可以不经任何合法审判，把一切载有法国殖民地的物产、或载有向法国殖民地运送物品的商船都加以扣留。此后，英国海军和私掠船频频袭击往返于法属西印度群岛航线上的美国船只。大约250艘美国商船落入英国人手中，船员们或者被迫加入英国海军，或者在囚船上被热带疾病夺去生命。

1794年2、3月间，英国方面的海盗式行径的消息传到美国，美国舆论立即为此大哗，群情激愤不已。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事件说明，英国想继续与美国为敌。为了准备可能与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国会不仅通过了有关加强国防的提案，而且明令宣布：在30天内禁止一切美国商船前往任何外国地点。3月27日，新泽西州的有关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反英议案：立即扣押美国人拖欠英国人的所有债务，纳入国库，以赔偿遭受英国海军掠夺的美国公民的损失；停止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直至英国赔偿海上非法掠夺造成的损失和英军撤出西部要塞。亲法派也趁机发出鼓动：“毫无疑问，英国认为中立宣言是怯懦的证明。为了自尊起见，美国人民也应拿出点勇气。”

面对群众的激动情绪，是战还有和？这时，华盛

顿再次表现出他的坚定性。这位美国总统并没有因外界的影响而放弃其明智稳健的立场。他主张呼吁英国通过谈判来公平地处理争端，以免双方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中。为此，他决定派一位特使出使英国。他在参议院所作的解释中指出：“值此重大时刻，这一使命将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渴望友好的裁决……担任这一使命的特使即将从美国出发，他务必了解这个国家现实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坚定不移地为我们的权利辩护，并真心实意地播下和平的种子。”总统的行动甚至得到以亲法著称的杰斐逊的支持。他也希望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英美之间的争端：“我国同胞受英国的侮辱。我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既能实现和平，又能保持我们的信义和荣誉。……我经过一次战争已经够了，决不想再经历一次战争。”

那么，谁能担当起赴英特使的重任呢？联邦党人推荐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自己也跃跃欲试。但华盛顿意识到这位财政部长“难孚众望”，他的出任必然要遭到共和党人的拼命反对，故而对这一人选迟迟不加理会。最后，汉密尔顿建议由最高法院院长约翰·杰伊承担这一使命，总统才首肯。

华盛顿与杰伊虽一起工作多年，但一直交情泛泛。据称，这位总统对杰伊最友好的表示仅仅是让他

的公驴可以无偿地与这位属下的母马交配。但是，华盛顿唯才是举。杰伊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独立战争时期，他曾任驻西班牙大使，也是参加与英国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后来又担任了邦联时期的外交部长。

由于对杰伊的任命看上去有些偏向于联邦党人，华盛顿为防止再起党争，赶忙找了个平衡的办法。他应法国政府的要求，召回了倾向于君主制的驻法大使莫里斯，代之以共和党人詹姆斯·门罗。当然，总统对这两位使节的任命并非完全出于调和两党矛盾的考虑，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两位特使都是美国爱国者，都会将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1794年4月，约翰·杰伊离开美国赴大西洋彼岸，6月，抵达目的地英国。8月初，杰伊致函华盛顿：英国内阁已准备按照公正而宽厚的条件解决各项争端。但是，这些所谓的公正而宽厚的条件是什么？它们会对美国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 杰伊条约风波

1793年夏，就在华盛顿的中立政策不断受到挑战之时，他的内阁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6月下旬，汉密尔顿写信给华盛顿表示：鉴于公众的利益和个人的考虑，决定在本届国会会议结束时辞去现有职务。

总统虽竭力劝说，这位属下却去意已定，丝毫不为之动心。7月31日，杰斐逊也致函总统表示，本打算在总统首任期满时就辞职引退，后因种种情况而推迟至今。现在这些情况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我请求在9月底辞去现行职务，退居林下，过安静的生活。”

华盛顿对杰斐逊的请求很为难。6天以后，他亲自骑马来到费城近郊杰斐逊的乡间别墅，拜会这位弗吉尼亚老乡。总统向这位国务卿表示，目前局势动荡不安，在此关头，作为左膀右臂的两位内阁部长要弃之而去，他实在感到痛苦，他请求老朋友与之风雨同舟。但杰斐逊对这一番苦劝无动于衷，以“深恶痛绝政界生活”而拒之。最后，华盛顿希望国务卿能留到这年年底离职。杰斐逊则“像走向绞刑架的人，总是想尽量拖延时间”，表示3天以后再给予答复。在经过考虑之后，他给总统写了一封信，同意留任到这年年底，但希望这年秋天能回到家乡休假6个星期，这实际上是想逃避公务。华盛顿接信后回复道：“星期六我就清楚地了解你了，在我想象的两大不幸中，我肯定更愿意承受小一些的那个：同意你秋天临时缺席（为了保留你的职务到1月份），而不是干脆到9月底就与你告别。”

1793年底，华盛顿终于收到了杰斐逊的一封措

辞谦恭但用意坚决的辞职信。这位总统对下属的辞职再次表示“遗憾”：“既然未能说服您放弃您如此向往的平民生活，那么，无论我多么想避免此事，仍不得不依从你的请求。在您离别之际，我务必向你表明，我对你的正直和才能的看法……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证实，愿您退休后幸福愉快，我将永远诚挚地为您祝福。”

杰斐逊辞职后，华盛顿根据前任的推荐，选择了马里兰州州长托马斯·约翰逊为国务卿，谁知约翰逊竟然称病不出。最后，他只得将目光转到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身上。

杰斐逊的离职对华盛顿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以往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华盛顿总要倾听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加以综合考虑，从而求得平衡，不失偏颇。而如今的内阁中，在汉密尔顿夸夸其谈时，再也没有与之抗争的声音了。

自从杰伊出使欧洲后，华盛顿一直以忧虑的目光关注着这位特使的英国之行。由于主张与英国谈判解决争端，这位总统很可能被共和党人视为属于联邦党人的亲英举动，并因之而遭到攻击，从而危及他的威望。就在他等待杰伊之行的结果的同时，其内阁继续在发生重大的人事调整。

1795年1月，汉密尔顿和诺克斯相继辞去了财政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务。前者前往纽约去当了一名律师，后者则加入了土地投机者的行列。为此，华盛顿又不得不挖空心思来搜寻人才，以填补内阁的空缺。蒂莫西·皮克林和奥利弗·沃尔科特·朱尼尔分别接替了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之职。但是，这位总统对新任内阁部长们的信任显然不及对老部长们的信任。他只让他们负责本部门的日常工作。如今，原内阁中唯一留任的伦道夫成了总统可以依靠和放心的人。

1795年1月31日，一艘从伦敦驶往美国的商船带来了有关杰伊已与英国政府在1794年11月19日签订条约的消息。此刻，华盛顿的心情正处于极度不安中。汉密尔顿继杰斐逊之后挂冠而去，而已签订的杰伊条约的内容又一无所知。这位总统甚至找不到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来商讨相应对策，一切只能默默地翘首以待。

1795年3月7日，即国会休会后的第4天，杰伊条约的文本终于递送到总统手中。急不可待的华盛顿立即对条约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一条约：英国许诺在1796年6月1日撤出美国西北部的各个要塞，但仍可在美国北部边境与印第安人进行皮货贸易；允

许美国与英属东印度的商业据点通商，允许 70 吨以下的美国商船与英属西印度群岛贸易，但是禁止美国商船将棉花、食糖、咖啡、可可等运往其他国家；美国于 1802 年 1 月 8 日前偿清独立前所欠英国的债务，并在商业上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

华盛顿认为，杰伊条约虽然可使英美两国避免战争，但美国作出的让步也很多。因此，他坦率地表示“不喜欢这个条约”。鉴于国会正在休会，他又担心条约的内容一旦公诸于众会引起强烈的愤怒。于是，这位总统采纳了伦道夫的意见，干脆将条约束之高阁，秘而不宣，直到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此约时再公开。此刻，年迈的总统更加陷入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境地：倘若条约被否决，与英国的战争势所难免；如果这一个带有明显让步的痕迹的条约被通过，国内原本存在的不和势必上升到更可怕的地步。

1795 年 6 月 8 日，国会在费城召开特别会议。华盛顿将杰伊条约提交参议院讨论。为了不影响参议院的表决，总统没有采纳国务卿伦道夫关于表明自己对杰伊条约的态度的建议，而只是表示，他不会与参议院的意见背道而驰。参议院在秘密状态下对杰伊条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条约第 12 条关于只允许 70 吨以下美国船只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贸易，以及禁

止美国商船将食糖、棉花等农产品运往其他国家的规定尤其遭到反对。6月24日，参议院正好以2/3的法定多数——20票对10票——通过了这一条约，但同时规定，第12条暂不执行，要求总统就这一条款与英国方面“进一步友好协商”。

参议院的决定使华盛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然有保留，参议院算不算批准了杰伊条约？而且参议院还建议这位总统在批准这一条约前对条约内容予以保密。

正当华盛顿对是否批准条约而举棋不定之际，6月29日，弗吉尼亚参议员梅森，这位独立战争前与华盛顿共议国家大事的好友，将条约的摘要送给了费城的一份反对派报纸。消息立即飞遍全国，民众舆论大哗，认为这一份企图不让他们看到的条约把美国的一切权力都拱手让给了英国，是美国的耻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等地纷纷举行反对批准条约的集会。在纽约，有人在已经当选为州长的杰伊寓所门前当众焚毁条约的复印本。在费城，人们将条约复印本在英国公使馆前付之一炬。

面对阵阵抗议浪潮，华盛顿想起了已挂冠而去的汉密尔顿。7月3日，他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信，希望这位老部下对杰伊条约“每一条款的有利和不利

的一面都加以说明，进行比较”，以便他能最后作出决断。为了回答总统的问题，前财政部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达 41 页的回信。他的最终结论与参议院相同：条约第 12 条不可接受，其他部分可以签字。这位前属下建议华盛顿批准条约，但是要告诉美国驻伦敦代表，须等到英国政府强行扣押美国船只的法令撤销以后方可交出文件。但是，华盛顿经过权衡后，最终听从了伦道夫的意见，即等英国方面切实撤销了扣押美国船只的法令后才批准条约。

杰伊条约引起的愤怒在美国上下有蔓延加强之势。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求总统立即拒绝此约。但是，华盛顿担心这样会导致与英国的战争，而且法国也会趁机将美国紧紧拴于战车之上。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形势下，这位久经政治风波的老人不无伤感地表示：“我感到，自我在政府中任职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一场危机中充满着这么多引人注目的事件，也从未见过这么发人深省的危机。”7 月 15 日，这位总统一反往日作风，称城里酷热难当，干脆将政府交给国务卿，自己回弗农山庄避暑逍遥去了。

8 月初，华盛顿在弗农山庄接到了陆军部长皮克林于 7 月 31 日寄来的一封神秘信件：“由于某种只能与您本人联系的特殊原因，请求您务必返回。”老人

一时陷入重重疑虑之中。他遂匆匆离开弗农山庄，于8月11日赶回费城。

华盛顿到达费城的当天傍晚，皮克林将法国驻美公使富歇给本国政府的一封信紧急交给了这位总统。此函是英国巡洋舰在捕获的法国私掠船上截获的。英国政府发现此函部分内容同美国国务卿伦道夫有关，遂将它送交英国驻美公使汉蒙德，并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沃尔科特。公函隐约透露出伦道夫曾为富歇提供过政治情报，甚至有索贿行为：“国务卿神情急切地来找我，主动向我提出我在第6份急件中已告诉您的那些事情。……这样，只要花几千块钱，这个共和国本来可以在内战与和平之间作出抉择。这些虚伪的美国爱国者的良心原来是待价而沽的。”

于是，华盛顿立即联想到伦道夫可能接受过法国方面的报酬，可能在幕后推波助澜策划反对杰伊条约。因为正是这位国务卿劝说他推迟批准该条约。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拖延时间以逼迫美国与英国开战的阴谋。

经过一整夜的思考，华盛顿终于决定，不管伦道夫是否是煽动者，反对杰伊条约的动乱必须制止，以免使美国走上对英国开战的道路。8月12日上午，他

在内阁宣布，他决心批准杰伊条约，同时向英国政府递交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抗议英国扣押美国船只和货物的行为。8月18日，这位美国总统终于签署了《杰伊条约》。在谈到此举的理由时，华盛顿在8月22日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政策向来是，而且只要我执政一天，将来也仍然是，同地球上的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也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而保持独立；不参与任何国家的争端，……除非为了自我尊严和国格所不可或缺的正义，我们决不卷入战争。……”

为了弄清伦道夫与富歇信件之间的关系，8月13日，华盛顿当着内阁成员皮克林和沃尔科特的面，将信件交给了伦道夫，并要求他对此作出解释。同一天，伦道夫在致总统的信中否认了公函中提到的有关问题。他同时表示，基于总统已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决定辞去国务卿之职。华盛顿在第二天的复信中答应了伦道夫的辞职请求。一对挚友因此反目成仇。

12月18日，伦道夫发表了长达103页的《辩护词》。其中就指责其索贿一事作了解释：他原希望表明英国人在煽动美国西部的威士忌叛乱，并认为证据就在被英国人债务封着嘴巴的4位纽约面粉商手中。他当时建议法国帮助这几位商人付清欠款，以使

这些证人开口讲话。伦道夫还在《辩护词》中表示了对华盛顿的不满，称其在杰伊条约问题上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最后，他宣称，总统的脑力正在日渐衰竭。

1796年2月，英王批准了经美国参议院修改的杰伊条约，华盛顿也在2月底宣布该条约成为美国法律。事情似乎已经过去。

不想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众议院反对派对于总统本经众议院表决就发表这一公告极为不满。3月，众议院以62票对37票通过决议，称众议院有权重新讨论该条约，要求总统向众议院交出有关杰伊条约的全部文件和命令，从而确认众议院的意见对条约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

面对众议院的决议，华盛顿承认自己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时刻”。弗吉尼亚律师约翰·马歇尔认为，众怒难犯。如果总统拒绝具有广泛代表性且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众议院决议，势必面临“自绝于人民”的处境。谁知，华盛顿在征求内阁意见之后，断然拒绝了众议院提出的要求。这位总统认为，众议院的要求是有悖于宪法的，是对参议院和行政部门权力的侵犯。“由于遵守宪法规定的政府各分支的界限是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所必需的，为了在一切情况下都对宪法和我的职责表示理所应当的尊重，我不

能答应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请求。”华盛顿的坚定态度迫使众议院最终撤回了自己的决议。从此也确立了美国总统掌握外交大权的基本准则。

★ 退出纷扰的政界

华盛顿早在重返政界出席制宪会议时就曾担心，他会因此而丧失在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中获得的声誉和同胞们对他的爱戴。如今，这种担心似乎正在渐渐地变为现实。两党政治的发展使这位总统不由自主地日益卷入了相互攻讦的政治旋涡之中。

杰伊条约对华盛顿的声望影响最大。他原先指望批准这一条约会平息人民的抗议浪潮，谁知人们的愤怒情绪反而因此而转移到他个人身上。于是乎，各种报刊文章纷纷对这位曾经令人敬畏的总统的各个方面都展开了侮辱性的评价。有人甚至将陈年旧帐也翻了出来，称当年这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所以能当上总司令，是因为他乃一个十足的脓包，大陆会议无须担心他会成为暴君。

共和党人在杰伊条约上对华盛顿的攻击尤甚。他们指责杰伊是叛徒，称华盛顿是“政治伪君子”，是“一个傲慢的专制君主”。被迫辞去国务卿之职的伦

道夫也称这位先前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像提比留^①一样虚伪、暗杀者般阴险的人。”

在经济方面，华盛顿也受到指责。有人宣称，这位总统一贯透支他的薪水：“他除了自己的职务应得的薪金以外，还从国库中提款充作私用。”于是，人们作出推论：这位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军总司令当时何以不要薪水而只需支付他的花费呢？这种表面上的自我牺牲的实质在于，因为仅薪水根本就不能满足这位弗吉尼亚富豪像帝王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种无端攻击使华盛顿痛苦之极。事实上，他从未自己去领取他的职务津贴。这一切一直由他的秘书经管。而且据财政部长沃尔科特称，华盛顿每季的开支有时超过季度津贴，有时则达不到，但全年的开支总数都不超过年度津贴总数。

使华盛顿更为伤心的是，人们竟开始以加入他的内阁为耻。他曾请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马里兰州前州长托马斯·约翰逊、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等4位要人出任国务卿之职，但都被婉言拒绝了。不得已之下，这位总统请汉密尔顿帮忙推荐一

^① 提比留（公元前42—公元37年），罗马帝国皇帝，以虚伪狡诈著称。

位贤者担任此职，但这位从前的属下的回答更使他感到难堪：“国务卿这个角色的确难当之极。……说实话，第一流的人物是难以找到的，次一等的人物也得以礼貌相待和起码不错的条件才能找到。但愿我说得更明白些，这对一个政府来说是一个可悲的预兆。”

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华盛顿最后不得不降格让皮克林出任国务卿，并另外找了几名二流人物充实内阁：他的前副官詹姆斯·麦克亨利出任陆军部长，查尔斯·李为司法部长，奥利弗·埃尔斯沃思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按照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说：“政府机构又一次充实了，但是与杰斐逊、汉密尔顿、杰伊等人在这里时大不一样了。”

记得华盛顿 62 岁寿辰时，国会曾特意休会半小时以向这位总统贺寿。尔今，当这位老人 65 岁寿辰时，因杰伊条约而与总统闹僵的众议院专门以 50 票对 38 票通过决议，规定议员们不得休会半小时去向总统祝贺，以表示对华盛顿的不满。华盛顿由此种种看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正在暗淡下去。约翰·亚当斯在私下里与妻子的谈话中表示：总统对于自己威望的丧失黯然神伤，“联邦党人以歌功颂德来抵销辱骂的一番苦心根本无济于事。”

1796年春，正是华盛顿与众议院之间为杰伊条约问题而剑拔弩张之时。出于对政界纷争的厌烦，这位老人归隐田园的念头日益强烈。他在信函中表示，1797年3月4日他将“结束公职生涯”，“我可以预言，从此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从个人生活中拖出来了。”3月25日，华盛顿又单独会见了约翰·亚当斯，向他透露了将要引退的想法。老人告诉副总统：“目前的这种处境为时不长了。”

在这段时间内，华盛顿考虑到应该将他即将引退的决定通知选举人，遂草草地写了一篇向同胞们的告别演说辞。其中，他强调了自己一向推崇的团结、宽容和真正的中立的立场，同时希望人们“以博大的心胸谅解我的才疏学浅所造成的失误”。他不承认自己有意做错事。“在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我的手是干净的，我的心是洁白的。我热诚地祈求上天赐予这个国家，这块我的三、四代祖先都在这里出生的土地繁荣和幸福。”演说辞完稿后，华盛顿担心有自我吹嘘标榜之嫌，遂于5月15日将稿子寄给了在纽约的汉密尔顿，请其帮助修改。两个月以后，华盛顿收到这位老部下的修改稿。汉密尔顿自独立战争时期起就是华盛顿的副官，他知道这位弗吉尼亚绅士从来不会自觉地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因此，修改稿虽然

在文字上有很大变动，但观点仍然是华盛顿的。否则，这位总统会将它束之高阁。

这篇告别演说辞在谈到个人的想法时只是简单地提到：作者没有追逐过总统职务，也不想连任，由于年老体迈，只希望能告老还乡。演说以许多笔墨强调了国家统一对美国的重要性。“你们应该正当地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要义正词严地反对刚冒头的一切可能使我们的任何部分与其他部分疏远并削弱连结全国各地的神圣纽带的种种企图。”演说辞指出，破坏国家统一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派斗争。它谴责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为数虽然不多，但诡计多端，野心勃勃”。演说的最长部分是有关外交事务的论述。它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中立宣言。“通过人为的联系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好的绑结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决不能“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并因之而把我们的安宁和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

不可思议的是，告别演说辞完稿后，作为合众国最高行政首脑的华盛顿竟然找不到一条正常的渠道

来加以发表。最后，总统将这份演说辞交给了费城的一家普通报纸——戴维·克莱普尔主编的《美国广告日报》公诸于世。

1796年9月19日，华盛顿坐着他的专用马车再次踏上了去弗农山庄的归途。同一天，共4个版面的《美国广告日报》除了头一版同往常一样全部是广告外，在第二、第三版上以很小的字体发表了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辞。编者为此专门加了一个标题：“告美国人民、朋友和同胞们”。除此以外，竟没有任何评论和说明。

告别演说辞发表后，华盛顿开始回避政事。他在弗农山庄给国务卿皮克林写信表示，只有发生重大问题时才可打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位总统写道：“再过几个月，我的政治生涯就将结束，我将置身于弗农山庄的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荫之下。”

1796年12月5日，美国国会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辞后第一次举行会议。7日，华盛顿向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作了第8个年度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这位总统在报告中建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制造业和农业，要建立一所军事院校和一所全国性大学。这位靠军队起家的总统还指出了扩大海军的重要性：“要使中立的旗帜受到尊重，我们

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的海军，随时准备保证中立不受侵犯和侮辱。”

1797年2月22日，是华盛顿66岁的生日，也是他在美国总统宝座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鉴于他很快就要离开公共生活，人们感到应该为这位为美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受人敬仰的老人举办一次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这日，费城上空钟声悠扬不绝，礼炮轰鸣。总统府宾客盈门，高朋满座，道贺之声不绝于耳。华盛顿从中看到，人们对他仍然怀有崇敬的心情。他为之激动，为之安慰。总统夫人也被这一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费城有报纸写道：“这次是乔治·华盛顿作为联邦总统度过的最后一次生日，因此，这一天不仅是以欢乐而且还是以一种特别的、只能意会而无法言表的激情，即人们对他的杰出服务的感激和敬重来纪念的。”

华盛顿久久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797年3月3日，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任期。这天晚上，他专门举行了气氛庄重而热烈的告别宴会。新当选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夫人，副总统杰斐逊和夫人，各界名流，外国使节等出席了这次晚宴。在宴会快要结束时，华盛顿举起斟满酒的酒杯，以依依惜别的语调，向应邀出席宴会的嘉宾们说道：“女士们，先

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是真心诚意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幸福无量。”话音刚落，欢乐的气氛刹那间在宴会上一扫而空。人们为这位伟人的退出政坛而感到惋惜和悲伤。英国公使夫人利斯顿太太甚至为此而泪流满面。

3月4日，新总统约翰·亚当斯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大批群众聚集于国会大厦周围。11点钟，华盛顿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来到众议院礼堂。接着，亚当斯也走了进来。虽然人们对新总统也抱以欢迎的态度，但显然不如对前者热烈。这位新总统因此而对他的前任颇有妒意。他在描述宣誓就职那天的情景时写道：“将军的光临使我感动万分，他的表情如同天气一样安祥明朗；他仿佛在品尝战胜我的欢乐，我仿佛听见他在说‘嘿，我光明正大地下来了，你也光明正大地上来了，不过看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吧！’”亚当斯还向他的妻子酸溜溜地抱怨：人们所以热泪盈眶，泪如雨下，泪珠滚滚，皆因为“他们全都为失去所爱的人而悲哀。”

新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华盛顿平静地走出众议院礼堂。这时，人们纷纷跟着他走来，想最后看一眼这位一直受人敬仰的开国元勋。他们跟着这位已经离任的总统，一直到他的寓所门前。老将军为这一

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他眼噙泪花，一时不知用什么言辞来表达自己的谢意。最后，他只做了个手势，以表达自己的告别祝福。人们望着离他们而去的英雄，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晚，费城各界社会名流为华盛顿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宴会。会场上悬挂着具有象征意义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华盛顿心爱的弗农山庄。看着这幅画，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纷扰的政界，想到自己日夜渴望的静谧安逸的日子就要来临，华盛顿顿感一阵轻松，他举起酒杯，愉快地向各位不断祝福……

华盛顿的引退为美国总统任期立下了先例。根据 1787 年宪法，美国总统每任 4 年，但没有限制连任的次数。这就意味着，只要条件允许，总统可以一直连选连任下去。甚至杰斐逊也一度相信华盛顿这位第一任总统可能任职终身。因为他的极高的威望可以使他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华盛顿没有这样做。他的至多连任两届的先例后来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① 华盛顿所以激流勇退，毅然离开许多

^① 这一先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非常情况而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打破。他做了 4 任总统。1947 年，美国国会提出修正案，要求将总统期限规定为两届。1951 年，此案成为美国宪法第 22 条修正案。

人渴望的总统宝座，放弃手中的大权，一是由于他厌恶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强烈的荣誉感胜过对权力的迷恋，不愿因恋权而毁坏自己的名声；二是他希望通过选举来确定继任总统这种完全共和制政体的形式；三是他成长于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和反封建专制思想的美洲“新大陆”，这种土壤本身孕育了华盛顿的共和民主思想，同时也使他认识到，任何非民主的意图在这里都终将遭到失败。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正是作为一位伟人所不可或缺的起码条件。有人在评价华盛顿时写道：“他是克伦威尔，但没有野心，他是苏拉，但没有恶行；在他以自己的努力使祖国进入独立国家之列后，他自愿交出了感恩戴德的民众授予他的权力，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十 退休生活

★ 重归故里

1797年3月，费城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春意。9日，华盛顿一家告别了这座繁华的都市，乘着马车驶上了去弗农山庄的归途。一路之上，这位刚刚卸任的总统盘算着如何让自己在辛苦操劳了40多年后，“真正享点清福”。3月15日，华盛顿一行回到了朝思暮盼的心爱家园。华盛顿的孙女在谈到此刻爷爷的心境时写道：“祖父一切均好，他因为再次成为农民华盛顿而无比高兴。”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华盛顿想象得那么美好。弗农山庄的破落景象给这位一心想回家过恬静生活的老人当头一棒。华盛顿发现，由于他长期在外，疏于庄园的管理，弗农山庄已变得田园荒芜，房屋也因年久失修而腐朽颓败。老人在给陆军部长麦克亨利

的信中谈及弗农山庄的房屋破损和修缮情况时写道：“我简直找不到一间没有榔头敲打之声和闻不到油漆怪味的房间来接待朋友或安置自己。”

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决定重整弗农山庄，让它恢复往日的气度。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修缮已破损不堪的房屋。终于，弗农山庄的宅邸大楼又恢复了它崭新的面貌。底楼大厅宽敞而明亮，粉刷得雪白的墙上挂着拉法叶特赠送的巴士底狱的钥匙。大楼前面有一片平整宽阔的绿茵草地，这里是弗农山庄主人与客人们的赏景休闲之所。

华盛顿在这段时间的日常生活仍然像往日一样很有规律。用他自己的话说：“讲一天的经历等于讲了一年的。”他黎明即起床，然后前往各工作点检查。这样一来便苦了他手下的工人们。由于时属清晨，工人们常常未及上班。于是，这位过于勤快的庄园主就派人前去催促他们，然后对他们的“姗姗来迟”表示不满。

7点左右，是早餐时间。“早餐以后，我骑马到庄园的各处走走，直到回家换衣服吃饭的时候。这时我总能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据他们说都是慕名而来者，但是，与其说是慕名不如说是好奇更合适。这与约上几位能说会道的朋友坐在欢声笑语的餐桌旁实

乃天壤之别！”晚上，“吃完饭，散过步，喝了条后，就该点蜡烛了。”此刻，倘若没有需要陪的客人，华盛顿就会静下来坐到桌旁，答复各种收到的信件。然而年岁不饶人。这时，老将军往往因疲乏劳累不堪而懒于启笔了。他回家两个多月甚至没有看过一本书。

弗农山庄的生产状况更令人堪忧。由于多年粗放经营，这里的土地已经耗尽了肥力。现在映入华盛顿眼帘的是到处稀疏的庄稼和放牧于其上的瘦弱不堪的牛羊等牲口。英国农学家理查德·帕金森原计划租用弗农山庄的一个农场，但是在实地考察之后便放弃了他的打算，原因是这里的土地实在过于贫瘠。这位农学家指出，他的父亲在 600 英亩的土地上放养了 1100 头羊，而华盛顿在 3000 英亩的土地上仅放养了 100 只羊。此外，老帕金森每英亩收获的麦子产量也是弗农山庄相同面积土地的收获量的 10 倍。老将军对帕金森贬低自己心爱的庄园颇有微词，但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于是，他将怨气发泄到了他的管家，年老的苏格兰人詹姆斯·安德森身上，称这位管家“处理家常便饭的事情都非常无能，简直无法容忍！”

鉴于弗农山庄的经营状况，华盛顿显然已无法完全靠它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

苦道：“要是没有前四、五年陆陆续续收进的5万美元贴补的话，我怕已是举债度日，备尝艰辛了。”经济拮据的他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土地投机领域。当时，在西部地区进行土地投机会遇到如何对这些边远地区的土地进行管理的问题。而这位前大陆军总司令和前美国总统由于威名犹在，却不存在这样的忧虑。以往他身处政界，考虑到影响，还坚决不肯利用自己的威望来谋取私利。如今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了。他愿意而且总是能够在政府官员和地方上的大人物中找到乐意为他办事的人，请他们帮助对土地进行估价，测量，物色买主甚至收取钱款等。而且他在请这些头面人物帮忙时，通常是实报实销费用，从不付给佣金。在西部的土地投机使这位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赚得了大批钱财。他在谢南多尔河谷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土地的价格较之买进时上涨了百倍以上。正是这些来自土地投机方面的收入才使这位乐善好施的名人得以维持往日那种体面的生活方式。

尽管退休以后的日子不像华盛顿原先期望的那样顺心如意，弗农山庄也并非世外桃源，但是，这里毕竟远离尔虞我诈、相互攻讦的政界，有着与喧嚣不已的大都市迥异的乡间宁静，有着浓浓的家庭温馨。因此，这位为国家利益操劳奔波一生的老人仍然感

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回到弗农山庄不久，老将军就急急忙忙地给附近的一位朋友发了一份请帖：“只要没有不速之客，华盛顿夫人和我本人将做我们 20 年来已经久违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一起吃顿饭。”他还欢迎客人能给他带来些奇闻轶事。兴致来了，老人能与客人长谈不休，甚至留其过夜。马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透露出这种甜美欢快的气息：“我无法告诉你……经过这样长时间的离家生活（因为我们在纽约和费城的寓所不是家而只是暂时的旅居而已），我是多么喜欢安居家中。将军与我犹如孩子似的有一种刚从学校或从一个严厉的监工的控制下解脱的心情。我们相信，除了私事和娱乐消遣以外，没有任何事情能诱使我们再次离开这神圣的屋宇。我们对自己的享乐如此吝啬，以致讨厌任何人（除亲密朋友外）来共享它，但是几乎天天都有一些陌生人来分享它的一部分，我们难以拒绝。我再次安心于一个老式的弗吉尼亚家庭主妇的那种令人愉快的职责，像时钟一样按部就班，像蜜蜂一样忙碌不停，如蟋蟀那样快乐无比。”

清静的生活最容易使人怀念往日的美好时光。对华盛顿而言，有一个女人使他终身难忘。这位老将军在给旧时的情人萨利·费尔法克斯的信中，以一

种无限惆怅的语调写道：“我一生中经历过许多重要的事情，但自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即使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结合在一起，也无法冲淡我心中对那些欢乐时光的记忆。我和你共享的那些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过去的劳累已使我精疲力竭，现在我又坐在了我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可是每当我向贝尔沃（荒废的费尔法克斯家的田产）望去（我常常这样做），我便想起以前住在那里的人，那些以前亲密无间此刻却天各一方的朋友。那片废墟引起了对往昔欢乐的回忆，又勾起了多少痛苦、哀伤的怀念。”华盛顿劝这位已经孀居的旧时情人回来做弗农山庄的邻居，但终无音讯。

★ 无法摆脱的政治阴影

正当华盛顿在波托马克河畔纳荫乘凉逍遥自在之际，突变的政治风云再次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杰伊条约虽然缓和了美英关系，却使美法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法国政府视这一条约为美国 and 英国结盟的证据，拒绝接受华盛顿在 1796 年夏天派出的驻法大使查尔斯·平克尼。1797 年 3 月亚当斯就任美国总统后，美法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到 1797 年 7 月，法国截掠的美国船只达 300 多艘。为了避免

与法国发生冲突，亚当斯于 1797 年 5 月任命约翰·马歇尔、埃尔布里奇·格里和查尔斯·平克尼组成 3 人委员会，与法国方面谈判有关商务和友好条约问题。

1797 年 10 月，美国政府的 3 名使节抵达巴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非但没有正式接待美国使节，反而私下派出 3 位代理人向他们索取 1000 万美元的巨额贷款，同时为塔列朗索取 25 万美元的贿赂，结果遭到美国特使们的拒绝。3 位美国代表也先后回国。1798 年 4 月，具有强烈的联邦党人意识的亚当斯总统为了争取舆论，向国会公布了对法交涉的经过，并用“X、Y、Z”代替塔列朗派来索贿的 3 名代理人，这就是美国外交史上的所谓“X、Y、Z 事件”。亚当斯的这一招立即见效，美国国内反法情绪迅速高涨。联邦党人也趁机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制造战争狂热气氛。

亚当斯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准备与法国开战。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加强国防力量的法案。5 月 3 日，美国建立海军部；5 月 28 日，国会授权亚当斯总统招募 10000 人的军队，另有 50000 人登记在册，以便招之即来。7 月 7 日，国会又废除了法美友好条约，终止了两国的联盟关系。

亚当斯本人不熟悉军事，突然面临的军事重任使这位总统一筹莫展。这时，他又想起了已挂冠而去正纳荫于弗农山庄的那位老将军。6月22日，亚当斯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时常征求您的意见。我们不能不借重您的威名，只要您允许我们这样做。您的威名胜过千军万马。”与此同时，陆军部长麦克亨利也给老将军去信表示：“你可以看出，战云密布，越来越浓，我们的航船很快就需要有它的久经考验的舵手了。你愿意——但愿我们可以欣慰地相信，在这十分可怕而危急的重要关头，你愿意——担任全军的统帅吗？我希望你愿意，因为只有你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同德同心，共同对敌……”

7月4日，或许是经历过太多政治风波的缘故，华盛顿以一种极其泰然的态度分别给亚当斯和麦克亨利写了复信。他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我过去根本没有考虑到在我退休期间会有任何欧洲强国前来侵犯合众国，……因此，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会发生这类事件，使我不能在弗农山庄一心一意地隐居林下，安享天年……万一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敌人真的入侵我国，只要祖国要求我为击退入侵而效力，我决不会把年龄和退休当作借口予以推辞。”在给麦克亨利的信中老将军也表示了同

样的意思：“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为祖国效劳，在有生之年，只要我确信祖国同意并需要我牺牲自己的安逸和宁静，我就决不会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追求安逸和宁静。”

然而，这位老人还不知道，在他复信前的7月3日，亚当斯总统已经向参议院提名他为中将总司令了，而且这一提名在第二天得到参议院的一致通过。于是，华盛顿再一次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7月11日，陆军部长麦克亨利专程赶到弗农山庄，以官方名义劝说华盛顿接受总司令之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位前总统与现任总统之间在有关其他少将级高级军官的任命上出现了分歧。

华盛顿确立的3个主要将军是诺克斯、汉密尔顿和查尔斯·平克尼。他们都是独立战争时期他的老部下。但在如何确定他们的级别问题上，这位老将军煞费苦心。就资历而言，在独立战争时期诺克斯的军衔是将军，平克尼的军衔也高于汉密尔顿。但是，华盛顿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主张按汉密尔顿、平克尼、诺克斯的顺序排列。他认为，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期军阶虽为上校，但是作为总司令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助手，纵观整个战局的机会多于其他两位。平克尼来自南卡罗来纳，如果法国从南端入侵美国，他

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在美国南部地区进行有力的抵抗。诺克斯与华盛顿个人感情很深，但这位总司令认为，在祖国处于危急之时，私人的感情和爱憎不应影响决策。

但是，亚当斯总统在审批华盛顿的意见时，将汉密尔顿和诺克斯的位置调换了一下，他认为诺克斯这位马萨诸塞州老乡就其资历足以担任副总司令。据麦克亨利称，总统所以不征求华盛顿的意见而擅自改动名单顺序，是不愿和这位老人争来争去。

使人料想不到的是，华盛顿此番一反常态地固执。他对亚当斯总统没有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大为光火。9月25日，他给这位总统写了一封信，以不容申辩的口气表示，倘若主要将军的名次不以汉密尔顿、平克尼、诺克斯为序，他将退出军队。亚当斯对这位老将军的固执已见深为苦恼，称华盛顿硬是将汉密尔顿塞给了他。华盛顿的态度也使原来与之亲密无间的诺克斯极感不快。这位前陆军部长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表示：原来20多年来深信不疑的与这位顶头上司的友谊以及对他的敬意都是“彻头彻尾的幻想”，为此，他深感痛心。至于华盛顿的屈辱性的任命，他当然不能接受。

华盛顿这次为何一反常态，如此固执任性？按照

美国著名华盛顿传记作者弗莱克斯纳的说法，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岁数不饶人，即便最伟大的英雄也是如此。”

1798年11月5日，曾决心绝不再迈出自家草坪10英尺之外半步的华盛顿不得不再次结束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他应陆军部长麦克亨利的请求，驱车前往费城与汉密尔顿、平克尼会面，安排招募军队事宜。关于这位老将军的再次出山，费城一家报纸写道：“对于一个饱经风霜和满载荣誉的人，一个如此渴求在弗农山庄宁静的树荫之下终其一生、而再次出山会经受议事苦虑和战争劳累的人，一个曾如此光荣地为国争得自由的人，怎样感激都不为过。”确实，难得这位老人的一片爱国之心。

此刻的费城已值冬季，天寒地冻。华盛顿与他的两位少将就筹建军队的有关问题忙碌了将近5个星期。他们将拟定的有关计划转交给了陆军部长麦克亨利。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关系，这位老将军觉得费城的气候过于寒冷，因而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此地。12月14日，华盛顿在处理完有关的军事事务后，匆匆返回了弗农山庄。

回到家中的华盛顿未及洗尘，就听到一个令老人开颜的喜讯：已被他任命为少校的外甥劳伦斯·

刘易斯将与马撒的孙女内莉·卡斯蒂斯缔结良缘，从而将华盛顿家族与卡斯蒂斯家族联结起来。更使他开心的是，内莉宣布，这对新人将在老将军的67岁寿辰那天举行婚礼。1798年12月25日，弗农山庄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中。兴致热烈的华盛顿邀请了许多朋友前来家中共度佳节，其中有平克尼将军夫妇。当晚，在进餐之余，老人兴奋地向客人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各种礼品，包括巴士底狱的钥匙和各种瓷器等。然后，这位老将军像普通百姓一样毫无顾忌地谈论起国家大事，而且高论频频。平克尼将军夫妇则大谈他们在法国的所见所闻，以助兴致。

光阴荏苒，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华盛顿虽身在弗农山庄，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国家赋予他的重任。他通过与麦克亨利、汉密尔顿等人的信件往来，继续讨论军事工作。所幸的是，法国督政府因内外交困，逐渐改变了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通过非官方渠道发出了友好的信息。1799年1月底，华盛顿收到在法国的一位美国侨民的来信，其中表示：法美矛盾均因误解而生，现在法国督政府愿意接受美国派去的使节。老人对法美两国能化干戈为玉帛深为高兴。他将信件转给了亚当斯总统并附函表示，希望能“建立在公正、高尚、尊严基础上的和平与安

宁”。亚当斯总统则在回信中表示：他也收到了许多类似信件，并已决定派美国驻荷兰大使威廉·万斯·默里为驻法大使，以打破外交僵局。

美法战争阴云的消散，使北美大陆的紧张备战气氛戛然而止。亚当斯总统决定停止组建军队。华盛顿虽然因他委任的军官还没收到委任状就被罢了官而有些尴尬，但想到自己又能静静地过退休生活，心里无比快慰。因此，当汉密尔顿要求华盛顿出面干预总统的决定时，这位前总统只是淡淡地表示：“由于地处偏远，究其原因便难免有错，故而不敢妄加评论。”

1799年2月22日，是华盛顿67岁寿辰，又是劳伦斯·刘易斯和内莉·卡斯蒂斯的结婚日子，可谓双喜临门，弗农山庄一派喜庆景象。当天举烛时分，内莉举行婚礼。根据新娘的要求，老将军应该身着新的总司令制服出席婚礼，以为婚典增添光彩。令人缺憾的是，华盛顿虽努力敦促费城的最高级的裁缝，仍未能及时取到新的制服。老人穿的仍是以前的旧制服。为了安慰新娘，老将军将平克尼将军送他的白羽毛赠给了她，以示庆贺。

时光飞逝。转眼间新的一届总统选举又即将来临。这时，联邦党人内部由于分歧日甚而声望大减。

于是，人们又想到了已退隐于波托马克河畔的那位已经满口假牙的老人。7月中旬，康涅狄格州州长特朗布尔致函华盛顿表示：根据联邦党人普遍协商的结果，为了防止亲法国的共和党人夺取总统宝座，这位前总统必须再次出山，竞选总统。华盛顿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在7月21日给特朗布尔的复信中指出：“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愤无知的老糊涂。”老将军还拒绝了陆军部长麦克亨利要求其出面阻止亚当斯总统与法国亲近的举动。他在给麦克亨利的信中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忧虑和痛苦地注视着美国的政治问题。它们似乎正迅速走向可怕的危险关头。但最终将产生什么结果，只有无所不知的、主宰天下万物的主才知道。船已下水，或者说即将启航，我仅是船上的一名乘客。我应当相信船长。看清航向，把稳舵盘，将船驶向安全的港湾是他的职责。”

★ 英雄归去

弗农山庄的闲暇而宁静的生活使华盛顿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一个正日渐向地逼近而又无法回避的

问题：死亡。这位曾经驰骋疆场，对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的老英雄，此刻也与常人一样有着一种对悄悄来临的死亡之神的恐惧感。他私下写道：“希望人们的尊敬以及为国家效忠后的自我感觉会减轻我将遭受的痛苦和忧虑——虽然它们现在还没有来到我的面前。”于是，这位老人开始准备他的遗嘱。他竭力使自己的遗嘱能够醒目一些，为此他特制了印有手持鲜花和自由权杖的司农女神的水印纸张。7月9日，华盛顿在他亲笔书写的长达23页的遗嘱上签了字。由于没有亲生的继承人，他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产只好在华盛顿、卡斯蒂斯和丹德里奇三个家族中分散开去。老人还专门为教育提供了捐赠，以资助在首都建立一所全国性的大学。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谢世以后能被后世供奉于高堂大庙之上，永远被人们称颂和顶礼膜拜。华盛顿对此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在自幼生长的弗农山庄的葡萄园的山脚下修一座砖结构的简朴的家族坟墓，让他长眠于自己的亲人们中间即可。至于丧葬仪式，这位老人表示：“我的要求很明确，我的遗体将以普通人的方式埋葬，无须什么隆重仪式，也不要什么墓前演说。”

不久，兄弟查尔斯·华盛顿去世的消息传到弗农山庄，老将军更加悲怆阴郁。9月22日，他在致伯吉斯·鲍尔的信中写道：“虽然我兄弟（查尔斯）的去世早在意料之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近亲的死总会引起可怕而感人的情绪。”“我是父亲再婚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可是现在是活着的最后一个了。”

年岁不饶人。华盛顿也深知自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了。但是，老人不甘沉迷于悲郁之中，而是努力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为此，他制订了一份在今后几年内经营庄园的宏伟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他要开垦好几个农场，甚至于每一个农场的轮种作物情况他都有了明确的规划。整个计划足足写了30页纸，直到12月10日才完成。他在致麦克亨利的信中写道：“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把这一切事情都处理得一清二楚，以便我动身前往天国时不致受到责难。”

转眼又是一个冬天。尽管室外天寒地冻，华盛顿仍照常骑马到庄园各处巡视，并诙谐地以“总司令”的口气称，这是：“视察前哨阵地。”

11月底12月初，华盛顿的外甥豪厄尔·刘易斯偕夫人来弗农山庄小住。老将军兴致甚浓，带着这位外甥到庄园各处散步，大谈他的有关计划和设想。12

月9日，豪厄尔·刘易斯与老人告别。关于当时的情景，这位外甥回忆道：“我和他分手的时候，他站在前门的台阶上，在那儿我和另外一个人向他告别，他希望我们旅途愉快，我因事将去威斯特摩兰。那是一个明亮、有霜冻的早晨。那天清晨，他照常骑马外出。他红光满面，举止轻快，因此，我们两人都说，我们从未见过将军的脸色这么好。我有时觉得他确实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在他兴致很好的时候，他的确让所有和他交往的人都感到喜欢和愉快，以致我几乎想象不出他就是那位相貌威严、叫一切和他接近的人都望而生畏的华盛顿。”

12月12日，华盛顿在日记中写道：“早晨多云，东北风，温度表上记数为华氏33°。昨天晚上月亮周围有大风晕，10时许开始下雪，旋即冰雹骤降，继而寒雨不息。至夜，温度计数为华氏28°。”

月晕意味着天气可能有大的变异。然而，军人出身的华盛顿向来风雨无阻。据秘书利尔回忆，上午10点左右，华盛顿冒着刺骨的寒风出门去视察庄园，不久暴风雪就来临了。直到下午3点钟左右，华盛顿才策马回到家中。这时利尔给了他几封信，让他盖上免费邮戳后准备发出去。但华盛顿关照秘书道：天气太坏，不必派仆人上邮局发送信件了。利尔接着回忆

道：“我担心他的衣服已经湿了，他说没事，他的大衣挡住了雨雪，但是脖子像是湿了，头发上也有雪。他没换衣服就吃饭去了。夜间，他没有异常现象。”

12月13日早晨，华盛顿醒来后发现，窗外一片茫茫白色，雪花仍在天空悠悠地飘着。他无法像往常一样骑马外出。这时，他觉得嗓子有些疼痛，显然，他是在昨天的风雪中受凉了。下午，天色晴朗起来。闲不住的华盛顿于是又走出家门，来到住宅与河流之间的地带，给计划即将砍伐的一些树木标上记号。这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但是，这位倔强的老人仍不把病情当回事。

晚上，华盛顿与马撒、利尔一起坐在客厅中阅读邮局送来的报纸。他的心情很愉快，看到精彩有趣的事情时还扯着沙哑的嗓门念给夫人和秘书听。休息之前，利尔建议华盛顿吃些感冒药。华盛顿回答道：“不用。你知道，我从来不吃感冒药。它自己会好的。”

当天，华盛顿在日记上写道：“上午有雪，深3英寸左右，东北风，温度计数为华氏30°。雪至1时许才停。4点钟天气转晴。风向未变，但风力不大。夜间温度计数为华氏28°。”谁能料到，这竟是这位伟人的绝笔。

14日凌晨两三点钟，华盛顿叫醒了马撒，说他在

打寒战，呼吸不畅，难受极了。马撒吓坏了，想起床去叫仆人来。但华盛顿不让她下床，怕她会因此受凉。直到黎明时分，女仆进来生火，华盛顿才让她去喊一位经常给奴隶看病的监工罗林斯，他想在医生到来之前让这位监工给自己放些血。这时利尔也醒来了。他们给老人准备了一种由糖浆、醋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治疗喉炎的含漱液，但老人一滴也咽不下去，一喝就全身痉挛，几乎窒息。

太阳出来后，罗林斯带着一把柳叶刀来了。当将军伸出手臂时，这位监工却紧张起来。这时，华盛顿吃力地安慰道：“不要怕。”不一会儿，血顺着切口哗哗地流了出来，但华盛顿还说：“切口还不够大。”看着血流如注，马撒担心流血过多，她恳求利尔停止放血，但华盛顿仍然坚持说：“再放一点！”直到放了1品脱^①鲜血后，利尔才将切口包扎起来。

上午八、九点钟左右，华盛顿的老朋友克雷克医生来到了弗农山庄。他用斑螫直接在老将军的喉头吸血，并再次从病者的手臂上放血，但无济于事。

下午三、四点钟，迪克大夫和布朗大夫也匆匆赶到弗农山庄。年仅37岁的迪克医生认为，华盛顿得的是急性喉粘膜炎，必须立即切开气管让病人呼吸，

^① 1品脱相当于0.473升。

否则会窒息而死。但布朗大夫认为这样一个手术可能是致命的。克雷克也站到了布朗一边。最后，三位医生会诊的结果是再次给老人放血。这次放的血已经“流得很慢，显得很黏稠”。

下午4点半左右，华盛顿让利尔叫来夫人，然后要她去楼下房间拿来两份遗嘱。老人看完后让夫人烧掉一份，并让她保存好另一份。接着，老人又握着坐在床边的利尔的手说道：“我知道我不久于人世了，我快不行了。从得病开始我就知道它会要我的命。请你务必把我近来有关军务的信件和文件都加以整理和登记。要把帐目清理一下，把我的书也放好，这些事情只有你最清楚。让罗林斯先生把我的其他信件都做好记录，他已经开了个头。”当利尔请他一切放心并希望他恢复健康时，老人微笑着表示，他已不行了，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因此他坦然待之。

夜深了。晚上10点左右，华盛顿几次想和利尔说话，但竭尽全力才挤出几个字：“我就要死了，安葬得体面些。我死后3天再下葬。”利尔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称是。华盛顿又追问道：“明白我的意思吗？”利尔回答道：“明白，先生。”“那就好。”这就是一位伟人的绝别语。

那天夜里，时间过得很慢，也没有人想起来要看一下钟。大约在 10 至 11 点之间，利尔发现华盛顿的脸色不好，他赶忙喊克雷克医生来到床边。这时，将军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一位英雄就这样归去了。没有挣扎，甚至连叹息都没有。一直静坐在旁的马撒强作镇静地问道：“他去了吗？”欲言无语的利尔只做了一个认可的手势。

关于这位伟人，亨利·李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悼词中作了公允而概括性的评价：“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附录：

华盛顿年表

1732 年

2 月 22 日

乔治·华盛顿出生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的威斯特摩兰县的布里奇斯溪庄园。

1738 年

华盛顿全家迁到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的弗雷农庄居住。华盛顿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其母居住于此，直到去世。

1740 年

华盛顿的同父异母兄长劳伦斯从英国学成回家。同年秋天，劳伦斯参加英国海军上将弗农的军队赴加勒比海作战。

1743 年

4 月 12 日

华盛顿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病逝。这时华盛顿才 11 岁。

7 月

劳伦斯与威廉·费尔法克斯之女安妮结婚，定居于父亲留给他的波托马克河畔的种植园。为纪念弗农海军上将，他将这一

- 庄园更名为弗农山庄。
- 1745 年 华盛顿受费尔法克斯一家的影响，抄录《待人接物行为准则》110 条，用以规范自己的言行。
- 1747 年 华盛顿移居弗农山庄，与兄长劳伦斯一起生活，并时常去贝尔沃，与费尔法克斯一家交往密切。
- 1748 年
- 3—4 月 华盛顿为费尔法克斯勋爵测量土地，开始走向独立生活。
- 3 月 23 日 华盛顿在马里兰境内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
- 7 月 31 日 华盛顿被正式批准为卡尔佩普县的政府土地测量员。
- 1749 年 华盛顿数次外出测量土地。
- 1751 年
- 9 月 28 日 华盛顿陪兄长劳伦斯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养病。
- 11 月 华盛顿在巴巴多斯患上天花。
- 1752 年
- 1 月 28 日 华盛顿返回弗吉尼亚，并拜见新任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
- 6 月 华盛顿致函丁威迪，希望得到民团副官一职。
- 7 月 劳伦斯·华盛顿因肺病去世。

1753 年

- 2 月 华盛顿出任弗吉尼亚南区民团少校副官。
- 10 月 26 日 华盛顿向丁威迪总督主动请求承担向法军送交抗议书的任务。
- 31 日 华盛顿出发前往法军据点。
- 12 月 11 日 华盛顿到达柏夫堡。
- 12 日 华盛顿向法军递交抗议书。

1754 年

- 1 月 16 日 华盛顿回到威廉斯堡，向丁威迪递交法方复信。
- 3 月 20 日 丁威迪任命华盛顿为中校民团副官。
- 4 月 1 日 华盛顿率 120 名民兵开往西部。
- 5 月 31 日 华盛顿在“大草地”袭击法军，首战告捷。
- 7 月 3 日 困苦堡之战，华盛顿被占绝对优势的法军打败投降。
- 10 月 华盛顿因军队问题辞去军职。

1755 年

- 3 月 华盛顿会见英军布雷多克少将，并应邀担任上校副官。
- 5 月 布雷多克兵发迪凯纳堡。
- 7 月 9 日 布雷多克部队遭法军袭击大败，华盛顿率残部撤退。
- 7 月 26 日 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
- 8 月 华盛顿出任弗吉尼亚民团总指挥，戍守弗吉尼亚西部边疆。

1758 年

6 至 11 月 华盛顿参加英军福布斯将军攻占迪凯纳堡的军事行动。

7 月 华盛顿当选为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县的议员。

1759 年

1 月 华盛顿与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结婚。

1763 年

10 月 英王宣布北美殖民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为英国王室所有。华盛顿等北美人民对此极为不满。

1765 年

6 月 16 日 华盛顿当选为费尔法克斯县的议员（此后到 1774 年间连续当选）。

1769 年

4 月 5 日 华盛顿致函乔治·梅森，声言在捍卫北美人民的自由时，武力应该是最后的手段，提出抵制英货。

5 月 16 日 华盛顿出席弗吉尼亚议会。次日，议会通过梅森起草的抵制英货的提案。

1770 年

10 月 华盛顿出任费尔法克斯县的治安法官。

1774 年

7 月 18 日 华盛顿参加费尔法克斯县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主席。

-
- | | |
|--------|--|
| 8月1日 | 以费尔法克斯县代表身份出席弗吉尼亚全体代表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大陆会议代表。 |
| 9—10月 | 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 |
| 1774年冬 | 开始指导弗吉尼亚各县民团训练。 |
| 1775年 | |
| 3月 | 华盛顿出席在里士满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再次当选为大陆会议代表。 |
| 5—6月 | 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 |
| 6月16日 | 大陆会议一致推举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
| 7月3日 | 华盛顿在波士顿正式出任大陆军总司令。 |
| 1776年 | |
| 1月 | 潘恩的《常识》正式出版。 |
| 31日 | 华盛顿首次撰文承认独立的可能。 |
| 2月 | 华盛顿决定向波士顿英军发起进攻。 |
| 3月17日 | 英军撤出波士顿。 |
| 4月 | 华盛顿率军进驻纽约。 |
| 7月4日 | 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 |
| 9日 | 华盛顿命令向全军宣读《独立宣言》。 |
| 8月27日 | 长岛战役。大陆军遭到重大损失。 |
| 9月16日 | 哈莱姆高地战役。 |
| 10—11月 | 华盛顿实行“费边”式撤退。 |
| 10月28日 | 怀特普莱恩斯战役。 |
| 11月16日 | 华盛顿堡战役，美军遭重大挫折。华盛顿 |

威望受损。

- 12月3日 华盛顿退至新泽西的特伦顿。
- 12日 大陆会议授予华盛顿独断权力。
- 26日 华盛顿奔袭特伦顿，大胜英军。

1777年

- 1月3日 华盛顿率军巧袭普林斯顿英军，获胜。
- 6日 华盛顿率军到莫里斯城休整。
- 5月 华盛顿出莫里斯城，开始军事行动。
- 7月 华盛顿在费城结识法国志士拉法叶特侯爵。
- 9月11日 华盛顿在布兰迪温被英军击败。
- 17日 大陆会议再次授予华盛顿以全权。
- 10月4日 华盛顿率军奔袭驻日耳曼顿英军，因大雾无功而返。
- 11日 托马斯·康韦致函盖茨，攻击华盛顿。
- 12月19日 华盛顿率大陆军进驻伏吉谷冬季营地。

1778年

- 2月9日 华盛顿致函盖茨和大陆会议，谴责康韦和盖茨。“康韦阴谋”活动结束。
- 5月6日 华盛顿在伏吉谷庆祝美法结盟。
- 6月18日 英军撤出费城。
- 28日 华盛顿在蒙默斯法院附近进攻英军，因李将军临阵撤退而未取得预期效果。
- 7月4—12日 华盛顿成立军事法庭审判李将军。
- 30日 开始封锁纽约。

-
- 12月11日 华盛顿率军到新泽西的米德尔布鲁克过冬。
- 21日 赴费城与大陆会议议事。
- 1779年
- 1月 拉法叶特回法国。
- 3月 阿诺德将军开始与英军勾结。
- 6月21日 西班牙向英国宣战。
- 12月1日 华盛顿率军到莫里斯城过冬。
- 26日 英将克林顿进攻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
- 1780年
- 12日 英军攻占查尔斯顿。美军官兵 5500 人投降。
- 6月13日 大陆会议未经华盛顿同意任命盖茨为南方军团司令。
- 7月9日 罗尚博率 6000 法军抵达美国罗德艾兰的纽波特。
- 8月3日 华盛顿任命阿诺德为西点驻军总指挥。
- 9月20—24日 华盛顿与罗尚博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会晤，商讨 1781 年联合进攻纽约的计划。
- 25日 阿诺德出卖西点阴谋败露，仓惶出逃。
- 10月22日 华盛顿提名格林取代盖茨为南方军团司令。
- 12月30日 叛将阿诺德率英军侵入弗吉尼亚。
- 1781年
- 3月1日 邦联条例正式生效。

- hr/>
- 4月29日 华盛顿派拉法叶特率1000多美军到达弗吉尼亚里士满。
- 5月21日 华盛顿与罗尚博再次会谈，商讨联合进攻纽约。
- 7月5日 罗尚博的法军与华盛顿军队相会于纽约城外。
- 8月13日 格拉塞率法国舰队开赴切萨皮克湾。
- 14日 华盛顿收到格拉塞来信，得知法舰队开赴切萨皮克湾，决定放弃进攻纽约计划而率军南下。
- 19—26日 华盛顿率军南下弗吉尼亚。
- 30日 法国舰队抵达切萨皮克湾。
- 9月8日 华盛顿回到阔别6年的弗农山庄。
- 10月3日 美法联军形成对约克敦英军的包围。
- 9日 联军开始炮击约克敦。
- 19日 英将康华利向华盛顿投降。美军取得约克敦战役的胜利。
- 12月22日 拉法叶特返回法国。
- 1782年
- 2月23日 卡尔顿出任英国驻北美军队司令。
- 4月1日 华盛顿在纽堡建立司令部。
- 5月22日 华盛顿严辞拒绝了刘易斯·尼古拉要他当国王的呼吁。
- 1783年
- 1月 罗尚博率法军回国。

-
- 3 月 15 日 华盛顿在纽堡召集军官会议，劝说军官忠于祖国，信任邦联议会。
- 4 月 11 日 邦联议会宣布战争结束。
- 19 日 纽堡美军接到战争结束的通知，8 年抗英战争结束。
- 7 月 18—
- 8 月 6 日 华盛顿视察萨拉托加、香普兰湖、提康德罗加等北方战场。
- 9 月 3 日 美英两国签署《巴黎和约》。
- 11 月 2 日 华盛顿向美军致告别辞。
- 12 月 4 日 华盛顿在纽约与军官们告别。
- 23 日 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向邦联议会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
- 25 日 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与家人共度圣诞节。
- 1784 年
- 1 月 18 日 华盛顿致函弗吉尼亚州长本杰明·哈里森，谈治理国家之道。
- 2 月 1 日 致函拉法叶特，称自己是波托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
- 6 月 22 日 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为华盛顿塑像的提议。
- 9 月 1—
- 10 月 4 日 华盛顿西行考察，行程 680 英里。
- 10 月 华盛顿制定西部开发计划。
- 12 月 筹备波托马克河的内河航运问题。
- 1785 年

-
- 1—3 月 华盛顿继续讨论波托马克河内河航运。
- 5 月 17 日 华盛顿出席在亚历山德里亚举行的波托马克河内河航运公司认购股份者会议，并被推举为该公司主席。
- 6 月 30 日 华盛顿退职后第一次与夫人单独进餐。
- 7—9 月 继续为波托马克公司奔波。
- 10 月 法国雕塑家乌当到达弗农山庄为华盛顿塑像。
- 12 月 西班牙国王赠送的礼物到达弗农山庄。
- 1786 年
- 5 月 华盛顿致函拉法叶特、杰伊等人，提出加强邦联政府的权力。
- 29 日 聘任托比亚斯·利尔为私人秘书。
- 8—12 月 谢斯起义。
- 10 月 31 日 华盛顿致函亨利·李，认为施加影响不是治国之道，对付起义暴动的办法是加强政权。
- 12 月初 弗吉尼亚议会推举华盛顿出席下一年 5 月召开的费城会议。
- 1787 年
- 1 月 10 日 华盛顿获悉兄弟约翰·奥古斯丁去世，悲痛万分。
- 3 月 10 日 致函约翰·杰伊，强调必须赋予国会更充分的权力。
- 31 日 致函麦迪逊，强调应加强政权的强制性。

5 月 13—

9 月 18 日 华盛顿参加费城制宪会议，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

1788 年

6 月 28 日 华盛顿获悉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批准新宪法，在亚历山德里亚与民众共同庆贺。

8 月 13 日 汉密尔顿致函劝华盛顿出任美国总统。

10 月 3 日 华盛顿致函汉密尔顿，表示无意于总统一职。

1789 年

1 月 7 日 美国各州选举总统选举人。

2 月 4 日 华盛顿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4 月 14 日 国会秘书查尔斯·汤普森从纽约专程赶到弗农山庄，向华盛顿通告选举结果。

16 日 华盛顿离别弗农山庄赶赴纽约上任。

23 日 纽约各界欢迎华盛顿的到来。

30 日 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说。

5—9 月 华盛顿组阁。

6 月中旬—

7 月下旬 华盛顿因病休息。

8 月 22 日 华盛顿亲临参议院咨询同印第安人谈判签约问题。

27 日 华盛顿母亲去世。

9 月 11 日 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

- 12 日 任命诺克斯为陆军部长。
- 26 日 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杰伊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伦道夫为司法部长。

10 月 15—

- 11 月 13 日 华盛顿出巡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纽约等东北部各州。

1790 年

- 1 月 8 日 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说。
- 5 月 因病休息。
- 7 月 16 日 华盛顿批准国会在 7 月 9 日通过的关于建立美国临时首都和永久首都地点的方案。
- 8 月 30 日 华盛顿离开纽约赴临时首都费城。
- 9 月 11—
- 11 月 22 日 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
- 12 月 7 日 华盛顿举行第一次总统招待会。

1791 年

- 3 月 21—
- 7 月 6 日 华盛顿巡视南方各州，行程 1887 英里。
- 5 月 23 日 杰斐逊致函华盛顿，劝其继续留任。
- 7 月 30 日 汉密尔顿致函华盛顿，希望他继续担任总统。
- 8 月 5 日 伦道夫写信给华盛顿，希望他连任总统。
- 8 月 23 日 华盛顿致函杰斐逊，希望他与汉密尔顿相互忍让、妥协。
- 26 日 致函汉密尔顿，希望他与杰斐逊相互忍让、

妥协。

9月15—

10月21日 华盛顿返回弗农山庄。

11月11日 华盛顿接受英国第一任驻美公使乔治·哈蒙德递交国书。

1792年

2月22日 费城庆祝华盛顿生日。

5月10—

6月1日 华盛顿南巡。

1793年

3月4日 华盛顿在费城宣誓就任第二任美国总统。

4月12日 华盛顿致函杰斐逊指出：美国政府对英法开战应持“严格中立”的立场。

22日 华盛顿签署“中立宣言”。

5月18日 接受法国公使热内呈递的国书。

7月31日 华盛顿希望欲卸职的杰斐逊留任到年底。

8月1日 华盛顿召开内阁会议，要求法国政府召回热内公使。

12月3日 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

1794年

1月1日 华盛顿对杰斐逊辞职表示遗憾。

8月7日 华盛顿签署公告，警告威士忌酒起义者。

11月19日 美英签订《杰伊条约》。

12月30日 华盛顿对诺克斯要求辞职表示遗憾。

1795年

- 1月2日 华盛顿任命皮克林为陆军部长。
31日 汉密尔顿辞职。
2月3日 华盛顿任命沃尔科特为财政部长。
3月7日 华盛顿收到《杰伊条约》文本。
6月24日 参议院批准《杰伊条约》。
8月12日 内阁同意批准《杰伊条约》，但强调必须附一份口气强硬的声明。
19日 伦道夫辞去国务卿之职。
12月10日 华盛顿任命查尔斯·李为司法部长，皮克林为国务卿。

1796年

- 1月27日 华盛顿任命麦克亨利为陆军部长。
3月24日 华盛顿向亚当斯副总统表露卸职的想法。
5月1日 华盛顿致函卡林顿，表示总统有权不经众议院同意签订条约。
8日 致函杰伊，表示不再连任下届总统。
7月6日 致函杰斐逊，表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
9月1日 致函汉密尔顿，强调建立国立大学和教育的重要性。
19日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辞在费城报纸上发表。
12月7日 华盛顿最后一次向国会发表演说。

1797年

- 3月3日 华盛顿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设宴招待客人。
4日 华盛顿出席新总统就职仪式，参加为他举

办的告别宴会。

9 日 华盛顿全家离开费城。

15 日 回到弗农山庄故园。

1798 年

7 月 2 日 亚当斯总统任命华盛顿为美军总司令。

4 日 华盛顿与费尔法克斯县人民共庆独立节。
致函麦克亨利，表示不愿重返政坛，但在国家遭到侵犯时他愿为国效劳。

7 月 13 日 华盛顿致函亚当斯，谈自己被任命为美军总司令的看法。

9 月 25 日 华盛顿致函亚当斯，谈对任命军官的想法。

11 月 10—

12 月 14 日 华盛顿到费城进行军备工作。

1799 年

2 月 22 日 华盛顿 67 岁寿辰庆贺。华盛顿的外甥劳伦斯·刘易斯与马撒的孙女内莉·卡斯蒂斯结婚。

7 月 4 日 华盛顿参加亚历山德里亚市民庆贺独立活动。

9 日 华盛顿在遗嘱上签字。

21 日 致函特朗布尔，拒当总统候选人。

12 月 10 日 华盛顿完成弗农山庄的宏伟生产计划。

12 日 冒雪外出巡视农场，因寒得病。

14 日 晚 10—11 点间去世。